

# 我是小小老百姓

I AM JUST A CIVILIAN :  
CHEN BOD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I)

陳伯達與「文革」( III )



從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到中央文革組長，  
從政治局常委到「反黨分子」！

毛主席的教導應該時時用，把錯誤思想挖掉。我的頭腦中也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應該用毛澤東思想把資產階級思想從頭腦中排除出去。

——陳伯達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 我是小小老百姓

I AM JUST A CIVILIAN :  
CHEN BOD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I)

陳伯達與「文革」( III )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德]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陳伯達聽取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韓愛晶的彙報（左一）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講話



陳伯達（左一）與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11月30日，林彪與陳伯達（右一）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徐邦攝）



陳伯達（左一）與林彪在天安門城樓



陳伯達（左一）與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接見紅衛兵





##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sup>1</sup>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sup>1</sup>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sup>2</sup>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sup>3</sup>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sup>2</sup>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sup>3</sup>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sup>4</sup>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sup>5</sup>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

<sup>4</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sup>5</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sup>6</sup>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sup>6</sup>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sup>7</sup>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sup>7</sup>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sup>8</sup>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案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sup>8</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sup>9</sup>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sup>10</sup>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sup>11</sup>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sup>12</sup>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sup>9</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sup>10</sup>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sup>11</sup>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sup>12</sup>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sup>13</sup>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sup>14</sup>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sup>15</sup>。《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sup>13</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4</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5</sup>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干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則在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斯大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 目次

##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09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3
整體說明.....	019

## 025 | 1967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5.4.）.....	027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67.5.5.）.....	036
陳伯達談「天津工學院八·二五」的問題（1967.5.8.）.....	044
北京市革委會傳達陳伯達的六點指示（1967.5.10.）.....	046
陳伯達在北京六中的講話（1967.5.11.）.....	047
陳伯達、肖華在「五·一三事件」現場的講話（1967.5.14.）.....	050
陳伯達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 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053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負責人時的講話（1967.5.27.）.....	061
陳伯達給聶元梓蒯大富等人的信（1967.5.28.）.....	066
康生、陳伯達接見外事口單位和紅代會代表談河南問題及抓叛徒問題 （1967.6.3.）.....	068
陳伯達、金敬邁在文藝界「鬥爭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大會」上的講話 （1967.6.10.）.....	071
陳伯達接見北京航空學院師生的講話（1967.6.11.）.....	077
陳伯達接見清華大學師生講話紀要（1967.6.26.）.....	079
陳伯達對福州紅衛兵組織「東海兵」的講話（1967.6.29.）.....	081
解學恭傳達陳伯達對天津工作的指示（1967.6.30.）.....	082
陳伯達對北京市革委會教改小組的電話指示（1967.7.3.）.....	085
陳伯達對教育部全體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7.5.）.....	086
陳伯達對北京市中學生的講話（1967.7.6.）.....	087

陳伯達對天津武鬥問題的指示（1967.7.8.）	095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江西四方代表談話紀要（1967.7.10）	095
陳伯達在首都高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7.11.）	103
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宣部的談話（1967.7.16.）	104
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紀要（1967.7.21.）	117
陳伯達、謝富治與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7.28.）	143
謝富治、陳伯達接見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的講話（1967.7.28.）	145
本月	147
陳伯達在首都大專院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7.）	147
陳伯達與韓愛晶蒯大富的談話（1967.8.8.）	148
陳伯達與福建省雙方談判代表的談話（1967.8.10.）	149
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1967.8.11.）	153
陳伯達接見福建代表談制止調動農民進城（1967.8.13.）	170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8.15.）	171
陳伯達、謝富治第二次接見天津代表講話（1967.8.16.）	177
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見「三軍」黨委時的指示（1967.8.17.）	177
陳伯達、謝富治、吳德在北京儀器廠的講話（1967.8.17.）	179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石家莊張家口唐山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8.18.）	180
中央首長對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8.18.）	181
陳伯達、唐平鑄談南開大學「衛東」的文章《要大膽使用幹部》 （1967.8.19.）	185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8.19.）	186
陳伯達接見南開大學兩派代表的講話（1967.8.21.）	189
陳伯達接見廈門無產階級革命派（促聯）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 （1967.8.21.）	190
陳伯達第六次接見福建雙方代表時的指示（1967.8.22.）	194
陳伯達接見廈門無產階級革命派（促聯）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 （1967.8.22.）	195
陳伯達談福建各派（1967.8.22.）	199
陳伯達接見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代表時的講話（1967.8.23.）	200
周恩來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與外事口各組織負責人的談話（1967.8.23.）	201
陳伯達在解放軍報社的講話（1967.8.24.）	204
陳伯達接見福建代表的講話（1967.8.25.）	206

中央首長接見石家莊赴京彙報代表團雙方代表（1967.8.26.）.....	207
陳伯達對北京外語學院造反團衝外交部一事的電話指示（1967.8.26.）.....	209
陳伯達和福建雙方代表告別講話（1967.8.27.）.....	210
陳伯達、李富春在「澈底批判陳毅大會」上的講話（1967.8.27.）.....	210
陳伯達、謝富治對「揪陶火線」戰士的指示（1967.8.29.）.....	212
中央首長首次接見保定兩派赴京彙報代表團的講話（1967.8.30.）.....	212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9.1.）.....	229
陳伯達、楊成武接見福建代表時的講話（1967.9.2.）.....	249
陳伯達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解放軍報社的講話（1967.9.4.）.....	255
中共中央轉發周總理陳伯達對福建問題的指示（1967.9.4.）； 中發〔67〕287號.....	256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張家口石家莊唐山等地代表講話（1967.9.5.）.....	258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7.）.....	259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天津赴京代表團談話紀要（1967.9.8.）.....	261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石家莊天津張家口唐山代表的講話（1967.9.14.）.....	280
中央首長對天津石家莊等地區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9.14.）.....	281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9.17.）.....	293
陳伯達關於科研工作的指示（1967.9.18.）.....	307
中央首長在六七年國慶日籌備工作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67.9.20.）.....	310
陳伯達、姚文元接見《解放軍報》編輯小組時的講話（1967.9.23.）.....	319
陳伯達研究文獻.....	322
「文革」研究文獻.....	327
後記.....	351





1967

---



##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 (1967.5.4.)

【時間：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下午三點三十三分至六點十五分，地點：北師大井岡山圖書館。參加者：革命委員會委員及各大隊幹部等一百餘人。】

首先譚厚蘭同志把《教育革命》雜誌遞給伯達同志看。

陳伯達：這可見你們不嚴肅，你們辦一個刊物，必須很嚴肅，每一個地方都不准錯，每一個標點都不准錯。教育人的要首先受教育，毛主席說，先做群眾的學生，就是從群眾中來。從群眾中來，這不是宣言的吧！總結群眾的經驗，這不是宣言的吧！（是實踐），看來你們的水準不夠高呀……你們研究過教育革命這個問題嗎？研究過嗎？

戚本禹：可不是研究嗎？寫了這麼多文章。

陳伯達：哪裡有很多文章，不算多嘛！

同學：才開始搞，前些日子光在外頭大哄大嗡。

陳伯達：你們應當嚴肅一點。冷靜一點研究，這個東西是百年大計。總之，各個社會有各個社會的經濟制度，產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與社會制度和那個時候的經濟制度相呼應的，與那個社會的階級相呼應的，比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教育就算上層建築吧，算上層建築，是不是它為那個經濟基礎服務的？我們現在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嘛！我們教育制度這十七年來有些不錯，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後的經驗可以總結一下。還有是不是基本上我們學校沒有受到蘇聯的影響，對不對？（譚：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總結一下）那一段可以很好地總結一下，對，那個時候，還搞過革命，後來又沒搞下去，停了。我這幾天看了

北京大學編的一本哲學文學史，那本文學史用多少時間搞出來的，沒有多少時間吧？我現在建議你們搞兩本書，可以不可以，編它兩本書，寫它兩本書？（可以。）幾個月的功夫就可以編成一本書。一本是《世界教育發展史》，各個階級、各個時期、各個社會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包括後來蘇聯的。蘇聯開始的時候，對教育制度是有些改革的，是比較主動，活潑的，過了一個時期，又停頓下來了，實際上基本上恢復了資本主義的沙皇時代的教育制度，五分制……教學方法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還有一本是《中國教育制度發展史》，可以不可以，書不要太長、太厚，否則看的人就不多了。寫的生動活潑一點，要人家看得懂。經過文化大革命，大概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應當多了一點吧？不要像這個記錄稿。（指伯達同志在北大關於教改的座談記錄稿）糊裡糊塗地就登出來了，不管它是不是對的……。

還有你們這個師範學校本身應該怎麼樣？師範學校是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過去沒有這種師範學校，封建統治時代沒有什麼師範學校吧？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產生的，中國學校制度基本上是搬外國的，搬資本主義國家的。解放以後又摻雜了一些蘇聯的，蘇聯基本上也是資本主義的。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訴我們說教育制度不能再讓資產階級那一套來統治我們學校了，要產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學制度。

陳伯達：馬列主義當然批不垮羅，馬列主義要發展嘛，如果停止了馬列主義是不行的。這個教育制度，馬列主義還沒完全解決，社會主義時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決了你們師範大學應該研究這個問題嘛，是不是？教育制度，世界的各個社會制度的教育史，中國的教育史，各個時候的，可以不可以搞這兩本書。不然你們閒著沒事做，這也是鬥批改的一部分嘛！

戚本禹：你一說，他們會馬上組織人搞的，沒問題。

陳伯達：我的建議也不一定對，你們考慮考慮，一定要經過獨立思考。

戚本禹：他這個書有用處，他編了以後教學選用。

陳伯達：師範大學應當研究這個東西嘛！

譚厚蘭：有專門搞的，我們有個教育系。

陳伯達：教育系。應當不只教育系的工作，教育系比較窄（譚：過去都是蘇修的那一套東西）應當是寬一點，各個系都吸收，這裡面包括小學、中學、大學都要研究，小學和中學有些差別，中學和大學也有些差別，是不是？你們這裡研究過沒有？

（伯達同志看閱《教育革命》並作了指示）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問題。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主席說不但學文，這個文包括很寬，學做工、學做農、學軍隊，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學要改革，資產階級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讓戚本禹同志唸主席五·七指示中有關學生的一段），這就是最高指示嘛！這已經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綱領性的意見。

還有就是教學方法怎麼搞，究竟是一個先生講，學生聽，這個方法，還是怎麼樣搞？過去不是有一句話，「教學相長」嘛，又當學生，又當先生，又當先生，又當學生，是不是可以這樣。但是小學就有點不同，中學是不是還要有人管，也不一定採取過去人管的方法（戚本禹：啟發式的）是要啟發式的，入學年齡，比如說現在七歲才開始讀書：（譚：五歲就可以開始）七歲實際上有的就是八歲了，到那個時候才開始讀書，那是硬灌，填鴨式的。提早到什麼時候合適，你們先研究一下吧！

過去中國讀書可能有的五歲、六歲、七歲，五歲讀書，讀私塾，有的可活到七、八十歲。

譚厚蘭：發蒙越小越好，發蒙大了不好，六歲就可以念書。

陳伯達：五歲，有的五歲就可以的，你得看什麼時候生的，有上半年，下半年生的就不一樣。

譚厚蘭：過去限制的太死了，差一個月也不行。

陳伯達：那我看這是（譚：教條主義），教條主義。他這個不僅是教條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過去中國一般讀書的人五歲上學，五歲開始時讀《論語》，讀孔子的東西。孔子有三千弟子，三千弟子，他一個人怎麼能教這麼多啊！我看他不是上課的方法，無事跟大家聊聊天，啟發啟發，可能很有啟發性的。一個問題跟一個學生說一樣的話，跟另外一個學生說另一樣的話，看對象教學。

根據十七年的經驗，我們教育制度應當怎樣革命，你們可以討論。這個雜誌（指《教育革命》）這一期不算了吧！另外再搞一個創刊號吧！……這個東西要經過一個時期的討論，各種不同的意見都要提到，不要只一個人說話就算了，只譚厚蘭說話就算了，她是你們的權威是不是？

譚謙虛地說：不是。

戚本禹：勤務員。

陳伯達：無產階級的權威？（譚：勤務員）勤務員也可以當權威，有權威的勤務員，有非權威的勤務員是不是，完全沒有權威也不行啊！你們讀過《論權威》這篇文章吧！（讀過！）一種是資產階級的權威，一種是無產階級的權威，學術權威也是這樣：有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有無產階級的學術權威，是不是？需要說的我都說完了（對戚本禹）你看怎麼樣？（戚：大家說）。

還有一本書，等文章都發表了，搞一個討論集，教學制度的討論集，一個集的討論不完可以分成幾期，分成幾集，第一集、第二集就這樣吧，給你們出了這麼多題，你們就有工作可做了嘛！是不是就不一定要武鬥了吧！……

戚本禹：我沒有學問。大家講吧，伯達同志來嘛，想聽聽教育改革方面的意見，有什麼想法。你們這裡專管教育，師範大學，都是老師。剛才講好為人師。（笑）都是想做老師，一出來就是老師。剛才有人說是培養「工作組」的，過去老師就是工作組，過去老師在學校裡專門整學生，培養工作組的大學，主席講了嘛實行突

然襲擊。

（同學提出今後不要師範了。）

陳伯達：也是師範學校的，還當過大學教員……解放前中國的大學教授都是騙人的，學生一般都不上課，上譚也不管你教什麼，也不聽你的，做樣子的，先生瞎說一通，就下課了，無非是拿幾個錢。現在可以改變一個方法，不採用教師制度，可以不可以。

戚本禹：不要教師，大家討論討論吧！

陳伯達：小學還是要，輔導員就可以嘛。這個你們討論，允許各種不同意見在你們的刊物上發表，不要搞成一派，要有兩派。……

陳伯達：有很多毒草，你們燒掉了就沒有批判對象了，是不是？毒草要批判啊！

戚本禹：現在毒草都不准借，你們圖書館准借嗎？（借）

陳伯達：這個沒必要，要提倡積極，要提倡無產階級的積極性。現在要搞教育制度發展史，沒有參考書不行吧！要從毒草中來看出問題啊！

譚厚蘭：我們把劉少奇以前發表的東西都搬出來了，可以借。

陳伯達：你們要編書，沒有這些不行啊，我看可以編兩部，一種編兩部，三部也可以嘛，不同觀點的，各寫各的，百花齊放。有的可以寫短文在報紙上發表，一二百字，二三千字也可以，不要都搞大文章五千字就長得不得了了。不一定寫得很長。

（天文系同學發言，提天文系要不要，和天文系要不要在師範學校辦的問題。）

陳伯達：天文學的發展跟農業的發展也相聯繫的，將來工業的發展跟天文學也還有很大的聯繫。發展到現在，工業的發展與天文學很有關係的，過去的農業的發展，就是跟天文學的發展是有關係的。科學的革命，自然科學的革命，首先是從天文學革命開始的。哥白尼發現了地球繞太陽轉的，這樣就起了一個大革命。過去的人們，都認為太陽是繞地球轉的。天文學不能說與國際旅行沒有關係，看怎麼搞的問題，將來是很重要的，將來要打通宇宙的航行



道路。

（同學：師範大學要不要辦一個天文系？問題是在哪兒辦？）

陳伯達：可以研究嘛，師範大學它要搞一個天文系也可以嘛。首先是要不要師範大學？

同學：實際上其他重點大學也培養教師。

陳伯達：那也是嘛，農村教師教了那麼多年，不一定是師範大學的……。

譚厚蘭：師範大學沒有什麼必要，師範大學畢業後有的當幹部，有的幹別的去，不一定完全當教師。

戚本禹：你們學校畢業有多少人當教員，多少改行？（眾：好多都改行。）

戚本禹：占多少比例？調查一下。

（同學：生化專業三分之二改行，地理、歷史大部分都改行。）

陳伯達：過去師範學校的學生，革命的相當多。過去北京流傳著「北大老，師大窮；清華……」（戚插說：清華洋。）北京師範大學窮光蛋多，比較窮的人多，當然現在是統一分配的羅。過去的革命性是比較……。

（譚：革命性強一點。）

陳伯達：可也不一定。過去師範大學在幾次革命運動中並不是很突出的。  
（唸條子：將來地理系不要了，要鬥、批、改。）哎呀！鬥批改很容易呀！地理系怎麼說不能夠參加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呢？

戚本禹：這裡說是指教學內容，教學改革問題，而不是要取消。

陳伯達：學地理很重要，不管學哪一行，都要懂一點地理知識。

戚本禹：主席的地理很熟悉。

陳伯達：是啊，你不管學哪一行，學教書也罷，學工也罷，學農也罷，打仗也罷，總之地理得學，所以要看用處。怎麼教是個問題。

戚本禹：時間不一定那麼長，學好幾年。

陳伯達：學很短很短就夠了。

戚本禹：中學學生以後還要學地理，還得有教員吧，地理系恐怕還得要。

譚厚蘭：地理也可以自己看得懂。

戚本禹：小學你總還得教吧！

陳伯達：我看這樣吧，各個教室、圖書室，都放有大地圖，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天文圖。究竟有多少大的星星，現在已經發現了的，小的星星已經知道了的，都可以注出來，有哪些星座……。

體育系代表發言說：他們委託我問中央首長體育系怎麼改？

陳伯達：我們問你們，提出問題就討論，研究一下，你們討論教員怎麼辦？要不要，包括要不要功課，怎麼教學，怎麼學法，學生和先生的相互關係，這些都要討論。怎麼學，怎麼教，教員的作用是什麼作用？要真正來一個革命。

戚本禹：辦新式的無產階級學校不是簡單的事。

（周躍文同志代表理科幾個系發言向首長反映情況，李少明同志代表文科幾個系向首長反映情況。）

陳伯達：你教中文的，你今年多大歲數？

李少明：四十歲了。

陳伯達：你什麼時候畢業的？

李少明：我是五零年畢業的。

陳伯達：教什麼，教中國文學嗎？

李少明：現代文學。

陳伯達：現代文學，課本給我看看，好不好？

李少明：師範大學到底要不要？

陳伯達：你們討論一下嘛！

（李少明提了文科教改有關的問題請陳伯達和戚本禹同志解答。）

陳伯達：這個師範學校要不要，要是保存哪些系。這個文科不單是師範學校，還包括其他學校，其他的大學羅！文科要不要，要……（這一句不清楚）。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工人，應當是能手，要有天文知識，要有地理知識，要有教學知識。作為一個普通的工人。應該是這樣的。要能夠當教員，能夠當工人，能夠當農民，我這是瞎說的羅！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的。師範大學究竟要不要，可以經過你們自己討論。文科要不要，要，要哪些系？如果要，教學應當怎樣改革？我覺得作為一個工人哪，要有文化的，還要有各方面的知識，懂得天文的，他一定有普通的天文知識，過去這個船夫，帆船，不是汽船，船上的水手，他懂得天文，懂得地理，……沒有天文知識，這個船萬一碰到什麼自然災害，還不行呀！在大風的時候，懂得天文知識，就曉得往哪裡走呀！社會主義社會的比較完全的工人，他能說能算，同時他又有各種的知識，各方面必須的知識，有普通的知識，天文、地理的普通知識。社會主義社會的農民、工人、共產主義社會的農民、工人都要這樣。

現在我們的這些學生都有點兒可憐的知識羅，……在學校裡面知道的東西太少了，所以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必須打破，文科必須要大革命。文科是學文的嘛，一般大都要學的。理科、工科究竟怎麼搞法，都要經過研究，經過討論。師範大學的確是一個教學革命障地，你們首先出版了這個刊物，可是沒出版好。……教育革命，你們學生來回答，能夠回答一些問題，不是全部的能回答，要能夠回答一些問題。

（歷史系一同學發言說：歷史系比較難搞。）

陳伯達：歷史系最好搞羅！……（歷史系同學發言後）過去這個歷史都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是剝削階級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學歷史，應當是顛倒過來了，是勞動人民的歷史，沒有勞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大家都去勞動，停止勞動，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我們都是勞動人民養活的，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沒有勞動，沒有人做工，沒有人種莊稼，人怎麼能活下來呀。勞動人民的歷史，中國過去的歷史，一百多年以前的歷史，主要是農民的，有兩千多年，農民戰爭的歷史，農民對地主階級鬥爭的歷史，……陳勝、吳廣這大概都是勞動人民，揭竿而起嘛，把當時秦朝打垮了嘛，只幾個月功夫嘛。農民戰爭，是勞動人民的歷史，是勞動的歷史，過去的歷史完全被統治階級壟斷的，應該知道統治階級

的歷史，對統治階級剝削群眾的歷史也應該知道，首先要懂得這些階級鬥爭史。……教學的問題也要研究，……要不要這個系，這個系是個什麼樣的系，歷史系要不要，需要不需要……

歷史的真相被歪曲了，被剝削階級歪曲了，被剝削階級的御用學者歪曲了（以翦伯贊為首的學者）。現在要恢復歷史的真面貌，過去中國的歷史實事，被顛倒了歷史要重新翻過來，這是戚本禹同志作的工作嘛，他現在還想作，我就沒有這個勇氣了，我現在已經不行了。（眾笑）不是說沒有這個勇氣，已經沒有這個能力了。修正一下，隨時修正錯誤，就是沒有這個能力了。勇氣還是有的，只靠勇氣也不行……我應該拜戚本禹同志為師，他能夠收我這個徒弟，我很歡迎。（戚：你把我放在完全被動的地位。）被顛倒的歷史應當顛倒過來嘛，年紀大的人應該拜年紀輕的做先生，這話對不對？（戚：那你是先生啦，大家都是大人物，你把歷史顛倒了嘛。）我應該拜同學做先生，我這樣才能前進，才能越來越進步。

今天不一定再談了。提一個意見。你們學校有多少人，（七千多）七千多人，幾千個頭腦，集合在一起，集中起來，就有無窮大的智慧，可以先開一些座談會，交換交換意見，作長的比較系統的發言，允許幾種不同的意見發言，也允許錯誤的意見發表嘛！這樣搞，就慢慢搞一個頭緒來了。今天我們是來請教的，不是解決問題的。……我們說了就算了，不行的，你們現在應到各中小學去，到各大學去，互相交換意見。<sup>16</sup>

<sup>16</sup> 北師大革委會門批改辦公室，《教育革命學習材料（一）》，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7.5.5.）

【地點：人民大會堂江西廳；首長：總理、伯達、康生、謝富治、江青、蕭華、楊成武、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德、傅崇碧、葉群等。】

謝副總理：今天是總理、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同志到會。他們在百忙中來接見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這是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對我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無微不至的關懷。各方面有什麼意見先談談，文革小組同志要先聽聽你們的意見，然後文革小組再講。有什麼意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談。

（革命委員會委員徐鏗彙報說：全市性保守勢力已經聯合起來了。雖然人數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他們什麼都不幹，還要給工資。）

江青同志：他們什麼都不管，為什麼還要給他工資？（徐鏗：有規定。）

伯達同志：那是講革命派鬧革命的。保守派不工作，打架還能給工資？這扣工資是合理的、應當的。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不勞動者就不能給飯吃。你保守派既不抓革命，又不促生產，又打人，又破壞國家財產，又到處竄，還給工資，這成什麼樣子？

江青同志：同志！你們對「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大概沒搞清楚，不能讓他們利用。那是講：「被打擊而被迫離開工廠的革命工人，必須允許他們回廠參加生產，參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離廠時的工資，應該照發。」他哪裡是為革命？哪裡是被迫？他們到處遊遊蕩蕩、願到哪兒跑就到哪兒跑，愛破壞生產就破壞生產。

伯達同志：現在革命委員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機構，它有權力禁止武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要行使權力，對組織武鬥要作出決定，

禁止武鬥。要保護不同意見的人的人身安全。你剛才說得很對，現在保守勢力、幕後策劃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在搞什麼？破壞革命群眾的人身安全，破壞國家財產，所以必須保護群眾的人身安全，保護國家財產。對煽動、策劃武鬥的少數頭頭要依法制裁。

總理：你們可以自己作出決定，作出動員令。

江青同志：有很多中央決定你們都沒有好好用。許多武器你們沒有用起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中就有這個問題：「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眾的，都是違法行為。一般的，由黨政領導和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批評教育。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這些東西，你們都沒很好地用，你們沒行使無產階級專政的職權。

代表：公安局抹稀泥。

王力：公安局聽你們的嘛！

代表：向公安局反映武鬥情況時，他們問打死人了沒有，沒打死人，他們就不管。

江青同志：打死已晚了嘛！

伯達同志：公安機關對武鬥現象麻木不仁，要揭露它。一定時候要改組。

江青同志：這是大規模的械鬥。

代表：有的公安機關對政治案件不注意，光注意強姦、搶劫、盜竊案件。

伯達同志：這些公安機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大的失職。

總理：公安局不執行六條，本身就犯法，軍管會的同志來了吧？你們要整訓一下子，不要怕事，如果你們因執行任務被打，應該受到表揚。

徐鏜：我們有缺點，右傾。有的人躺在樹下乘涼，有人鋸樹還不知道。

伯達同志：要提高警惕性，提高責任感，奪了權你們責任很大，有權力制止武鬥。

醫院公司姜大千同志：北京市武裝部有很多彭真、劉仁時的老武裝部長了，希望解放軍撤換他們。

總理：你提得對。

塑膠總廠吳富博同志：砸工代會的人抓了，也沒地方送。公安局不收。

總理：公安局不接收是不對的，抓起來再說嘛！

伯達同志：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審查一下執行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沒有，沒有就改組嘛！

（代表反映：武裝部派到工廠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支持保守派）

江青同志：還是派正規軍。

楊成武同志：武裝部有些是正規軍的，也有的是舊市委選拔的，再要軍隊承認的。

王力同志：派不派，要革命委員會解決。

蒯大富：北京市保字型大小的運用十條來造造反派的反。

江青同志：你為什麼不拿出八條來？我在你們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講的話嘛！報紙上登了嘛，你們為什麼不拿那個武器？

居民代表劉文清同志：我們回去怎麼做，希望中央文革小組給指方向。

王力同志：北京市居民搞幾條好不好？我們考慮全國搞一個很困難。最早毛主席提出讓我們搞一系列文件。街道這個文件我們沒搞出來。上海搞了，希望你們也搞一個。

總理：首都應該做模範。

謝副總理：好了，現在請伯達同志講話。

伯達同志：這個會還要繼續開，還沒有談到本題。市革命委員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機構，按照毛澤東思想應怎麼搞法，應搞一套適當的機構，要精兵簡政。革命委員會的機構本身應是非常革命化的、非常戰鬥化的機構。是不是可以說在北京建立一個非常完整的機構還沒有形成。因此要總結經驗，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按照毛澤東思想，在北京要建立一個模範的政權。究竟怎麼搞法，我們現在請教你們。譬如有不少現實問題，代表革命委員會委員參加工作，又不脫離本單位、本工廠、本農村，參加生產、參加

工作、參加教學，同時又作為革命委員會成員，這是不是值得討論的？這是切實的問題。毛主席經常說，機構不要龐大，要粉碎舊的官僚機構。舊市委繼承了官僚機構嘛！官僚機構容易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員會很必要，要破壞舊北京市適合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利用的機構。

搞了幾個月了，這個經驗是逐步取得的，要總結幾條。呂嘉才你現在參加沒參加生產？（呂：沒參加。）不參加，你就脫離了你那單位，脫離了群眾，你那代表權就成問題了。北航的韓愛晶同志，你現在脫離本單位沒有？北師大譚厚蘭同志，你又當學生，又當委員，如果你離開了學校，就脫離了群眾。北大也是這樣，聶元梓同志，你脫離了北大，代表權威就沒有了。脫離工廠、學校、機關，到革命委員會做工作，這就不是代表了，那是工作人員了，當個委員就沒意思了，因為你們要經常帶來群眾的意見到革命委員會來，革命委員會才有權威。如果僅開開會，說些和群眾無關的話，就不能代表群眾，就失掉了毛主席說的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意義。所以，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後，有重新總結經驗的必要。第一條不要脫離生產，不要脫離原來單位。能不坐小汽車最好不坐。早點出來嘛！坐公共汽車。可以輪流參加會議，一個禮拜一次。謝富治同志，行不行啊？（謝副總理：有些會議可以。兩種情況）。毛主席在延安時老早就告訴我們：要精兵簡政。現在，北京就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修正主義分子搞的一套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套要重新檢查，要破壞；要建立一個革命的和群眾密切聯繫的無產階級權力機構。呂嘉才同志，你脫離生產能代表誰呀？你代表我呀？我和你比較熟，就再三和你說了。

關鋒同志：《人民日報》登了一篇文章「解悅回車間」，解悅是一個勞動模範。

伯達同志：剛才很多同志說得很對，真正革命派是「抓革命、促生產」的保守派不抓革命，也不搞生產。革命派不僅做革命的闖將，還



要做生產的模範呢。不然你就脫離了群眾，沒人選你了，變成了空架子。大、中學校也是一樣，農村也是一樣。黨中央文件規定幹部參加勞動，農村對幹部意見大，就是因為脫離生產，這個田頭轉轉，那個田頭轉轉，公分拿的不少，加上手腳不乾淨，農民就有意見。有些幹部生活特別好，脫離群眾。民兵隊長都不能脫離生產，社長、公社書記都不能脫離生產，大家輪流地工作，輪流辦公，這樣，非生產開支就可以變得很少了，當然，個別的必要的補貼是可以的。還有你們這裡有核心小組問題，還沒定。（謝副總理：沒有。）究竟怎麼搞，這些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你們有個常委，有少數人經常接觸，交換意見。最後，當了代表、革命委員會委員，他是人民的勤務員，不是一輩子就當代表了、委員了，要隨時準備你們單位群眾把你們撤回去，可不可以？（眾答：可以。）如有些農村幹部當了十幾年的支部書記，好的壞的都不能換，除了調工作。支部書記半年可以選一次嘛。

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大家都可管理的國家，不是哪個代表才能管理，旁人就不能當代表，這是舊社會的東西。機構簡化是必要的，但是不容易。看看這些問題：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權力機構怎麼搞；怎麼破壞舊的，建立新的，今天可以隨便說說。

王力：他提出這個問題，別人不講，他還有一點要講。北京是全世界注目的革命委員會，是新型的、貫徹毛澤東思想的革命委員會，應向全國提供經驗。希望同志們總結這方面經驗。這會上不一定都談自己的問題。要談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

韓愛晶同志：我建議把革命委員會的委員都吸收為黨員，一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還不夠一般黨員條件，那這個委員也成問題了。

戚本禹同志：不一定。

伯達同志：這不是一個問題。

總理：不一定所有委員一下子都吸收為黨員。可能是黨員。

伯達同志：國家機構、代表、委員應有黨員、非黨員。

王力同志：要吸收一批黨員，吸收不吸收不一定是代表。

韓愛晶：那你怎麼能控制學校的黨員新陳代謝呢？

王力同志：不會倒退！

伯達同志：吸收黨員要經過文化革命的考驗；每個黨員合不合乎黨員條件，也要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考驗。

王力同志：好的吸收，壞的清除，大部保留。

（第一機床廠呂嘉才同志彙報，談到他經常開會的情況時）

江青同志：是不是你們少開些會？一個月開一次。現在全體委員弄得整天忙忙碌碌。不要把常委的事情強加在革命小將身上。

伯達同志：不能脫離工廠，不能脫離農村，不能脫離學校，不能脫離生產。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能脫離群眾。一個學生脫離學校整天遊蕩蕩，就不能當代表。

（市委機關代表談到機關革命化時說：農口要搬到農村去，革命委員會要帶頭把家屬搬到農村去。不要城市化。要農村包圍城市，消滅城鄉差別。）

伯達同志：公社全部不應脫產。縣裡頂多十來個辦事的就可以了。

戚本禹：要研究一下，公社一個不脫產也不行。一個不脫產，那問題就多了。你說一句話傳出去可不得了。

康生同志：你的意見是很好的。城鄉不要集中那麼多人，但這個問題同消滅三大差別不是一個問題。不要把消滅三大差別庸俗化了。

伯達同志：我們的機構，今天的問題是要來一個大革命化。現在沒有比較可靠的成熟的經驗，要群眾討論。比如人民公社，我說一個不脫產，戚本禹說不行。要通過實踐，我們也是兩派嘛！（戚本禹同志：是一派。）怎麼樣又不脫離群眾，又不脫離勞動，要總結經驗。各地方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陳永貴他們搞得好）。有的差些。我們不僅要總結北京的經驗，而且還要總結其他地區的經驗。總之，要記住毛主席講的：不脫離群眾，不脫離勞動。這是毛主席反復講的。究竟怎麼參加，群眾出智慧。

康生同志：兩個建議請同志們考慮：第一，同志們大部分是從革命群眾

組織來的。現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機構，到底怎樣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機構，是個大問題。我的第一個建議是把毛主席和馬、恩、列、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請革命委員會選印出來，大家討論、學習。

第二，同志們談到公安局、武裝部的問題，當前機構如何工作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我看有一個區的奪權問題。區的權不奪，你們革命委員會底下沒有手和腿，光靠你們這幾個人不行。單單是有上層的革命委員會。下層不掌握在你們手裡，什麼參加勞動，不脫離群眾都是空的。

伯達同志：我們有這麼些意見，是普通的意見：

- 一、革命群眾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或促工作）的指示。革命委員會成立了，要實現革命、生產雙豐收。
- 二、無產階級專政所有的機構的神聖任務是：保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建立和穩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秩序；保護國家財產；保護革命群眾中不同意見的人的人身安全（王力同志：不革命的也要保護，就是保護群眾中不同意見的人的人身安全。）
- 三、不要武鬥。禁止打、砸、搶（王力同志：抓、抄）。隨便抓人、抄家不行。（周總理：最近抓的人找不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要注意，這容易被壞人鑽空子。）煽動武鬥的壞人，應受到無產階級國家法律的處分或者制裁。但是，如果禁止不了武鬥，他一定要武鬥怎麼辦呢？鬥鬥也沒有什麼大壞處，譚厚蘭同志和聶元梓同志就武鬥過嘛，他們兩人現在都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如果壞人煽動武鬥的話，壞人就會暴露出來。有人就在煽動破壞國家財產。（王力同志：破壞財產到那種程度（指北京二毛一座四層樓廠房在武鬥中被拆毀）一定要查。（謝副總理：贊成。）
- 四、公安機關大家談得很多，我不準備多說，將來再跟謝富治同

志商量一下。公安機關的壞人要撤職，有的要適當調整、改組。

五、最後一條，破壞勞動紀律，不參加生產，到處流蕩，自由跑出跑入，擾亂革命和生產的秩序，對於這樣的人，工廠一律不發工資，農村一律不記工分，機關也一樣要扣工資。

我們提這些意見給你們商量，希望你們革命委員會研究後擬個通告。我現在說的話不要上街（謝副總理：靠不住！靠不住！）（周總理：我們革命委員會的主任，你就不相信群眾。我們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相信黨嘛！）你們可以用自己的話說嘛，動員工人回工廠，動員學生回學校。

（一位委員說：打人的人還要保護人身安全？）要告訴公安部門處理，公安部門要採取措施。（這位委員繼續說：他不怕公安部、公安局，就怕革命群眾。）所以群眾是最重要的。依靠公安機關不依靠群眾是不行的，依靠群眾是最根本的。公安部門依靠群眾才有權威。

關鋒同志：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是個政府嘛，要好好研究出個通告。

王力同志：北京有幾個月沒有政府了。現在建立了政府，要行使職權。你堂堂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連一個大隊的問題就處理不了麼？還有一個正確對待保守組織的問題。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不要輕易地把一個群眾組織叫保守組織。連四川產業軍這樣的組織也不輕易叫保守組織。對於這樣的組織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對產業軍（的提法）改成：「受少數保守分子蒙蔽的，與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操縱的組織。」這樣一改，便於爭取群眾。

伯達同志：對保守組織中的大多數人要相信是革命的，壞人是少數。不要把少數壞頭頭與群眾等同起來。

關鋒同志：（群眾組織之間）有不同意見不要輕易上綱。

周總理：我同意伯達同志剛才提的六點（按：我們記錄為五點）意見，提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再討論，形成一個正式文件。剛才王力、關鋒同志說了，北京市機構癱瘓了很久了，現在革命委員會成立

半個月了，應該依靠群眾、依靠人民解放軍、依靠幹部大多數，一定要成為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伯達同志：謝富治同志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就是要形成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你們也支援謝富治同志，今天我們來就是表示支援嘛！

伯達同志：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變成為真正無產階級的強有力的機構！<sup>17</sup>

## 陳伯達談「天津工學院八·二五」的問題 (1967.5.8.)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下午與天津市長胡昭衡的談話摘要】

你們開始走的路是對的，現在你們走錯了路。有的人開始走對了，現在走錯了；有的原來走錯了，現在改過來了。原來走對的，不能半途而廢。「行百里者半九十。」明明是走了一里，就說走了百里，就什麼意見也都聽不進去了，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讓自己走向反面。你們不但在天津，而且到了唐山，過錯就更大了。

你們過去雖然做得對，一系列的錯誤可以把過去正確的東西一筆勾銷，掉到泥坑中去。你們過去正確過，不要以為這樣就可以隨便幹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過錯也不讓彌補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們。走錯了路不回頭，要變成被打倒的對象。想想嘛，把天津鬧亂了，有什麼好處。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決定的。

<sup>17</sup> 中國科學院（京區）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委員會材料印；外貿井岡公社資料組翻印，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工代會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革命職工造反總部翻印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沒進紅代會，這是缺點，可以彌補嘛。無非有缺點，解放軍再三說要彌補。你們這樣搞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就你們少數人正確？你們的行動是得不到社會的同情的。你們這樣跟解放軍對抗是嚴重錯誤，是非常嚴重、非常嚴重、非常嚴重的錯誤。

解放軍不能說一點缺點都沒有，有缺點可以提意見。為什麼非要這樣鬧翻不可呢？這樣鬧對你們有什麼好處！難道天津三、四百萬人，就由你們這很少的一部分人壟斷？解放軍並沒有得罪你們嘛，工作有缺點可以彌補嘛。工作有缺點就不能彌補，毛澤東思想哪裡去了？！沒有吸收你們進紅代會是個很大的缺點，中央說要補嘛。你們是不是正確，還要經過實際考驗。實際考驗證明，你們是非常嚴重的錯誤，證明你們是不正確的。

這些意見請你們好好想一想。

你們絕大多數人是好的。一時弄不清楚問題是可以原諒的。這麼長的時間，到了回頭的時候了。一個人一輩子中有幾天功夫方向是對的，就吃老本吃一輩子。把別的造反派否定了，也就否定了自己。

毛主席再三說過要讀讀《阿Q正傳》。你們是不是趙太爺？別不許人家革命。要防止你們上別人的當，上少數幾個人的當。回過頭來還是好同志，有意見可以提。這樣鬧，對你們有什麼好處！你們脫離了群眾的想法，你們的行動是與群眾的利益相反的。

你們的幹勁要保護，看是什麼幹勁。幹對的我們贊成，幹錯了的我們不贊成。

你們要革命，不許別人革命，「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這是正確的嗎？合乎毛澤東思想嗎？沒有你這一家，世界照常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照樣進行。別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希望你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鼓掌歡迎你們。有意見，你們可以提。現在連黨中央的決定、耐心的談話、聽你們的意見，你們完全不理，都拋到腦後。你們究竟到何處去？你們要不要無產階級權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就是無產階級權威。你們要不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權威？你們這行為不是無產階級的行為，不代表無

產階級，是有很大大破壞性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佔領了你們的腦子。無政府主義不管變成什麼形式，最後都是要失敗的。

我們不是怕你們，是愛護你們。無產階級怕什麼！你們以為這麼亂鬧一通，我們就害怕了？

我們可以等待，但不能把大量時間只用在你們身上。你們按中央指示做，歡迎你們一塊革命。我們等待這麼久了，你們看不清我們的耐心，你們越走越遠。這樣下去後果怎樣？為什麼不可以想一想？為什麼不反省一下？走錯路是經常有的。走錯了倒回來再走，這是合乎食物規律的。不是走回頭路，而是走前進的路。走錯了路，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再走。

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萬歲！

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

打倒無政府主義！

## 北京市革委會傳達陳伯達的六點指示（1967.5.10.）

- 一、革命群眾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指示，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
- 二、無產階級專政機構的神聖任務，第一點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點建立穩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秩序；第三點保護國家財產；第四點，保護革命群眾中不同意見人的人身安全。
- 三、不要武鬥，禁止打、砸、搶、抓、抄。
- 四、煽動武鬥的壞人，應受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法律制裁。壞人煽動武鬥的話，那壞人就暴露出來了，要追查壞人，要進行制裁。
- 五、破壞勞動紀律，不參加生產，到處遊蕩，自由跑入跑出，擾亂革命生產秩序的，工廠一律不發給工資，農村人民公社一律不給記工分，機關也一樣。

六、要依靠群眾，光依靠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是不行的，公安部門一定要依靠群眾才有權威。

## 陳伯達在北京六中的講話（1967.5.11.）

陳伯達：你們不應分「四三」、「四四」派，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是毛主席的學生，無產階級的學生。

同學：現在正在批判「四三」反動思潮……。

陳伯達：「四三」思潮也不要批判，（鼓掌）以前來了幾次我記不清了，我糊塗了，要聯合起來做無產階級革命派，有問題可以商量。（停了一會兒）上次我碰到的同學來了沒有？看勞改所的兩個小孩（這時原勞改所看守××答應來了，並到台前。）上次我來，他們兩個人開始裝睡覺，後來開了門，你有些害怕吧？後來我給他留個條子，說明勞改所的人是我帶走的，無關他的事。現在那些教員還在嗎？

同學：在勞動，有的參加軍訓。

陳伯達：他們改了嗎？認錯了嗎？（同學：沒有）

陳伯達：不要關起來，在那裡敲敲打打的，董良翻來了沒有？

（答：沒有。「四三」派同學發言，底下亂哄，不管那一方都不讓另一派發言。）

陳伯達：讓另一派說話，不管對不對，讓人家說出來嘛，亂哄不能解決問題。我是你們的小學生，我是來請教你們的。你們處的地位是教員，我的地位是學生，我不需要你們鼓掌。有不同意見一個人說就好了，不要亂哄，真理不在乎亂哄，造聲勢，主要的向你們請教軍訓，你們有多少學生？（答：一千多人）留五六個人就可以了。聽說你們有兩派。（答：對）你們兩個月搞了什麼？（同學：學習毛著，提高三性……）你們學好沒有，學進去沒有，學



不進去軍訓就搞不好。軍訓就是一個形式，你們只是排隊走路，這樣不夠，軍政訓練必須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掛帥。你們學什麼？（答：「老三篇」《將革命進行到底》……）學沒學《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答：學了。）動了沒有，表現出來了嘛。學習毛選後應該在行動上表現出來，不能把他當形式，這樣是搞不好。學了「三性」嗎？革命性第一，這是什麼呢？在文化革命中要革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的思想現在還有影響，就應該立毛澤東思想，應該是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毛主席的教導應該時時用，把錯誤思想挖掉。我的頭腦中也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應該用毛澤東思想把資產階級思想從頭腦中排除出去。

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無產階級新一代應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把非無產階級思想從頭腦中排除出去。把自己培養成無產階級當中的人，不要有特殊觀念。我們的頭腦中有兩種思想，一種是無產階級思想，一種是非無產階級思想。兩種思想經常作鬥爭，而且新的東西不斷湧現出來，無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頭腦中占統治地位，可是事物在前進，也可能由先進的變成落後，我為什麼說「聯動」是封建主義的東西，你們「聯動」的在這裡不要著慌，我說的不對你們可以批評。我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紅透了，「聯動」的臂章紅，認為自己紅透了……毛主席說要思想改造，是不是自來紅呢？（眾：不是）是不是紅透了？（不是）「聯動」的袖章各式各樣，分類分等，還是封建的。思想改造要經過反復鬥爭。

我很笨，我很蠢，我離開家鄉幾十年了，還是家鄉話，簡直來不及改了，老百姓說我沒有忘本。有人讀了幾年書就帶洋話，老百姓聽不懂。一個人永遠沒有畢業的時候，學到老做到老，不像「聯動」紅透了。「聯動」的行動很不高明，打著大旗騎著自行車，還有匕首，「聯動」不一定是假的，「聯動」做的事正符合壞人的需要，有一次在工廠搶自行車，還紮了人一刀，有一些真的假的「聯動」借抄家機會把人家的錢和東西都搶走了，你

們說一說吧。

你們說軍訓還要不要？（同學：要）為什麼？（同學談了一些軍訓的好處）你們要自己解放自己，要執行十六條，誰也不能包辦代替，頭腦中的革命誰也不能包辦代替，要靠批評和自我批評。現在動不動就吵起來，有人還用廣播車，你的聲音大，我比你還大，亂吵解決不了問題，還浪費國家財產，你們搞過喇叭車沒有？（眾：沒有。）

（後來陳伯達同志又談了一些他解放前上學和教學的事）

軍訓要讓同學自己選排長連長，軍訓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讓解放軍同志當你們的顧問，我希望他們（「聯動」）能聽得下去，以後不要說江山是我老子打的，江山是毛主席領導勞動人民打的。哪有江山是一個人打的？我們的江山是無產階級的江山，我們要緊密依靠群眾，沒有群眾，你們那個老子也打不了天下。不要歧視參加「聯動」的同學，只要他們回過頭來，就讓他們參加革命。現在是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時候，難道青年還跟他走嗎？……不要分「四三」，「四四」，大家可以商量，聯合起來，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不要打砸搶，「聯動」的同學要回過頭來，不要這樣搞，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什麼團體都可以公開。

（中間插話關於勞動的事，從略）

不要劃「四三」、「四四」的界限，這不是原則上的調和，既然都同意軍訓，為什麼要劃一條溝呢？這邊的人不可以過來，那邊的人也不可以過去。解放軍不要這麼多，自己選排長，聽說難得很，吵得一塌糊塗，這樣不好，一個普通的人也可以選上，讓他們都學習管理方法，不是說只選你不選他，輪換著來嘛。一個人當半個月，現在有一種風氣不好，選上的不能下來，只能上臺不能下臺，又能上臺又能下臺，這樣才是辯證法嘛。不要壟斷，要做無產階級接班人，大家輪流做管理工作，大家都要學學。搞太久了不下臺，就要搞官僚主義，脫離群眾，我的話不一

定對，可以批評。

在學校搞鬥批改的解放軍，最多十幾個，具體留多少，大家討論。

你們還準備打架嗎？（沒有）有人準備匕首了吧？（沒有）

（邊笑邊說）靠不住，你們的桌椅板凳壞了吧！現在要好好修理桌椅板凳。我說這些話有無益處，不敢肯定。

（又談到「聯動」對流氓的問題）

按「聯動」的標準，在農村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流氓了……我趕快把扣子扣好，以免出去被打成流氓，（大笑）「聯動」簡直是糊塗人，告訴「聯動」，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流氓。

中央文革沒有向「聯動」投降！（鼓掌）

## 陳伯達、肖華在「五·一三事件」現場的講話 （1967.5.14.）

【時間：五月十四日晨四點至六點，地點：北京展覽館劇場。接見首長：陳伯達同志、肖華同志、謝富治同志、楊成武同志、王力同志。】

王力同志唸條子：

解放軍是全中國人民的榜樣，要做群眾的模範，在解放軍裡更不要出現武鬥。解放軍要善於區別與對待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模範。（王力同志唸完條子後，一擔架從後門抬了進來，伯達同志讓趕快送醫院搶救）

肖華同志講話

主要講解放軍必須聽林副主席的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堅決制止武鬥和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對任何事物要用階級分析，實事求是，要按林副

主席號召的要有革命性，科學性，紀律性，特別強調軍隊的突出政治，要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講到了怎樣看他是否是一個左派問題。

陳伯達：

我們是為黨的事業來的。為著祖國人民的事業來的，不是來聽你們吵架的，不是來看你們打架的。我們有興趣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誓言。對你們的打架，對你們的吵架，對你們的武鬥，我們一點興趣也沒有。你們是不是以為我們沒有事好幹。跑到這裡來玩的？我們來看你們，是因為你們是祖國的兒女，是黨的兒女，你們是在毛主席教導下的兒女。你們手裡拿著毛主席語錄，我們看了很高興，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按著毛主席的話去做，不要成為說空話的專家，不要成為在人民內部專門吵架的專家，不要成為在人民內部專門打架的專家。（肖華同志插話：要打架到越南前線去打。）我們是要去睡覺的，你們也要去睡覺的，現在天亮了，我們已經工作二十四小時了。我們是萬不得已的。一個文工團要表演，一個不要表演，有什麼道理？一個要演，一個要衝，說什麼「打倒保皇派」我說道理不算多。我想剛才抬來的那個同志，我不知道名字，我們希望能夠救活，如果不幸救不活，兩派不要為此再打架了，死了不能再活了，要把這做為一個教訓來紀念死者。不管哪一方面，不要用死人做本錢再來打對方。在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內部互相誤會是有的，誤解是會有的。這樣出現了不幸的事，我們除了在這裡吸取教訓外，無有別的辦法，不能用打死另一個人來賠償這個人，如果另一方面因為打死了人而高興，這不是無產階級感情。我希望雙方各自都做自我批評，不管怎麼樣，雙方都有缺點，要做自我批評。但是我不是說，一派演，另一派衝。為什麼不可讓另一派來表演演戲看看呢？戲是多種多樣的，只准一個派演戲，不准另一家演戲，這是宗派主義。

我在這裡向你們講點道理，不對可以駁我，不希望你們鼓掌，鼓掌會增加我的難過！

你們想做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想當一個毛主席的好戰士，想當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好的非黨戰士，你們就都要自我批評。你們想一想，為什麼要做自我批評？就是要做一個階級分析

吧！分析一下，你們做對的地方，做錯的地方都在哪兒？你們雙方可以不見面，因為現在感情太衝動了，隔開一個時候，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再見面，那時想法和現在會不一樣，那時可能握手，抱頭痛哭，認為以前做得不對的地方。

可能你們都覺得我說的不對，因為你們都是打人罵架的英雄。但願不要這樣想，如果不這樣想，雙方把抓的人都要放了，把搶的東西都交出來，等一會就很好有秩序的離開。

希望兩派暫時都不要表演了。希望北京，地方的院校，不管哪一派，都不要到部隊裡來插手，你們學校自己很多事情沒辦好，文化大革命還沒搞好，自己腦子裡的思想革命化還沒搞好，到這裡來插手幹什麼？

我批評的是嚴厲一點，但是我是好意的。我記得，我去年在政協俱樂部看到東城區糾察隊在打人，我召集他們開會。我說：這裡是吃喝玩樂的地方，是培養搞修正主義的地方，你們到這裡來幹什麼？你們是不是要作無產階級的叛徒？這些小孩很聽話，我讓他們：你們把匕首，鞭子都放下來，你們偷偷都放下來，我也不點名，結果有一大堆匕首和鞭子。我是很少發脾氣的。因為這些孩子們很聽話，我心裡也很難過，當我和孩子們一起出來時，我跟一個小孩子講了，今天批評得太嚴厲了。他說，這樣說好，以後才能改。現在在座的比東西城區糾察隊的孩子都大些，你們總不至於不如他們吧！如果我說的不對，可以攻我。如果我說得對，你們可以考慮。這些道理不能強迫人家接受，只能依靠人家自己，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的方法。

再見！回去睡覺，今天的事像作了一場惡夢吧。

請同志們聽我們的勸告！

同志們，你們先走！你們走完了，我們再走！

我們不是首長，我們是普通老百姓。我們看著你們走！<sup>18</sup>

<sup>18</sup> 紅代會北京鐵道學院紅旗公社「紅色偵察兵」戰鬥組翻印，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紅代會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宣傳組翻印，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 陳伯達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同志們：

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完全嶄新的歷史時代。這是以工農兵為主人翁的新時代，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

二十五年前，我們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預示著工農兵為主人翁的新時代，即將在全中國到來，同樣，也即將經過不同的歷程，在世界各國到來。

毛澤東同志這篇偉大的著作，是二十五年前以文藝問題為題，實質上是屬於政治問題的一次大論戰的總結，是圍繞著關於肯定工農兵或者否定工農兵這一個當代政治根本問題的一次大論戰的總結。

這篇偉大著作，是我們黨關於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的一篇劃時代的政治宣言書，解決了一切要作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世界觀問題，解決了許多共產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而思想上是否入黨的問題，指出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光輝道路。

這篇偉大著作所涉及的，不限於文藝問題，但它又是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於文藝鬥爭經驗的總結，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解決文藝問題的百科全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文藝方面進行的一個全面的大革命，並且成為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의 指南和綱領。

這篇偉大著作，在實質上，還成為世界上被壓迫階級、被壓迫人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進行政治大搏鬥的思想武器，成為各國革命者在思想上、政治上向帝國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者和反動派進軍的號角。

毛澤東同志關於京劇革命的一封信上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毛澤東同志認為，這種歷史的顛

倒，現在要再顛倒過來。

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和由工農武裝起來的士兵，要去佔領政治的舞臺和經濟生活的舞臺，還必須去佔領文藝的舞臺。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結論。

在階級社會裡，文化思想戰線的鬥爭，其中包括文藝戰線上的鬥爭，都沒有例外地是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毛澤東同志徹頭徹尾地把資產階級那些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腐朽廢話，都扔到垃圾堆裡面去。毛澤東同志澈底地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謂「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二元論或多元論的反動觀點。

毛澤東同志認為，並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政治，也沒有什麼獨立於階級政治之外的文學藝術。毛澤東同志在一切問題上，同樣地在文藝問題上，一貫地闡明瞭一元化的無產階級宇宙觀。他完全正確地說，「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毛澤東同志發展了列寧關於黨的文學的論點。他指出一切革命文學家，如果要真正地為工農兵服務，為革命的人民服務，就必須執行我們黨的正確的無產階級政治路線，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

很清楚，一切革命文學家，如果不執行黨的正確的無產階級政治路線，不努力站在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立場上，就不會去接近工農兵群眾，不會去參加工農兵的實際革命鬥爭。結果，就不可能正確地表現工農兵，也不可能反轉過來正確教育工農兵群眾，而且會和工農兵群眾的事業背道而馳。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這種無產階級政治對於文藝的作用和無產階級文藝對於無產

階級政治的反作用，必然要經歷很長的時期，經歷長時期的無產階級鬥爭到革命的勝利，經歷長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我國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我們還完全不能低估地主資產階級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同志反復指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保衛無產階級革命的果實、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這個鬥爭，是很嚴重的。地主資產階級失掉了政權，失掉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所有制。但是，他們在文化、思想、文藝陣地上還是有力量的，他們那些歷史久遠的、強烈地表現自己剝削階級的文藝，在群眾中還是有市場的。勞動群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打倒了地主資產階級和國際資本勢力的統治以後，不可能一下擺脫他們長期形成的那些文化影響，思想影響，文藝影響。同國際資本勢力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地主資產階級，他們千方百計地想保持這些陣地，鞏固這些陣地，爭奪這些陣地，來腐蝕我們的群眾，腐蝕我們的革命幹部。他們要用和平演變的手段，讓那些奴役我們人民的國際帝國主義勢力捲土重來，把我們的無產階級剝奪剝奪者的政權，再變成他們地主資產階級剝奪者的政權，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財產，社會主義的集體財產，再變成他們的吸血的財產，重新壓迫人民，重新剝削人民，重新把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之中。

在地主資產階級和國際資本勢力還在天天夢想恢復他們天堂的這樣時期內，小資產階級還會不斷生長出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是很嚴重的。地主資產階級總是想通過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同樣地，總是想通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通過不少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文藝工作者的搖擺性，來篡奪我們的文化、思想、文藝的陣地，而為他們實行反革命復辟的活動，製造便利。的確，在思想、文藝的陣地上，有的原封未動，有的是被篡奪了。

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臺，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



形象。

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還有，許多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他們在這些陣地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努力，具有很重要的意義，這也都是很清楚的。

在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文藝工作者，他們為工農兵服務，在出生入死的鬥爭中，就是為的要經過不同革命階段（由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去爭得無產階級勝利，爭得無產階級政權。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他們為工農兵服務，就是為的要在革命的繼續前進中，爭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爭得社會主義的躍進。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能夠不能夠保持這一個政權，鞏固這一個政權，強化這一個政權，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非常實際的根本問題。

在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的前夜，毛澤東同志就在我們全黨提出，必須預防敵人用糖衣炮彈的攻擊。

毛澤東同志的預見，是真正科學的，是很英明的。

敵人的糖衣炮彈有多種多樣。他們很懂得利用像「文藝」之類的糖衣炮彈。資產階級就是要利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以便「征服人心」，從而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從而為反革命復辟掃清道路。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針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鬧單幹風的實際情況，特別地、強調地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社會裡面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問題，同時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可以說，革命或反革命的階級總是把造成輿論作為奪取政權的準備，這是毛澤東同志闡明的一條重要歷史定律。古今中外，一切階級鬥爭的歷史，都沒有例外是這樣的。

這種「輿論準備」，其中包括文藝。

全國解放以後，毛澤東同志一直關注著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一直把無產階級在政治戰線上、經濟戰線上、文化思想戰線上這些方面的鬥爭聯結在一起。十七年來，所有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重大問題，從批判賣國主義《清宮秘史》、奴隸主義《武訓傳》、唯心論《紅樓夢研究》開始，都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現在我們重新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毛澤東同志的關於思想、文藝問題的一系列戰鬥性文件，非常必要。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解放後的這一系列文件，是要大家注意清除資產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影響，而歸根到底，就是在於防備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一切真誠的共產黨員，對於思想、文藝問題，如果掉以輕心，如果稍微忽視毛澤東同志在這些問題上的教導，就會在政治上犯大錯誤，就可能在政治上滑到資產階級的泥坑，就可能在政治上潛移默化，演變為像蘇聯赫魯曉夫集團那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就可能和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同流合污，用各種各樣的陰謀詭計，去搞反革命的資本主義復辟。

是不是所有事實，都無情地揭露這一點，證明這一點呢？是的，完全是這樣的。

毛澤東同志不斷地敲出警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間，毛澤東同志曾經嚴厲地批判我們國家藝術工作方面的弱點，指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這樣的「咄咄怪事」。他說：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

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間，毛澤東同志對於解放以後組成的「全國文聯」和各「協會」，還提出過以下的警告：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但是，那一小撮做官當老爺的，已經被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迷了心竅。「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還有，那些老早浸透了資產階級靈魂的某些所謂「文化人」，對於毛澤東同志的警告，根本聽不進去。他們還是要按照自己的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的軌道，拚命掙紮。經過一年半之後，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居然拋出他那個修正主義的、臭名昭著的所謂《二月提綱》。這是集中地表達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動思想的一個「提綱」。

我們的無產階級天才思想家——毛澤東同志，用他的所向無敵的唯物辯證法解剖刀，把彭真《二月提綱》的醜惡面貌，盡情盡致地揭露出來，並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發出的《通知》。

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文件中指出：

「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全黨必須「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澈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澈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鬥爭是由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挑動起來的。但是，歷史的規律，並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他們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

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像旭日那樣，興起在中國大陸上，震動了大地。

非常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力量，推出一個非常強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而毫無疑問，這個強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將加速我們的歷史進程，並將為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開闢一個新紀元。

當前發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據地中，關於文藝問題大論戰的繼續和發展，是當時思想大論戰、政治大論戰在新的歷史階段上的繼續和發展，是這些大論戰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

毛澤東同志充分注意了整個蘇聯歷史的經驗，在他的一系列偉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正確地解決了這一系列問題。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標誌，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二十世紀初葉，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列寧主義的階段。現時代，又發展到了毛澤東思想的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在一個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我們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活學活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結合一年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經驗，提高我們的鬥爭水準，集中力量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萬歲！

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sup>19</sup>

<sup>19</sup> 《紅旗》雜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七年第八期。

##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負責人時的講話 (1967.5.27.)

陳伯達、謝富治、關鋒、戚本禹、葉群等在接見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及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團」、「六一六」、二外首都紅衛兵等革命組織負責人時的談話紀要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晚八點三十分，地點：人民大會堂東會議室)

謝富治同志開始講話，因去晚了。未聽全，其基本精神是：形勢大好。出了兩件事情：第一，北京目前左派隊伍打內戰，內部鬥爭很激烈，不是大聯合，一個單位的分裂形成很多單位的分裂，還要形成兩大派，事情正在發展。第二，貼總理的大字報。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北京做得好就當經驗來學，做得不好影響很壞。這兩件事做得很不好，對我們的國家大事不利。主要鋒芒是針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隊伍內要大聯合。外事事情很多，對蘇修、蒙修、美帝。我們不能干擾大方向，這兩件事就把我們陣營搞亂了。紅代會不要把他們搞成反革命。首先是他們不對，因為貼了總理的大字報。打內戰也可能有些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否則鬥爭鋒芒就錯了，干擾了大方向。

下面主要談一外「造反團」、「六一六」和二外首都紅衛兵給總理貼大字報一事。

陳伯達：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貼總理的大字報，把國家大事都搞錯了，總理是全國人民選出來的，你們一個學校有什麼資格，你們說不讓他管國家大事就行了？不行的。我看你們還不知道什麼是國家大事，把國家大事搞錯了。

關鋒：關心國家大事要照顧大局嘛。

陳伯達：不顧大局，就不是關心國家大事。我看，你們現在當外交部長還不行，連一條道理都講不清。你們說總理保張彥，我是當事

人，我可以駁倒你們，總理是不保張彥的，情況一搞清楚，總理就把張彥撤了嘛。

二外：張彥把整伯達同志的材料交給總理了。

陳伯達：交給誰都可以，反正誰也不想看，我也不想看。總理是不保張彥的，我知道，情況都瞭解，事情都清楚。

葉群：在這個問題上，總理是支持伯達同志的。

陳伯達：你們還有什麼理由，就是說總理保陳毅。我也保陳毅。戚本禹同志知道。我保的最厲害，說我是最大的保皇派，按照你們的邏輯總理保陳毅，要打倒陳毅，就得打倒總理。那麼，陳伯達保陳毅，你們要打倒陳毅，先打倒陳伯達。

同學：伯達同志怎麼保陳毅？

陳伯達：怎麼說我不保陳毅？

同學：本質不同，你保陳毅，允許我們批判，所以不能算保。

陳伯達：反正是一個保字。

同學：本質不同。

陳伯達：你們不要跟我相攪，保就是保嘛，有什麼本質不同？

戚本禹：總理保是可以的，陳伯達同志保也是可以。你們反陳毅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們不能因為總理保陳毅，你們就反總理。現在有很多人在臺上，中央都保，有人反這些人嘛，但不能因為中央保這些人就反中央。

你們批判陳毅。我們是很高興的嘛，你們造反有理嘛，批判他的錯誤可以嘛。

但是你們不能一反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這不符合主席思想。你們應當用各種方法，使陳毅不得不按主席指示辦事。這才是你們的勝利。

陳毅還是要保，他是外交部長，還得做工作，人家宴會要開了，你們把人弄走了，工作怎麼做？

陳毅也說過，他反過幾次毛主席，毛主席都允許他改正了嘛，毛主席現在還是這個方針，你們如果跟不上，你們要被動，

你們下面的戰士也要被動。

總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下面總管具體事務的參謀，是一國的總理，不能隨便打倒。我們上次說得清清楚楚，你們也聽得懂，你們批陳毅，我們支持。但不能反總理，但你們當時答應，回去沒幾天又反，劉令凱不守信用，你們不要幹蠢事。外國人現在造的最大的謠，就是說陳伯達和周恩來發生分歧，要顧全大局。

謝副總理對你們很感興趣，說了不少好話，你們不要反對他。

要善於理解我們偉大的舵手。現在指揮舵，船舵向什麼方向擺，要按照航向前進，不要干擾航向。

你們不要反總理，這是嚴肅的政治，要嚴肅對待，千萬不要干擾航向。

這麼偉大的鬥爭，取得這麼偉大的勝利不容易。毛主席有他嚴密的戰略部署，千萬不要干擾航向。

對毛主席思想，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這是林副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對楊成武同志的指示。楊成武同志一直到現在還是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要不是他們掌握著軍隊，反黨分子稱為的「劉公」早就造反了。

紅代會的同志不要干涉他們，自己去改正，允許他們自己去承認錯誤，你們不說說和寫什麼：「誰反對總理，誰就是反革命。」這樣說，這樣寫，心是好的，但適得其反。外國人知道了：有人在反總理。

關鋒：文化革命，包括輿論準備階段，已經一年零八個月了，基本的問題已經搞清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已經搞清楚了。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領導下的這個領導班子，要維護，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謠傳不要聽，不要聽謠傳，指導自己組織的方向，要用主席思想指導航向，千萬不要靠動態判斷形勢！

陳伯達：現在攻擊總理，對國家大事是有害的，不利大的形勢！這不叫關心國家大事，這叫犯錯誤。你們貼總理的大字報都是不應該的，現在聽說北京要搞兩大派，這對不對啊？



謝富治：「六一六」沒參加。

陳伯達：你們可以將功補過嘛！我們反對搞兩大派。

謝富治：你們聽見沒有，伯達同志反對搞兩大派，我也反對搞兩大派，你們要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

陳伯達：聽說有人把中央文革分成兩大派，我堅決反對（×××講：是孫蓬一搞的，自稱是「江青派」）

以下主要是對話，談了各種其他問題：

一、不要冒《紅旗》雜誌的名。

陳伯達：《紅旗》兩個字是主席給紅旗雜誌題的，不許亂用，其他人亂用是錯誤的，北航「紅旗」出了一個刊物，也用《紅旗》，魚目混珠，別人分不清，你們寫了「北航紅旗」出版也不行，不能用《紅旗》兩個字，我是《紅旗》雜誌主編，我要壟斷，有意見，可以保留。

二、紅代會組織發展問題，外出人員撤回問題。

問：謝副總理，紅代會把那麼多組織排斥在外，你也同意吸收，為什麼不敢明確表態。

謝富治：我講了人家不聽怎麼辦？

問：市革命委員會作了指示，不執行，怎麼維護市革命委員會的權威？

陳伯達：那不行。市革命委員會的指示要執行。

謝富治：你不要老說人家不執行，你們執行了沒有？你們在外面的人都回去了沒有？

答：如果我們沒執行，市革命委員會可以批評，我們是堅決執行的，我院革命委員會已作出決定，一律撤回，王大賓親自發表聲明，不承認我們同學在外面的聲明，目的就是讓他們回學校。並且，我們建議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個監察小組，誰不執行市革命委員會的決定，要批評處理。

謝富治：好，這個建議很好！

陳伯達：在外面不回來的要開除，你們學生不要到外單位去。把人家分成兩派，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就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

解放自己，你們學生就不懂的這個道理！難道就只有你們能領導革命，別人自己不能領導革命？一律回學校。

三、中學紅代會不要開除一些組織。

陳伯達：中學紅代會的來了沒有？六中「紅旗」不能開除，你們告訴中學紅代會。

××：已經開除了好幾個。

陳伯達：唉呀！不要隨便開除一些組織，開除不行，不解決問題。

四、《紅旗》雜誌第七期評論員文章。

關鋒：有人罵《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是資本主義復辟宣言書，這是錯誤的。

農大：那篇文章有錯誤，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關鋒：那篇文章是大家的意見。

陳伯達：你們可幹的事多得很嘛！去批那個幹什麼？

戚本禹：有理可以講理，有意見可以保留。

五、不要打內戰

戚本禹：現在有人把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分成兩派。那是胡說，你們不要信。北航來了嗎？北航信不信？（答：不信）清華信不信？（蒯大富：不信）好，北航不信，清華不信，你們不要參加他們打內戰（井：我們不參加）好，北航、清華沒參加打內戰，這一點作得好！井岡山嗎！毛主席的井岡山，那個山頭也不要搶。只有那個二龍山什麼的才搶山頭，《水滸》裡的二龍山！

謝富治：他們有的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毛澤東思想。在另一個問題上不太清楚。有的在另一個問題上有點毛澤東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又不太清楚，爭論不休。……

葉群：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議論一外、二外貼總理大字報事）

陳伯達：要讓他們修正錯誤，改正錯誤，不要犯了錯誤就灰溜溜的。

## 陳伯達給聶元梓蒯大富等人的信（1967.5.28.）

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同志：

新華社是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的工作機構，天天都要發消息。社內的事，希望你們以及同你們有關係的任何組織，都不要去干預。有問題你們可以提出來，由中央考慮解決。社外群眾組織不要插手，更不能利用對付外國政府的「照會」形式對付新華社。

陳伯達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紅代會鬥陶籌備處新華社調查組給新華社第一副社長王唯真同志的照會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照會致新華社第一副社長王唯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編者按：所謂紅代會鬥陶籌備處新華社調查組給新華社第一副社長王唯真同志的「照會」是一份對中央文革「五·二五」指示，假擁護真抵制的「照會」。它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竭盡攻擊謾罵之能事。現在，我們把這份「照會」附印發給革命派戰友們，看看他們還有多少馬列主義，還有多少革命造反派的脾氣。）

中央文革辦事組的通知我們看到了，對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我們革命小將一千個擁護，一萬個擁護，中央文革就是我們革命小將最強大的靠山，我們就是中央文革的鐵拳頭。沒有中央文革就沒有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是我們革命小將最親的親人，以伯達、江青同志為首的中央文革傳達著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聲音，領導我們同舊世界廝殺，我們和中央文革的血肉感情是任何保皇小丑所理解不了的，所破壞不了的，任何人想挑撥我們同中央文革關係絕沒有好下場。

中央文革辦事組的通知下達後，新華社的一幫保皇小丑們一時甚囂

塵上，什麼「中央文革點了你們名了，批評你們了。」「你們支持錯了。」……對這些狂喊亂叫，我們只能嗤之以鼻，這裡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提醒王唯真同志：你扶植右傾保守勢力，欺騙中央文革的事情幹的實在不少了，最近你又把矛頭指向紅代會革命小將，向中央文革謊報軍情，我們問你：什麼叫「介入」新華社運動，如果我們發表聲明支援了新華社左派組織「新華公社」就是介入新華社運動的話，那五月十日××大學井岡山一戰士在革聯的大會上代表五十多個單位支援革聯，你吭過一聲了嗎？北纖東方紅多次進社刷支持革聯的大標語，你放過一個屁嗎？這次楊效農事件中，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和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大力支持了新華社小將的革命行動，這本是無可非議的事，但你卻嚇慌了手腳，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片面反映了情況，什麼介入啦，什麼影響工作啦。支援革聯的新人大、北纖東方紅廣播車可以開進社內，而支援公社的院校汽車只能開到門外，就「影響工作」？你王唯真還有點是非觀嗎？老實告訴你，最懂得維護國家專政機構的正常工作的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任何人想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革命小將，絕沒有好下場！

我們強烈要求王唯真，必須向中央文革承認錯誤，重新如實彙報情況（包括紅代會院校遵照毛主席教導給新華社左派組織「新華公社」以必要的支持，是否正確，是否影響了新華社日常工作。）並要求王唯真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七點到音樂學院附中向我們檢查錯誤，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你本人負責！

紅代會門陶籌備處新華社調查組  
（請馬斌其同志轉交）<sup>20</sup>

<sup>20</sup> 新華社革命聯合委員會主辦，《新聞戰線》第三版，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

## 康生、陳伯達接見外事口單位和紅代會代表談河南問題及抓叛徒問題（1967.6.3.）

【六月三日晚十點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時，中央首長及中央文革負責同志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肖華、楊成武、葉群、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外事口和紅代會核心組。摘要。】

康生談河南問題有關部分摘抄如下：

「對河南二七公社的同情和支持是完全對的，大方向是對的，河南的問題很多，當前分為三派：有二七公社、造總、公安公社。軍區有錯誤。毛主席很重視這個問題，主席指示我們解決。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和中央文革是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康生同志在講到階級敵人是如何猖狂的時候，還非常氣憤地拿出河南平頂山特務分子惡毒攻擊周總理的照片讓大家看，並隨時唸了幾個在平頂山出現的惡毒攻擊周總理、攻擊黨中央、攻擊毛主席的反動標語，在場的人都非常氣憤。）

- （1）你們（指首都紅代會）派到全國各地的聯絡站及其工作人員，作了不少工作，但也犯了不少錯誤，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你們必須立即撤回北京，搞本單位鬥、批、改。在外地用中央文革的名義，這是不對的。
- （2）六月三日，你們開大會，聲援河南（二七公社），不應該開。你們這樣做是給中央文革施加壓力。
- （3）中央叫河南雙方來談判，你們把河南造總的材料、糧票、錢搶走是極端錯誤的，是無政府主義。給中央解決河南問題帶來很大困難。
- （4）現在出現了炮打周總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應注意。周總理

是堅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裡的人。

陳伯達：

河南三分派，河南造總一派，二七公社一派，公安公社一派。你們不能把河南造總說成保皇派。要那樣說，這是極其錯誤的。河南造總來京彙報你們把人家材料搶了，這是不對的。人家第二次送材料來，你們又搶了，這是錯上加錯。紅代會到四川和河南包辦了兩省的運動。在河南和四川的紅代會同志要全部撤回，一個不留。要相信河南五千萬人民和中央會正確處理河南問題的。主席是很關心河南問題的。主席授權周總理、康生和我負責解決河南問題。

康生談抓叛徒的問題摘抄如下：

抓叛徒的問題，我不詳細講，以後中央要發文件。紅衛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許多叛徒，變節分子，做了許多貢獻。中央發了一個通知，關於劉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照片也發了下去，大家很重視這件事，做了調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學校也好但是最近發現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處都區抓叛徒。我們希望你們繼續深入調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調查組，深入調查。你用一個「抓叛徒小組」的名稱，去調查別人，一聽這個組名就有意見，很不好。

另外這件事情不簡單，做結論要慎重，這是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不能根據未核實的材料，宣布某一個人是叛徒，這實際上制定了一個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負政治上的責任。這和西方新聞記者搶新聞不一樣，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們黨是光榮、正確偉大的黨，毛主席說我們的幹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若都有問題那不就毛主席的結論推翻了嗎？

進監獄對共產黨員來說是個很好的考驗，也很光榮。不要一進監獄就懷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隨便貼大字報，有些群眾組織做得比較好，得到材料交給中央，不立刻宣布結論，這是好的。你們革命組織要掌握方向。不要喪失警惕，也不要特務如麻。對

歷史上有政治結論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幹部，歷史問題的決定權絕對在中央，必須由中央決定。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去年成立彭真專案小組的時候，就懷疑過他是叛徒。擔我們沒有宣布，沒有貼大字報。我們進行了認真的調查。我們今天可以向同志們宣布他是一個叛徒，一個特務。今天我們可以向同志們講，因為我們經過了調查研究。就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

調查要結合本單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單位，偏向的去搞叛徒。這樣會把文化大革命方向改變了。四川軍區個別同志為什麼犯錯誤？就是因為把文化大革命運動變成了鎮反運動。因此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同志們，要清醒地估計這個問題。

關於李先念，總理講，李先念不是叛徒。即使有這個問題，也只是個大錯誤，是個立場錯誤。

為什麼要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材料那時發下去呢？那是為了證明，劉、鄧不但有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且還有一條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現在同志們有了偏向，故向同志們交待一下。

……研究了有關劉、鄧的許多材料，知道劉、鄧不是「三和一少」，而是「三降一滅」，對帝國主義降，對修正主義降，對反動派降。滅革命。他們不是走中國的道路，而是走印度的道路。

在外事口和在軍隊中有一些人，在國內硬得很，在外國人面前卻像綿羊一樣。我說在軍隊中的賀龍，他在馬利諾夫斯基攻擊毛主席時一句話不敢說，在修正主義面前是小丑。<sup>21</sup>

<sup>21</sup> 北京醫學院《戰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 陳伯達、金敬邁在文藝界「鬥爭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大會」上的講話（1967.6.10.）

【中央直屬文藝團體、藝術院校、電影、圖博文物系統召開「鬥爭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大會」，陳伯達、金敬邁出席講話】

### 陳伯達的講話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同志向同志們問好！我代表江青同志向你們問好！

文藝界的革命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端。你們今天的大會，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模範。你們應該繼續成為大聯合、大批判的模範，成為文鬥、不要武鬥的模範。我慶祝你們大聯合、大批判及各項工作取得勝利，不斷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毛主席萬歲！

### 金敬邁的講話

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戰友們！

真心誠意願意聯合起來向中國的赫魯曉夫猛烈開火的戰士們：

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今天，中央直屬文藝團體、藝術院校、電影和圖書博物文物系統，召開鬥爭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會，我們祝大會勝利，成功！

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全國億萬工



農兵群眾、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起了總攻擊。我們這次召開的大會，是文藝界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旗幟下，聯合起來，向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總後台——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和他支援包庇的文藝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發起總攻擊、總清算的信號。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曾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嚴正指出：文藝界「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文藝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建國十七年來，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為什麼在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總是得不到貫徹呢？為什麼彭真、陸定一、周揚、夏衍、齊燕銘、林默涵、肖望東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竟敢如此膽大包天，為所欲為呢？不為別的，就因為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有個總根子，這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個總後台。這個總根子、這個總後台；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我國修正主義總頭目，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代表，是全國革命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也是我們革命文藝工作者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文藝界犯下了滔天罪行。這一切罪惡活動，集中到一點，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在全國範圍內實現資本主義大復辟。

革命同志們！如果他的這個陰謀得逞，毛主席領導我們打下來的社會主義紅色江山，就會像今天的蘇聯那樣改變顏色，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革命成果就將廢於一旦，世界革命將會出現一個大倒退。我們能夠容許嗎？不

能！一千個不能！一萬個不能！

正是為了避免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正是為了剷除修正主義的毒根，正是為了促進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天才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澈底鬥垮，要把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澈底剷除，就得先鬥那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那個資產階級黑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頭頭，也就是要組織起浩浩蕩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軍，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起最最猛烈的總攻擊，澈底粉碎他反革命復辟的陰謀，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江山！

我們要以最大的仇恨、最強的火力，奮起口誅筆伐，把槍口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澈底清算他在文藝界犯下的滔天罪行，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總根子澈底挖出來，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澈底批倒、批臭，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現在正在進行著的這一場大門爭大批判，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必須繼續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澈底摧毀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統治，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夏衍、林默涵、齊燕銘、肖望東等等文藝界黑線的頭目，一個一個地揪出來，一個一個地鬥，鬥倒、鬥垮、鬥臭！鬥得沒有一個人再敢保他們，鬥得想保他們的人再也不敢吱聲，這樣，我們就能夠澈底粉碎文藝界反革命修正主席分子所盤踞的一切堡壘，把他們所竊踞的一切領導大權統統奪回到我們無產階級手中來！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我們是為無產階級奪權。我們聯合起來，就是為了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中，把權奪回來。我們中央所屬的文藝系統中，有幾百個戰鬥組織，成立這幾百個戰鬥組織，不是為了你打我，我打你，讓親者痛，仇者快。我們成立這幾百個戰鬥組織，不是為了你奪我的權，我奪你的權。我們之間，沒有什

麼權可奪。一切革命的戰鬥組織，都是為了鬥黑幫而組織起來的，都是為了為無產階級奪權而組織起來的。正因為我們的目標一致，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聯合起來，完全有必要聯合起來，完全有可能聯合起來。聯合起來幹什麼？聯合起來鬥、批、改，聯合起來為無產階級奪權。要是有一個戰鬥組織，只是為了他自己那一個具體戰鬥組奪權，為了為自己奪權，他是想壓倒別人，抬高自己；為了為自己奪權，他把自己做的任何一點工作，都當作抬高自己、壓倒別人的一種資本，這樣的戰鬥組織，是絕不會有好下場的。因為背離了毛主席指出的正確方向，因為他忘了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因為他自己把自己排斥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之外去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集中火力，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展開全面的猛烈的總進攻，在大鬥爭大批判中促進、鞏固和發展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推動文藝界各條戰線、各個單位的鬥、批、改，這就是當前我們首要的戰鬥任務，也就是當前的鬥爭大方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牢牢地掌握住這個大方向。

掌握了這個大方向，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敵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試想一想，一旦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不斷地壯大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隊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奈我何！

為了不斷壯大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必須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原則問題，寸步不讓，一絲不苟，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有了錯也絕不遮遮蓋蓋，強詞奪理，製造糾紛。而是嚴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導：「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任何革命組織或個人，不敢正視錯誤，修正錯誤，他也絕對做不到堅持真理。要是他敢於正視錯誤，改正錯誤，他就必然能逐步地掌握真理。

為了不斷壯大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我們對兄弟組織和階級兄弟的錯誤，也必須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坦蕩胸懷，看到他們的錯誤，就積極地幫，熱情地幫，而不是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巴不得他們垮臺。因

為階級兄弟的錯誤，也就是我們的損失，也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力量的削弱。在向敵人衝鋒肉博的時候，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怎麼能眼看著自己的戰友掉隊呢？怎麼能為自己的戰友摔了一跤而高興呢？應該是攜起手來並肩向敵人奔殺過去。

同樣的，為了不斷壯大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無產階級革命派，對任何犯過錯誤而願意改正錯誤的階級兄弟，對走過岔道而願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兄弟組織，都只能拍手歡迎，而絕不應揪住他們過去的小辮子不放，譏笑、諷刺，甚至排斥，打擊他們，因為對任何革命同志，不管他們犯過什麼錯誤，只要他們現在敢於向黑幫進行鬥爭，願意為保衛毛主席而戰，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而戰，他就是我們的新戰友，他們每前進一步，都意味著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力量壯大一分。同志們，革命的道路是漫長的；一切革命的戰鬥組織，都必須不斷地立新功，建新勞，不能吃老本。不僅自己要這樣做，而且應該歡迎兄弟組織為革命立新功，建新勞。

有人會說，你們這是「和稀泥」，你們這是「捏合」。不對！什麼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講原則，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火；今天最大的原則，就是要牢牢掌握住這個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這個大方向的是和違背這個大方向的非。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掌握住大方向，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大鬥爭大批判，怎麼叫「和稀泥」？

同志們，看看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臉吧！看看他們，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這樣的「和稀泥」，這樣的「捏合」正是敵人最害怕的。因為只要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他們的末日就更近了。

同志們，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革命的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我們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是一場規模巨大的人民戰爭，只有動員最廣大的革命群眾，才能

進行這場人民戰爭，才能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倒、鬥垮、鬥臭。

為了澈底鬥垮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一定要認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我們隊伍中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要嚴禁武鬥，不能搞打、砸、搶、抄、抓。打、砸、搶、抄、抓絕不是戰鬥。靠打、砸、搶、抄、抓起家的組織也絕不是一個革命組織。在當前階級鬥爭尖銳複雜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壞人鑽我們的空子。

被推翻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他們還在垂死掙紮。他們進行反奪權的一個特別陰險的手段是：千方百計地尋找我們革命隊伍中的弱點，煽動分裂，挑動武鬥，毀壞國家財產，破壞革命的新秩序，極力轉移我們的鬥爭大方向。我們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迷失鬥爭的大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今天，我們中央所屬的文藝系統聯合起來鬥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一件大好事，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這也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已，各系統各單位的鬥、批、改的艱巨任務，還等待我們去完成，困難還有待我們去一個個地戰勝，讓我們牢牢地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在大鬥爭大批判中進一步聯合起來，高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本單位的鬥、批、改搞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最後讓我們高呼：

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澈底批判以陸定一、周揚、夏衍、林默涵、齊燕銘、肖望東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

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根據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sup>22</sup>

## 陳伯達接見北京航空學院師生的講話（1967.6.11.）

同志們：

你們好！今天我是來當你們的小學生的，來向你們請教的。今天你們先生太多了，我根本沒法來上課，六千先生來教一個學生的，這是世界上沒有過的吧？我想你們今天上課很困難。你們可以相信，除了科學技術的一些東西外，其他政治上思想上的一定可以學到的，我一定要努力地學，請你們努力地講。我一定不辜負你們的教導和希望。就這樣吧！（要求陳伯達同志題字）

（陳伯達同志題：「當毛主席的好學生，當群眾的好學生。」給紅旗兵團題字：「相信毛澤東思想，相信群眾自己的力量，相信集體的智慧，這樣我們就將創造人類歷史空前的奇跡。」）

我又學了一點，「行百里者半九十」。這是一句中國古話。說要走一百里路，走九十裡才只走了一半。

為什麼走了九十里路只差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路呢？這就是說後面的十里路是比較難走的。（鼓掌）大家在文化革命中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的文化革命才走了一里，還不到九十里。（鼓掌）你們也可能走得更多一些，二百里路，三百里路。所以不能自己滿足呀！走了九十里路才算走了一半，對你們可能走了一百里（大家不要），我們才開步走，你看我今天才來當你們的小學生，才開步走嘛！

<sup>22</sup> 中國作家協會革命造反團《文學戰報》編輯部編，《文學戰報》第十六號第一、二、四版，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陳伯達同志又題字：「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寫得很不好。大家強迫我寫的，堅持了很久的時間我一定不寫，他們一定要我寫，那有什麼辦法呢？只好聽大家的意見，不過我出醜了，大家不要再出我的醜，希望大家不要再貼出去。（眾呼：我們一定不辜負陳伯達同志對我們的希望。）

剛才我給大家說了，我不會唱歌，不然我就領大家唱歌結束了。我說過，我在上師範學校的時候，甲、乙、丙、丁、是丁等，你們現在的程度比我高，（眾：我們都是陳伯達同志的小學生）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小學生，以後你們再給我上課吧！今天沒有機會上課了。

我今天是來談教學改革，我們怎麼來談教學改革？就出這個題目，慢慢來，大家討論討論，三個臭皮匠（眾：抵一個諸葛亮）抵住一個諸葛亮。

過去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從中國封建社會繼承來的，教育制度還有從蘇聯抄來的教育制度，到現在還不多。一百多年，這種教育制度。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創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教育制度。關於教育制度問題，毛主席很早就提出來，他很早就探索新的教育制度，這個新的教育制度是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教育制度，是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教育制度。你們要把它具體化，提出方案，我們現在來就向你們學習，教育制度能不能搞好，要靠大家，要靠毛澤東思想。今天就出這個題目。

你們可以辦一個刊物，大家可以發表意見，現在就是大家提個方案具體化。就這樣吧！再見吧！

（有同學問河南的問題怎樣）

河南分成兩大派，分成兩派是必然的。兩派中總有一派是比較正確的，有一派是有錯誤的。你們支持的一派是比較正確的，大方向是正確的。<sup>23</sup>

<sup>23</sup> 北師大革委會門批改辦公室，《教育革命學習材料（一）》，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 陳伯達接見清華大學師生講話紀要（1967.6.26.）

陳伯達：現在有一個問題，今天來主要的是簡單談幾句話。現在已經六月了，快開學了，你們是不是九月份開學？

團派答：九月一日開學。

陳伯達：下學期又要開學了，現在又快放假了。我們這次來是向你們請教一下。你們當先生。今天這兒有老師嗎？

四一四派答：有！

陳伯達：我是來當你們學生的。現行的教育制度毛主席多次批評，要來個革命，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講：我們現在的這種教育制度要不得，現在的教育制度，（它）實際是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各個時代，各個階級社會，都有不同的教育制度。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都不一樣，我讀過私塾，讀了兩年半的師範，都是封建主義的！我向你們學習！你們比我高明！

戚本禹：你人老了，老為人師！

陳伯達：後來，我就當了小學教師，大家不歡迎我，高年級學生長得比我高，年齡比我大，我吃不開。

每個階級社會（奴、封、資）根據它的需要都有一套教育制度！現在我們學校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教學制度（基本上可以這麼說），我國在滿清末年開始有高小、中學、大學。辛亥革命以後繼續發展了資本主義教育制度，中國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又摻雜了一些帝國主義、買辦教育的東西，燕京、天津、輔仁等大學都是美國人辦的，他們的目的是為美國資本主義服務的，他的制度，基本教材都是從歐洲來的。

解放後，我們的教學內容有些改變，增加了一些新內容，但基本上沒有很大的變動，又抄了蘇聯的一套，而蘇聯的一套也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教學制度，資本主義教學制度有可以用的，可以



吸收的東西，但全按資本主義一套來辦學是不適當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應該有一套新的教學制度，在性質上和資本主義教學制度有區別，蘇聯在開始時，莫斯科大学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克魯普斯卡亞有些改革的，後來又抄了資本主義的，莫斯科大学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一年了，應該提出一個教育革命、教學改革的方案，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毛主席已指出了，已經解決了，可是要具體化，要從群眾中來吸收大家的意見，學制，教學內容，教學時間，教怎樣教，學怎樣學，時間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決，毛主席不斷批評這個問題，從小學到大學，大學畢業二十五歲了，青春時代是精力旺盛的時候都在學校了，脫離社會，脫離實踐，脫離群眾很危險！這樣不知不覺就會演變，不知不覺可以走上修正主義道路！這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不僅文科要澈底革命，理工科也要澈底革命。

中國古時候教跟學是一個字，不能分開的，舊書上買賣也是一個字，後來商業發展了才分開。我講這些不是要復古，是講怎樣正確處理教和學這個關係。學生可以當先生，先生也可以當學生，教學相長，你做我的先生，我做你的學生，你們研究一下，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制度，這對資本主義教學制度是一個大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上是沒有的，蘇聯是沒有的。

教學的革命應該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根據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們大家來共同研究。你們這裡出版教育革命的刊物沒有？北大、師大出了一個教改刊物，還有框框，我還不大滿意。你們可以召開座談會，研究工科、理科怎樣改革，研究教育制度的過去和將來。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百花齊放，不要不准人家講話，不要一發表不同意見，就戴帽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允許人家改正錯誤，有的是從錯誤的改到正確的，有的是從正確的改到錯誤的，然後再改過來，

也是允許的。請你們研究一下教改的問題，創造一個新的教學制度，按照毛主席教導的，把它具體化，提出一套大體的方案，不然下半年你們怎麼開學呀！確定以後可以使教學大踏步的前進，可以使思想大踏步前進，以便能夠更快地超過世界先進水準！<sup>24</sup>

## 陳伯達對福州紅衛兵組織「東海兵」的講話 (1967.6.29.)

(摘要)

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東海兵」說）？好像你們什麼都懂，你們要知道，你們父母參加革命，是為人民服務，是人民的兒子，不是勞動人民的父母，沒有什麼血統，不要拿父母革命做為自己的包袱，自己這一輩子就吃不完了。不要靠父母吃飯懂嗎？（東海兵答：懂）不要以為父母革命自己就了不起。北京「聯動」說：我是「三司」爸爸，當爸爸就光榮呀？這是剝削階級思想。鄉下小孩罵人家父母，當人家爸爸那沒什麼了不起，還是當兒子好些。北京「聯動」說什麼我是「三司」爸爸，還寫什麼543488（這時陳伯達同志在紙上寫了543488給大家看）為什麼要當人家爸爸呢？這是剝削階級的東西。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老子變壞了不一定阻礙你們革命，兒子也不一定不革命，相反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你們（指「東海兵」）頭髮理的光光的，我看你們不要這樣打扮，我建議還是留一些頭髮（「東海兵」：大包頭是四舊）留點頭髮怎麼是四舊？（造反派：他們頭髮理光是準備武鬥的）哦！準備武鬥時抓不到頭髮。

你們這裡有沒有葉飛的孩子？就是葉飛孩子也允許他革命。（對「東海兵」）你們要取得群眾信任，需要有個過程，需要拿出行動。群

<sup>24</sup> 北師大革委會門批改辦公室，《教育革命學習材料（一）》，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眾現在不一定信任你們，我是聽他們的話，你們的話不大聽，算我偏聽，我們對你們壓一下，壓一下有好處，讓造反派講話！我看你們情緒要改變，你們父母嬌養你們，害了你們，我說你們就是有點嬌，當然今天嬌，明天可以不嬌。

「聯動」看見人家鈕扣沒扣好，衣服沒穿好，就叫流氓。我有衣服也沒扣好，按他們規矩，中國老百姓大多是流氓，要知道當老百姓是不容易的。我是個小小的老百姓，其實我還不夠格，勞動我搞不了，插秧什麼都不會，最多掃掃地，做工我做不了，所以當個普通老百姓不容易，要重新學習。你們不是從群眾中來，沒有在群眾中生活過。什麼叫老百姓？（對「東海兵」）你們說不出來，人家對你們批評過火一點不要緊，有教育意義，懂不懂？你們要記住當老百姓不容易，做人民勤務員更不容易。建議你們學當老百姓，包括你們知識份子在內（指造反派）。

## 解學恭傳達陳伯達對天津工作的指示（1967.6.30.）

【根據解學恭同志傳達記錄整理】

我和肖思明同志六月二十八日到北京聽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同志傳達陳伯達同志的指示。六月三十日下午，陳伯達同志叫我們去，談了幾點指示，記得不那麼完備，主要把要點和精神傳達一下，如有錯誤我們負責，因為記憶和理解能力有限。

### 一、關於解放大量的幹部問題

天津駐軍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功勳。軍代表在工廠裡要幫助革命派，要解放大量的幹部，包括廠長書記這些幹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極少數一小撮，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只是有錯

誤，認識了就算了。這是中央的方針。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城十幾年了，領導幹部沾染了資產階級作風，官僚主義，不到工廠，不到車間，不到班組，脫離了群眾，群眾意見很大，這些都要改，改了就算了。局長這些幹部能站出來的，都要站出來，都要站出來工作，他們有經驗管生產熟悉，懂得生產中間的協作關係。廠長書記要解放，這是一個大問題。信任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是主席的路線，黨中央的總方針。對幹部要有一個譜，不要把工作關係也搞成黑幫關係。萬曉塘、張淮三是兩個壞人，但是在他們下邊工作的不見得都是壞人。要區分，工作關係就是工作關係，萬張集團只是一小撮，幾個人嘛，不要把不是萬張集團的人，說成是萬張集團的人。抓爪牙，抓爪牙的爪牙，這個口號過「左」不好。對幹部，主要看他的現在和將來，過去犯了錯誤，改了就算了。我建議你們革命造反派，幹部，都要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團結——批評——團結》，這篇社論講的是毛澤東思想，第一、有缺點要做自我批評，不要學阿Q；第二、要允許人家革命，不要學趙太爺。

## 二、關於南郊區的問題

小站有反復，劉晉峰不能支持，小站的四清不能翻，事實完全正確，而且中央知道。總之劉晉峰不能復辟，要支持王鳳春。有人說西佑營不是陳伯達的點，是周揚的點，不對。周揚根本不起作用，在那裡吃飯就是了。就是一萬人工作有問題，四清運動是群眾運動，也不能否定。四清下臺幹部不能翻案，果斷地說不能翻案。

## 三、關於今後的工作問題

天津的形勢很好。天津的情況究竟還是比較穩定的。

軍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很辛苦，很謹慎，要支持軍隊，支持軍隊是大方向。要盡最大的努力幫助軍隊。

幾個代表會議，團結的革命組織和革命群眾還少了些，要積極加強工作，要充實、加強、鞏固幾個代表會。要通過批判劉、鄧、萬、張擴大聯合，加強大團結，只有擴大了，才能加強。要鞏固五個代表會的

團結，進去了就不要再打內戰了。

比較純潔的、樸素的、誠懇的，這樣的人能站得住。埋頭苦幹的，沒有聲色的，比較能經得起考驗。凡是好出風頭的都站不住。

北京的各派都在搞大聯合，進行大批判，搞聯合發言，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劉鄧，天津就是要批判萬張反黨集團。

在工作的部署上，要解放大量幹部，廠長、黨委書記重視起來，分別的，逐步的解決這個問題。

對參加保守組織的群眾，要爭取教育，還要做爭取中間群眾的工作。

#### 四、其他幾個問題

1. 群眾組織抓人的問題。不管好人、壞人私自抓人總不對，不許群眾組織私自抓人。抓的人要馬上放出來。需要抓的也要經過國家法律。
2. 武鬥問題。群眾對吵架是厭煩的，武鬥是脫離群眾的。我六月五號的講話是代表了群眾情緒的。那些頭頭們回去以後，都比較老實了。把武鬥打傷的人都照了相，印成傳單，到處張貼，那是給外國人提供情報。噴氣式不能再搞了，那是反對中央文革的人搞的。有一次北京開大會，我只講了一句話，我說：「噴氣式是中央文革提倡的嗎？」大家回答說：「不是。」第二天就貼滿了一城標語，「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群眾是很敏感的。凡是不合理的東西，一定站不住。喇叭車也是這樣，也是脫離群眾的。吵的人睡不著覺，不能休息，影響生產，影響工作。
3. 保護文物問題。有些書進了造紙廠，要控制一下，不能毀掉，刻板書不能毀掉，那是勞動人民刻的，不能毀掉，你們要去檢查一下。還有煉銅廠，也要控制一下，檢查一下，有些有價值的東西不要毀掉。有些東西可以出口，換外匯，換得很多銅。
4. 關於胡昭衡同志的問題，按照總理的指示辦，總理指示：不要揪，讓他繼續工作。他現在仍然是七人小組成員，他的材料可以送中央，由中央做結論。

5. 關於天（津）工（學院）「八·二五」的問題。我時天工「八·二五」的講話是誠懇的，滿腔熱情的，希望他們好，希望他們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對他們採取團結的方針。我對他們的批評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批評也是為了團結。天工「八·二五」×××給我寫了一封信，引了我三句話：信任群眾的力量，信任群眾的正確，信任群眾的將來。那是我在一九四二年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候寫的。大方向正確，才有力量，才有將來。三句話不能分開。沒有大方向，就沒有力量，就沒有將來。
6. 天津市奪權領導小組，改為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你們領導小組七個人沒有動嘛，實質沒變，改改名義同全國一致起來好。<sup>25</sup>

## 陳伯達對北京市革委會教改小組的電話指示 (1967.7.3.)

市革委會批改小組七月三日下午電話通知清華說：陳伯達同志前幾天向革委會批改小組來電話說：

「前幾天我已去過北大、師大、航院，向他們交待了任務，叫提出教改方案，現在你們代催一下，叫師大把教改方案交上來，包括課程學制，教學方法，搞好了，趕快交上來。」

陳伯達同志指示師大革委會：

建議你們，組織卅個人的調查組，調查大學、中學、小學，（大學就選師大，中學選師大的一個附中外，另外再找二個；小學除選師大附小外，另外再找二個）。內容包括過去的批判，現在的狀況，將來的發展。時間一個月，寫出書面材料。指導思想就是主席教育語錄彙編（即主席教育的基本觀點），再一個就是主席解放前關於農村調查的幾個報

<sup>25</sup> 天津《革命職工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告，看主席怎樣調查，和其他學校的不要重複，用自己學校的名義去調查，不要用中央文革的名義去調查，可以說響應伯達同志號召，搞教育革命進行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各個方面。<sup>26</sup>

## 陳伯達對教育部全體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7.5.）

【版本一】

陳伯達對教育部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晚九點三十分～十點十五分）

你們有幾派呀？（兩派）你們每一派都稱其他派是保守派，是吧！自己是革命派，其他的都是保守派。可以不可以改變一個觀念，承認對方除了個別的人以外，絕大多數都是革命派。我現在要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要爭取你們的革命的大聯合。我希望你們哪，各派搞一個大聯合，怎麼聯合不起來呢？凡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要聯合起來！凡是擁護毛主席思想的，都要站在左邊來！看看要花多少時間整風、做自我批評，在適當的時間裡面，你們各派派出代表，比方一派派出五個代表，或是三個代表吧！搞一個聯席會議，好不好？交換意見看怎麼樣子再回來報告你們的那一派，讓你們這一派討論討論，看你們和對方協商的結果如何？開政治協商會議呀！（笑）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協商會議，各個造反派的政治協商會議。可以考慮啊，組織五十來個人的班子，組織一個管理教育行政的班子。我們這個國家因為建國以來學了蘇聯，有個缺點，國家的機構龐大，國家機構太龐大了。像教育部，過去還是兩個教育部是吧？現在合起來變成一個教育部了是吧？

<sup>26</sup> 教育部革命聯合委員會（革聯）主辦，《紅色教育中央首長談教育革命（第十六期）》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第八頁；北師大革委會門批政辦公室《教育革命學習材料（一）》，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但是人是這麼多，我覺得五十個人就可以管全國的事了。連做飯的，五十個人，作飯的一、二個人就夠了吧！掃地自己掃，不要旁人掃，咱們老頭子以後也不掃了，五、六十歲的人可以不掃了。四十歲到五十歲的人可以掃地還是要掃吧！清潔衛生自己搞，贊成不贊成啊？這五十個人經過選舉，選上就選上了，選不上也不要唉聲歎氣。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選上了，不一定一輩子的鐵飯碗。我們這個由群眾選舉出來的工作人員，他們的代表，如果作的不好，如果不能勝任，還是可以隨時撤職的。他如果是不能工作了，做的不好了，隨時可以罷免他。

### 【版本二】

（摘錄）

我建議可以考慮組織五十來個人的班子。開會以後，組織五十個人的樣子，組織一個管理教育行政的班子……我們啊，這個國家因為建國以來，學了蘇聯，有個缺點，國家的機構龐大。聽懂嗎？國家機構太龐大了。

……

總而言之，時間是很迫切的，現在很需要一個教育行政的班子。大學要開學，中學要開學，小學要開學，還有畢業生要處理。要我處理，我處理不了。要有一個行政班子。國家迫切需要一個行政班子，國家要管理教育的行政班子，不要等得太久。

## 陳伯達對北京市中學生的講話（1967.7.6.）

【地點：政協禮堂】

同志們、同學們：

今天傅崇碧同志命令我來講話，不曉得靈不靈。你們都是了不起的



人啊，我只是一個普通普通的小小的蹩腳的老百姓。看到你們這裡有這麼多人，我就有點害怕了，心就跳了，因為鄉下人看到人多總是有點害怕。聽聽就好了，不要作筆記，不要貼大字報，也不要廣播，我是見了刀子就害怕，因為有許多學校的學生正在磨刀，準備大武鬥。（陳伯達同志指著桌子上擺著的一堆刀子、鞭子等武器說。）你們都看看前面擺著的這些武器，都是要打死對方的。你們這樣幹有什麼意思？人多、刀子多、力氣大，那當然會打贏了。（吳德同志將「打贏」翻譯成「打人」，陳伯達同志說：「你看中國人不懂中國話。」後來又換一個同志當翻譯，還是不行，最後仍由吳德同志翻譯。）

我們中國人太多了，地方太大了，口音太多了，我們一個縣就有幾百種，縣南邊的人就瞧不起縣北邊的人，瞧不起東北邊的人。倒過來也一樣，也是互相瞧不起，不過，我們在北京好像沒有這個問題，你們是按派來分，不是按口音來分別。你們在座的一千多人有多少派啊？（有幾個回答：一派。）一派？一派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刀子。希望都是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我講話不知道靈不靈，我的講話對不對，最根本的一個標誌，就是合不合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合毛澤東思想，你們可以不聽，如果合乎毛澤東思想，如果對人民有利，希望你們考慮。大學生的情況現在看來比較好，你們不是要向大學生看齊嗎？傅崇碧同志跟我講，最近大學生好一點，中學生準備你死我活地鬥一下，我聽了以後，因為沒有調查研究，不曉得究竟是不是這樣，沒有把握，剛才進來看到一大堆武器，這當然只是收集的一小部分，還有「埋伏」的，我相信可能在準備幹。

你們都是兩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我是不三不四派，合成一派就是毛澤東思想革命派。（鼓掌）好像這個問題大家鼓掌不那麼起勁。（又一次鼓掌）一鼓掌就算數了，可能你們在考慮，是不是搞「四·三」派、「四·四派」，所以開始的時候鼓掌鼓不起來，這個可以原諒的。我剛才有點強加於你們的意思，希望你們鼓掌，有點強加於人。大家好好思考思考，究竟是不是分這麼兩大派？中央文革號召大家不要分成這麼兩大派，更不要兩大派進行武鬥。

我剛才說了，誰哪一派人多，刀子多，力氣大，就可以把那一派打倒了，聽說你們兩派勢均力敵，差不多，誰也打不贏誰。可能你們是不是有的製造刀子、鞭子比較厲害一些。有的學校有這些條件，有的學校沒有這種條件，第六中學我就看了他們製造刀子的那個車間，那是很蹩腳的車間，製造的刀子沒有現在這樣高明，水準沒有這樣高了，好像你們製造鞭子的水準不斷提高，（陳伯達同志拿起在臺上展覽的一把刀子）我今年在第六中學還沒有看到這樣的刀子，現在看來，可見製造武器的水準比較高了，好像我們的原子彈一樣步步升高，可是，不要拿這個東西殺自己的人，你們忍心把自己人這麼一下子戳到肚子上吧？（作了個手勢）恐怕這麼一戳就死，是不是？有一個工廠殺了一個學生，只是這麼戳了一刀，就死掉了，再也救不過來了，你們忍心這樣幹嗎？文化大革命是觸及靈魂的革命，是革思想的命，是革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封建地主階級思想的命，不要去革腦子，你要把腦子劈開來，把裡面分成哪一部分是資產階級的，哪一部分的是無產階級的，根本分不清。用這個方法來解決問題，解決不了。

你們人多、刀子多、力氣大打贏了，但是真理不一定在你手裡，開始真理不一定在多數人方面，可能在一個人、兩個人方面，毛主席經常說：「馬克思開始只有兩個人嘛！他就形成了一個國際性的運動。」到現在，我們都承認我們是馬克思的學生嘛，馬克思在世的時候也沒想到有這麼多人，所以真理不是在這個當中解決的（指刀子），是在頭腦裡面解決的。它懂了馬克思主義，懂得了毛澤東思想，就有勇氣，就有魄力，就能幹出驚天動地的事，現在你們不依靠毛澤東思想，不依靠馬克思主義，只依靠刀子，這樣死了很不值得。你們讀了毛主席紀念張思德同志的《為人民服務》那篇文章吧？那裡面引用了中國的一句老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有的同志跟我說：「現在武鬥死了連鴻毛都不如！」我看連麻雀毛還不如，那為什麼要這樣武鬥呢？我看不是在座的人都要搞，有的人唆動人去搞，不要上當了！

你們現在搞武鬥這些隊伍都要解散，什麼「敢死隊」、「飛虎隊」，不曉得還有什麼樣「隊」。這些隊都要不得，想一想毛主席的

《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跟我們說的，這樣鬥死了，是不值得的。我們為什麼不留著我們的生命來為祖國服務，為祖國而死！有的究竟打死誰還鬧不清楚，因為是群鬥，還有，死的人為什麼死，也鬧不清楚。

你們準備大搞一場，這麼一說，你們是不是高興啊？可能大部分是高興的，個別人不高興或者只有一個人不高興，或者在座的一個人都沒有。你們自己想一想，用剛才那種刀子紮人家，你們自己紮自己一下試試看嘛，你自己不想紮自己，無緣無故地把人家紮一下有什麼意思？而且紮的都是同志，將來可能是很有用的人。你們已經長大到十幾歲、一二十歲了，他們吃的是老百姓的糧食，老百姓供應糧食給這些小孩吃，希望他能夠工作嘛，能夠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好好作了一個百姓嘛。不管是做工、做農，或者搞什麼技術，或者還有一些什麼旁的工作，像國家工作、軍隊，不然老百姓為什麼要培養他？為什麼一定要給他糧食吃啊？想一想，我們吃的糧食，一粒米來都不易。我們自己不要隨便死掉了，也不要隨便把人家殺掉了。是老百姓供應我們糧食，要培養我們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不是這樣糊裡糊塗就死去的，為我們的國家，為毛澤東思想，我們隨時可以犧牲生命，這樣死就有意義，就重於泰山。但是，不要這樣糊裡糊塗就死掉了，死也要有個目的嘛！像這樣武鬥死了，實際上比麻雀毛還不如。

不曉得不是說服了你們，你們贊成武鬥就武鬥吧。一定非鬥不行，那我有什麼辦法？但我想說服你們可以吧？（眾答：可以！）這個意見也是廣大群眾的意見，廣大群眾的要求，是從群眾中來的意見。鬥爭是需要的，但是要用頭腦，用思想，不要靠刀子。「四·三」派打勝了，這個「四·四」派又反過來把他們壓下去，然後「四·三」派又起來，把「四·四」派又壓下去，可能這樣循環來做，有什麼意思？一點意思也沒有。

你們現在有幾種情況吧：一個就是想出去逛，逛逛就要打人，好像不打人就沒有什麼意思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你們都是英雄嘛，力氣總要使用一個地方嘛，這樣想來想去，還是打人好，因此就準備打人了。現在我們在座的有聯動的同学沒有？聯動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那一天

我是見到福建的一些聯動，他們叫「東海兵」，我知道他們的名字，人不認識。那天在政協禮堂這裡開會，一百多人。我怕坐在後面的人聽不見，我說後面的人都坐到前面來，結果，有的群眾說他們是「東海兵」的，我就懂得了。我說，讓他們到前面來，並不等於我同意他們的政治意見。他們的頭都是剃得光光的，他們的確不大行，說道理也說不過人家，只會吵架。那天我給他們提供了兩點意見。第一點，我問他們：你們為什麼把頭都剃光了？他說，當時是破四舊。我說，破四舊怎麼破到頭髮上來了，我們講破「四舊」是破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這跟頭髮關係不大吧？女同志留頭髮他們贊成。女同志沒有剃光頭，這一點，他們比較聰明。他們沒有剃頭髮一樣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剃光頭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這都是非常簡單的。小孩子的脾氣，沒有什麼道理可說的。將來他們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我沒有固定的成見。我並沒有說剃光頭不好。你們在座的也有剃光頭的。我在延安的時候，差不多也是剃光頭。所以剃光頭沒有什麼問題，你們願意剃就剃，不願意剃就留。第二點，我看「東海兵」那些同學的確比較嬌嫩，又講不出道理。我就跟他們說，要學做老百姓。不曉得他們聽得進聽不進就是了。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英雄好漢，把自己跟群眾區別開來。我勸他們學當老百姓。

學當老百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為什麼經常說，我是一個小小的蹩腳老百姓呢，就是我對自己作了分析。我小時候做過一些農業勞動，現在我種地也不行了。為什麼不行了，挑重擔子我就不行了嘛。農業的技術勞動，比如插秧，我就不敢插，怕插壞了。實際上，老百姓並不歡迎我們插秧，插秧有一定的技術。這個東西沒有學過一個時候，不能隨便亂來。種子放下去，有的長出來了，而且長的很好，有的就長不起來。我想退休到農村去，當一個老百姓，不像你們想當一個大人物。當一個什麼樣的老百姓呢！我只能做一些最簡單的，不需要一般的勞動力去做的勞動，這些輕的勞動，我現在還是可以做的。這樣我到農村只能當一個蹩腳的老百姓嘛。這不是一個小小的老百姓嗎？到工廠去，所有你們磨刀的這一套，我都不會。在這方面，我是你們的小學生，小小

的學生，小小的學生。我如果到工廠去，只能做一些很輕便的簡單的勞動，技術性的複雜的勞動，我就搞不了。這不是蹩腳的老百姓嗎？所以我的這個稱號是有根據的。

做工不行，做農也不行，那你教書嘛，我說，這倒是一條出路。我小時候當過兩三年小學教員。可是，那時候我當了小學教員並不高明，個子很矮，很多高小的學生，有的年紀比我大，有的個子比我高，我說話他們不聽，我講課的時候，他們就哇裡哇啦，所以，校長只請我教了一個學期。以後再到一個學校教，又教半年，學期終結的時候，又不要了。因為個子太小，不管教得好不好都不行，沒有威信。我教學生的時候，還準備打學生。不是這種鞭子（指臺上展覽的鞭子），是竹子做的，有的學生吵吵鬧鬧，我就說，不要吵。我的話他們不聽，我就把竹板拍一下，我自己好笑了，學生也笑。所以，根本不能當小學教員，現在當然可以了，老資格了，當小學教員該沒有問題了吧，但還有一個最大的難關通不過，就是我的普

通話通不過，小學生聽不懂。我小時候在家裡教書，說的都是土話，所以語言不發生問題。現在如果是北方的一個小學，教書就發生問題了。你看，你們這些跑遍全國的人都聽不懂我的話，還要翻譯嘛，那小學教員還要請翻譯？所以我在北方教小學不行了。那麼，我回到家鄉教小學吧，又發生問題了，就是我們現在的學校都是用普通話來教書了，我回去在小學生面前不敢說普通話，因為他們學習普通話，比我說得好，那我怎麼上課呢，我說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本事，教寫字。教寫字我也只能寫楷書，草書也不會，篆字也不會，隸書也不會。總之短處太多了。所以，從這方面可以說也是一個小小的蹩腳的老百姓。我這都是有根據的，你們不要說我是故意謙虛。

你們現在有一個好機會。剛才傅崇碧同志給我看了幾張圖片，小學、中學校破壞得很厲害，桌椅、板凳、窗戶等破壞了（將照片亮給大家看）。當然，不一定是在座的同志破壞了的。我看現在複課鬧革命，首先用自己的雙手把學校修理起來，不曉得可以不可以？（鼓掌）由學生破壞的，由學生來修，不要再請工人了。這樣你們也學一點本事嘛，

又會修房子，又會修桌椅板凳，你們就變成多面手了。準備一個複課做條件，下半年上課了。一邊上課，一邊搞鬥批改。你們大概都很想上課了吧，現在，首先把學生集中到學校去，一部分時間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同時勞動，當泥水匠，當木匠，當修理工人，這不是有點職業了嗎？我看你們當老百姓，可以當一個好好的老百姓，不會像我這樣一個蹩腳的老百姓。因為你們現在年齡還輕，精力充沛，手也靈活，腦子也靈活嘛。

搞大聯合的問題。你們「四·三」派、「四·四」派坐在一起，大家交換意見，有不同意見不要馬上頂回去，可以想一想，或者回來想一想，想多少天都可以，各方面都想得周到了，再回答也可以。有理還是有理，無理還是無理嘛。我說話不合你們口味吧？你們希望跳跳鬧鬧，我希望你們坐下來，你們希望散到各個地方去，我又希望你們集中到學校裡頭去。看看你們對還是我對，我不強加給你們。但你們也不要強加給我。比如貼大字報，就是強加給我了。

教育問題。這個教育行政是需要有人管理，現在教育部兩大派的鬥爭相持不下，我昨天到他們那裡去，給他們建議，還是要搞大聯合，不同派別開聯席會議。你們也可以這樣搞嘛。討論我們這個學校應該怎麼的搞，將來教學應該怎麼搞。教育行政沒人管，現在分配問題、招生問題、升學問題都上來了，我現在請教育部兩大派開聯席會議，大家作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因為對方已經作了自我批評，那就不要批評他了。阿Q頭上有瘡疤不行，這樣就聯合不起來了嘛。招生問題、畢業、升學問題，希望將來由教育部擔任教育行政班子搞起來。

教育部有兩大派，一派聯繫新北大，一派聯繫北師大。我說我既是新北大的好朋友，又是北師大的好朋友。你不能說我不是新北大的好朋友。（聶元梓同志插話：你是新北大的好朋友，是北大的好老師。）如果聯合不起來，把我劈成兩半算了。

可以開聯席會議，先作自我批評，然後搞大聯合。三個步驟：第一先整風，自我批評。總有缺點，不會完美無缺，不管缺點有多少，提一提，談一談嘛，根據毛澤東思想進行整風，這樣就可以開聯席會議了，

就可以開聯席會議了，就有開聯席會議的可能了，不然一碰就拍桌子，說話說不攏，沒有商量的餘地。開聯席會議以後就可以搞大聯合了。有時你們適合不適合，由你們考慮好了。

（講到這裡，陳伯同志因有事要走，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問題，伯達同志又講了下面一段話。）

我贊成「聯動」這些組織應該解散，插到各派組織中間。他們一定不散，一定要鬧地位，那也沒有辦法，要等待他們覺悟。「聯動」這些人都是小孩子，一二十歲，有很多就是沒有見過老百姓。所以他們就弄不準什麼是流氓。帽子戴的不端正，鈕扣沒扣好，衣服破了，鞋子沒有穿好，襪子沒有穿好，鞋帶沒有結好，就當成流氓了。我說按照你們這個標準，我們中國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要當成流氓了。他們出去沒有接觸社會，沒有接觸工作，沒有接觸工人，沒有接觸農民，他們不懂得什麼叫流氓，這對他們是很危險的，要歡迎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回來以後，不要歧視他們，贊成嗎？過去他們有些人可能跟你們結過仇，但我們要看到我們偉大的祖國，偉大的事業，要想一想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過去那些舊賬不算，那些仇都不要去記了，通了吧？（眾答：通。鼓掌）看來這方面你們還要作一點自我批評，因為我說到這個地方你們鼓掌不熱烈，所以說的要歡迎他們，是歡迎他們改過，是歡迎他們改過，並不是歡迎他們堅持錯誤嘛！（鼓掌）這樣他們才有出路，不然，他們就天天在一起，想法糊塗。他們要跟你們接觸，交換意見。他們的錯誤承認了就算了，他們是一二十歲的孩子，你還得要他們活下去，要他工作下去。好話還在後頭，我先走了。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

## 陳伯達對天津武鬥問題的指示（1967.7.8.）

工廠是國家的財產，社會主義的財產，人民創造的財產，你們忍心破壞嗎？請你們好好的想一想。

工人是老百姓，是國家的主人翁，你們可以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勞動人民嗎？

要把我的話貼到街上，貼到每一個工廠。

我上面的話是提醒受蒙蔽的群眾的。

現場不要動，要由五個代表會議組織人去參觀，借機教育人民。<sup>27</sup>

##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江西四方代表談話紀要 （1967.7.10）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二十三時四十五分至十一日凌晨二點五分，周總理、陳伯達、張春橋等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南側會議室接見了江西省四面代表。大聯合籌委會代表，聯絡總站代表，原省委的領導幹部劉瑞森、郭光洲、黃先、黃霖、李傑庸，軍區方面有廣州軍區黃永勝，福州軍區韓先楚，劉培善、江西軍區吳瑞山、倪南山，周子韜、陳昌奉及各軍分區負責人李勝、王世清、王景義等。

二十三點四十五分，周總理等進入會場時（代表們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總理招呼請大家坐下以後說：今天江西幾方代表都來了。先問我大聯合籌委會來了多少？（我們回答：來了五十個人）。又問聯絡總站來了多少人？（回答也是五十個人）。總理和伯達同志笑著說，雙方都來了五十對等嘛。然後又

<sup>27</sup> 天津工礦企業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部、天津衛生系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部主編《革命造反報》，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第八期。



問劉培善說，你們都來了？又問省委領導幹部也來了嗎？劉瑞森同志來了嗎？（劉答：來了），總理又問黃霖同志來了嗎？（黃也回答來了）。總理又問首都紅代會的也來了兩個同志嗎？（紅代會同志回答：來了）。

周總理繼續說，今天請你們幾方面的代表來，是要研究雙方那個協議的問題。那個協定是你們雙方自己達成的，這是一件好事情。我看了。今天我就講一講這件事情。總理唸協議書的草稿第一條說：武鬥就是要立即制止，否則雙方還會有傷亡。只有停止了武鬥，才能夠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江西省委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能夠結合本單位的鬥批改。停止武鬥是當前的大方向。周總理說，你們雙方達成了這個協議，是一個勝利，兩派的同志顧全大局，達成協議。當前出現的嚴重武鬥事件，軍區要負更大的責任。我每天都在打電話督促他們去處理。

接著，大聯合籌委會代表向周總理彙報了贛州當前的情況。周總理說，最近贛州的情況還是嚴重的，損失很大，我都知道了。究竟損失多大？情況怎麼樣？這個中央決定從廣州調部隊的幹部去查這個問題。還準備從廣州軍區調武裝到贛州去，這是主席親自批示的。（這時，我方代表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總理接著又講，從廣州調部隊到贛州去維持那個地方的秩序。總理對我們大聯合等委會代表說，你們受壓制的這一方的同志一定很高興羅！（大家再一次鼓掌）

周總理接著說，昨天聽說修水也出了問題。問我們的情況，要我們趕快達成協議，制止武鬥。總理接著唸（協議），唸到關於封存槍枝的問題（聯絡總站有一個人站起來說，有人奪了鐵路公安處的槍），總理說，為什麼要奪槍？是為了自衛嘛，這也不能夠責怪。總理接著說，這個協定，是我們請你們互相協商達成的。達成以後，軍區、軍分區、武裝部，要保證到處張貼，你們那邊可以印發，要保證貫徹執行。周總理接著又向我們大聯合籌委會代表問，三天以內是否能做到把槍枝全部封存起來處理（原來草稿寫的是三天以內）？全省範圍這麼大，我為你們擔心，有困難就說嘛。三天行不行呢？你們要考慮一下。軍區還發給民

兵的槍，主要是發給聯絡總站這方面。你們大聯合籌委會這方面得到的不太多。農村還發得更多，在這種情況下，南昌來電話，大聯合籌委會的同志不放心，我們是理解的。接著總理問我們大聯合籌委會代表，我們交了多少槍？（曾××起來回答，不太清楚。）總理就問吳瑞山，你知道交了多少槍？（吳瑞山起來回答，在九江已經交了三百多支，南昌交的槍還不到一百支）。這時，大聯合籌委會代表起來講，七中的同學交了槍，還挨了打，被打傷。總理聽了很不高興地說，啊！怎麼交槍還要挨打，這就不對了。周總理很關心這件事情，還問傷打得重不重？這個人來了沒有？接著說，這次奪槍，軍區還沒有直接開槍，這是事實，這一點他們還是比較聽話的，很好！（總理笑聲），又對我們大聯合籌委會代表說，你們是更聽話的。能夠交槍，能夠還槍嘛。這就好。南昌形勢不錯，但是紅衛兵開了幾槍空槍，沒有關係。現在南昌情況是比較好的，問題是在外縣，特別是外邊農民把蓮塘一些東西拿走了，蓮塘農民開始撤了，但主要是撤到向塘附近，向塘附近公路上還站得有崗哨，對南昌的包圍圈還沒有解除。到飛機場還不能很好通行。周總理說，從這些情況看，我的意見，奪的槍現在封存起來，中央派人清點，這個事情要實事求是，不使你們吃虧（指大聯合籌委會），封存起來的辦法比較好。（我大聯合籌委會代表保證向下面做好工作，按總理意見辦事。）周總理接著說，我們完全信任你們的，現在更信任你們。我看吶，第一步先封起來，有一個前提首先造反派要監督軍區、軍分區、武裝部把農民的槍收回來，武鬥要立即停止。

周總理講到今年江西又是一個豐收年，要趕快停止武鬥，農民好回去搞夏收夏種，搞生產。（這時，我們大聯合籌委會代表向總理報告，目前農村有一些謠傳，今年有些農民種一點田自己吃）。周總理很著急地講，這個不行羅。江西的農民每年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今後還要有更大貢獻的。周總理說，這次進城的問題，很多農民是受蒙蔽的。農民沒有上面的通知，他們是不會進城的。還希望你們也不要到農村去，妨礙農民生產。周總理對我大聯合籌委會代表說，我們原來相信你們，現在就更信任你們了。我們負責說服軍區、軍分區、武裝部，要派人把

農民的槍枝收起來封存好。周總理對聯絡總站的負責人說，你們也要貫徹執行（聯絡總站代表也表示一下態度）。

周總理接著說，南昌大聯合籌委會佔優勢，聯絡總站有些人覺得在南昌吃了一點苦，就跑到鄉下去，找農民來幫助你們（指總站）搞農村包圍城市是錯誤的。據我們調查，軍分區、軍區是有責任的，軍事機關要負很大的責任。現在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搞文化大革命嘛，工廠、農村、學校都在一條戰線上嘛？搞農村包圍城市，是一個新的錯誤。接著周總理講到，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民兵要重新進行審查，要等到真正的造反派大聯合以後，再組織精幹的民兵隊伍。

周總理談到各地槍的問題，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奪的槍，包括奪軍區和步校的槍；再就是軍區、軍分區、武裝部散發的槍；第三種是各個單位自己製造的武器，如炸藥之類。情況比較複雜。中央準備要擬一個辦法來處理這些問題。周總理說三天時間恐怕不夠，我看是不是十天，行不行？（大聯合籌委會代表答：行！）總理說，回去要做工作。

這時，陳伯達同志插話說，要儘快些。有的早交，有的可以晚一點，不平衡嘛。張春橋同志也插話說，最多不能超過十天。談到這裡交槍問題就定下來了。

當著兩方面代表因一個問題發生爭吵的時候，周總理說，在座的都是革命群眾，現在是人民內部矛盾，壞人總是極少數的嘛。要立即停止武鬥。現在要不停止，雙方又開槍的話，要造成傷亡，就不好了。這樣下去不是搞「十年內戰」嗎？

下面聯絡總站張××說什麼，南昌市搞了火線指揮部。我方代表立即駁斥他。蓮塘搞了農民聯合指揮部。周總理說搞農民指揮部，首先要撤掉。

聯絡總站代表又講，武鬥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瑞森挑起的。我們就是打劉派。周總理聽了很氣憤的說，什麼打劉派，不要叫，這句話要取消。你們都是革命派，都是革命群眾嘛！我們只能保衛毛主席，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黨中央，其他的人不要你們保。否則，要是這個打那個，那個打這個，這樣不就搞成了軍閥混戰了嗎？你們要掌握鬥爭

大方向，鬥爭的矛頭打得更準，不要搞內戰，不要挑動，不要受別人挑動。

以後，周總理繼續唸協議，唸到要協助駐軍和公安部隊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周總理就問，你們江西的公安部門怎麼樣，是不是也有兩派？（公安一大隊同志彙報了一下南昌市情況，我們有兩派，主要是我們造反派。專、縣公安部門的情況，主要是聯絡總站代表講的。）周總理說，公安部門有兩派就好辦，互相可以商量，只有一派就不好辦了。（以下一句話聽不清）

接著聯絡總站代表說，我們大聯籌、大中紅司搞打、砸、搶，破壞四大民主。我方代表起來駁斥了他們。這時張春橋同志就說，現在主要是解決協議的問題，其他的問題都不要談。（意思是說，這個問題究竟誰是誰非怎麼樣，今後再談）。周總理接著說，我都曉得了。在南昌嘛，你們大聯合籌委會佔優勢囉，所以你們才能夠奪槍。你們聯絡總站在南昌勢力小，但在農村勢力大，你們在下面搞聯絡，搞農民進城來壓他們（指大聯籌），這個事情我們看得很清楚。（這時候聯絡總站代表聽了就吵了起來），總理說：今天找你們來是為了達成協議，達成協議我就很高興，你們不要吵，今天主要解決協議問題。

這時有人遞了一個條子，條子上是說不同意這個協議。當時聯絡總站馬上站起來說，我們是同意的，但是家裡還需要我們做工作。周總理接著說，我們是相信江西的革命小將會執行這個協議，我們當然也相信解放軍。我們還準備從廣州、福建派野戰軍到江西來，協助執行這個協議。這時，我大聯合籌委會代表會××向總理報告湖坊公社埋槍的問題，建議協議還應加一條，不允許轉移、埋藏、破壞槍枝。周總理說，這個提得好，這一條要寫上去。

周總理接著唸協議書，唸到關於外出人員要三天以內回原單位。周總理就說，三天返回原單位，恐怕不行吧，改為半個月返回原單位。大家同意。下而聯絡總站代表又起來造謠，說我們在南昌市搞集中營，他們不敢回去。我們當時就駁斥他，說了他們在下面搞勞改隊等，還有的把傷患拿去活埋，銷屍滅跡。周總理聽到活埋傷患的情況說，我感到難

過，對階級兄弟不能這樣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出在你們江西。這是過去我們紅軍的光榮傳統。對待國民黨的俘虜，我們也要給他們治傷嘛。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首先把農民撤回去。農民撤回去，其他問題就好解決。關於活埋傷患問題，我們聽了以後，心裡很難受。這個問題，不好寫到協議上，因考慮到影響不好。但是今後如果發現有活埋的，非要嚴懲不可。我們告訴軍區打電話回去，要查清這個事情。

周總理說，江西現在是三線，也是三個後方，是福建的後方；對港澳說，也是後方；對越南，援越抗美來說也是後方。地形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停止武鬥。我們要趕快制止武鬥，把工農業生產搞起來。下面談到工農業生產問題，我方代表揭露保守派下鄉煽動農民進城問題。（這時聯絡總站代表又嚷著說：武鬥是劉瑞森搞的）周總理聽了很嚴肅，很生氣，拍了桌子說，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們，農民進城是軍區、軍分區、武裝部幹的事，要負主要的責任。調農民進城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光靠幾個學生是不能把農民調進城的。

周總理講，軍區是犯了錯誤的。他們承認在捕人，解散革命群眾組織方面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現在還有新的錯誤，還要他們作檢查，他們正在寫，要比六月七日檢查更深刻。雙方簽訂協定制止武鬥要靠大家，也要靠中央，中央決定立即從廣州、福建調野戰軍到江西。我算了一下有三十幾個地方問題比較嚴重，要派人去，立即制止武鬥。這次派的野戰軍一定要支左，幫助你們搞大聯合，這是毛主席親自決定的。（我大聯合籌委代表高呼：毛主席萬歲！）。

陳伯達同志宣讀了總理、伯達同志親自修改的協定。總理作了如下更改：

1. 要求農民首先撤出城市。
2. 在十天之內雙方把槍封存起來，中央派人去清點。
3. 農民回農村，工人回工廠，學生回學校，原為三天，改為十五天。
4. 武器不得破壞、轉移，不得私設牢房，不得拷打，不得滅屍。
5. 要中央派出的野戰軍，調查團進行監督。

陳伯達同志說，江西是革命策源地，也是蘇維埃工農革命的策源地

是模範的革命故鄉。總理插話說，井岡山，還有南昌起義，瑞金都在你們江西囉。毛主席在井岡山領導我們中國人民鬧革命，解放了全中國。現在你們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揚毛主席的光榮傳統，你們要有無產階級革命派高度的政治風度，要站得高，看得遠。從你們反映來看，你們雙方都是造反起家的，不過一個是激進的（面對大聯籌委代表說），一個緩進些（面向聯絡總站說）。（大聯籌委代表不同意）你們不要慌，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讓歷史給你們作結論吧。你們雙方在一起簽訂協定，在全國做一個模範。毛主席很關心江西的情況。（代表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周總理說，我們都是七十多歲，不能再幹多長時間了，你們在座的呢？都是四十歲以下的囉，二、三十歲的人多，今後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你們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比較急進，有的是比較緩進偏於保守的。（這時周總理對我們講）你們造反精神比較旺盛嘛，我們是支援你們的。但是對聯絡總站那也不能完全抹殺，你們也要幫助和團結他們共同前進。毛主席講，保守思想是客觀存在的，不能不允許他存在。保守主要是思想上的保守，不能夠把保守派當成反動派，更不能當成反革命。保皇派有嚴重的奴隸主義，叫保皇派。你們造反派裡也有保守的嘛。光是走向極端的話，就會形成形「左」實右。

周總理和陳伯達同志談話說這次江西問題鬧得很大，鬧得面很廣。從這裡可以看出，人民內部矛盾有時候也會流血的。這是由於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成的惡果。（這時，聯絡總站代表又讓著說，造反派奪了槍。）總理說，他們奪了槍是一個錯誤，但你們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奪槍？他們為了自衛，不能怪他們，我對江西比較瞭解，江西的局勢是好局勢，不是壞局勢。江西的革命派不是弱而是很強的。現在首先要找出一個辦法，及時制止武鬥，你們現在簽訂協定，就是一個辦法。要求在七月份以內（今天是十號），把武鬥停止下來，從八一以後，轉入革命的大批判，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天后還有整風的任務，雙方都要整風。協定雙方都要認真貫徹。這時，聯絡總站代表站起來說，要求軍區，軍分區來監督。我大聯籌委代表站出來說，我們不同意，我們要中

央派出的調查團和野戰軍監督。總理說，對，對，要中央派出來的人監督。軍區要檢討的，但不能要軍區只是支持你們一方，而完全抹殺另一方，這也不行呵！根據大家今天提出的一些意見，凡是合理的意見，都要寫上去。明天聯絡員同你們雙方商量，把它修改確定下來。

周總理說，省委領導幹部站出來好嘛，中央對他們要審查一下，現在正在做這個工作。今天時間不早，我們還有事情，就談到這裡。我方代表會××站起來說，我們準備馬上派人回去，傳達貫徹總理的指示。周總理說，中央也馬上要派人去，你們跟到一塊去嘛。我方代表反映，有些同志在回去之前，要求接見。周總理說，我們還準備再接見你們。

這時已到十一日凌晨二點零五分，由於周總理還有一個會等著，接見到此結束。周總理、陳伯達等同志離開會場時，大家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並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根據電話錄音整理，僅供參考。）

附：中央文革辦事組江西聯絡組通知

最近，在社會上流傳，伯達同志七月十日接見江西兩派（指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總站）代表時說「兩派都是造反派」。這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事實的。

十日，總理、伯達、春橋同志接見江西兩派代表時，伯達同志講話中的原話是：「就是兩個造反派可以達成協定。」伯達同志並沒有指名說哪個是造反派。

事後，伯達同志在幾次講話中一再解釋，造反派有兩個條件：

1. 真正造反的；
2. 不能動員農民進城搞武鬥。

中央對造反派的看法，已經說得清清楚楚，是堅定不移地，不是模稜兩可的，不允許歪曲的。一定請你們向群眾澄清。不能把保守派說成造反派。<sup>28</sup>

<sup>28</sup>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五時二十分江西省軍區革命羣眾接待站印。《毛主席無限關懷江西：中央首長對江西問題的指示》（江西省直機關保衛毛澤東思想聯合戰鬥團宣傳組、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委會新聞界聯絡站編印，一九六七年十月）。

## 陳伯達在首都高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1967.7.11.)

同學們、戰友們：

今天我參加你們的大會，很高興。

為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的人民群眾，革命的中國青年，用自己的英雄主義，正在創造自己的新歷史。這個新歷史，產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文化、新的風俗、新的習慣，成為鼓舞人們前進的智慧的燈塔。

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為有錢人服務的，這種教育制度已經腐朽了。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將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教育制度，人類歷史上的嶄新的教育制度。這個新的教育制度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為窮苦人翻身服務的，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服務的。

你們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創造這個新教育制度的開路先鋒，是這一條新道路的探索者。一開頭，不可能是很完善的，但它是無敵的，不可抗拒的新教育制度，將會在切切實實的實踐中，不斷完善起來。

希望你們遵循我們偉大導師毛主席的教導，用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實事求是，力爭上游，戒驕戒躁，謙虛謹慎，搞出新樣板。

祝你們的探索成功！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毛主席萬歲！<sup>29</sup>

<sup>29</sup> 北京林學院，《北林東方紅》第二版，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



## 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宣部的談話（1967.7.16.）

【七月十六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同志在中宣部禮堂召集會議，討論大批判問題。】

關鋒：

今天討論大批判問題。要掀起批判劉鄧陶彭羅陸楊等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高潮，就是要大破修正主義思想，大破剝削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就是要發動廣大革命群眾在這次大批判運動出力！

伯達：

聶、蒯、韓、譚、王，幾大領袖，我跟你們開玩笑，都是人民勤務員，為人民服務的嘛。以後不要這麼叫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破剝削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在批判中大破大立，在大批判中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使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舉得更高，使毛澤東思想進一步佔領各個陣地。沒有經過大批判，到處還是有不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垃圾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句話太長了，群眾發明，簡稱「走資派」，我是從群眾中學來的）。現在要掃除這些「走資派」的垃圾堆，就是要搞大批判。在思想陣地上，批判這些「走資派」所有一切腐朽的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思想。

現在的批判重點，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你們大家都知道有劉、鄧、陶，現在還沒有點名，寫文章的人曉得就行了。《紅旗》雜誌開始寫了幾篇文章，特別是有一篇《〈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他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要資本主義，要資產階級專政。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哪裡有社會主義？最近還有一篇，批判他的「三馬、一犁、一車」的富農經濟道路。他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要資本主義，要資產階級專政。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哪裡有社會主義？

下面還有一系列的問題沒有批判。所有這些垃圾堆要供我們掃除，供我們批判。對大立無產階級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有好處。現在只是一個小小的開頭，要搞一個聲勢，搞一個非常廣泛的毛澤東思想革命運動，從批判一小撮「走資派」開始。

中國的思想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一件大事。我們現在要用很多的人力投入到這裡面來，要把剝削階級、資產階級思想鬥臭、鬥垮，這件事情並不是那麼容易的。要寫的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因為批判這個事情，我們無產階級作家有時候還不大會搞。列寧就批評過這件事，他的《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那篇文章大家讀過吧？他就說，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無神論的作品，比我們現在（十月革命以後）枯燥的作品更要通俗，更有說服力。所以他主張大量翻譯十八世紀唯物論和無神論的作品，翻譯成俄文。這說明我們無產階級要批判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道理要說深說透，同時要生動活潑，引人入勝，讓大家喜歡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然列寧為什麼要說是讀了這些枯燥無味的文章還不如讀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和無神論的作品？這是有他的道理的。

像毛主席文章那樣深刻，又是人家懂得的文章，這樣的文章就是要花一點力量，毛主席的文章都有針對性，都是有批判的目標的。我們現在批判，也要有針對性，有批判的目標。我們大家都要向毛主席學，學毛主席是怎麼寫批判文章的。在整風運動時，毛主席在講了整頓三風的問題後，又專門講了論「反對黨八股」。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批判文章不那麼容易寫。特別是人這麼多，大家都有一個口徑，都是同樣的一致。當然思想的語言是一致的，表現的語言又是不一致；思想內容是一致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現在要學會批判，從批判這一小撮「走資派」開始，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思想。這是一個很長期的任務。

現在要搞走資派，是不是？一小撮走資派反對、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黨，還有很多。劉少奇不是以《論黨》出名的嗎？《論黨》就還沒有人批判！你們清華大學搞的「一百例」很好。但

是形成文字還要有一段過程，形成文章還要有一個過程，還有一個積累材料的過程，開始積累材料的過程。「一百例」就是積累材料必經的過程，所以你們還是有個好的開端。像什麼「劉少奇一百例」、「鄧小平一百例」，這是良好的開端。但是走了一個小小的開端，要把它變成有力的文章，還要下一點功夫。

現在有一點這樣的情況，我們思想界，思想陣地，理論陣地，趕不上，落後於現在運動的形勢。可以不可以這樣說？思想陣地、理論陣地落後於運動的形勢。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後的太遠了。可以不可這樣？不可避免的要落後一下，因為這是要經過總結。每個理論問題的提出，總是一個實際運動先提出問題。我們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運動提出了問題。實際運動提出來的問題，經常要經過我們腦子思索，經過許多材料的積累。經過我們腦子的思索，才能形成文章，甚至形成小冊子，形成書嘛！不知道對不對？我是和你們商量的。因為在座很多是大作家，我們不行。過去不是作家，現在更不是作家，我落後於你們。也可以說，思想陣地、理論陣地落後於現在的革命形勢，我個人，更落後於現在的思想陣地，落後於理論陣地。

你們比我們先進，在座的有許多人（不是全體）比我們先進的多。但是人的要求是無窮盡的就是了。雖然你們比我們先進，我們還是要求你們更進一步。可以這麼要求嘛！應該這麼要求。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當在理論上開花，開出燦爛的花，全世界從沒有開過的花，理論的花，思想的花。聽懂我的話嗎？在座的有很大的責任，一方面要求搞運動，一方面做這個工作。可以這樣做的，毛主席就是這樣做的，列寧就是這樣做的。列寧說過這樣一句話，在《國家與革命》的跋上說，寫文章不如做革命愉快。那倒是真的，天天要抓住革命的脈搏，以便知道我們革命運動的前進，它比寫書要愉快些。《國家與革命》沒有寫完，後來是他太早地逝世了，來不及補寫，所以他的《國家與革命》並沒有寫完。可以一邊革命，一邊寫，寫思想文章，寫理論文章，搞批判，這還是可以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就是「二月革命」以後寫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只八個月時間，這八

個月時間，列寧寫了好多作品，其中最集中的理論作品是《國家與革命》。證明可以邊革命邊著作的。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要搞走資派，是不是？一小撮走資派反對、否定資產階級專政，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黨，還有很多。劉少奇不是以《論黨》出名的嗎？《論黨》就還沒有人批判！你們清華大家搞的「一百例」很好。但是形成文字還有一段過程，形成文章還要有一個過程，還有一個積累材料的過程，開始積累材料的過程。「一百例」就是積累材料必經的過程，所以你們還是有個好的開端。像什麼「劉少奇一百例」，「鄧小平一百例」，這是良好的開端。但是走了一個小小的開端，要把它變成有力的文章，還要下一點功夫。現在有一點這樣的情況，我們思想界，思想陣地，理論陣地，趕不上，落後於現在運動的形勢。可以不可以這樣說？思想的陣地、理論陣地落後於運動的形勢。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後的太遠了。可以不可以這樣？不可避免的要落後一下，因為這是要經過總結。每個理論問題的提出，總是一個實際運動先提出問題。我們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運動提出了問題。實際運動提出來的問題，經常要經過我們腦子思索，經過許多材料的積累。經過我們腦子的思索，才能形成文章，甚至形成小冊子，形成書嘛！不知道對不對？我們和你們商量的。因為在座很多是大作家，我們不行。過去不是作家，現在更不是作家，我落後於你們。也可以說，思想陣地、理論陣地落後於現在的革命形勢，我個人，更落後於現在的思想陣地，落後於理論陣地。你們比我們先進，在座的有許多人（不是全體）比我們先進的多。但是人的要求是無窮盡的就是了。雖然你們比我們先進，我們還是要求你們更進一步。可以這麼要求嘛！應該這麼要求。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當在理論上開花，開出燦爛的花，全世界從沒有開過的花，理論的花，思想的花。聽懂我的話嗎？在座的有很大的責任，一方面要求搞運動，一方面做這個工作。可以這樣做的，毛主席就是這樣做的，列寧就是這樣做的。列寧說過這樣一句話，在《國家與革命》的跋上說，寫文章不如做革命愉快。那倒是真的，天天要抓住革命的脈搏，以便知道我們革命運動的前進，它比寫書要愉快些。《國家

與革命》沒有寫完，後來是他太早逝世了，來不及補寫，所以他的《國家與革命》並沒有寫完。可以一邊革命，一邊寫，寫思想文章，寫理論文章，搞批判，這還是可以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就是「二月革命」以後寫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只八個月時間，這八個月時間，列寧寫了好多作品，其中最集中的理論作品是《國家與革命》。證明可以邊革命邊著作的。不知道對不對？所以你們可以不脫離運動，不是脫離浩浩蕩蕩的大革命，而是在這個大革命當中，提高自己的智慧，進行大批判。用毛澤東思想作望遠鏡，作顯微鏡，照耀各種牛鬼蛇神，首先照耀這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小撮人的原形。從他們的言論裡，用毛澤東思想望遠鏡、顯微鏡，看出這一小撮人的各種醜態。可以挖出各種醜態。文章是可以挖苦的。魯迅的批判文章那是很挖苦的。要搞臭，就要挖苦。對嗎？挖苦是很有風趣的。因為要搞臭，當然就要挖苦。嘲笑怒罵可以的。但是嘲笑要使人家看來覺得腦子裡很開闊，很舒服，思想開朗。所以我們在鬥爭中學鬥爭，學會思想批判，理論批判。首先學會對一小撮走資派的批判，批判得非常有力。像《紅旗》雜誌《〈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是寫得比較好的。所以你們可以不脫離運動，不是脫離浩浩蕩蕩的大革命，而是在這個大革命當中，提高自己的智慧，進行大批判。

毛主席所有的文章，都是在鬥爭中寫的。鬥爭中出好文章，出馬克思主義，出毛澤東思想。是在革命鬥爭中，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產生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出列寧主義，產生出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主席，幾乎沒有一天不在鬥爭中。現在出版的只是他的選集。黨內的文章，那多得很！如果要積起來，也不會比《列寧全集》少。這都是在鬥爭中寫的。所以這個是可以結合的啊！我只答覆這一句。這樣，做鬥爭可以鬥得更好，批判可以批得更好。不曉得對不對？試試看吧！這樣子，不斷地提高我們的鬥爭水準，不斷地提高我們的思想水準、理論水準。不搞思想工作，我們會片面，不搞批判，不搞思想批判，我們會片面。必須搞思想批判，使我們運動能夠更好地前進，使我們的鬥爭能夠更好地前進，促進我們的鬥爭，促進我們的文化革命，推進我們的文化

革命，使它更好地前進。

大家要用腦，要思索。毛主席給《新中華報》題過兩個字：多思。鄧小平許多東西可以批的。還有陶鑄，也是個「著作家」。（笑）只是不值得一提的「著作家」。（笑）現在你們有很多問題，我要你們提的。但是我又不能把你們的問題各個都答覆。我說是鬥爭和批判，鬥爭和思想的批判、理論的批判，可以並進，可以結合的。我剛才不是講了一些例子嗎？毛主席所有的文章，都是在鬥爭中寫的。鬥爭中出好文章，出馬克思主義，出毛澤東思想。是在革命鬥爭中，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產生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列寧主義，產生出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主席，幾乎沒有一天不在鬥爭中。現在出版的只是他的選集。黨內的文章，那麼多得很！如果要積起來，也不會比《列寧全集》少。這都是在鬥爭中寫的。所以這個是可以結合的啊！我只答覆這一句。這樣，做鬥爭可以鬥得更好，批判可以批判得更好。不曉得對不對？試試看吧！這樣子，不斷地提高我們的鬥爭水準，不斷地提高我們的思想水準、理論水準。不搞思想工作，我們會片面，不搞批判，不搞思想批判，我們會片面。必須搞思想批判，使我們運動能夠更好地前進，使我們的鬥爭能夠更好地前進，促進我們的鬥爭，促進我們的文化革命，推進我們的文化革命，使它更好地前進。

劉少奇的很多東西還沒有批判。世界觀問題就可以寫很多文章。你們對劉少奇的哲學觀點，世界觀問題都沒有批判。階級調和還是階級鬥爭，投降主義還是革命路線，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有很多題目可寫。還有劉少奇在天津講的「剝削有功」，「資本家可以演變到社會主義」。《論黨》，論的黨是什麼黨？是資產階級的黨還是無產階級的黨？他講「紀律」說「馴服工具論」，列寧說的有自覺條件，所以林彪同志提了三個性：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馴服工具論是提倡奴隸主義。我們無產階級提倡自覺。你們可以排排隊，一個例子可以寫一篇文章，要有立論，不要空話連篇。鄧小平是有東西要批判的。

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以來，出現了很多好的文章，看出了我們偉大的希望。他們懂得毛澤東思想，能夠發現問題。你們現在是早晨的太

陽，精力飽滿。不睡覺寫文章是很困難的，適當的睡覺是必要的，我還贊成八個鐘頭的睡眠，這是做好工作所必要的。取消廣播車，就是要讓大家很好地考慮問題。

我開始講的時候說只講兩句話，現在已經講了一百句話，所以就講完了。

戚本禹：

形勢大好，一年多來從來沒有這樣好，地方也是大好形勢，不要光看到你們學校的逍遙派，受壓制的、動盪最厲害的地方是最有希望的，江蘇、湖南、河南、江西都說明這個。群眾動起來了，我們看到毛澤東思想的曙光。最亂的將來可能是好地方，別看到那裡搞武鬥，武鬥是一面，還要看到另一面。現在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和劉少奇反動路線十七年來的決戰階段，那是很尖銳的，歷史上也是如此，從斯大林到布哈林，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尖銳，中國是這樣，蘇聯也是這樣，敵人的瘋狂反撲，愈接近滅亡的命運。正如列寧所說的：「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拚命鬥爭，想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他們要滅亡要失去他們的一切了，他們就要瘋狂地反抗，如果不瘋狂反抗就不符合階級鬥爭的規律，他們不擇手段，操縱一些專政部門像公檢法、人民武裝部，對人民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抓革命派進行鎮壓。還操縱一些組織搞白色恐怖，以致挑動農民的不明真相，造謠欺騙，打擊造反派。有的地方甚至發槍枝給他們。農村包圍城市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是偉大的、革命的、英明的。但是現在他們提出的所謂農村包圍城市是反動的。現在你們包圍誰？（伯達插話：包圍革命派！）包圍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不擇手段，因為他們面臨滅亡。所有這些正是表現他們紙老虎本質，表現他們虛弱，表現他們要滅亡。這樣看可能更為符合實際情況，不僅僅如此，他們還會搞新花樣來反撲。

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聯合起來，掌握好鬥爭的大方向，澈底打垮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他們的目標是很集中的，對準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我們如果矛盾不集

中，互相打內戰，就會犯歷史錯誤，犯罪。如果我們不把矛頭集中，而敵人的矛頭是集中的，那我們就要犯歷史的錯誤。

走資派不是死老虎，是紙老虎。說紙老虎是相對的，紙老虎還有兩重性，吃人時是活老虎，本質是紙老虎。要打落水狗，一九三二年魯迅就告誡我們，魯迅文章小報應該登一登，學一學。落水狗要打，要打死它。否則上岸以後要灑你一身水。大報也可登。（關鋒：《人民日報》也可以登，再加個按語）落水狗要打，要痛打。狗是本性難改的，上岸以後，你別看它裝死，你可憐它，它一上岸就不可憐你。壁虎也都會裝死的。夏天壁虎從上面落下來，好像死了，你不注意它就跑了。連蒼蠅也都有這種本能，沒打中要害，一下子它就飛了。動物、昆蟲都有保護自己的本能。走資派是吃人的野獸，也有這樣的本能。別看他文質彬彬，什麼劉鄧陶，什麼彭羅陸楊，什麼賀龍，什麼彭德懷，統統是賣國求榮殺人不眨眼的賣國大盜。彭德懷是個野心家，打過我們紅軍，打過毛主席，打過林副主席，殺過許多人，他的原名叫彭得華，是個大野心家。賀龍是個大土匪，是要當皇帝的（關鋒：真龍天子）。賀龍還保留著軍閥時的照片，到處送人。他要當復辟封建主義，別看他這個樣子，一腦子的男盜女娼。他們是我們的同路人，是假的！他們真正的本性是要吃人的，不把他批倒批臭，就要犯歷史錯誤。不打死落水狗，跳上岸就要咬人的。這些人就沒有復辟的可能？不警惕，就有復辟的可能。要有兩手準備，他們要搞反革命的大聯合，要把中國人民淹沒在血海中，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南斯拉夫、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記得嗎？忘記這些，我們就要走上背叛道路。矛頭不對準敵人，打內戰，自己內部爭權奪利，那樣的人非垮臺不可。你不把敵人打倒，不管是什麼派，只要他們上臺，都是要殺頭的，他們也會組織人來抓你們的，反革命在對待人民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要搞反革命的大聯合，這是他們的階級本能決定的。四·一二的大屠殺，汪精衛和蔣介石不是也搞大聯合嗎？革命者如果不警惕，有多少萬人要人頭落地，整個國家的命運，世界的命運要走曲折的道路。蘇聯、南斯拉夫、朝鮮不是走了曲折的道路嗎？按主席的路線做，歷史會快些。歷史曲折多繞一百年，在歷史



上是個瞬間，巴黎公社失敗，曲折了一百年。到那時，什麼兩大派統統抓起來，沒有區別，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他那時候就可以說，你們聶元梓、韓愛晶、蒯大富，你們造過我的反，統統殺了，打內戰的也要殺，除非當叛徒，當叛徒也不見得不殺，不管是「四·三派」、「四·四派」到那時候都得上斷頭臺。當然我們相信革命是一定要勝利的。我們要想想這個問題，要念念不忘。他們是念念不忘復辟，而是還裝死。

首先要搞好大批判，要搞到底，不僅要搞劉少奇、鄧小平、彭羅陸楊、彭德懷、賀龍，統統要批判。而且本單位的一小撮也要批判，也要揪出來。將來復辟也就是這些人帶著抓你們的。你不把他鬥倒，你就要被打倒，那就不是又像去年把你關起來，那時候是反革命政變，法西斯統治。所謂你們四大領袖就是要殺頭的。也不要不得了，現在形勢大好，講一點有好處。為了搞鬥批改，大批判、文藝口要把文藝上的反革命夏衍、林默涵、周揚鬥倒鬥垮、鬥臭。在全國人民中揭露他們的反革命面目，把他們變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不搞臭就是隱患，要把他搞得像托洛茨基一樣臭。復辟就不行了，工人、農民都知道了就翻不起來了。劉少奇交的那是什麼請罪書，是新反撲。彭德懷每天鍛鍊，打太極拳，大家想一想，這是什麼意思？

大聯合，掌握大方向，這樣才符合主席指出的方向，才不是犯錯誤。報社、廣播電臺要把大批判作為頭等重要的事情，如果什麼都搞好了，版面呀、安排呀，而忘記了大批判，那就要犯最大的錯誤。每天要有大批判的文章，除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其他像樣的文章都沒有一篇，各報社都應該檢查。

（二）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各大中學校、都要組織戰鬥組，領導班子動員群眾來搞，各作戰部要把大批判作為工作的首要任務。不要去互相搞情報。各人搞自己單位的，人家的事情自己去搞，本單位不能解決我才不相信呢？有什麼問題提供他，不值得這樣搞成兩大派。

作戰部，動態組首先搞劉鄧的，搞本單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動態。不要去搞那些神經過敏的事，要把矛頭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要聽信那些流言蜚語。誰找我就支持誰。這些問題，不僅是我

們個人掉腦袋的問題，我們要考慮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

你們看關鋒拖瘦了，有人還反他；陶鑄、彭德懷都是反他的，為什麼你們還反他呢？有個別人，對黑幫不管，卻熱衷於搞關鋒的……關係，那是黑材料。我們要敢革、敢保，我就是保關鋒！

你們紅衛兵寫的好文章，要推薦給報紙，你們一定要組織隊伍，戰鬥小組狠狠進行批判，你看，批陸定一到現在還沒有一篇批判文章。

「朝陽花」是吹捧賀龍的，要澈底批判。文藝組的要受批評，我一月前就讓你們批判，到現在還拿不出一篇批判文章來！就那麼困難，比登天還難？我講了多少次，批「朝陽花」的任務還有誰來承擔？（下面許多單位答應，韓愛晶同志也答應：我們學院願意承擔批「朝陽花」的任務）好！你們北航可以批一批；你們跟軍隊還有關係嘛，還有體院的也要批判。羅瑞卿也要批。紅旗雜誌批判有點落後。批彭德懷的大文章都沒有寫出一篇。

（三）加強材料工作，要互通有無，不要掌握材料視為珍寶，不要故弄玄虛，不要互相保密，要加強聯繫工作，要供給批判的子彈，那樣打擊力量才大，搞些重要材料打擊敵人。昨天，中南海的革命派鬥了劉少奇一傢伙。劉少奇昨天出來看大字報，群眾一下子就圍住了，質問他，他也只有說心服了，因為事實俱在嘛？

要調查研究敵人的材料，不能那麼舒舒服服，要研究才能打中敵人的要害。打仗要找突出點，要向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學習。這篇文章是《紅旗》雜誌寫的，以後，不僅要有子彈，還要有原子彈、氫彈。

（文藝口提出報紙不報導他們鬥黑幫的情況）再不報導，就圍他們！可不要真的這樣做，我說了是嚇唬他們一下。

劉少奇的文章整理出了八本，共兩百五十萬字，文章材料很多，不能發下來，有關國家機密，可以讓專門批判的人借閱一些，材料組的同志也可以分開的，搞選本公開發下去好。

（四）建議搞一個大批判的聯繫小組，互通情報，組織好的文章，召集會議，初步提出十個同志……（省略）

張春橋：

（陳伯達同志講話的時候，蒯大富同志遞了一個條給伯達同志和春橋同志。條子大致內容是：現在我們學校逍遙派比較多，有百分之九十逍遙派，沒事幹，喇叭也不叫，大字報也不貼，一大批人，他們從空想主義一下子跌到悲觀主義……）（陳伯達講話以後讀了此條）伯達：工作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以為陳伯達去了，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不要以為陳伯達去了，你們就可以勝利了。我們還沒有走，四一四就貼出了大字報，使我們不得不說；我們不把我們的意見強加給你們，你們也不能把你們的意見強加給我們。

張春橋：（春橋同志也看了蒯的條，針對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悲觀看法講）全國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的開展，形勢很好，我不同意那些說形勢不好的說法。沒有什麼理由說不好，包括南方各省市，他們蒙蔽農民進城搞武鬥，甚至開槍，這樣也不能說形勢壞，反而說明形勢好了，城市裡的工人他們蒙蔽不了了，學生也蒙蔽不了了，只能就蒙蔽農民，而農民是要革命的，蒙蔽的時間是不會太長的，這樣說明走資派沒力量。這樣估計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當然，可能有人在這個過程中死了，造成損失，這樣一個大的革命，一點代價也不付是不可能的。比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其他的任何歷次戰爭，代價要小得多得多。這樣看問題，我們就不會悲觀了。武鬥哪亂哪越是這樣，越是證明文化大革命取得越來越大的勝利。當我們看到這些問題，就更要懂得政權的重要性，已經奪了權的就要更加珍惜。批判劉鄧，要把劉鄧批判得臭臭的。不要把他們當作死老虎，他們是走資派，還是在走嘛！是活老虎，要批判他們的代表人物，在批判的過程中提高戰鬥力，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同彭真、陸定一這一群還沒有死。彭德懷還沒有死，他天天想著要兵權，他原來是國防部長嘛！並沒有在人民群眾揭臭。甚至連高崗、饒漱石這樣，都沒有批判。還從六〇年以後，還出了好多文章來歌頌彭德懷。現在，有人對敵人看不大清了以為都批死了。事實不是這樣。消極是不對的，逍遙派其實一點也不逍遙。大批判不是可有可無的，應當把它看的非常重要。他們的影響不肅清，那就隨時可以翻案，直到現在，誰也沒

有低頭。你們看，劉少奇的《認罪書》算是個什麼東西？

讓我們無產階級看到我們的主要敵人，這個問題我們弄清了，那麼我們的大聯合、「三結合」才能解決。

關鋒：

我先讀一段報紙《首都紅衛兵》報四九號，報導首都大專院校向劉少奇遊行示威情況）「參加遊行的紅衛兵戰士、革命師生一致認為劉少奇交出的《認罪書》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在大專院校紛紛複課鬧革命的今天，絕不能放鬆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警惕性。當前，一定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戰鬥武器，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上好大批判課，誓把劉賊從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澈底批倒、批臭、批垮，肅清他們所散播的一切流毒，讓劉賊在革命群眾的大批判、大門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澈底滅亡。」這一段很好嘛！我們絕不能放鬆對劉少奇、鄧小平的警惕性，必須發動力量集中批判他們。他們還沒有死嘛！（伯達同志插話：就是人死了，思想也還沒有死，孔子到現在還活著。）

從前有個習慣，等著點名，一點名就成了死老虎，實際上是假的。中國有句古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還沒有死哪！我們不能麻痹大意，革命派必須聯合起來，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對走資派進行批判。如果不批判，不肅清他們的流毒，那麼他們一旦翻案，他們就不管你什麼團派，四一四派，反正你們造過我的反，他翻案，就要殺你的頭，革命派必須有這個覺悟。革命派打內戰，劉少奇看了高興。因為，我們看不到敵人了，把敵人看成死老虎了，沒有鬥爭目標了。沒有方向了，那只好打內戰。（讀同期《首都紅衛兵》報（四九）《首都紅衛兵》報編輯部文章的一段「劉少奇妄圖反奪權的新反撲教育著我們，內戰必須停止，逍遙派必須起來戰鬥，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求大同，存小異，迅速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少奇，而絕不能給他們半點可乘之機，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大團結之日，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勢力澈底滅亡之時。」）這一段也很好嘛！我們要打內戰，如果打內戰就看不到敵人了，我們應該求大同、大同是什麼？我們不要忘記了主要敵人，把那些次要的、原則的或者非原

則的分歧看的比天還大。原則的分歧，比起我們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那也是小是小非，應該在共同對敵的原則下團結起來。在大批判中應該大聯合這個口號很正確。革命小將很有智慧，應該集中智慧批劉鄧，腦筋要花在這一方面。毛主席教導我們：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可能雙方都有些對的。現在你們都十幾歲，廿來歲。過了幾十年，人家要翻案，你們恐怕還講不過人家。

（又談《首都紅衛兵》報紅四九號中的另一段：「當前這場大批判，是毛主席偉大戰略佈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敗和國家命運的鬥爭。」）這一段也很好嘛！這個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命運，而且關係到世界的命運。我們如果把大批判搞好了，對世界革命都會有極大的推動。劉少奇搞「三降一滅」。他曾叫緬甸共產黨放下武器，到緬甸反動政府中去作官。人家頂住了。你們前幾天看到了嗎？緬甸共產黨副主席發表了一篇講話，講得很好嘛！對於劉少奇的一套，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批判分析，抓住要害，短兵相接，文章不要太長。

（下邊關鋒同志舉例談劉少奇在歷史上以來如何對抗主席的）劉少奇在抗日戰爭以後，就鼓吹走議會道路，把武器交給國民黨，到國民政府中去作官，他要改造我們的黨，把我們的黨變成資本主義的黨，變成議會主義的黨。後來毛主席批判了他，根本沒理他。後來，全國勝利以後，毛主席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劉少奇就提出搞資本主義道路，他在城市提出要資本家拚命剝削，剝削的越多越好，資本家剝削有功。在農村中就提出「三馬一犁一車」中農經濟。實際上到東北調查一下，「三馬一犁一車」起碼有二百畝地，實際上是富農經濟，他鼓吹黨員可以帶頭剝削。實際上，他比布哈林更布哈林。布哈林在十月革命以後，有個出名的口號：「讓富農發財吧！」劉少奇則比布哈林更布哈林，後來，劉少奇那一套都不行，合作化也搞了，我國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了，劉少奇就搞資本主義復辟。他把我們的黨搞成全民的黨，想把我們國家搞成全民的國家。說什麼：「沒有拖拉機就不能合作化」，實際上是販賣第二國際（不知誰的）生產力論。正如戚本禹同志所說的：「你是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是老假革命，是老機會主義分子，」的確是這樣。

大批判的過程，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過程，我們一定要把大批判搞好，這是戰鬥任務，歷史任務，我們要在大批判過程中大大提高一步，把我們自己鍛鍊成為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sup>30</sup>

## 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紀要 (1967.7.21.)

【時間：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八點四十五分～二十二日凌晨四十分，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參加接見的中央領導同志：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劉建勳等。】

康生同志：咱們好幾天沒有見面了，同志們看，現在北京熱鬧不熱鬧？全國都很熱鬧，上海、四川各地都很熱鬧。你們看，百萬雄師這一套，對不對？（眾答：不對！）你們這個態度很好，有點路線的覺悟。全國革命人民、全國革命組織、革命造反派，應該有所表示，當然，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我請你們估計一下，在河南有沒有同情百萬雄師的？（二七方面：有！已經到河南了。）百萬雄師已經到河南了，產業軍也到河南了，請同志們注意。特別是鐵軍、十大總部，特別要注意這個問題，你們應該仔細考慮，你們組織裡，有沒有同情百萬雄師的，這一點要注意。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百萬雄師是反對二七公社的，是反對中央給二七公社平反的，這在武漢有標語。不但百萬雄師，武漢軍區也有人這樣反對。因為河南軍區何運洪與武漢軍區有關係。何運洪為什麼敢這樣大膽呢？同志們，河造總的同志們，十大總部的同志們，你們應該很清醒的考慮。因為河南軍區是受武漢軍區直接領

<sup>30</sup> 中學紅代會宣武區委員會、教育革命聯絡站聯合主辦，《紅衛兵》，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

導的，一軍也是受武漢軍區領導的。我不說武漢軍區整個不好。但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他們準備自己檢查。他們裡面有些組織，特別是獨立師的一些幹部，煽動「百萬雄師」反對中央，因此，全國革命人民堅決反對他們，北京的革命群眾，還有部隊，反對他們不是偶然的。這是件好事，把他們的面貌一下暴露出來，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我請河南革命組織、群眾組織考慮一下，河南有沒有發生這個問題的危險，有沒有按照這樣的方法再來第二個武漢，每一個革命群眾，每個組織，每一個真正要革命的人，都應該在他的頭腦裡考慮考慮。當然，他們一意孤行，有他們的自由，他們可以走上反動道路。但是，我希望革命群眾要禁止這種現象，不要上他們的當，不要假借革命運動走上反動道路。現在，王任重的百萬雄師，李井泉的產業軍，都向你們河南走，可見河南有點油水。不然，為什麼到那裡去？因為那裡有同情他們的，有支持他們的，和他們結合和他們有點共同的東西，所以，他們才去。是同他們搞在一起，還是反對他們？這個問題擺在群眾組織面前，這兩條路要自己選擇選擇，這不能和稀泥，這不能宗派主義、有小團體主義，這是國家大事，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希望革命的組織，千萬千萬不要上這個當。我覺得，群眾總是好的，我們堅決相信群眾是要革命的，但是，他們一個時候不明真相，會受蒙蔽。現在武漢街上貼滿了標語，有些軍區的宣傳車，也大肆宣傳說：「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是對的。」這完全是造謠。還造謠說，中央說，百萬雄師是革命左派。軍區的宣傳車假造中央、毛主席和中央軍委、林副主席的謠言，欺騙群眾。他們總是想採取內蒙古反革命分子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實壓中央，他們完全想錯了。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是不會被這些壞分子壓倒的，他們動不了我們一根毫毛，讓他們表演表演，誰願表演就再表演一番。這樣的階級鬥爭，才能把文化革命搞到底。這看起來是壞事，實際上是好事。這樣，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徹底的。同志們，今天從北京會上一大課，他代表全國的

革命組織。這一點，我為什麼講呢？因為河南武鬥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的在發展，有軍區的某些人在我們面前玩弄兩面派手腕，還在煽動群眾。同志們從這個地方，可以懂得什麼叫陶鑄，什麼叫王任重，那些堅持執行，堅決擁護陶、王的人，像文敏生、趙文甫等人，從這裡可以看出，你們擁護的是什麼樣的首長，他是什麼結果。從這個問題，也可以叫何運洪、李善亭等人看一看，他們實行這種路線，如果不改變，會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他們能代表解放軍嗎？（眾答：不能）現在全軍陸海空都在遊行反對他們。同志們從今天可以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得到一個經驗，我看對解決河南問題很有好處。當然，也可能有人錯誤地估計形勢，比如你們的公安公社吧，他們看看形勢滿好，又蹦了出來，我們準備他們蹦，劉大坤，還有一個鐘什麼東西，他們已經蹦了出來，誰跳出來都行！他們認為是一個大好時機嘛！我看大暴露一下，他們高興一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才能澈底解決。現在河南的武鬥，不是停止，是發展了，是在醞釀一個武漢百萬雄師這樣的反動行為，有這樣一個危險。因此，我希望你們看到街上革命群眾遊行的聲勢，得到一個教訓。軍區某些人也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出，支持對抗中央指示的反革命的百萬雄師不會有好結果。當然有些同志，比如何運洪同志，檢討承認錯誤，我們是歡迎的，但是，我上次講了，是真革命假革命，有一條標準，就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真正的革命者，是全心全意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不會兩面三刀耍兩面派手段同志們犯錯誤不要緊，哪個組織有錯誤也不要緊，犯錯誤堅決改正自覺檢查就好了。現在有些群眾組織，一面打人，一面喊「要文鬥不要武鬥」，說這種話實在可恥。從這件事情是可以得到教訓的。當然百萬雄師內，積極參加的還有「三字兵」，這一點你們鐵軍要很好注意。「三字兵」就是「黑字兵」，還有公檢法，你們十大總部要注意，要警惕，他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彼此有同情的基礎。我們同意同志們剛才講的，我一接觸河南問題就看出武漢



了，不解決武漢的問題，河南的問題很難解決。因為河南軍區是受武漢軍區領導的，政策都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大暴露，對解決河南問題有好處，同志們從這裡可得到積極的教訓，也可以得到另外的教訓，無非是再表演一次，因為事情往往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所以今天我希望同志們，希望每個組織，都平心靜氣地向團結方面走。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向團結方面走。求同存異嘛，不要向分裂方面走。有些組織說起來是統統擁護中央的決定，一個「但是」就轉過去了。從總的方面講，我們代表團的工作是逐漸逐漸向較好的方面發展，我希望軍區的同志改正錯誤，軍區的檢討已經印好了，可以發給你們，希望軍區把這個檢討發到軍分區，如果你們軍區真正擁護中央的革命路線，要準備有人衝軍區，有人壓你們，考慮製造困難，說明他們有辦法不讓你們改正錯誤。我們希望大家向團結方面走，向前看，不去算舊帳。

武漢軍區的問題，希望你們作為一面鏡子，引以為鑒，不要向這方面走，這是我們的希望。但是現在看，事情的發展不完全是這樣。當然，河南也還是逐漸向好方面走的，同志們要注意國家大事，腦子裡有敵人，有階級，有敵人。陶鑄、王任重不是死老虎，陶鑄、王任重把手還伸向河南。他們的黑爪牙是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敏生、趙文甫等。我們今天也可以講，對於何運洪的問題也可以講到底，是改正錯誤還是堅持錯誤，我們相信你改正錯誤，但是我們還要看，到底是不是確實如此，因為在軍區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還受壓制，代表何運洪路線還在興風作浪。如果他們這樣幹，可以繼續幹下去，但是我們的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甚至犯了錯誤的幹部，都要說明他們改正錯誤。我們希望他們真正改正錯誤，不是玩兩面派，真正按照毛主席、按照中央的路線幹。河南的問題會完了嗎？不會，還會有一場嚴重鬥爭，這一場嚴重鬥爭對於你們革命群眾組織是個嚴峻的考驗。究竟站在那一邊，擺在你們面前，由你們去選擇，願

意站在那一方面就站在那一方面。過去犯了錯誤，現在改了就好啦，對中央同志，對文革小組，對毛主席，採取那樣的態度，是什麼行為？是叛變行為。是願意跟叛變的人在一起，還是願意跟革命的人在一起，要選擇，中間道路是沒有的！跟著叛變的人陰謀詭計總會暴露出來，兩面手法會暴露出來，兩面三刀總會被揭發出來，希望代表瞭解這回事，也希望你們對不明真相的群眾進行工作，你們不是說要革命嗎？離開毛主席的路線、反對毛主席路線，還叫什麼革命？你們每次都喊毛主席萬歲，每一個人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但是你們實際行動並不像喊口號那樣容易，互相讀語錄那樣容易。我告訴你們，北京和全國革命派都在遊行，從這裡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領導下的革命群眾是真正擁護黨中央、毛主席的。

對你們，也對我們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對於河南特別重要，因為河南是受武漢軍區領導的，過去是中南局陶鑄、王任重領導的。過去軍區是反對二七公社的，現在「百萬雄師」、「三字兵」、公檢法同樣反對給二七平反，這裡面你們有共同的思想基礎，難道我們的同志願意同他們那樣的反動行為搞在一道嗎？難道還同他們劃不清界限嗎？我相信大家不會這樣的，現在形勢大好，但是鬥爭是曲折的，複雜的、艱苦的。我希望兩方面、幾方面達成協議，有些意見可以彼此協商，但是，是有共同點的，共同點，就是反對百萬雄師，你們能不能就反對百萬雄師達成協議？（眾答：能）十大總部同鐵軍你們能不能？（他們答：能）這就有共同基礎了，有這個共同基礎，達成協議就不難，你們一方面達成協議，另一方面，各組織在這件事情上，對「百萬雄師」、「三字兵」、公檢法和一部分獨立師，應該發表文件表示態度，像北京的革命群眾一樣，一起上街反對他們，北京也有兩派，但是他們遇到這個東西，大家就一起上街反對他們。大敵當前，就應該團結一致，這一點對於河南的革命群眾特別重要，因為百萬雄師到你們那裡去了，就是給你們搞聯合，聯

合十大總部、鐵軍、河造總（十大總部、鐵軍、河造總皆表示堅決同百萬雄師、三字兵劃清界限）你們不但打電話，還要發表文件。

張保懷：我們二七公社發表聲明……

戚本禹同志：你們沒有問題。

二七：（讀聲明的全文，當讀到武漢局勢極其嚴重時）

康生同志：你們把形勢看得太嚴重了，事實上，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一部分小丑。

（當二七公社讀到百萬雄師迫害王力、謝富治同志，感到萬分沉痛時）

康生同志：這句話不好，為什麼要悲痛呢？受壞人的打，就光榮，受了好人的打，就打成朋友嘛！

（當二七公社唸到百萬雄師迫害王力同志時）

康生同志：不但迫害文革小組的同志，而且迫害他們帶去的北京紅代會北航紅旗井岡山等四個人）

（當二七唸到殺退這股反革命逆流時）

康生同志：向中央施加壓力不一定是反革命。是非常錯誤的。

（最後二七公社把「河南二七公社關於武漢目前局勢的最緊急聲明」全文唸完。）

河南造總：（表示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堅決和百萬雄師進行鬥爭）

八大總部（反二七那一派的）（表示和百萬雄師開展鬥爭）

康生同志：同志們這種表示很好，但是有一個問題，何運洪今天還是要改正錯誤的問題，還要看，一看，二幫嘛！最好不定他的反革命性質，這一點是我們的建議，當然，你們群眾組織自己有你們自己的看法，出於義憤，也可以。但是何運洪今天還是檢討錯誤的問題，一看二幫嘛，不一定完全是那麼一個性質，他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性質是嚴重的，的確我們還要一看二幫。

（鄭大戰鬥師表態）

康生同志：（打著手勢制止他）你們可以印發文件，一方面發給我們，

一方面向家裡講，在家裡散發，這個辦法好。

（戰鬥師繼續搶著說：我們講了以後，我們散發）

康生同志：（又打手勢制止）大家的意思我知道，大家要反對百萬雄師，把他印出來好。今天晚上，大家一方面贊成劉建勳同志回河南領導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有的同志說：劉建勳有錯誤。劉建勳同志的錯誤，已經檢查了。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檢討過多次。今天晚上又在我們的代表會上作一次檢查，現在請他來講一講，同時，他自己也知道省委一些問題要揭露一下，除此以外，紀登奎同志、戴蘇理同志，他們也要求作檢查，有時間也請他們檢查一下，現在請劉建勳同志講。

劉建勳：（開始講，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沒有提林副主席）

康生同志：他沒有提林副主席，可能有人要抓小辮子，我同你們說清楚，這是林副主席提議的，他有最大的謙虛，他首先禁止我們的幹部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特別禁止我們中央講這個話。

（當劉建勳同志談到文敏生五年連升三級時）

康生同志：這一點我查了一下，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發現有一股單幹風，這時候劉建勳同志對河南的災情估計得過於嚴重，犯有一些錯誤，主要是借地問題。這個問題是陶鑄提出的，真正堅決執行的是文敏生，但是在北戴河會議上，聽到主席批評以後，這兩個同志有兩種態度，那時候，我們知道很清楚，劉建勳同志很沉痛的檢討自己的錯誤，而應該受到批評的文敏生，根本沒有覺得這個問題怎麼樣，他仍然依靠陶鑄，其實這個問題，應該由他負主要責任，但是，他並沒有沉痛的進行檢討，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這兩個同志的本質了。

（當劉建勳同志談到，提拔文當省長，陶鑄要調文到黑龍江當第一書記時）

康生同志：陶鑄想叫文到黑龍江代替歐陽欽。

（當劉建勳談到，文敏生決定對鄭「大聯委」採取明支持暗瓦解的方針時）

康生同志：明支持、暗瓦解給中央反映以後，有人提出怎樣評價文敏生，給他歸納了兩句話，說文敏生這個人貌似忠厚，內藏奸詐，李先念最瞭解文敏生，先念同志說：這個評價最恰當不過了。

康生同志：現在請紀登奎同志講話。

（紀登奎同志發言，當談到何運洪的罪惡時）

康生同志：何運洪同志來了沒有？

張樹芝：沒有來。

康生同志：怎麼沒有來？

張樹芝：有病了，是心絞痛。

康生同志：有病為什麼不告訴我們說？

張答：給聯絡員講了。

（當紀登奎同志講到文敏生等人布置收集南下北京同學的材料時）

康生同志：希望同志們注意一下，中南地區在陶鑄、王任重的指領下，有一個特點，堅決反對北京南下的學生。無論是廣西、廣東、湖北，無論是湖南、河南，他們都要搜集所謂南下一小撮學生的材料，這是王任重的口號，這一點，當時河南劉建勳同志沒有這樣做。他歡迎南下的學生，贊成他們，這在中南地區可以說是很少有的現象。有一件事我沒有查清楚，河南軍區的同志們和一些群眾組織，對北京紅代會支援青海八一八同志進行迫害，當時青海趙永夫鎮壓八一八，北京的學生有犧牲有流血的。趙永夫被揭露後，北京的學生要求支持青海八一八，中央同意他們去，當他們坐車路過鄭州時，遭到迫害，有沒有這回事？

二七：有！是鐵路公安處搞的，屬於公安公社。

（當紀登奎同志揭發楊蔚屏吹捧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時）

康生同志：楊蔚屏在不在？

楊蔚屏：在（站起來，又低下頭）。

康生同志：你是楊獻珍的學生，對楊獻珍有沒有揭露？寫沒有寫揭發楊獻珍的文章？

楊蔚屏：沒有，沒有寫。

康生同志：你看對不對？我知道楊獻珍對你比較重視，這一點在黨校的時候我知道，楊蔚屏是支部書記。

楊蔚屏：學習的東西多一點，別的東西不知道。

康生同志：不是知道不多，觀點一致就看不到。省委書記對這樣的事情不關心，不同他劃清界限，對反黨叛徒不揭發一點東西，並且表示不知道，這就不對了。楊獻珍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時候你正在黨校嘛。

戚本禹同志：河南大批印楊獻珍的著作，是誰搞的？要查一查。

康生同志：楊獻珍一九五七年還在黨校，那時候楊獻珍就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過去不認識楊蔚屏，我認識楊蔚屏是楊獻珍給我介紹的。楊蔚屏知道楊獻珍的問題不揭發，是不對的。路線上不要和稀泥，怎樣能夠這樣對待楊獻珍的問題呢？這說明你的思想有問題。一九五四，五五，五六，這在黨內批判楊獻珍，你一句話不講是錯誤的。

楊蔚屏：我回去揭發。

（戴蘇理檢討略）

（當戴講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動搖不定時）。

康生同志：你這個同志就是政治上軟弱，你不能堅定地支持誰反對誰，就是搖來搖去。

（當戴檢討他政治上很動搖時）

康生同志：你這個同志就是政治上軟弱，說這一點我贊成你這句話，你是年輕力壯的同志，工作是有能力的，是瞭解你的同志對我講的，不是河南的同志給我講的，你這個人不那麼堅定，看風勢，那裡勢大向那裡歪，這一點自己應該注意，作為共產黨員，要引以為鑒，如果堅持正確路線，就不怕孤立，不怕受打擊，這一點嘛你自己講得對了。因為我過去不認識你，是小組的同志給我講的，你工作很有能力，但有這樣一個毛病，這一點我們革命的同志要幫助他，不僅看到他好的方面，而且應當看到他的缺點方面。

（當戴講到他對河造總的評價時）

康生同志：你是不是有這個想法，是不是還想依靠河造總？

戴：那不能單依。

康生同志：這一點你說的不那麼明確，必須要聯合起來，和支持自己的團結起來，但也要說明他們，改變缺點，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戴講下去）

康生同志：例如說河造總衝了軍區，大家不是反對打、砸、搶嗎？反對打、砸、搶為什麼還衝擊軍區？軍區何運洪犯了錯誤，整個軍區不是這樣嘛，要改正錯誤，表示態度，不要採取這樣的辦法。

（當戴談到文敏生、趙文甫的問題，他說過去做過揭發，今天不在這裡講了的時候）。

康生同志：你可以講講嘛，我們沒有聽到你揭發。

（當戴講到文敏生看到一個縣委書記沒有刮鬍子就發脾氣時。戴狡辯，我談過）。

康生同志：我還記得一九五〇年我有病來到北京，聽到劉少奇大講國際關係，說和蘇聯的關係要搞好，搞不好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說見了蘇聯人一定要刮鬍子，大講一套他的刮鬍子的理論，現在又聽到一個刮鬍子的故事。

二七發言：剛才劉建勳、紀登奎、戴蘇理等同志對錯誤的向群眾組織作了檢討，我們表示歡迎。從今天的檢查來看，劉建勳、紀登奎的檢查是認真的，誠懇的，深刻的，我們堅信劉建勳、紀登奎同志一定能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更高的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河南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戴蘇理的檢討，儘管不深刻，沒有觸及靈魂但我們表示歡迎，歡迎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略）

中學紅衛兵總部：剛才我們聽了劉建勳、紀登奎、戴蘇理等同志的檢查和對文敏生、趙文甫問題的揭發，表示熱烈歡迎……（略）

（十一點五十分陳伯達、江青、姚文元同志走進會場，我二七戰士激動地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萬歲！」）

江青同志：革命的同志們萬歲！向革命的同志們致敬！

姚文元同志：（帶領大家高呼）打倒劉、鄧、陶！打倒王任重！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康生同志：你（中學紅衛兵總部代表）表示反對百萬雄師，這是好的，我們歡迎，現在你不是贊成我的話嗎？我有個建議，你那個紅衛兵為什麼用黑字？

中學紅衛兵：因為開始是黑字。

康生同志：現在全國有個說法，叫黑字兵，這個說法代表一個觀點，你們不一定同那些人一樣，你們屬於不瞭解情況，黑字兵是山東的，實際上是武漢的三字兵也是黑字兵，你們換一下可以不可以？

中學紅衛兵總部：馬上換。（並當場摘掉了黑字袖章）

康生同志：你們可以討論，我不是說你們和那些黑字兵完全一致，你們贊成就換，不贊成就不換。

中學紅衛兵總部：河南的武鬥不但沒有停止，而是大規模的爆發，很嚴重，很多老工人都哭了。全國第二砂輪廠也停產了。

康生同志：在鄭州嗎？

中學紅衛兵總部：二砂造聯很壞，把鐵皮搞成盔甲。

康生同志：你們關心制止武鬥，不搞武器，這一點是好的。我希望你們兩方面調查，如果二七有，不對，十大總部有，也不對，河造總有，也不對。你們關心這個東西，要幾方面調查，我們得到的材料，不僅是一個方面的東西，甚至工人拿起武器，拿起了槍，所以，希望全面注意這個問題，這樣才能保證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中學紅衛兵：我們呼籲抓革命促生產，「百萬雄師」為什麼到河南去，有一定原因。

康生同志：對。

中學紅衛兵：工廠停工，扒鐵路，把貴重法碼當彈弓子打，這都是二七公社黃委會東方紅幹的。



康生同志：你們學校是不是在鐵路西邊？

中學紅衛兵：在鐵路西邊。

康生同志：聽說新鄉鬥的很厲害。

中學紅衛兵：大家要按照《「六·六」通令》、《七五協議》書辦事。

康生同志：你們都簽字了嗎？

中學紅衛兵：康老說不簽字不行，我們簽字，不執行，辜負了中央首長的期望。

康生同志：在北京達成協議，在家裡搞武鬥，你們代表中，有沒有想打倒戚本禹同志的？

河造總、十大總部：沒有。

康生同志：有的說打，打打試試嘛！

中學紅衛兵：河南出過打倒謝富治的標語。

康生同志：你們打倒謝富治，有一個謠傳，是從打倒劉建勳同志發生的，他們說劉建勳為什麼沒有打倒呢？就是他有後臺，這個後臺就是謝富治。所以謝富治要打倒。

中學紅衛兵：主要是何運洪有問題。因為打倒謝富治是一五五部隊提出的。

康生同志：對！軍區個別人，首先是何運洪，要打倒劉建勳是錯誤的，影響到群眾，主要是何運洪的錯誤。

鐵軍：我是鐵軍的，我要發言。

康生同志：我問你一個問題，鐵軍到底和聯動有沒有關係？

鐵軍：沒有關係，是他們造謠的。

康生同志：現在請江青同志講話。

（代表熱烈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

應該是向同志們學習，向同志們致敬！（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

剛才有一位同志講，要發動群眾制止武鬥，這個意見很好，要大力宣傳。挑動武鬥的人總是一小撮，如果廣大的群眾知道了他們的陰謀詭

計，揭出了他們，他們就會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要發動群眾，要向群眾做深入的宣傳工作，這樣我們才能勝利。

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定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

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熱烈鼓掌）我們堅持毛主席提出的文鬥，堅決反對武鬥，做深入的群眾工作，這是第一條，同志們要向群眾深入地宣傳這一條，做比較艱苦的群眾工作，要廣大的群眾識破一小撮人的陰謀，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還要有第二條，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槍枝、長矛、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革命小將你們要吃虧的。現在在武漢就有這個情況。當然，武漢的革命小將也在採取自衛手段。同志們，當我們聽到「百萬雄師」以及他們的幕後一小撮操縱者拿著那樣的武器對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行兇，甚至綁架、毆打我們的謝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們能允許嗎！（群眾高呼口號）

河南的情況現在已經達成了協定，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毀協定，誰撕毀協定誰就是蔣介石。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號跟我們訂了停戰協議，他馬上就撕毀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們，就把這個道理講一下，我們有理，真理在我們這邊。就是說，毛澤東思想在革命小將、革命幹部、革命工人、革命農民這邊，不在他們一小撮那邊。我們必勝，他們必敗。如果他們挑起武鬥，不肯放下武器，你們不要天真爛漫，放下武器。我支持這一點。

我就講這麼一點。（熱烈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康生同志：軍區張樹芝同志報告一個情況，就是說這幾天還有人衝擊軍區。同志們不是反對打、砸、搶嗎？不是達成的有協定嘛！為什麼還發生這樣的情況？剛才工人總部寫了個條子給我，這些事情

我都知道了，為什麼不講講這幾天的事情，衝軍區是一個大事，問題是過去也有人衝過，那時候沒有協議嘛？我們達成了協議，大家簽了字，就應該注意。

張樹芝：（略）

（當張樹芝講到有的地方開著吊車搞武鬥時）

康生同志：這個問題工人總部要特別注意，你們要負主要的責任，別人沒有吊車嘛，把生產工具變成了破壞工具。

張樹芝：吊車一開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康生同志：新鄉就開了吊車。

二七：他們提出三天內全部消滅二七派，用吊車圍攻二七派，在家內的人，家都被抄了。……

康生同志：用吊車毀壞大樓是反革命行動，要查一查。

二七：現在新鄉的二七派逃荒的很多，新鄉軍分區搞全市停工、停產、停電。

康生同志：新鄉軍分區要負很大的責任，立即打電話（對張樹芝）告訴他們再這樣搞要受到嚴厲懲處。

戚本禹同志：軍法處置。

二七：聽說李國秀把炸藥交給老保，新鄉地委的老保已經散了，李國秀又給他們打氣，讓他們跳出來。

康生同志：他們看到百萬雄師去了嘛。

二七：李國秀對地委老保說：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支持到底。四川產業軍血洗開封以後，又流竄到新鄉，行動口號是把腿打斷。……

康生同志：當前新鄉、開封市的工人同志要特別注意。

二七：十大總部、鐵軍運到新鄉幾百人，挑運農民進城……

康生同志：同志們要注意，這幾天恰恰都同「百萬雄師」的行動一致是不是統一布置的？

二七：他們和十大總部有聯繫，還翻印他們的傳單，說中央文革說「百萬雄師是革命造反派」。

戚本禹同志：康老剛才說了，那些全部是造謠。

康生同志：軍區是誰講的？全部是造謠，而且是相反的。

二七：河造總說中央派周總理、陳伯達同志到武漢（這時伯達、康生、本禹、姚文元等同志都笑了），八二〇一和武漢陸海空軍遊行支持「百萬雄師」。

康生同志：八二〇一就是獨立師。

二七：「百萬雄師」在鄭州有一千多人和十大總部，河造總聯繫在一起。

河造總、十大總部：二七公社善於造謠，完全是造謠。

康生同志：你們等人家把話講完嘛！這是講「百萬雄師」問題，你們為什麼這樣？你們要注意這個問題，注意百萬雄師，百萬雄師，百萬雄師！

二七：河造總和十大總部成立了河南省革命派聯合總部，明天開大會，規定農民四點鐘進城。……

戚本禹同志：（對河造總）有沒有這個事情？

河造總：沒有！是造謠，我下午三點鐘才掛過電話，是造謠！

戚本禹同志：現在就馬上往家打電話。

河造總：有沒有中央派人調查？

康生同志：我們可以派聯絡員給你們一塊打電話。在別人發言的時候，你們不要講，他們講完，你們再講嘛！

二七：統一行動指揮部在省工會，我們認為這一系列武鬥行動不是偶然的，最近所以發生大規模武鬥是河南軍區和河南省委內一小撮搞反革命兩面派的結果。

康生同志：這一點你們劉大坤，還有鐘什麼東西（指鐘生溢）實在作了反革命兩面派。你們在這裡搞的決議，他們在家裡反對，說決議是假的，現在你們兩方面都不要講了（二七和河造總都要求發言）我提議由河造總起草達成一個協議，共同反對百萬雄師，反對四川產業軍，反對產業軍你們贊成不贊成？你不是今天起草嗎？你就起草嘛！

（河造總站起來解釋並攻擊二七公社。）

財貿總部：河造總不起草，我們起草。

康生同志：好！

新鄉李玉坤（老保）（當李玉坤談到用吊車參加武鬥時）

康生同志：不管怎樣，用吊車吊房子，任何人也不能解釋這樣行動。

（當李玉坤講到和二七公社聯合有些保守派的工作不好作時）這是困難的。（當李玉坤攻擊二七公社奪槍時）不要說這個事了，你還是談談如何制止武鬥吧！

李玉坤：我一定下決心。

康生同志：下什麼決心。

李玉坤：我可以馬上回去，作大聯合的工作。

康生同志：你堅決支持軍分區，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軍分區同我們的觀點不一樣。

李玉坤：請你相信，我保證完成。（李給康老唸語錄：相信群眾相信黨……）

康生同志：我相信群眾，我相信解放軍，也相信幹部，但我不相信對抗毛主席路線的人。

李玉坤：完不成任務不是革命派。

康生同志：你的話很多，實際表現是最少，你解釋的多，理由也很多，但實際卻相反。

張樹芝：今天，新鄉八一八的大樓和河醫的大樓，新鄉八一八樓裡面還有放射性元素，河醫的大樓實驗室裡還有細菌，非常危險，我們責成新鄉軍分區負責讓圍新鄉八一八的人撤退，鄭州由軍區負責讓他們撤退，現在撤退沒撤退還不知道。我們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有意見你們可以提，但是衝到我們辦公樓我們不能辦公，我們不能同意，昨天有三股人衝過軍區，並且上去就喊。

康生同志：還要揪出劉建勳？！

張樹芝：劉建勳同志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考驗，我們信得過的，他回河南我們堅決支援，堅決擁護。我們軍區全體指戰員是表過態的。為什麼昨天晚上還出現過這個情況。

康生同志：你們的目的是給軍區施加壓力，使軍區不承認錯誤。

張樹芝：我們由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大家可以批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康生同志：（對張樹芝）你在精神上要有準備，你們承認錯誤，你們部隊中間一部分人，群眾組織中的一部分人，一定要大大向你們施加壓力，你必須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二七：河造總、十大總部昨天晚上十二點鐘衝進軍區，圍攻陳桂昌副司令，使他無法工作，完全沒有保證。

康生同志：我們認為陳桂昌是對的，李善亭、鐘生溢是錯的。

戚本禹同志：這個是真的，他親自給我打電話，陳桂昌是老同志。

康生同志：我們堅決支援他。現在陳桂昌同志受壓迫，受圍攻，我們就看出動向了，張樹芝同志要時刻注意，這個文件發出來，大問題還在後頭。

康生同志：張樹芝同志的講話，希望同志們注意。中央關於河南軍區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的批示發下去以後，有的同志問我們相信不相信群眾？我們相信群眾的，我們相信軍區認真檢查以後，廣大群眾會擁護解放軍的，會歡迎支援軍區改正錯誤的。我們堅決相信，不管那一派，絕大多數都是要革命的，但是我們不相信歡迎何運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如果有的同志還要軍區繼續執行何運洪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人，我們堅決不支持。

現在請伯達同志講話。

陳伯達同志：

同志們，你們的會我們參加很少，這是第三次，所以知道的情況很少。我今天來主要是看一下。

現在有一點很值得在座的代表注意，河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各省的保守派組織或反動組織利用何運洪在支左工作中所造成的罪惡和留下的空隙，進行活動。我看到一個材料，武漢「百萬雄師」，一百條紙老虎（康生同志：就是行屍走肉，我看「百萬雄師」就是行屍走肉），都走到河南來了。（康生同志：我還叫他是「白完行屍」，就是

白色恐怖完蛋的行屍走肉)。「百萬雄師」是個狗屁！他起這個名字是嚇人的，沒有三天功夫，到現在還不到三天，政治上全部破產，臭名遠揚，組織上土崩瓦解。你聽到這個名字好像很凶，其實很松，紙老虎。四川「產業軍」，武漢「百萬雄師」（康生同志：實際上就是李井泉、王任重到了河南。「產業軍」是李井泉的，「百萬雄師」是王任重的，兩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往河南去了）。北京的「聯動」，東北的「榮復軍」到了你們河南去了，到你們中州去了，利用過去河南軍區何運洪所造成許多錯誤和所作的罪惡，開闢戰場，他們為什麼竄到河南去了？為什麼不到北京來？這些保字派組織或反動組織都竄到河南這個目標，就是想把河南作為戰場，我的話大家聽懂聽不懂？（眾：懂）懂，那我的中國話說得差不多，其實，我的祖先也是河南人，不曉得是那一代。這一點很值得大家警惕，不但看到河南的消息，並且有行動。所謂行屍走肉的「百萬雄師」，就是在河南造謠，有的同志把四川「產業軍」叫殘匪，殘是殘無人道的殘，匪是罪惡深重的匪。他到你們河南殺人去了，有這麼一個材料說，一個殘匪殺了七個人，群眾逮他時，他說：「你打死我還賺六個」，要不要河南成為保字派的河南？（眾：不要）說了不要行動上呢？我要看行動，要看你們這邊（指十大總部，河造總）十大總部，河造總你們行動要特別注意，聽其言觀其行，你們在這裡信心很大，說得怪漂亮的不行，要在行動上表現出來。你們在這裡訂協議，剛才張樹芝同志說了，沒有實行，把協議斯毀了。江青同志剛才講，什麼人破壞協定？中國的蔣介石。這是值得深思的，走錯了路，可以走回來，「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對河造總、十大總部）我講話有點進步，你們也要有進步，不要口是心非，我們相信張樹芝同志的話，堅決不作兩面派。你們年紀青青的，在這裡達成協議，回去另搞一套，和各省反動派勾結起來，你們成為窩藏的地方，為什麼這些「產業軍」、「百萬雄師」、「榮復軍」、「聯動」都竄到河南呢？就是有人搞反革命兩面派。給他們抬轎子，利用河南的保守派給他幫忙。現在他們在河南都有活動，剛才康生同志說，軍區要有這種準備，就是準備有人向軍區施加壓力。軍區公開承認錯誤後，有人向張樹芝施加壓力（威

本禹同志：那是一定的；康生同志：在座的人儘管否認，但一定會有，實際也是這樣，百萬雄師、三字兵、公檢法和一部分獨立師的幹部也是乘武漢軍區改正錯誤的機會，向軍區施加壓力，要它不要承認錯誤，這個問題武漢有，河南也發生了。）這是一種罪惡活動。這種活動一定要失敗，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是毛主席締造的。這個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的支柱，是不可動搖的，它犯有錯誤完全可以改正，有人有一種反動企圖，有這種反動企圖的人必定又會重新犯錯誤，必定會失敗，這一點軍區要提高警惕。

河南問題，在聲明發表以後，它就樹立了權威，有了威信，得到群眾擁護，河南的局面是可以穩定下來的。誰要破壞這種可能穩定局勢，必定要碰到頭破血流，失敗的不是革命戰士，而是保守派組織，或反動組織（康生同志：不管他有多少人，「百萬雄師」不是號稱一百萬人嗎？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他們的頭頭是武漢市委組織部長、原大叛徒王明的勤務員。）有一個問題，十大總部、河造總在座的代表都要想一想，你們究竟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走這一條唯一正確的路線，還是跟那行屍走肉在一起？（康生同志：可以叫做「白完行屍」）你改得好。你們十大總部、河造總首先製造殺人武器，有沒有這個事？（答：沒有）「百萬雄師」、「產業軍」總是有人幫忙。（二七：在鄭州、洛陽、許昌、開封、新鄉都有「百萬雄師」、「產業軍」，並且製造武器，鄭工實習工廠因製造武器，車刀飛了打死一工人，紡織機械廠製造彈簧槍等）（河造總：二七公社造謠，他們最近開了政工會議……）你們哪，我講一講，你們不要忙於闢謠，先檢查一下。（戚本禹同志：可以看一看誰在搞武鬥？）你們聽他講完嘛！用國家的財產、物資製造小團體殺人武器，這是什麼？該當何罪？國家財產、物資都不能用來製造小團體殺人武器。叫做破壞國家財產。現在十大總部、河造總有些工廠把國家財產、物資用來製造小團體殺人武器。是有這個事情。（河造總：是二七公社製造武器、挑起武鬥）（戚本禹同志：他們是少數，不會這樣做。）康生同志：（今天晚上正在軍區圍攻陳副司令員的是不是河造總、十大總部？）（戚本禹同志：陳桂昌給



我打電話，確實是這樣，安全沒有保證，張樹芝同志你們要保障陳桂昌同志的安全。）（康生同志：我有一個材料唸一下，根據軍區反映，昨天晚上，河造總的一些成員，軍區士兵和幹部造了陳副司令員的反，昨天河造總的一百多人，夜十二點圍攻陳桂昌、趙復興。劉大坤、鐘生溢溜走，後來又把趙復興放出，一致圍攻陳副司令員。他們說：為什麼把軍區聲明支持河造總一句話拉掉，要是劉建勳搞鬼，就堅決打倒他。這個問題何運洪、張樹芝他們回答，這是他們覺得為了促進各派大聯合，提出二七公社、河造總都不寫，開始還向中央作了報告，然後到總理開會的時候，他們告訴我河南軍區那個稿子的事，這個問題和劉建勳沒有關係，這不過是一個藉口而已。如果河造總繼續圍攻陳副司令員，那我可不願意你們。今天晚上十點鐘已經有五百人衝進了軍區，現在正在調人。他們造軍區反的原因是軍區內一部分人說：劉建勳同志到了軍區，劉建勳不承認河造總是造反派，十大總部也說劉建勳歪曲中央精神，只支持二七公社。明天開大會要揪劉建勳。今天造軍區的反，是內外配合。他們準備明天開大會。據省委機關造總東風兵團翻印了武漢「白完行屍」十八號公布的一個材料。為什麼「白完行屍」要到那裡去？就是有人歡迎他們和翻印他們的材料嘛！這個傳單捏造毛主席、林副主席關於「產業軍」的批示，說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產業軍」，這完全是造謠。這樣的東西竟有人翻印！省委機關造總丁石、張治安你們聽著，我預先請你們注意。）

關於破壞國家財產，製造殺人武器問題，我特別講一下。不能用國家財產、物資製造小集團殺人武器。特別是河造總和十大總部，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一方面是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活動，另一方面河造總和十大總部他們佔有工廠，搞這些東西很方便。所以我覺得工人同志特別要注意，不要被人利用，不要被保守派利用，特別是工人同志要注意，在座的有沒有工人同志？（眾：有）工人同志要特別注意，不要被人利用。在工廠，工人被利用是很危險的。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的文化革命是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文化革命，所以過去有些走錯路的工人，應該趕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

路線上來，不應當再被人利用。不然，將來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還有挑動農民進城的問題。誰挑動農民進城？（康生同志：關於這個問題，不僅僅看看人家，首先要看到自己，看自己利用農民沒有。）

（河造總：我們保證沒有。）（康生同志：不是保證不保證的問題，你執行何運洪的路線，一定動員農民給軍區施加壓力。）你們有些保守派按照自己的目的。讓農民犯錯誤（戚本禹同志：製造謠言）。在農村製造謠言，用農村包圍城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過去沒有解放以前，毛主席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我們取得了全國的政權。現在情況改變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以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這時候用農村包圍城市的口號是反動的。（河造總、十大總部：這個口號是二七公社提的）你們不要嫁禍於人。（康生同志：你們不能這樣歪曲，發明這個口號的是李井泉、產業軍，講事實嘛！）（戚本禹同志：產業軍最早喊出這個口號）（康生同志：你們怎麼能夠有這樣的宗派主義？你們是反對李井泉，還是保護李井泉？）用誹謗、造謠、中傷，總是要失敗的，你們以為得計嗎？李井泉就是在城市混不住了，違背毛主席的路線，背叛了毛主席。（康生同志：如果把這個事情嫁禍於二七公社，那就是客觀上幫助了李井泉、產業軍。）李井泉想要農民進城，保衛他們政權。他還不是失敗了。

康生同志：我告訴同志們一個祕密，農民不會無緣無故的進城，各地的規律就是軍分區、人武部的動員。凡是動員農民進城，大體都是軍分區、人武部搞的，大家對這一點不要懷疑。

伯達同志：給農民記工分，記多少錢，給多少糧食，不然農民怎麼會進城來呢！有些農民就是糊裡糊塗進來的。不給糧食，不給工分，不給錢，農民就是不給他幹，還有戚本禹同志說的，在農民中間造謠，總是說造反派怎麼破壞國家財產，要求農民進城支援，宜賓農民進城破壞生產才厲害哩！（戚本禹同志：這是過去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辦法，調動群眾鬥群眾。）

康生同志：浙江保守派動員農民進城，就是軍分區人武部搞的。

伯達同志：農民進城主要搞什麼？我們還不知道，結果農民把對他們的

革命領導幹部也喊打倒。他們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康生同志：動員農民進城，不是當權派不行，因為要給農民工分、錢、糧食，誰有這個力量？

伯達同志：你們要特別注意人武部。

康生同志：新鄉、開封如果沒有軍分區共指揮，農民不會進新鄉、開封。

伯達同志：張樹芝同志，你們的工作要認真。

張樹芝：我們正在開三級幹部會議，在鄭州不成，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了。我們準備把中央首長指示、中央批示傳達一下，經過教育，那些不贊成中央指示，我們軍隊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是最有紀律的，對他們是要執行紀律的。

康生同志：張樹芝同志，你們現在正在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開不成不錯，我支持三級幹部會議不開。開這樣的會議，看什麼人領導、什麼路線領導，有的省軍區也是這樣。用第一個辦法開三級幹部會議，名義上是傳達中央指示，實際上是動員他們反對中央批示，動員他們讓農民進城。很多這樣的經驗，你們要注意，有的軍分區，人武部常常以各種藉口召開會議，什麼好聽起什麼名字。比如有的用學習毛主席著作模範人物介紹經驗會的名義開會，實際上是動員農民進城。有的以整頓過去支左工作為名，實際上動員部隊反中央，動員他們同保守派組織或反動組織相結合。很多地方都有這個經驗，你們也要注意。現在你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到底開好還是不開好，你們考慮。有沒有人在三級幹部會公開的或祕密搞何運洪以前那一套。

伯達同志：何運洪同志要做人武部的工作，不要讓他們動員農民進城。

康生同志：他們有很多理由總是藉口下邊不通來對抗中央，說什麼「都能夠擁護軍區」，「很多人向我們講思想不通」等等。過去你們河南軍區何運洪就作過嘛！說「給二七公社平反，召集幹部會議通不過，還要看看。」

戚本禹同志：有電報。

伯達同志：一個是劉建勳同志回河南幫助做人武部工作，能夠一分为二

就一分為二。

康生同志：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擁護，一個是打倒。

伯達同志：都是利用人武部。

康生同志：現在就有人揪劉建勳，陳桂昌就揪走了嘛！

伯達同志：人武部有好的，能夠改正錯誤還應該歡迎；不想改正錯誤的要有適當措施。我把這個祕密全給你們說了，你們要採取這個辦法對付我，會不會？（造總，十大總部：不會）你們在這裡保證，回去也應當保證。動員農民進城就是犯罪。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犯了罪，對人民犯了罪，對農民說來也是犯了罪。

康生同志：農民明白了之後會找他們算帳的。

伯達同志：在座的代表同志們，如果你們對農民犯了罪，農民會找你們算帳的，農民受蒙蔽是一時的，我們相信群眾，信任群眾。毛主席的路線就是信任群眾的力量，希望他們能過來。群眾可以犯錯誤，但是他們會改正，你們不要以為可以隨便利用農民。那樣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今天我主要是講兩點。一個是現在全國各地的保守派組織或反動組織大量流進河南，並且進行了活動。你們要注意，特別不要供給他們武器，不要拿國家的財產製造殺人武器。一個是不能動員農民進城。你們縱容各地保守派組織，動員農民進城，這是犯罪。你們要不斷學習，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前進。要總結正面經驗和反面的經驗。我相信作大總部中大部分群眾，特別是工人同志會提高覺悟的。要想利用他們的一小撮人最後一定會被戳穿的。所以，對「白完行屍」、對「產業軍」、「榮複軍」、「聯動」的態度是考驗你們的試金石；動員不動員農民進城來反對造反派，也是一個試金石。

康生同志：

我有個建議，請同志們注意。河南總的形勢是大好。為什麼呢？因為軍區表示了它的態度，向中央表示，堅決改正錯誤，而且中央對他們的檢查也有了批示。所以，比過去的形勢更好了。只要軍區堅決改正錯

誤，只要同志們和各個群眾組織堅決實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堅決執行中央對軍區檢討的批示，執行你們自己達成的協議，那麼河南的形勢一定會更好，這一點我們有信心，但是，當前河南是存在危險的，這也要估計到。

- 一、剛才大家講「白完行屍」、「產業軍」、「榮複軍」、「聯動」到了你們那裡，而且產業軍在那裡殺人，據開封的同志告訴我們，他們殺了八·二四的同志。這些反動組織都到河南去，他們去幹什麼？破壞文化大革命。
- 二、河南現在武鬥向前發展了，張樹芝同志都承認，不管什麼理由，什麼解釋，事實是存在的，而且這個武鬥還有大發展的危險，也許就在這幾天。
- 三、請同志們注意，正當我們這一種好形勢，軍區同志改正錯誤，你們有一部分組織向軍區施加壓力，要他們不改正錯誤，要他們繼續堅持過去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這種壓力已經開始，我們估計，不但是想壓軍區不改正錯誤，而且還會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向中央施加壓力。不管怎樣保證，事實總會有的。（伯達同志：現在就有向中央施加壓力的。）

據說洛陽已經到了。希望施加壓力者明白，我們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癡心妄想。來兩千也好，二十萬也好，我們再三同同志們講話，毛主席領導下的黨中央，它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堅持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擁護何運洪路線的人，想向中央施加壓力，不能動我們一根毫毛，這種人一定碰得頭破血流。

- 四、防止天災。從天氣預報看，黃河水汛有大大增長的危險，黃河水可不管那一派，不管二七、河造總、十大總部，都不能分離。我們不是說一切為人民服務嗎？我們就是要在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同時，抓革命、促生產。

因此，我有五條建議，都要從積極方面向前看，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教導，要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聯合方面走。

- 一、希望雙方面達成協議，堅決向剛才表示的那樣，堅決反對百萬雄師，我想同志們可以達成協議（伯達同志：還有產業軍、聯動），堅決譴責百萬雄師在武漢綁架謝富治、王力同志和對他們的迫害。你們必須充分準備同全國人民一道，堅決譴責這種叛逆行為。
- 二、雙方達成協議，堅決反對百萬雄師、產業軍、聯動，到你們河南去破壞文化大革命。你們應當堅決抵制這一點，同北京的革命群眾一起與百萬雄師、產業軍、榮複軍、聯動作堅決的鬥爭。今天，百萬雄師和獨立師坐火車到北京來，北京所有革命群眾都上街遊行抗議，並且不准火車進站，不准他們下車，而有些比較激烈的人準備武鬥，我們想辦法說服了。因為北京不同於武漢，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應當讓他們下車，因為另外還有老百姓嘛！下車還要安置他們吃飯、住宿。可以給他們擺事實、講道理嘛！不要搞武鬥。這一點，二七公社要注意。就是說不要用他們的辦法對付他們，因為我們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戰士。他們現在已經把反動面貌暴露了，還不容易鬥爭，而且這裡許多人是被蒙蔽的，對他們還是要更好地做工作，你到那裡乒乒乓乓武鬥一頓。當然同志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是帶著槍到北京來的，帶著槍到北京是來幹什麼的？但是，我們是革命的，可以給他們辯論，不一定動手，應當採取這樣的辦法。現在，百萬雄師、榮複軍、產業軍、聯動都去了，「三字兵」也去了，很可能在你們那裡會師。

（伯達同志：他們在河南會一敗塗地）所以要堅決反對這些反動組織到河南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決反對一個任何組織同他們結合在一起，堅決反對任何組織利用他們的力量反對另外一派，不管那一派都堅持這一個協議。

- 三、要把已經達成的六條協定重申一下。目前河南武鬥發展，重申一下這個東西有好處，堅決實行已經達成的協議，堅決制止武鬥，這一條是當前最重要的一條。無論新鄉，無論開封，無論

洛陽、鄭州都要注意。

- 四、保證黃河水汛安全，任何組織，都不得搗亂和破壞防汛工作。不准任何組織砸、搶防汛器材、物資。不是說關心五千萬人民嗎？這就是關心五千萬人民的問題，堅持這個協議，有沒有困難呢？是有困難的。但是，可以在各方努力下解決。因為這是關係到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問題。
- 五、堅決擁護解放軍，歡迎、支援軍區改正錯誤。反對向軍區施加壓力，要他不承認錯誤。這是最後的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最關鍵的一條。有了這一條，就可以防止農民進城，制止武鬥才可能有真正的保證。這不是你們一個人在這裡就可以保證的，剛才有一個人說：他（李玉坤）可以保證制止新鄉的武鬥，這不可能。事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你沒有抓住關鍵，關鍵在軍分區，而軍分區的關鍵在政委李國秀，據我們知道不止他一個人，所以，不要那樣天真了。因為有何運洪的路線問題，要從路線問題上考慮才能解決問題。擁護中央批示，擁護解放軍，支持、歡迎軍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改變錯誤路線而不是向軍區施加壓力，使他們不改正錯誤路線，這一條可以達成協議。因為中央有批示。

我建議明天一天，核心組要搞出協議來，這個問題本來今天就明顯了，剛才有一個同志寫了嘛，主要是達成協議和貫徹執行協議的問題。

我再重複一下：

- （一）雙方達成協議，反對百萬雄師在武漢反對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動。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寫出文件、傳單在社會上散發。
- （二）雙方達成協議，堅決反對百萬雄師、產業軍、榮複軍、聯動到你們河南去破壞文化大革命，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分裂、挑動武鬥。
- （三）雙方重申，保證實行已經達成協議的「七·五」協議書，特別制止日益發展的武鬥。

(四) 雙方達成協議，黃河防汛協議要堅決貫徹執行，材料、物資、計畫不允許破壞。

(五) 堅決擁護軍區的檢查報告，擁護中央的批示，歡迎、支援軍區的同志改正錯誤，反對向軍區施加壓力，使他們不改正錯誤。

這樣五條建議，請你們商量，看贊成不贊成？（眾答：贊成）贊成，你們就回去平心靜氣搞協定，不要算剝皮帳，達成文字的東西，這樣你們回去就好做工作了。贊成就散會。達成協議，再開一次會你們就可以回去了。

二七公社的代表高呼口號：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打倒劉、鄧、陶！

打倒王任重！

打倒陳再道！

打倒文！趙！楊！

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

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

其他各方代表也高呼口號。<sup>31</sup>

## 陳伯達、謝富治與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 (1967.7.28.)

(摘要)

(「新北大公社」同學說「團」、「O」、「飄派」他們說聶元

<sup>31</sup>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關於河南問題的文件彙編》，開封八·二四，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河南二七公社赴京黨報代表團編，《中央首長關於河南問題的指示及赴京黨報紀要彙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梓、孫蓬一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伯達：不要這麼說嘛，為什麼上綱上得這麼高？什麼問題都要上綱！人家改正錯誤也不行！要給人家改錯誤的機會，不要逼得人家沒有路走。對聶元梓是這樣，對孫蓬一也是這樣，炮轟聶元梓，打倒孫蓬一，實際上就是打倒聶元梓（「新北大公社」同學：他們要孫蓬一靠邊站）讓孫蓬一靠邊站就是要打倒，我批評一個同志就要打倒，行嗎？要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態度，還是讓他工作麼！北大有缺點，我攻了一下，聶元梓同志接受了嘛，對同志就要批評、幫助。

伯達：（有人反映武漢問題時）北京革命派、紅代會做了很多工作，但要促進外地革命派大聯合。

謝富治：我們關心這問題，所以這次帶北航同志去幫助造反派「和稀泥」。

伯達：你們一定要學習好毛主席的偉大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要學深、學透，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人民內部矛盾一定按同志式原則來處理。（問北大一同學）你們同聶元梓同志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答：是人民內部矛盾）有人喊炮轟聶元梓，其實就是打倒聶元梓，醉翁之意我是知道的。那天我到北大搞了幾條協議，我不當工作組，不包辦代替，你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特點。

我的話是隨便說的，清華「四一四」不要與蒯大富太過意不去，過份了就會走向反面，在人民內部，革命派之間「害人之心不可有」，要好好學習毛主席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著作，不能學一陣就忘了就丟了（韓愛晶同志插話：要善良）善良有兩性，有資產階級的善良，也有無產階級的善良，我那天到清華去，目的是要說明蒯大富的，幫助「團」派的，不要不准革命，「四一四」不要咄咄逼人，希望大家好，給人家改正錯誤機會，這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過的話。聽說那天我還沒有離開清華，「四一四」就貼大字報，所以我那天只好發表聲明，你們不

要把你們的意見強加給我，我也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你們。

謝富治：以後不要叫這派那派，我看都是一個派，那派都有他特點，「四一四」也有他缺點。

## 謝富治、陳伯達接見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的講話 (1967.7.28.)

謝富治副總理：

這是陳伯達同志，這是周景芳同志，我是謝富治。我代表北京市革委會，中央文革，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同志向大家問好！陳再道一貫反對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這一次面目終於暴露出來了，中央文革小組是無產階級的最高參謀部，中央文革在人民當中威信最高。誰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組、就堅決把他打倒。我到了好多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對中央文革小組無限熱愛，可是一小撮走資派，反革命對文革小組卻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

王力同志在軍區的四點指示是總理的意見，當時總理也在武漢，只是沒有出面，他們將這幾件事主要加給王力同志，要絞死王力，而我只是打倒，這是有針對性的，是針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中央文革的，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現在軍隊內造反了，受蒙蔽的一些群眾也覺悟了，武漢是一片大好形勢，革命派揚眉吐氣，反動派垮臺了，所以什麼百萬雄師，管他多少萬，都是紙老虎，只要聽從跟著毛主席、中央文革，那是不可戰勝的，只要他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就要垮臺。

今天來找你們談一件所事，你們比我們還清楚，就是殺回武漢區。武漢現在來了三千多人。希望你們統統殺回去。武漢的形勢是好的，希望大家打回去，回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要給大家講幾句話，希望大家按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政策辦事：

第一件事，革命派本身要大聯合，第二件事對少數壞分子要恨、要鬥爭，像劉鄧陶王陳牛蔡這些人。革命造反派內部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對保守組織我們要作工作，武漢形勢雖然很好，但保守組織並沒有垮，你們應該聯合起來，不要為這個事，那個問題爭論不休。過去的事都過去了，當然對走資派要算總帳。我是湖北人，是真的又是假的，我生在湖北，但什麼也不知道。我們都有毛病，缺點，錯誤。二八聲明的大方向是對的，罵了託派、投機商，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是託派，那不算錯誤，不要抓小辮子。

陳再道專門收集什麼十大罪狀，「百萬雄師」十大好處，全是造謠。你們對一小撮要狠狠地批判，聯合起來做好保守組織的思想工作。我今天將北大、清華、北航、地院、師大、礦院叫來了一些，你們按照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教導，幫助武漢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只要是革命派就聯合起來，合乎毛澤東思想的就支援，北京的同志千萬千萬要注意。

革命的大聯合、「三結合」、革命的大團結，這都是偉大領袖提出來了，革命派最聽毛主席的話，如果在北京就幹上了，那怎麼得了呢？雲南、四川的造反派分為兩派，保守派還沒有打完，你們就打起來了。希望武漢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分為典型的幾派不太好。要讀毛主席的書《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是不要武鬥，二是所有造反派讀這本書。武漢造反派受了相當時間的壓力，特別是工總，九·一三，你們剛剛還沒有翻身，還要做很多工作，對「百萬雄師」也要作工作。把武鬥停下來，認真讀毛主席的書，團結左派，同陳、王鬥爭，作「百萬雄師」的工作要擺事實講道理，奪「私」字的權。我們不是個人，一個小團體，而是一個整體，我的歡迎詞講完了。請文革小組的領導人伯達同志作指示。

陳伯達同志：

我是作為你們的小學生到這兒來的，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是你們的小學生。在任何時候同志們集體智慧，我永遠是趕不上的。是你們的小學生。

這次謝副總理、王力同志到武漢，同武漢的造反派戰鬥在一起，我

們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了，資產階級的走資派陳再道打倒了。

謝副總理、王力同志光榮回到北京，來到北京的武漢革命造反派到處受到革命群眾的歡迎，我作為北京的公民向你們表示歡迎。歡迎你們對毛主席的忠心，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事業的英勇，歡迎你們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願望。

我完全擁護謝副總理的講話。

我非常非常地希望大家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用好《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光輝著作，把毛主席思想在行動上表現出來！

武漢造反派團結萬歲！

戰無不勝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毛主席萬歲！萬萬歲！<sup>32</sup>

## 本月

### 陳伯達在首都大專院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1967.7.)

同學們，戰友們：

今天我參加你們的大會，很高興。

為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的

<sup>32</sup> 駐北航紅旗武漢鋼三司戰士整理，七月二十八日（未經本人審閱）。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的人民群眾，革命的中國青年，用自己的英雄主義，正在創造自己的新歷史。這個新歷史，產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文化，新的風俗，新的習慣，成為鼓舞人們前進的智慧的燈塔。

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為有錢人服務的，這種教育制度已經腐朽了。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將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教育制度，人類歷史上的嶄新的教育制度。這個新的教育制度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為窮苦人翻身服務的，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服務的。

你們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創造這個新教育制度的開路先鋒，是一條新道路的探索者。一開頭，不可能是很完善的，但它是無敵的，不可抗拒的新教育制度，將會在切切實實的實踐中，不斷完善起來。

希望你們遵循我們偉大導師毛主席的教導，用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實事求是，力爭上游，戒驕戒躁，謙虛謹慎，搞出新樣板。

祝你們的探索成功！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毛主席萬歲！

## 陳伯達與韓愛晶蒯大富的談話（1967.8.8.）

八日晚到九日凌晨，敬愛的陳伯達同志、謝富治副總理等接見了韓愛晶、蒯大富等同志，陳伯達同志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陳伯達：現在存在的問題是不深入地探討問題，對周圍的事沒有很好地考慮，心總在飛（指總想外流）。

韓愛晶：（大意）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我們這幾個人是小資產階級，都快成修正主義了，要求到外地火線上去鍛鍊。

陳伯達：你們的毛病很多，你們還不是修正主義，你們要接近群眾，學習主席著作，要有群眾感情。

蒯大富：我們這幾個人風頭太多。

陳伯達：你們風頭是出了不少，風頭主義是腐蝕人啊！

（韓愛晶同志又談了要防止產生修正主義）

陳伯達同志寫了：戰鬥，學習！戰鬥，學習！戰鬥，學習！

最後，陳伯達同志乘車送韓、蒯至北航、清華並意味深長的說：無限的希望，無限的光明、無限的前途，行百里者半九十，你們還只走了半里啊！

## 陳伯達與福建省雙方談判代表的談話（1967.8.10.）

八月十日晚十一點到八月十一日上午九點，陳伯達同志接見雙方談判代表，我們十二位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南面會議室，陳伯達同志已經在那邊等了。陳伯達同志和我們一一握手，親切詢問各個同志的姓名和組織，陳伯達同志說：葉飛在報上點名了沒有？我們說：沒有！要經過中央批准。陳伯達同志又說：中央已經批准了吧！葉飛可以在報上批判。葉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國民黨作風。

下面是「八·二九」控訴說：他們圍攻我們，他們有四千人圍攻我們，我們在樓上只有四百人，剛才通電話時，他們還在進攻，佔領了三樓，還放毒氣，還準備放火，用搶來的棉被、棉衣放火，衝擊時他們用小口徑步槍配合，我們大部分被小口徑步槍打傷，傷勢很重，有的穿過肺部、心臟，他們還挖了三個洞，準備用炸藥爆炸，我們重輕傷有二百多人。現在已斷水、斷糧，但是，我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

我們代表彙報說：「八·二九」那邊說他們現在想複課鬧革命，但廈大、華大、林學院、二師院又來了不少人。

陳伯達同志說：呀！糟糕！人馬上要放，首先要檢查對方抓的人放了沒

有。「八·二九」先抓人，兩邊抓人全部都放。

「八·二九」彙報說：我們戰友二天二夜沒有吃了，天天被掛牌遊街和強姦。

陳伯達同志說：不要談那一些了，你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不能做判官，這些話我都聽不進去。好，好！我知道這些意見。

我們說：我們已經放了人，他們不放。

陳伯達同志說：抓人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說：放人後，大家撤離華僑大廈，保護現場，進行現場調查。

陳伯達同志說：我完全同意。

「八·二九」說：伯達同志你不知道，他們是包圍我們的，他們要先撤退，我們才能放人。

這時陳伯達同志站起來，用鉛筆敲桌子說：你們不要多說了，不要講條件，放人和撤退同時進行，我贊成任何一個組織，都不要占漂亮房子。「八·二九」搞一個地方交際處也太漂亮了，我住過。「八·二九」立刻撤出華僑大廈，你聽懂了嗎？聽懂了嗎？革造會要保證「八·二九」撤出安全。

我們說：一定保證。

莊志鵬：福州正在搞白色恐怖，尤其大搞了好多制高點，上面堆滿了石頭、硫酸。

伯達同志說：不要上綱上得那麼高，不要戴高帽子。

「八·二九」講：伯達同志，你的軍事理論水準很高，有作戰經驗，造成武鬥是兩軍對壘。

伯達同志講：武鬥的經驗我沒有你們多。（這時大家都笑了）

「八·二九」講：他們要先撤，我們才能放人。

伯達同志講：你又附帶條件了。你們抓了人可能被關在華僑大廈，如果從華僑大廈放出來，他們這邊歡迎，可能又要大舉進攻，這是你們的顧慮，說穿了這是你們的困難。革造會你們有真理、有毛澤東思想，退避三舍也可以打勝仗。你們看過了嗎？左傳退避三舍也不等於打敗仗。

我們說：他們人一放，我們就全部退。

伯達說：好！全部退好！

「八·二九」說：我們住華僑大廈是被他們逼出來的。

伯達同志說：你們住那樣好的房子，是腐蝕你們的，沒有事情幹就攻擊對方，我這樣說是愛護你們的，不管是長期住或短期住我都不贊成。

「八·二九」講：革造會在福州占好多高樓大廈，如台江百貨大樓，東街口百貨商店，外貿局。

我們說：那些都是各單位造反派的。

伯達同志說：你們一下子就扣什麼欺騙中央的帽子，我以前接見革造會太多了，給革造會講話講多了，你們就一下子湧來一千多人，要我平等對待，算了，見見老鄉也可以，以前接見一次接到許多喜報，現在我看喜報不能，我們不接了，只接一個陳伯達同志的大字報。

「八·二九」講：七月十三日，陳伯達接見，革造會有六種傳單，很多，我們都帶來了（拿出來看）。

伯達同志說：革造會傳單很多，那沒有問題，我是主張放姜觀的，我是向你們學習的。那一次我才知道人武部的作用。人武部動員農民進城，搞什麼「過得硬」，打、搶、抄、砸。第二回接見是一千多人，我和韓先楚一起去，我在裡面替韓先楚講話，講韓先楚是同意放姜觀的，我是替他講的，大家就轟，叫他自己講，七講、八講，他才同意放。

「八·二九」講：姜觀放了，他們全省慶祝三天，就差沒有騎大紅馬，還把我們拿去掛牌。

伯達同志講：戴大紅花也很好。不要這樣講，關了那麼久放出來很高興，開慶祝會你們青年喜歡這樣搞，好，我也沒有什麼意見，我和韓先楚同志說過，他們還會開慶祝會，你們要有準備。

我們講：放姜觀我們很高興。

省機總司：我們也很高興，姜觀是造反派（大家聽了大笑）。

我們講：你們現在也會講姜觀是造反派啊！



伯達同志講：允許人家改正錯誤（陳伯達同志帶頭鼓掌，我們也熱烈鼓掌）。

「八·二九」講：他們抓我們掛牌遊街強姦。

伯達同志：這樣話我不愛聽，聽不進去。

「八·二九」：中央十條下來後，軍管會貫徹不力「八·二九」也有錯誤，希望造反派批評我們，但事態發展不是這樣，把我們看成保守組織，「八·二九」和軍區是有鬥爭的，光大字報就放了五百多張，口頭批評就更多了。

伯達同志講：人武部動員農民進城是錯誤的，是反動的，「過得硬」（泉州）是反動組織，要他們解散，沒有人武部，「過得硬」是搞不起來的，軍分區、人武部搞「過得硬」是過不硬的，是反動的，給工分、給飯吃把農民糊裡糊塗調進來還不知道幹什麼。毛主席說過農村包圍城市，對全世界革命是有貢獻的，現在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再搞這個口號是反動的，農民不要受騙上當，現在有種動向值得注意，要注意，我們農村，什麼農村包圍城市，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再提這個口號是反動的，在解放戰爭史上，毛主席指出農村包圍城市給我們指出了道路方向，現在再提農村包圍城市是反動的，什麼過得硬是亂彈琴，不要為了幾塊銅板，去做壞事，希望和你們見面後，這個道理到處講，過得硬是過不硬的。

伯達同志講：阿Q最怕別人講他有瘡疤，果然你們「八·二九」瘡疤很多，可能他們也有，我們知道華僑大廈都是水泥的，有利防守，搞武鬥有好處。

這時伯達同志很氣，伯達同志走到門口，門外有「八·二九」的一、二百人要求接見，伯達同志就去看看他們，伯達同志講：你們來幾天了？

「八·二九」講：來二十幾天了。

伯達同志講：坐車不要錢呀！我們給你們搞協定。

這個時候「八·二九」裡有人哭哭啼啼大訴苦，受圍攻、挨了打。

陳伯達同志說：別算老賬了，你們也不會服服貼貼的。我見你們一下就

行了，不要住那麼久，還要工作，回去吧！

「八·二九」：回去有人要抓我們。

伯達同志講：你們有什麼出名，都回去吧！

（陳伯達同志和他們談有二十分鐘就回來）

回來後伯達同志講：我給「八·二九」講今天見見老鄉，因為老鄉來了，我去見見老鄉，我也很勉強。不要回去講陳伯達同志接見「八·二九」，這樣我很不舒服，不要因我接見而撈什麼稻草。我有個脾氣，不要強加於我。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員會赴京代表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sup>33</sup>

## 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1967.8.11.）

【時間：晚，地點：人民大會堂】

###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

昨天，大家講了些意見，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有不同的意見講出來還是好的。有些問題跟大家商量一下，談些看法，看對不對。

毛主席親自發動的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一年來，已經取得了偉大的輝煌的勝利。這個大革命的勝利震動了整個世界。幾億群眾從過去各種矛盾中醒過來了，這是世界歷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這個革命的勝利是中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對地主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的勝利，是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勝利。這個革命的出發點是相信群眾，尊重群

<sup>33</sup> 《新福大》（福建省革造會、革委會•新福大公社主辦）星期一，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第三版。

眾，相信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線，這是過去領導革命的路線，也是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毛主席的群眾路線。

革命的性質，群眾的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要作一種正確的估計。我們是在勝利地前進著，在前進的道路上，在勝利的道路上，形勢大好，全國發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進。不僅在全國是這樣，在北京也是這樣。

北京的工人運動比起上海來落後。北京大中小學一共七十萬人，工人是一百萬人。工人階級，他們運動力量比其他階級大得多，現在還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態。學生運動有很大的發展。最大的學生運動數北京發展得最寬廣，而現在，學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鍛鍊，但是，還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不斷地總結經驗。大吵大鬧興趣高，總結經驗興趣比較少，不總結經驗就是不能進步。闖勁大，闖的思想多，學習的思想比較少。學習，當小學生，當毛主席的小學生，當群眾的小學生，這種思想比較差。怎麼根據毛主席的思想總結群眾運動的經驗，考慮得比較少，這種估計對不對？壓倒旁人，壓倒別的派別的思想比較多，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的思想比較少，對不對？

你們本身也有和群眾相結合的問題。毛主席說，知識份子若不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究竟怎麼結合，你們並沒有研究個方案來。前一個時期，一說要與工農結合，一哄都到工廠裡去，車間裡工人倒沒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響工作。說是下廠要向工人學習，其實沒有學習到。還有一個毛病，你們下去是不當學生，而是當先生，把你們派別觀點也帶去了，這對不對？你們說，北京有兩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誰曉得你們是幾大派？總之，你們把派別觀點帶到工人、農民中去了。你們去了不是向工人學習，而是把派別觀點帶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這種情況。當然，你們到工農群眾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這一點我們的意見是：你們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首先要當學生，而不是要當先生，這樣就不會帶下去派別觀點、結果影響人家生產，那是不好的。

從去年以來，你們到各地大串聯，有很大的成績，你們發動了許多革命派，發動了革命小將，並且回到北京來向我們彙報了許多情況我們所不知道的情況。這在歷史上是有功績的。但是，也因為這樣，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走向另一片面，覺得好像中國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學生包辦代替，所以現在，又在北京待了一個時候，又坐不下來了，又發出了第三次大串聯的號召。現在，有許多人坐在車上不下來。在北京，你們要和群眾商量，謝富治同志很謙遜，你們沒商量就出去了，還把第三次大串聯加到某個身上，我們可以說，中央、中央文革沒有人這樣號召。你們說，一定有，我們說，一定沒有。《紅旗》雜誌有一篇針對武漢問題的社論，你們就找到了根據，到處抓軍內一小撮，不作具體分析，毛主席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是要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問題。最近有這麼一種論調：說當前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的前夕。我們說，經過一年來的鬥爭，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無前例的輝煌的勝利，你們的估計與中央相反，這是個別的，少數的。這種估計對不對呀？到底是個別人的估計對，還是中央估計對？請你們作一個判斷。

如果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的前夜，說明什麼呢？說明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對不對呀？這就把你們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們一年來文化大革命，一年來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們的估計就想反了，中央說你們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們的個別派別估計就與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學的估計是錯誤的。因為有這種錯誤的估計，所以行動就徬徨了，有時想這樣，有時想那樣，想到處串聯，包辦代替，以為沒有北京學生，其他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們說過。你們出去串聯，對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繼續下去，待在外面包辦代替，就會把這種作用走向反面。有這種說法，不知對不對？有些地方一些派別鬥爭，不是原則的爭論，而是無原則的派別鬥爭，爭論不休，都與北京學生有關係，不知對不對？這是少數人嘍，想包辦代替全國的革命，這種想法是不對頭的，與毛主席說的，要信任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的思想相違背的。

從歷史的發展觀點看，你們煽風點火起了好作用，後來想包辦代替

就不好了。你們學習得不夠，對毛澤東思想領會得不夠，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比如武漢市問題，中央作了正確的處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在給武漢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中說：「武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夠遵循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指導引的軌道前進。」

武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現一個新的勝利的階級。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凱歌正在鼓舞著全國，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開始了。

可是有人就說：武漢表面平靜是不正常的，包含著一場武裝暴亂的危險。這種估計與中央的是對立的，你們應當信任中央派到武漢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劉豐同志，武漢的革命派應當和他們合作，應當信任他們。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這些意見不曉得對不對？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談過，你們各學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單位的鬥批改，大批判相結合。但是，你們坐不下來，有些得不錯，你們的小報有的搞得不錯，但還要更提高一步。

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開出更燦爛的花，作出更大成績。你們現在的花開得不旺盛，你們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口號：「內戰外打。」你們要搞戰備。當前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想把內戰打出去。還有一種人是想入非非。還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團）是個祕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周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對總理也對中央，要把它打倒。裡面的群眾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這樣的錯誤，毛主席說，相信大多數群眾，大多數幹部，相信解放軍。這是我們遵循的正確軌道，不要被破壞利用，不要被壞人挑撥，毛主席在延安時給新中華報提過兩個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簡單化，不要直線、想當然。這不符合辯證唯物論，不是毛澤東思想。

關於畢業生的問題：現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來的通知不是正式決定）在沒有離開學校之前，要安定下來嘛，在學校裡搞大批判，搞鬥批改，不要當逍遙派。

我今天就講這些，給你們商量，向你們請教，如果不對，希望你們提出。

### 江青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我們好久不見面了，原來在武漢事件（二十號）那時候就想和同志們見面，聽一聽你們的意見。但是，後來就拖下來了，又拖到現在。不管怎麼說，我們是有缺點的，我們的缺點是，應當跟你們早一些交換意見。比如，走人的問題，預先有覺察，如果早講一下，你們可能聽我們的，當然，也不一定羅。比如清華，走了五、六千，我們有責任，不能把責任推到你們身上。當然，我們要有觀察的時間，如早提醒一下，你們可能清醒一下。

形勢逼人，有時工作被動，比如今天晚上的會，原計劃八點鐘，現在十點了，才開。

伯達同志講話是準備了的，我沒有準備，談出來，和你們交換形勢，錯了可以批評。

談形勢，我覺得須有個比較，如果不比較，老談形勢大好，你們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這時候來比，也就是歷史地、全面地看問題，是不是大好形勢？你們會說，去年沒有武鬥，今年有武。比如對於武漢問題，伯達同志說了，已經解決頭問題了，你們還說，問題還大的很呢！已經解決，就是說基本解決，還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這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雖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權，很強硬，他們還可以調動。而現在，他們是癱瘓了，你們同意不同意？（同意！）現在還有一小撮人背後操縱武鬥，搞有組織的、有訓練的專門殺害革命派的武鬥，他們是強呢？還是弱呢？是弱了。武鬥總是少數人。黨中央、毛主席一再號召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他們挑起武鬥是弱的表現。當然，我們有些地方有損失。有的小將被他們殺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這是一場大革命，難道能沒有犧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不死傷幾個人？當然，我不是說，死人就是好。敵人是反撲的，他們還要較量的，兩個階級的較

量，反復較量。有些同志覺得一年過去了，沒完沒了的，這是急不得的。總之，一小撮人沒辦法調動我們的正規軍，軍隊有命令，不准開槍。他們就只好在幕後組織一些人搞武鬥。這個武鬥很殘酷羅。我看了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難過。

他們操縱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鬥的，有個人寫了一封信，說他現在已經殺了四個階級兄弟，現在不願再幹下去了，跑出來了，他要投案。我們相信這是真的。

他們還有一個辦法是調動農民進城搞武鬥，農民進城總是要吃喝的，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他們有一種手段叫做經濟主義。目前，有一些地方還有這個東西。

所以說形勢好，就是過去他們是強有力的，掌握政權，現在是癱瘓，過去是群眾不知道，受蒙蔽，現在群眾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連塘，有些小將突圍出來，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裝敵人的埋伏，這小將受傷清醒之後，是在一個老鄉家裡。他被毒打後，要活埋他，農民不捨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裡去。老大娘硬是設法把他送到城裡去。這樣一個事情說明瞭群眾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說要進行宣傳工作，要進行強大的政治攻勢，敵人就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說貧下中農一定要搞武鬥，對小將不愛護，那是不正確的。他們一旦覺醒了，就會幫助他們。所以要作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要宣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宣傳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對中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意義，對世界革命的意義。使那一小撮人變成過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鬥就不行了。

現在比起去年來是大好形勢，要使形勢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們對形勢的估計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說武漢的形勢不好了，又說先進的南方，落後的北京。南方是武鬥，難道要北京搞大武鬥嗎？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績的，有先進的地方，又有落後的地方。應當如伯達同志所說，要作具體分析，一股勁地說北京落後，那就錯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門廣場開了兩次百萬人大會，這兩次會對全國有影響，這能說北京落後嗎？我很希望你們不要把你們的觀點強加於人，我也不把我

們的觀點強加給你們，我的話你們可以不聽，可以睡覺。當然，有個好的方面，對全國革命特別關心，這個想法不應排除。

革命的大聯合問題，我還是想強調，你們是搞革命的大聯合呢？還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現象，但是為了搞革命，為了戰勝敵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共同鬥爭，有什麼小團體主義、個人的私心雜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將很多都經過了一年多的鬥爭經歷了，難道這個問題不能逐漸解決嗎？而是講起來津津有味，令我驚奇的是，揪劉火線，開始比較統一，後來不知怎麼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為什麼不能聯合呢？你們沒有小團體主義？沒有風頭主義？你們的請帖，去年你們給我們的請帖是手寫的，是在一張小紙上寫的，現在越來越高級，請帖好得很哪！你們在火線上不聯合，遇到真正的敵人怎麼辦？還打內戰？

個別單位搞自己的展覽。最近我很難過，我看到你們把我吹得太厲害了，就要跌倒了。在這兒（指長安街上）有一幅畫，把我也畫上了，我看了以後很不安，很難過。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做了一些事是應當的，況且有時還作錯了呢。最近好了，把畫蓋上了，我就舒服了。現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有些造反派單位也搞起來了，照了相掛起來，還拍電影，還演起戲來了，有沒有？這是一種腐蝕，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要增加一點免疫力，抵抗力。頭腦中老想我在那兒出個名，考慮自己，而不是為了革命，團結廣大人民，不是考慮大聯合，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戰勝敵人呢？所以要強調大聯合，不要革別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難了。

不搞大聯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聯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結合」，而且組成領導班子，才能領導本單位的鬥批改主席根據上海的經驗。也許有些同志說，這是老生常談，我們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覺得有必要再說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國範圍內搞，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國每一方面進行，就要同本單位的結合起來。你們就是要坐下來，不



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單位鬥批改的問題，這是百年大計，這是你們的事情，我們不能包辦代替，不能代替你們鬥，不能替你們批，不能替你們改。如果把革命的對象確定下來了，就能去團結更多的人。還有利用敵人的矛盾，搞好本單位的大批判和鬥批改，走出一條路來。你們就喜歡往外跑，坐不下來。外邊也有造反派麼！

我聽說北大有一兩千人在外頭，全國各省都有，搞情報，手伸得太長了，你們撤回來了嗎，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講了幾分鐘話，只一頁紙，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階級內容就歪曲了我的講話，愛莫能助，鞭長莫及，有些地方小將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時，河南二七公社受壓制，他們提出文攻武衛，我講了，還講錯了一個字，說成文攻武守，在這一頁多紙裡主要強調了文攻，搞政治攻勢，使廣大群眾識破一小撮人陰謀。搞武鬥總是有人操縱的，你們想一想，要是我搞武鬥誰給我柳條帽，我也找不到長矛，你們有沒有呀？

南京有幾萬人武鬥，最近的形勢有改變。

北京要帶頭反對武鬥，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麼！要帶頭反對武鬥。（謝：不要帶頭武鬥）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數壞人在操縱，例如武漢、河南、南昌，當權派組織一夥人，叫做武工隊、紅武軍，多了，專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級得很，比抗日戰爭還高級，矛頭是鋼的，很厲害。使廣大群眾識破是一小撮人破壞我們，使他們孤立起來，就是要提高人們的認識。在有的地方，一個條件群眾受蒙蔽，第二個條件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有力量，革命派處於劣勢，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見了心裡很難受的，小孩也被捅了。像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衛，對不對呢？我覺得是對的。而你們是不是像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還提武攻文衛，這不是碰鬼了嗎？文的怎麼衛呢？

聽說，有的地方，兩派都在準備磚頭，準備武鬥，還說是我允許的。這是歪曲。我說的不僅指河南，也是指武漢，武漢二十日凌晨，扣押了謝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種情況下，我要支援革命派，那裡革命派

自己又沒武器，對立面拿著武器，背後又有人指使，在那種情況下還不該革命小將自衛呀！可是你們，有的地方還修工事，我覺得兒戲了，要冷靜，頭腦冷靜很重要，不冷靜容易犯錯誤，要冷靜、勇敢、謹慎。

「五·一六」組織，我不重複了，總而言之是不容許的。同志們不要上當。在大革命中難免一些人混水摸魚，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從兩方面，「左」的或右的來動搖中央。這個中央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儘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點，我們也力求改正。像「五·一六」這樣的組織是不容許的，是一種破壞行為。

還有一種被廣泛流傳的傳單，署名就很怪，藏龍、藏貉、伏虎。有什麼十條的，十二條的，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無產階級革命派，傳單的標題是《請看革造總部的絕密策略》（假工代會搞的？）。他們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園、景山公園、王府大街公開張貼，很像是特務幹的，（謝副總理插話：與「五·一六」有聯繫）可能與「五·一六」有聯繫。這是一種破壞行為，要向群眾講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們小組分為多少個派，這是不對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這是常事，你們也一樣。但是，我們是團結在毛主席周圍。有人說我與伯達同志，還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關鋒同志與康老是一派，根據什麼呢？！

對於聶元梓同志，我沒有什麼私交，過去不知道這個人，去年寫了大字報後，才知道這個同志。對於她的對的，我們全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錯誤，我們是不支援的，對於在座的同志也是這樣的，對的就支持，錯的向你們提出意見，交換意見，你們也可以駁，但是不允許鬧分裂。人大三紅的分析我覺得有些道理，我也懷疑有一隻黑手，不知我講的有沒有道理。這只黑手不僅伸到群眾當中，伸到革命小將身邊，還想在我們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敗！對於革命小將，他也是要失敗的。因為革命小將也在提高嘛！要滿懷信心，主席在搞鬥爭時，想到，充分想到困難的一面，但是，總是滿懷信心地領導中國的革命。這一點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如果不對形勢作正確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當的位置上，那就會出

問題。我們應當配合主席的思想。你們不僅是闖將，而且應當是有勇有謀，智勇雙全，無產階級革命派不要提起腳就走。現在北航你們還搞鬥批改嗎？總是要有點試驗嘛！失敗了再改，這不妨礙我們搞大批判，這個工作很艱苦。

今天話講長了，你們也聽膩了，結束吧。

### 康生同志的講話

我完全同意伯達同志、江青同志的講話，我沒有什麼多講了。

講到分析形勢，都具體的作瞭解釋。當前的形勢不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而是像毛主席講的，當前是大好形勢。

我想講一點。江青同志用比較的方法證明瞭形勢。我有個補充的事例，今年我們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五月十七日《紅旗》、《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篇重要社論《偉大的歷史文件》，我想同志們要看形勢，不可忽視這二件事。就是說，這個通知是偉大的歷史文件，這二篇文章不僅主席看過，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寫的。

那篇文章是講了國內的大好形勢，也講了國際的大好形勢。那篇文章講了三個里程碑，講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馬列主義第三個光輝的里程碑。文章中還講到社會主義社會存不存在階級鬥爭這個問題。馬克思、列寧不可能解決，毛主席解決了。

比如列寧，他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裡提出這個問題，但不可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二八年以前還承認了階級鬥爭。到了三六年就否認了階級鬥爭。直到他逝世前兩年才講到有階級鬥爭。是誰把馬列主義發展到最高水準呢？是偉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僅提出了這個問題，也解決了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不僅對中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有偉大意義，對世界也有巨大意義。

文章的最後，毛主席告訴我們階級鬥爭的長期性，不要以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決問題，也不要以為三次就能解決。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文獻上有記載。難道我們當前還不是大好形勢？！

我們的一些同志不僅不認識這個問題，而是用資產階級思想去推

測，根本問題就是沒掌握好毛澤東思想。《五·一六通知》為什麼重新發表，本來《五·一六通知》發表已經回答了為什麼，說明瞭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祕密組織，起個名也「五·一六」，他們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們是誣衊「五·一六」。

我們要知道，我們生活在最幸福的時代，毛澤東思想的時代。把毛澤東思想深入到群眾中去，這是共產主義運動史無前例的創舉。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誣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近一個英國共產黨做工會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機床廠參觀。他看了以後回來就說：我擁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沒想到中國工人階級思想覺悟這麼高。我回答他說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思想武裝了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他們的誣衊是他們不敢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交給群眾。那些誣衊我們的人是缺乏起碼知識的。

我們對毛主席要好好學。我們學得實在不夠，希望同志們多想一想，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了多少，領會了多少，應用了多少，活學活用了多少，這是我人經常應該想的。少打點「內戰」，不要光想站著兩條腿這裡跑跑，那裡逛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沒有那回事。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檢查自己，就會少打「內戰」了，我們用「五·一六通知」和五·一七社論來檢查，就發現我們學習得很不夠了。

另一點，我想講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敵情觀念，還有帝國主義，還有修正主義，還有蔣介石匪幫，難道他們不利用我們的缺點，利用我們的無政府主義幹反革命活動嗎？來破壞嗎？昨天我們收到香港寄來的一本書，書名叫《劉少奇語錄》，上面有劉少奇的像，劉少奇題的字，也有三十三條，寫這個書的人叫司馬義（晉）是美國《展望》雜誌的反動編輯。這就告訴我們敵人是甘心死亡的。這不能說明他們的強大，只能說明他們窮相無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 周恩來總理的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我完全同意剛才伯達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講話，我想補充兩點，一個是形勢，一個是軍隊的問題。我們看形勢，要客觀地發展地進行估計。有兩種估計方法。黨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認為形勢大好。江青同志說要有比較。首先敵人是什麼樣，去年這個時期，正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鬥爭的時期。後來，開始了大串聯，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北京走向全國，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風點火的作用，開展兩條路線的鬥爭。第二階段，是毛主席根據上海的經驗，提出了奪權鬥爭，掀起了一月風暴，搞了奪權鬥爭，這個問題比前階段深入了。經過兩條道路，兩個階級鬥爭，暴露出來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以進行奪權鬥爭。經驗證明，上海，山西，山東，北京還有黑龍江，貴州奪權是對的。這些經驗證明，奪權就是奪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權，要通過大批判，大鬥爭，大聯合，奪了權還會有反復，還會有許多經驗需要補充。奪權中出現了一些缺點，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這是史無前例的，靠我們在鬥爭中，在實踐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可能一帆風順直線上升，這樣的形勢是在前進，只有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相信群眾大多數，相信幹部的大多數，相信解放軍的大多數，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的大多數，依靠解放軍的大多數，敢於自下而上地發動了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這樣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不過不是重複，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武裝，是保衛文化大革命勝利進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軍」、「兩支」的任務交給了解放軍。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和他們講，真是任重而道遠的了。事實上證明解放軍是勝任的。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趙永夫，內蒙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整個軍隊，就那麼少數幾個人。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保衛者。沒有解放軍，光光發動群眾，敵人就要乘虛而入。我們的文化大

革命還是前進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還要有力量來維護，當然首先是群眾，而解放軍是最有組織的。解放軍也會犯錯誤。只要把問題講清楚，趙永夫之流就會像豆腐而已。青海也開槍打過革命派，但是說清楚，就親如一家了廣大解放軍戰士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我們的軍隊、只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命令一下，就好辦事。廣大軍民親如魚水。內蒙的軍隊問題，只打了一槍。他開始採取兩面派，最後還是暴露出來了。陳再道也是這樣。武漢事件，我親眼看到。武漢問題的解決是解放軍大力支持的，有個士兵，端著槍，對準王力同志，當時，獨立師的一個營長馬上站出來，說，你開槍，事情就變了，要開朝我開！結果戰士手也軟了。所以，我們解放軍的支援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這個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紅衛兵，沒有解放軍怎麼能行呢？四個多月時間接見了一千三百萬的紅衛兵，那麼有紀律這是個偉大的創舉，那一個國家能見到？還不是解放軍組織得好。後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看到很有組織，就想到軍訓，號召在紅衛兵中的搞軍訓。北京武鬥，解放軍受傷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見時，由於群眾要見毛主席，也有許多解放軍受傷。我們去看他們沒有聽到一句埋怨的話，想起來非常感動。解放軍就是聽毛主席的話，林副主席的話，受打時，受罵時，不動口，不動手，不開槍。堅決照辦，幾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萬分之九千九百九，現在，全國的武鬥解放軍去阻止，受傷的以十萬計了，而不是幾萬計了。這麼個好的軍隊，那個國家有能有？這是幾十年的我軍的培養的結果，是毛澤東思想在軍隊內掛帥的結果，什麼物質力量也不能辦到的。犯了錯誤，只要毛主席一說，林副主席一講，就馬上改，山東軍區司令員就好嘛！陳再道是個常敗將軍，他把槍對準王力同志，他的警衛營營長就挺起胸膛保護了王力同志，說一開槍性質就變化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兒十年革命的傳統。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軍隊，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務交給軍隊，解決了許多問題。《五·一六通知》證明主席的預見，最後一段是毛主席親自寫的（唸最後一段），劉鄧陶是後來被揪出來了，《五·一六》是有世界意義的歷史文獻，所以蘇修感到挖了他們修正主義的牆根，就把赫魯曉夫從拉

圾堆裡拉出來，污蔑我們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形勢的估計是最正確的，說當前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是錯誤的。

剛才康老講，從香港寄來了一本劉少奇語錄。我也打算講一個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龍那裡是邊界，我們工人為了張貼語錄，主席像，標語，衝出了邊界，到了一個警察局，那個局長準備開槍，但還未來得及，我們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槍奪了過來，對準了他的腦袋，結果，下面的當兵的，也得交槍投降了，並勒令他，認邊界哨所的人也交槍。結果搞了三點協議還在簽字，允許工人們貼語錄，帶主席像出進。工人勝利地回來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證明這一點，英帝、美日、蘇修都是紙老虎。另一種說法說什麼資本主義復辟前夜，說劉鄧還有那麼大力量，這是敵人講的。帝修反說的。他們從武漢中作中，得出的這個結論，說什麼會有更多的武裝暴亂。就是要武裝奪取政權，這是完全錯誤的。為什麼要這麼講呢？北京不能奪權就到別的地方去鍛鍊，去奪權去了。怎麼把毛主席的影響看得這麼輕，把劉鄧的影響看得這麼重？可能你們看了參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獨立師，百萬雄師壞的是一小撮壞頭頭。總司令說，我們的兩個同志對獨立師只作了半天工作，他們就聽話了，都照我們計畫辦事，這也說明瞭這個問題。把王力同志搞出來了也是解放軍嘛！（葉君同志講話：二十號發生事件，海陸空三軍就全力支援，出了艦艇等）不錯，解放軍思想有些保守，軍隊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但跟劉鄧那個時期不一樣。一般的講，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大多數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軍區、軍分區、人武部都要一分為二，好的還是多數。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像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什麼廣州要抓廣州黃再道。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同志，瀋陽軍區司令員都是好同志，任重道遠，又沒有經驗，這幾年來接觸群眾又比較少，當然有些領導長期脫離群眾，加上傳統觀念，受「黑修養」的影響，容易犯錯誤，但也容易糾正，尤其是野戰軍還不同於軍區，他們不同於軍區，和群眾接觸就更少了。我們的軍隊只要給任務，去了以後，立刻就改變形勢。但壞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壞人奪了軍隊的槍，搶衣服，甚至抓軍區司令員等，是

不行的。

對解放軍信任不信任的問題提出來了，這和去年不同，要區別看，武漢地區問題解決了，提出武裝人民，這是對的，首先要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這是有條件的。例如，武漢的工人，就可以武裝起來。還有江蘇、湖南的。北京的工廠，如果聯合起來了，可以武裝起來，但沒有聯合的單位就不行，（武裝了）就要打「內戰」。可以武裝聯合起來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裝要收回來，農民進城，他們是不願進城的，受了蒙蔽。

現在的關鍵就在於小將。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是急先鋒，闖將，立了大功，現在要求你們前進！武漢地區的問題，靠武漢地區革命人民解決就行了。陳再道出來了，革命的幹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結合」的基礎了。靠誰解決問題呢？主要靠本單位的同志們。我們北京紅衛兵、學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計劃地，有領導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產，進行調查。現在有個傾向，是有組織地搞，還是自由流出？武漢去了兩萬人，是個大包袱。北京同學有個優越感到處串聯，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別人。清華派出了五千多人，這不好，火車票怎麼搞來的，這人我有責任。沒有車票的上車就不下去了。我們去動員，謝副總理去請，當面答應，我們一走，還是不走，希望大家應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認清形勢安下心來，學習全國搞好本單位的大批判，鬥、批、改然後在這基礎上，要抽調一些人，有組織外出調查。去調查這些問題：衝擊軍區，奪了槍，是違反「六·六通令」的。還有兩派武鬥，武裝左派，農民進城要調查。這些工作可由那些綜合大學去做，專業大學可專業搞調查。最近，我還和戚本禹同志商量過，礦院抽一些人，到全國重要礦上去，進行調查，抓革命，促生產，就好了，這樣就要安排了。現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鬥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調查，搞抓革命，促生產調查。要求大專紅代會協助。北京專業學院幾十個，可以作這個工作。要聽林副帥的話，加強三性。你們是毛澤東思想時代的大學生，比我們五四時期的中學生要好的多，小資產階級思想比我們少。



關於大專院校畢業生問題。我們搞了個決議。六六年畢業生，生活問題我們解決，九月份發工資，國家供給，因為已經一年多了。六七年畢業也差不多。困難由國家來負擔。至於分配地方，如果那兒需要，你也願意去，就離開學校。實在不行的一般地暫時還留在學校搞大批判。詳細情況，條文上有。細節研究一下，馬上發下去。

總之，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三相信，三依靠。還要把林副帥三性記住，今年是這樣光輝燦爛，明年就要更加光輝燦爛，開花結果了。

讓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勞！

### 謝富治副總理的講話（記錄不全，大意不變）

同學們，今天晚上的會議，是重要的會議，幾位同志都講了話。三軍的負責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長講了話。為什麼開這個會，因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學，對這個形勢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亂，一些不統一的想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組講講，我們來聽聽。

今天的大會，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來了。楊成武同志有事沒有來，其他三軍負責同志都來了。

我有個建議，希望把四位首長的講話，整一份紀錄，發給大家學習，學習一個星期，然後，結合社論、中央指示，配合當前形勢，當前的《紅旗》《人民日報》等社論，討論一下。整理稿，最好幾個學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樣，對我有利，我就要，沒有利，就不要。武漢三鋼三新最近就聯合整理了一份講話，很好。

文革小組同志批評我，說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聯合抓的不好。這是對的，我接受批評。我聽不到大中小的批判，聽不到大聯合。只聽到吵吵嚷嚷，武鬥。我光和稀泥，在大聯合上我有缺點，要承認。在制止武鬥方面，我也有缺點。但我好幾次強調了哇！我還和工人講，你們上街遊行反對武鬥。我一定要參加！

同志們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鬥。我們還沿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組給的方向去幹，我們應當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

革提出的路線去做，還是按某一個學校什麼動態報的形勢分析去做？應當注意。

首都紅衛兵給全國革命派很大的支援，北京同學在外地影響很大，但也有的要注意。例如，幾個人就可發聲明，還掛著什麼紅代會的牌子，這就不好了。

關於軍隊的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統帥親自指揮的偉大的軍隊。北京的軍隊，是保衛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周總理、中央文革小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擁軍愛民的口號，這不是一般的口號，是一個重要口號。

還有一個問題，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我去過京西煤礦，那裡搞不好，北京的煤就有問題。你搞武鬥，不要把一萬噸煤給搞掉了。我們還要關心鐵路工作，我們要強調。最後還強調一下，不准衝中南海，不准衝人民大會堂，也不准衝釣魚臺。不要光貼大標語，什麼誰的講話好得很，問題在於好好地學習，

對四位同志講話要忠實記錄傳達、整理，不要貼一張大字報，什麼好得很。大家也不知什麼內容，就各取所需，

康老插話：有一個內容可以貼大字報，說中央文革小組同意串聯這是造謠。

不要串聯了。出去的，找回來。我有錯誤，我可以檢討，但你們要協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礦武鬥，我批評了他們。還死了一個人。你們武鬥要解決，但一萬噸煤不要搞掉了。

總理插話：我很關心鐵路。<sup>34</sup>

<sup>34</sup> 北師大革命委員會對外作戰部，《井岡山通訊》（號外），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圖博文物口革籌小組翻印。

## 陳伯達接見福建代表談制止調動農民進城 (1967.8.13.)

【時間：十三日晚及十四日晚，陳伯達兩次接見福建代表，談制止調動農民進城。】

十三日晚：

誰動員農民進城就是破壞協議，就是犯罪。人民解放軍的槍不能奪。凡事要三思，任何一派都不能輕舉妄動，千萬不能做這兩件事：一不能動員農民進城，二不能奪解放軍的槍。

遵守了協議是考驗，不動員農民進城是考驗，不奪解放軍的槍是個考驗。解放軍好，不能奪槍，因為解放軍不開槍，如開槍誰敢奪。這種奪槍是錯誤的，韓先楚同志承認了錯誤，寫了檢討，讓你們兩派討論，歡迎大家提意見。不要提揪福建陳再道，這個口號是錯誤的。

絕對不許「八二九」對「革造會」報復，軍區不能給「八二九」發槍，誰發槍誰要負完全責任。沒經過協商，不能發槍給保守派組織。不能發槍給保守派殘殺造反派，詔安就是一例。

現在不要說空話，馬上打電話回去：1.不能動員農民進城；2.不能奪槍。這兩條馬上執行。三方面都給家裡打電話，軍這打電話，革造打電話，「八二九」打電話，如不執行，我不見你們。……

十四日晚：

現在我有一個請求，請求你們回去做一個事情，就是不要動員農民進城，農民已進城的要他們回去。

不管是誰，現在有一個重要事情。就要動員農民回老家去。回鄉下去，對他們說，城裡是工人、學生做的事情，他們來幹嘛，農民應做自己的事情。你們應認識到，農民受蒙蔽了，上當了，你們應當學會給農民談話，勸他們回去，說你們進城是錯誤的，上當了。

農民進城大方向是錯誤的（熱烈鼓掌）

我們是經過農村包圍城市這條路的，那是一九二七年後，那時農村包圍城市是非常正確的，我們經過了這條路，那時的城市是資產階級統治的，現在的城市是無產階級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城市，在這個條件下，再說農村包圍城市是反對的，要給他們講道理，勸他們回去，你們要做工作。<sup>35</sup>

##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 (1967.8.15.)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二十一時五十分至十六日一時，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在座的有：鄭維山、羅元發、張秀川、肖文玫、黃振棠同志；天津駐軍負責人楊銀聲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江楓同志。】

接見開始，伯達同志問：上次開會，哪些人到了？（有七名代表舉手）介紹一下。（接著伯達同志逐一介紹了參加接見的各首長）中央指定我們聽聽你們的意見。你們兩方面，對天津的問題看看究竟怎麼解決好？聽得懂嗎？（鄭維山同志翻譯）你們大部分是學生嗎？（答：大部分是工人。）關於天津問題，已經鬧得很久啦，亂夠了吧？有人說不是要大亂特亂嗎？天津有個勸業場，聽說自行車都不能走。中央開過會，要解決天津的問題。有些問題，還沒有解決，你們又大鬧了一通，大亂特亂一陣，你們覺著亂夠了沒有？（眾答：亂夠啦！）已經亂過兩次啦。今年春天大亂一次，現在又亂了一次，在全國也算亂得相當可以的啦。（謝副總理：天津算第三個大城市，亂數第一。）我看夠啦。你們覺得不夠，還可以再亂。天工八·二五你們覺得亂得夠了吧？（答：我

<sup>35</sup> 紅代会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二三期，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們是不希望亂的。亂不亂不取決於我們，而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天津支左的問題，請首長注意六十六軍的問題。）（謝副總理：可以發言了吧？）現在就發言吧。

天工「八·二五」代表起立發言。伯達同志問：你叫什麼名字？（答：趙健敏。）是你寫的給陳伯達的公開信？（答：是。）是你自己寫的，還是別人寫的？（答：自己寫的。）接著趙彙報了政治師範學校和六零九廠武鬥的情況。當趙談到六零九廠軍代表支持該廠武鬥時，謝副總理說：天津的問題，同志們到北京來過多少次，伯達同志也接見過多少次。現在發展越來越嚴重，發展到武鬥，破壞工廠，破壞很大，不管願不願這樣做，武鬥仍然繼續發生。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要關心天津的事。這次伯達同志叫你們來，我希望同學們和工人同志們談主要問題，具體事情就不要講了。關鍵所在和如何解決這兩個問題，希望多講一些。如何按著主席思想，按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按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按天津情況，處理天津問題。當然，這一派對那一派有什麼意見，都可以闡述，但意見要集中一點。如說打架，十天八天也說不完，幾百萬人口的城市，打架天天有，都說不行，也不能一點不說。這是筆老帳。是繼續下去，還是解決？伯達同志說，要解決一些問題，如解決武鬥問題。還是要訂一個停止武鬥的方案。你說六十六軍有錯誤，關鍵是支左的問題，也可以提。但亂了幾個月啦，還是怎麼治的問題。最後你們有什麼好意見，對天津駐軍有什麼要求都可以講。你是個頭頭，我的話可能不對。接著趙唸了一張傳單，並問伯達同志，是否有一個關於保衛六零九廠的指示？伯達同志說：我說過不要去攻六零九廠，這是國家財產。（此時，鄭維山同志唸了陳伯達同志和鄭維山同志對圍攻六零九廠的指示）趙說，標題是他們加的。伯達同志說：不要講究題目，要看內容，是從愛護你們出發的。我說了那麼個意見，鄭維山同志整理後，電話傳給了你們。還是有效果的，你們接受了這個意見，我們歡迎你們撤退，我們就不再責備你們啦。

接著，白金生發言，繼續說明這個問題時。伯達同志問：你是那個組織的？（答：工農學革命造反野戰兵團。）工農學太雜，又是工又是

農又是學。你是哪個職業？（答：三輪六社，蹬三輪。）當提到李雪峰問題時，伯達同志說：李雪峰已不在天津，還攻什麼？還搞一個「反李派」？當天工八·二五代表提到天津存在走資派復辟時，伯達同志問：閻達開是不是住在你們那裡？（答：來過幾次，是從保定借來批鬥的。）住了多久？（答：四、五天。）是四十五天還是四、五天？（答：四、五天。）李頡伯住過沒有？（答：沒有。）天津問題，上次在北京開會，不是所有問題全部解決的。沒有吸收到五代會的造反派，要繼續吸收，是你們提出來他們不吸收，還是你們不參加？（一代表答：天工代會要表兩個態：支持天津駐軍，支持李雪峰。我們不支援，沒叫我們參加工代會。）

接著，大聯籌的代表談到有的被打倒的走資派又公開出來活動了，不僅不檢查錯誤，還說要算帳。伯達同志說：沒有作自我批評，還要算舊帳？關於這個問題，我和大家說一下。天津工廠系統站出來的幹部很少，如不是大問題，有些錯誤，可以作自我批評，讓他站出來幫助工作。幾個月來，天津工業系統指揮不靈，只靠軍代表是不夠的，還要依靠群眾代表和這些幹部。犯些錯誤，歡迎作自我批評，得到群眾諒解，可以出來做工作。沒有作自我批評，當然群眾就懷疑了。一般錯誤，應該作自我批評，就會得到群眾諒解。當有的代表談到支持武漢的遊行，是向大聯籌示威，他們大喊「六十六軍就是好」「天津駐軍就是好」時，伯達同志說：不錯嘛！（五代會代表鼓掌）不要鼓了，鼓掌他們就不高興了。你們這個會秩序很好，不管什麼意見，都能心平氣和地講，不打斷對方講話，證明天津問題是可以搞好的。你們這一派講得不少了，現在讓五代會的同志講講吧？

大聯籌代表未理采伯達同志意見，繼續發言。說到天津武鬥背後有黑手時，伯達同志問：哪裡來的黑手？（答：六十六軍領導。）謝副總理說：不見得吧！伯達同志：個人猜想。謝副總理：插一句話，天津是伯達同志管的，我是來學習的。伯達同志：我也是來學習的。謝副總理：武漢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了個趙永夫。只有一個陳再道，一個趙永夫。他們不是一般錯誤，是一種叛亂行為，是針對毛主席、針對中央

文革的。至於我們軍隊在支左工作中，犯過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不能套，不能天津也搞個陳再道，張家口也搞個陳再道，到處搞武老譚，陳再道。不要上綱上得太高了。上了沒關係，上了要降下來。青年人上了綱，可以原諒你們。要相信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解放軍。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說過天津部隊是個好部隊。（五代會代表鼓掌）不要鼓掌，鼓掌容易幫倒忙。

伯達同志：我講兩句，也可能幫倒忙。天津第一次大亂的時候，六十六軍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穩定天津局勢的作用。當時天津公安局癱瘓了，整個天津癱瘓了。去年冬天我和王力同志去過天津一次，很亂，吃了一頓飯就走了，後來聽說更亂了。六十六軍接管了公安局，就平靜了嘛！群眾放炮竹，表明了群眾的態度。你們放了嗎？（答：放了，現在不放了。）你們以後還要放的。當大聯籌代表談到三五二七工廠扣河大井岡山同學及解釋在武鬥中破壞機器問題時，伯達同志說：你們發生兩件大事，破壞了兩個工廠（鄭維山同志：還有一個鐵路調度所。）我和謝富治同志、鄭維山同志商量派人去公平地調查一下。我們不贊成破壞工廠，不贊成破壞！國家財產嘛！你們發言不少了，現在請五代會的代表發言。

五代會代表林啟予發言。談到天津「走資派」沒全打倒，李立三、閻達開等人還在活動。伯達同志說：大聯籌，你們要注意這個問題。因為我和謝富治同志還有別的事，你們發言暫時到這裡。為什麼找你們兩派來，人數一樣多，目的是要你們互相諒解，首先達成一個停止武鬥的協議。不達成這樣一個協議，並付諸實施，就不好談了，就要僵持下去，亂下去了。根據你們今天的情況，可以搞一個停止武鬥的協議。每一方派三至五個人，你們自己談，自己達成協議。不僅僅是「停止武鬥」四個字的問題，還要有具體措施。聽說你們都裝備起來了，刀、矛、火藥都有了，這些在協議中自己去解決。你們自己談，自己成達協議，不是我們強加於你們。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群

眾要自己教育自己，有爭論，自己商量解決，不然就無從談起了。同意的話，軍隊派人參加，必要時公安局也參加一個人，擬一個稿，交兩方群眾討論、修改、補充。你們有很多有文化的人，講話比我漂亮，你們一定能搞好。你們贊成不贊成？（眾答：贊成！）主席很關心天津問題。天津與北京密切相連。你們知道天津的名怎麼起的？天津就是上天的道路，到北京要通過天津，天津是北京的門戶。你們要把天津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達成協議，就要執行，要有具體部署。你們還有想幹的樣子是不是？你們是不是還要大搞武鬥？搞過了嘛！是不是不要搞了。按著你們今天的這個態度，我看是可以達成停止武鬥的協定的。

謝副總理：我同意伯達同志的這個意見。三方達成一個協定，一方是大聯籌，一方是五代會，一方是奪權籌備小組。我們參加你們的簽字儀式，總理也可能要參加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勢。一年來，狠狠打擊了一小撮「走資派」，把他們打了個落花流水。你們一定要把劉鄧、把萬張集團批深、批透、批臭，他們還未死，要進行大批判。一小撮「走資派」始終是不甘心的。他們千方百計破壞文化大革命，方法之一是製造矛盾，挑起武鬥。武鬥，這是一股歪風，北京正在煞這股歪風。這個東西，干擾了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歪曲了江青同志「文攻武衛」的精神。江青同志是針對河南二·七公社的情況講的。他們造反派力量小，保守派力量大，不武衛要吃虧。你們不是這種情況，是革命派之間搞武鬥。天津的保守組織，過去同他們還未發展到今天這樣。革命派之間，武鬥比過去發展了，這是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離開了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你們要認真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澤東思想處理軍隊和兩派之間的關係，用毛澤東思想看看兩派之間的矛盾，是什麼性質的矛盾，怎樣解決。首先把武鬥停下來。武鬥搞下去，破壞生產。（伯達同志：老百姓是不滿意的）你們領導人不注意，發展下去，領導



人就控制不了了。北京在煞武鬥風。要使武鬥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北京西單商場打壞了，正在搞展覽，你們可以派代表參觀一下。明天你們兩方各派代表，搞協議，軍隊參加。你們要達成一個「停戰」協定，並且不要破壞協定。破壞協定群眾是不歡迎的，不要做群眾不歡迎的事。

伯達同志：大家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中央文革小組是很慎重地執行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你們也要很好地慎重地執行。中央文革小組一不小心、不慎重，就不能很好地執行主席的革命路線。我說過要到天津去，還沒去，就是怕到天津不能很好執行主席的革命路線。我講話，你們不聽，你們達成了協定，我就能去了。

謝富治同志搞工代會、紅代會，經驗是比較好的。以前我比較心急，他比較耐心。急了不行。他搞的大聯合、「三結合」還是比較好的。好像我給北京市賣膏藥。用不著替他賣。北京市的膏藥是很有名的，不是瞎說的，有很多好經驗是可以學習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能學的。北京學生亂七八糟都上綱是不能學的。北京學生到天津，不知有否好作用，如果有，去過了，也不要再待了。北京派到天津去的學生都要回來。發現北京學生有兩大派，他們就把各自的觀點帶下去了，搞成了兩大派。北京有些學校形成兩大派，他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嘛，不一定形成組織分裂。在一個組織內不同意見是可以討論和商量的，為什麼一定要形成兩派呢？北航、北師大都未搞成兩大派，但有不同意見。沒有不同意見才怪呢！製造派別，搞組織分裂，就不一定對了。大家幫忙，不要上街打架。對的就做，不對的就放下。我今天講的，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但是你們可以打電話回去，說：中央不同意武鬥，兩派正在搞協議。你們贊成嗎？（眾答：贊成。）（有的代表提出對方扣著人。）雙方扣的人，今天晚上要全部放掉，無保留地全部放掉。能做到嗎？（眾答：能！）現在是一點鐘。你們打電話回去，三點以前全部放掉。好，散會。

## 陳伯達、謝富治第二次接見天津代表講話 (1967.8.16.)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晚，摘要)

伯達：五代會問題你們爭論可能比較多，如果協議能成立的話，五代會的問題好處理。你們以哪派為核心都不要這樣想。從大局著想，無產階級著想，整個祖國的利益著想，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著想。不以某為核心或我這個組織為核心。五代會是擴大加強的問題。擴大究竟擴大多大？加強加到多強，你們討論吧！

謝副總理：中央有沒麼個希望，毛主席一再強調解決天津問題。按全國站隊來講，天津問題最後。由於毛主席關心天津問題，所以才提前了。如果天津條件成熟或加一把力就成熟，那就要認真解決這個問題（成立革委會）。從全國來講，天津形勢基本成熟。中央文革關懷，伯達同志親自領導，當然首先依靠廣大革命群眾，我們幫一點忙，我們來做一點貢獻。天津是較早提出成立革委會的，希望向前一步。如果能成立革命委員會。那時，伯達，我們可以去祝賀。

伯達：這個意見很好。可以考慮成立天津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 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見「三軍」黨委時的指示 (1967.8.17.)

【八月十七日晚到十八日凌晨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見了三軍黨委並作重要指示，現將首長講話摘要如下。】

三軍聯合以後作了很多工作，威望很高，影響很大，成績很大。革

命決戰階段要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絕不能放鬆這個大方向，絕不能搞武鬥，堅決反對打、砸、搶、抓，大力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三軍要成為模範，要按主席的戰略佈署前進，在大批判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武鬥風一定要壓住。

現在大街上的大標語，大量是肖華的，超過了劉、鄧、陶。很快扭轉！要大量揭發劉、鄧、陶。要提高鬥爭水準，掌握策略，要做好樣子，要三性統一，鬥爭當權派也要文鬥，不能下跪，坐飛機等，有一些人形「左」實右，甚至比造反派還左，今後要注意這點，要抓革命促生產，對地方要調查研究，不干涉地方，要節約鬧革命。

總政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搞好，走了彎路，要重新搞，當前主要搞四大。總政的主要負責人中央一保再保，還救不過來，越滑越遠，要依靠總政的造反派，關起門來搞。主要靠本單位，總政究竟誰是什麼人，一定要搞清。對肖華要揭開來，將來揭出來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有計劃鬥彭、羅、譚政、陳再道。

三軍支持總政的造反派，以盧前安為核心的。當前總政界線還不清，要重新排隊，肖華自己安排的檢查不算數。

保衛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只有三個保：1.毛主席的英明領導，2.人民解放軍，3.廣大人民群眾。不能把人民解放軍搞臭，三支兩軍的任務主要靠人民解放軍，為什麼敢放手發動群眾，主要是毛主席他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二是有人民解放軍，如何正確對待人民解放軍，這是個原則問題，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領導的，一定要按中央首長的講話去做，我們就是依靠三軍的牌子，使文化大革命走向正軌。

以後只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不要提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這樣提是不對的，是錯誤的。現在是吳法憲、邱會作、張秀川、葉群負責全軍文革工作，要防止驕傲，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要請示報告。

地方不要到處抓一小撮，這樣會上敵人的當。

要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解放軍，不能把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解放軍威信搞垮。要保護革命群眾，要搞解放軍，就要上敵人的當，搞垮了誰

去搞三支兩軍，誰去保衛文化大革命啊。<sup>36</sup>

## 【版本二】

總政關起門來搞文化大革命，什麼都不搞。

全軍文革也是，由廖初江同志領導。由吳法憲、張秀川、邱會作、葉群負責全軍文化大革命，由中央文革直接領導。

對蕭華，江青同志指出：總政文化大革命沒有搞好，主要負責人，中央一保再保，都沒有糾正過來。總政的文化大革命要關起門來搞，主要靠本單位。總政究竟誰是什麼人，一定要搞清。對蕭華要揭開來，將來揭出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要抓大節，不要抓細節。

總政的材料不讓往外抄。

有計劃鬥彭、羅、譚政、陳再道。地方不要到處抓一小撮。這樣搞會上敵人的當。要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解放軍，不能把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解放軍威信搞垮。要保護革命群眾。要搞解放軍，就要上敵人的當。搞垮了誰去搞三支二軍，誰去保衛文化大革命啊！

## 陳伯達、謝富治、吳德在北京儀器廠的講話 (1967.8.17.)

謝副總理講話：我們都是階級兄弟，都是工人，不管那派武鬥都是不對的，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要文鬥不要武鬥。你們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革命的，你們不要上階級敵人的當。把武鬥的風通通收掉，我們要反擊這股歪風。外單位的通走走。

伯達同志講話：要搞展覽，要給大家參觀。要澈底揭發資產階級反

<sup>36</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二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動路線，要揭發沒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他們要搞武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我們文鬥，要我們抓革命促生產，現在，我們革命委員會、工代會、衛戍區處理，要趕快恢復生產，不恢復生產就停發工資，如果不停發工資就是保護壞現象。不要歪曲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的講話。北京造反派是佔優勢，衛戍區是支持造反派的。誰帶頭打人，堅決抓起來，把首先打人的人逮捕。把所有的武器上交沒收。我們不能用國家生產製造武器，把武器都交出來，都交給軍管會、衛戍區，從現在起制止武鬥，誰破壞這個，誰就是反革命。

##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石家莊張家口唐山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8.18.）

（八月十八日晚陳伯達、謝富治同志在人大會堂接見唐山、石家莊、張家口群眾組織代表。鄭維山及北京軍區負責同志參加了接見）

摘要：

陳伯達：你們參考天津制止武鬥的協議，唐山、石家莊、張家口都搞制止武鬥的協議。武鬥情況各地不一樣，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制止武鬥是相同的。其中有的是共同性的東西，不可刪掉，如勸止農民進行武鬥，武器問題是一樣的。在協議上簽字了還要幹（武鬥），就要垮臺。江青同志說，破壞協議就是蔣介石，光訂不準備實行不行。我們是為全黨利益工作的，為偉大的中國工作的，為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工作的，在座的同志也是這樣工作的，這樣訂成協議是不難的。訂成協議也會實行的。據說有少數人想欺騙我們，我說，他們這種想法太幼稚了，太天真了，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希望唐山、石家莊、張家口的同志不要有這樣的態度。

謝富治：希望你們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決接受中央文革的領導。

大會堂是神聖的，不能打架，大會堂過去走資派是不讓你們進

的，現在革命派都可進來了，但不能在裡面打架，不能衝，我們打聲招呼，不然要犯錯誤的。

## 中央首長對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 (1967.8.18.)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在座的有：李天佑、鄭維山、羅元發、黃振棠同志，天津駐軍負責人楊銀聲同志和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江楓同志。】

開始，伯達同志問：昨天回天津去的人回來沒有？（答：回來了。）怎麼樣？（大聯籌代表要求彙報）只准說實話，不准說假話，事實是最雄辯的。今天弄不清明天弄清，今年弄不明明年弄清，總會弄清楚的。我們這一場鬥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這個鬥爭不是今天能解決的。我們是有耐心的。我們準備持久戰。你們願搞多少年就搞多少年。大家不肯說實話，想想看對誰有利？對無產階級有利沒有利？對人民群眾有利沒有利？對革命師生有利沒有利？對全市革命群眾有利沒有利？你們是要拖，你一定講不真實，那麼就一定拖。總之，是要靠自己水落石出的，不要靠人家。希望你們說實話，按無產階級的作風辦事，不要按資產階級的作風辦事。無產階級的作風就是實事求是。資產階級的作風是造假情況、假材料，故意製造假象。無產階級不這樣幹，無產階級革命派不這樣幹。所以希望大家要說實話。你們說實話我歡迎，我聽的。要說實話，首先說自己的缺點、毛病、錯誤，一句話，要敢於自我批評。這樣做就歡迎，天津人民群眾歡迎，中央歡迎。這一段話算個開幕詞，現在你們講吧。

大聯籌代表彙報。當彙報到外地赴津師生與天津駐軍鄭三生同志辯

論時，陳伯達同志提議：現在一方面在這裡發言，同時雙方各派五名代表去搞制止武鬥的協議。協議是為了平息糾紛，不是重新挑起糾紛。用這樣的態度工作可以嗎？要誠心誠意搞協議，要用革命精神、自我批評的精神，與對方合作的精神搞協議。你們現在就可以各派出五名代表協商一下。（群眾組織代表提出是否請軍管會的同志也參加）軍管會可以派個把人去聽聽，但主要是靠你們自己。（鄭維山同志：可以去參加，光帶耳朵。）「八·一三」、衛東的兩個同學來了沒有？（答：來了。）為什麼不讓你們來？（答：因為觀點不一致。）觀點不同就不讓人家參加？這不對。正因為觀點不同才開這個會嘛。

大聯籌代表彙報到塘沽港口武鬥影響生產時，伯達同志說：塘沽問題也要搞個專門協定。這個地方要保證運輸暢通，保證安全。（大聯籌提出要求把受傷代表送北京治療）謝富治同志說：和國民黨打仗受了傷送北京治療我們歡迎，打內戰受了傷送北京來我們不歡迎！這時，搞制止武鬥協定的雙方代表對協定題目、簽字方法等問題發生分歧，並進入會場請示中央首長。伯達、戚本禹同志對他們提出的具體問題作了調解和回答。戚本禹同志並強調指出：制止武鬥是中央的指示，你們要堅決執行中央指示，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了。採用任何一方提出的題目或簽字方法，都不意味著中央承認誰反對誰，這裡只是解決制止武鬥的問題。

接著五代會代表彙報對大聯籌反映情況提出異意。相繼雙方交替發言，對有關事實發生爭論。當談到「反復辟聯絡站」這個組織名稱時，伯達同志說：我隨便講個小意見。「反復辟」這個意義究竟怎麼樣，「你們搞反復辟要考慮考慮。有反復辟，有大聯籌。反復辟就是說天津有資本主義復辟，是不是這樣？這值得很好想一想。如果不是這樣子，反復辟就不要用了。大聯籌還是可以用的。「反復辟」你們好像講不出多少道理來，值得三思，多想想，是不是有復辟。天津是搞過一次復辟的，那是二、三月間在小站鎮……也不過幾十天，四清下臺幹部要登臺或準備登臺。聽說小站有一段搞得很亂，後來北京政法學院同學到那裡，向農民請罪，承認錯誤。我贊成他們這種態度。所以你們可以總結

這一段經驗。什麼叫復辟，什麼叫反復辟？要曉得這個事情嘛！當五代會代表談到「反復辟」聯絡站與李立三派有聯繫時，伯達同志說：李立三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眾呼口號：打倒李立三！）

當兩派爭執抓人、搶東西、死人、放火等問題時，戚本禹同志與雙方代表一個一個地問清事實真相，澄清事實，最後非常氣憤地說：今天達成制止武鬥協議以後，如果再發生殺人、放火、打人，就把這個組織宣布為法西斯組織。對幹這種事的人，內部要造反，把這種人揭露出來，認真處理！你們可以學北京的辦法，回去以後要搞遊行示威，發動群眾制止武鬥。殺了人就沒有事了？那不行！要處理的！達成協議以後，馬上打電話停止武鬥，制止武鬥的協議要在全市張貼。一個工廠、一個單位的問題只能靠內部解決，禁止任何人帶人到外單位參加武鬥或衝擊。今後規定一個簡單的標準：誰去衝擊誰負責，誰抓人、扣人誰負責。武鬥到一定程度就要發生質變。質變了，不管你這個組織過去怎麼樣，都不行。以後就用實際行動證明是什麼組織，是革命組織還是法西斯組織。同意不同意？（眾：同意）同意就鼓掌。（眾：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今後，誰都不准購買殺人兇器，誰買扣誰的工資，彌補國家損失。（眾：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戚本禹同志說：我再講兩點意見：一是塘沽的問題很重要，你們用武鬥的精神去支援一下，兩派考慮一下，要派人去參加勞動。這要與駐軍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絕不能發生武鬥。那是個特殊地方。如果在那裡發生武鬥，軍管會有權按「六·六通令」處理。如果有人包庇，我們就要過問。這一點你們要向上海造反派學習。上海港運發生困難時，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參加勞動，做出很大貢獻。（謝富治同志插話：關心國家財產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搞武鬥停止生產是不對的。）武鬥停止生產就是犯罪。今後要堅決貫徹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項規定，堅持八小時工作，白天搞生產，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隨意離開生產崗位。（大聯籌一代表表示馬上打電話回去堅決貫徹中央首長指示。兩派代表鼓掌支持這個行動。）另一點意見是，建議你們不管哪一派，今後不要隨意說「軍內一小撮」。你們



沒有根據不能隨便說。毛主席指示我們要「三依靠」：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人民解放軍，依靠幹部大多數。解放軍有缺點錯誤是可能的，但與地方不同，如與天津的萬張反黨集團就根本不同。他們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貨色的，他們長時間來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軍隊不是這樣的。軍隊中也有壞人，但是極少數，如彭德懷就是壞人。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是好的，是經過考驗的。要不，為什麼毛主席號召我們向解放軍學習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但性質是不同的。不是壞人，有錯誤可以批評，但不能說是「一小撮」，不要哪裡都抓陳再道，哪有那麼多陳再道？就那麼一個嘛！犯了錯誤可以炮轟，可以檢討。有壞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們研究，不能隨便提「一小撮」。

戚本禹同志講完後，群眾代表宣讀了雙方制止武鬥的協議。全體一致鼓掌通過。伯達同志說：達成協議是個很大的成績。要執行，誰破壞協議就有責任。定下來就要執行，誰破壞誰就犯罪。

有的代表提出，過去武鬥中，有些人搶了不少公物和私人財物，應當處理。戚本禹同志說：要號召他們自動交回。現在不交沒有關係，將來一定會一一查清，進行處理。不要看他們現在高興，將來要哭的。群眾一定會揭露他們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現在不報，時辰不到，不要耽心！（眾：笑、鼓掌。）

最後伯達同志鼓勵說：祝賀你們達成協議！但是要看行動，看實際，口頭上的不算。（眾：鼓掌。）

## 陳伯達、唐平鑄談南開大學「衛東」的文章《要大膽使用幹部》（1967.8.19.）

陳伯達就八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南開大學「衛東」編輯部文章一事接見南大「八·一八」總部負責人的講話

八月十九日在人大會堂，陪同接見的有：《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同志。陳伯達同志在聽取「八·一八」總部負責人江浩同志彙報後，講：「《人民日報》登的「衛東」那篇文章，沒有調查研究，選錯文章的時候也有嘛！你們都是紅代會的，我對你們沒有偏見。」「『衛東』隊壓制你們是不對的，不能解雇工人，不應該打『八·一八』同學、幹部，他們壓制你們是不對的，應該叫同志們安心工作。」伯達同志還接著鼓勵說：「你們搞調查是很好的，你們要實事求是地把天津的問題好好搞一搞。」最後，唐平鑄同志代表《人民日報》社檢查說：「登『衛東』那篇文章，我們沒有進行調查，可能不符合你們學校的實際情況。因為現在有很多革命幹部沒有站起來，『衛東』的《要大膽使用幹部》文章比較適時，所以發了。」他接著說：「你們可以隨時來找我，咱們可以談談怎麼辦！」

唐平鑄談南開大學「衛東」《要大膽使用幹部》文章的發表：

「伯達同志第一句話就說這篇文章很好。」

「我認為文章觀點沒有錯，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這是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批准和審查的，只有中央文革小組審查才能發表。」

新華社「革聯」負責人談：「新華社播【發】這篇文章是經中央批准的，王力同志很欣賞這篇文章，並指示新華社同志好好學習，文章發表後已在上海等地大專院校和革命造反組織內產生了強烈的反應。」

《人民日報》社接待室談：「這不要僅看到南大『衛東』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央的精神，文章在北京影響很大。」「你們想一想，《人民日報》在這樣的形勢，這樣的時間，這樣的位置上發表這樣的文章，這絕不是《人民日報》一般的問題，而是當前的大方向。」

##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 (1967.8.19.)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三時三十分，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在座的有：鄭維山、羅元發、肖文玖、黃振棠同志及天津駐軍負責人楊銀聲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江楓同志。】

陳伯達、謝富治同志進入會場時，群眾組織代表起立鼓掌。陳伯達同志說：不要鼓掌了，不歡迎，鼓掌幹什麼！不是為了讓你們鼓掌的。認為鼓掌我們就高興，不會高興的！（謝富治同志：不武鬥，我們就高興了。）給你們談了那麼多的話，幾天的話，不知是否覺得我們是與你們開玩笑了？還是覺得我們好玩弄？大聯籌在那裡呀？你們在幹什麼？天津發生了什麼事情？（大聯籌代表：首長生氣可能是昨天五代會開會時，有衝擊會的情況，但絕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你們把人全部放出來，昨天捉的。我們整天不睡覺鬧來鬧去，你們認為我們很舒服，我們可以受玩弄，其實，你們可能在受一批壞人玩弄，你們被壞人操縱了，提醒你們呀！我們想挽救你們。我前天就批評過，什麼叫「反復辟」？你們答不出來，你們講不出多少道理來。算了吧，什麼「反復辟聯絡站」，我根本不相信。現在我問你們：難道中央對天津問題的決定，成了你們「反復辟」的根據嗎？你們對準誰呢？反的是什麼呢？我替你們耽心呀！你們要當心哪！（天工「八·二五」

代表趙建敏：伯達同志我要求發言。）你已經發的不少了。你是大理論家，我倒要看你是哪一類的理論家。（趙健敏陳述昨天五代會的隊伍遊行時受干擾的原因。）我是搞過遊行的，小時候就參加遊行了，我從五四運動開始就參加遊行、演講，在家鄉、在上海、在其他許多地方。

謝富治同志問五代會：你們遊行隊伍有沒有說刺激話刺激對方的？

（答：沒有。在北京是有的。）我替你們耽心。可能你們控制不住你們的隊伍。你們這個隊伍那麼龐大、複雜，你們認為都是好人就可能上當了。上當的可能不能排除呀！你們在這裡談判，有人就直接破壞談判。我想：就是你們簽字是誠心誠意的，是否就排除這個可能性呢？我們是在階級中，激烈複雜的階級鬥爭中。你們說那些剝削階級、反動階級能輕易退出政治舞臺嗎？他們不退，就要利用一部分人。我現在提醒你們注意。可能你們都是好人，但你們如果不當心，可能要上大當的。我看你這個三輪車工人就不大像。（大聯籌白金生：我確實是蹬三輪的，我的歷史可以調查。）你多大歲數了？（答：三十三歲半。）哪一年蹬的三輪？（答：一九六二年。）家中幾口人？（六口人。我簡單談一下我的歷史……）你由集體工廠的工人到去蹬三輪這是一個倒退，你必須承認這一條。伯達同志：我們不以貌取人。（白金生：首長昨天就說我不像三輪車工人，而有人就利用此大造謠言。）謝富治同志：那樣是不好的。不要撈稻草。

伯達同志：我現在在想這個問題，我們的會還開不開下去。休息幾天，以後再開，誠心誠意地和你們的群眾組織商量商量。同時你們也看了，不管哪一派，有沒有人在讓你們做壞事。我想可以停幾天，我還有很多別的事，有點吃不消了。本來我對這個協定（指停止武鬥協定）是很高興的，其他地方的協議沒有這麼詳細。從今天情況看來，可能還不能實現。恐怕大家腦子要冷靜一下，我的腦子也冷靜一下。這幾天我受刺激不少，我覺得我還要看一看。你們回去一兩天再來。還是希望你們誠心誠意，不要撈稻

草。你們兩方都想撈稻草。除了你們，還有沒有壞人？我沒有查清不好說，但兩方面的組織都有想撈稻草的味道。稻草有什麼可撈的，一撈就斷了嘛！你們覺得稻草那麼牢固嗎？你們到小站去看看，那邊稻草很多，撈一根試試看牢固不？不要靠這個吃飯，要靠實事求是吃飯。不要把我回答的問題擴大，不要這樣搞，這搞不好。昨天我提出搞一個塘沽港的協定，一個油田的協定，一個全市抓革命促生產的協議。大家都沒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鬥的協議以後就又要去搞武鬥了。

謝富治同志：剛才伯達同志講了很多。先不要回去。回去幾個人去傳達制止武鬥的協議，這裡繼續談。家裡那麼多人，你們可能完全控制不了。也不要搞遊行做樣子。同志們要向前看。只要你們抓大方向才好。什麼是大方向？就是大批判。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大批判、大揭露。搞大聯合是大方向，學習毛主席著作、特別是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劃時代的偉大著作、抓革命促生產是大方向，要文鬥反對武鬥是大方向，搞革命的「三結合」也是大方向。這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告訴我們要這樣做的。革命造反派不應該讓這樣那樣的問題干擾我們。你們要按毛主席的航線前進。大海航行靠舵手。要按我們偉大舵手的航線走，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要把天津改造成毛澤東思想統治一切的城市。搞大聯合、「三結合」、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毛主席制定的航線，要按此前進。你們是革命造反派，要不受任何干擾，不受「左」的干擾，也不受右的干擾，離開了革命的航道就要犯錯誤，過去的舊帳不要算了。除了過去殺人放火的、破壞工廠的，要追查一下，一般的就不要追查了。大聯合的同志們也有好多好的意見。解放軍如在支左方面（如對天工「八·二五」的問題）有什麼缺點錯誤，應該公開承認檢討。當然錯誤還是認識問題，不是陳再道的性質。這以後慢慢討論。但「八·二五」的同志也要注意，不要去想什麼辦法去壓軍隊，迫使駐軍犯錯誤，

在天津大幹一場。你們要好好把你們那個隊伍搞好，不如此，壞人就可能鑽進去。你們有什麼意見，我們認真聽取、採納，但你們那個隊伍要好好整頓。協議還是要廣泛宣傳、張貼。昨天打了一下，不要對此做文章，要看他們明天還打不打，後天還打不打。如果接連三天打就有問題了。協議可能還沒到家。我們要看十九號、廿號、廿一號。僅昨天打了一次要原諒。看十九、廿、廿一號哪方破壞協議。我們往天津派人去了，你們還是留在這裡繼續討論。還有個塘沽港、油田和抓革命促生產三個協議，然後再搞五代會和市革命委員會。對解放軍有什麼意見可以提。

解放軍反映意見要公正。把材料都給我們送上來，要聽兩方面的意見。（大聯籌：支左一次都不到我們那裡去。）不去不對。你們抓革命促生產的協議，十條已通過了八條，另兩條有不合適的地方再協商哪！我看這個要求是好的。大聯籌這封公開信不錯。那條語錄不要用了。不能亂用，改一下可以印一下。

## 陳伯達接見南開大學兩派代表的講話（1967.8.21.）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晨，摘要）

我們要當你們兩派的媒婆，都是一個大學，兩個造反派，為什麼不可以聯合？應當聯合，在毛澤東思想，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聯合起來。我剛才寫了一個條子「『衛東』應該承認『八一八』，『八一八』應該承認『衛東』。」「現在你們就成立協定，大聯合的協定，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了，有問題要擺到桌面上來，互相諒解，暫時不能解決的非原則問題以後解決。」「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不要講人多人少，力量大小，不要憑力氣，不要靠打架，要靠毛澤東思想，要靠革命的原則，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一切小問題就想得開了。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批評要聯合不要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也批評只要鬥

爭不要聯合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革命派之間不同意見可以辯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沒有說大打出手麼，都是用口、筆、不是用拳頭，用武器。武器就是毛澤東思想，這是文化大革命唯一的武器。不要搞勒令，那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文化大革命才搞了一年另兩個月，就覺得了不起，其實才走了半里路。你們現在才二十歲左右，活到八十歲，還有六十年嘛，走完了死才算活到老，學到老，學到死，心不跳為止，學不夠。我寫字也寫不好，不會草書，隸書也不可以寫嘛！你們要互相學習，不要我是大姆哥，你是小指頭，要學習對方長處，克服自己短處，要作自我批評，我建議你們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認真學半個月，開聯席會議。左派爭以我為主，這是錯誤的，是資產階級的小團體主義的心理狀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

## 陳伯達接見廈門無產階級革命派（促聯）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8.21.）

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凌晨四時四十分至五時三十分（第一次）

四時半許，當我們廈門革命造反派走入會場時，陳伯達同志已在會場了。伯達同志走過來親切地同我們代表一一握手。陳伯達同志問控告團負責人是不是促聯派的，我負責人回答：「是，是新廈大公社的。」伯達同志讓我控告團負責人坐在自己身邊，用閩南話同代表們親切交談。陳伯達同志說：我是代表福建人民講話的，我這個人回去講土話，老百姓說我沒有忘本，這點比葉飛好，葉飛同他母親講話還要翻譯，我這個人講普通話很「路渣」（閩南話），懂嗎？是「糟糕」的意思，比小學生講得還差，回去不敢和小學生講普通話，我愛講家鄉話，就是沒人講，我家鄉話是受母親影響的，是海邊人的口音。

現在講幾個問題，有幾個問題先講一下：

禁止繼續挑動農民進城武鬥，這是很重要的。你們看是不是？現在到處都有人動員農民進城，很有可能是軍區、人武部或保守派搞的。

（代表彙報廈門保守派「革聯」和公安局老保下鄉發動農民進城情況）

沒有人發動農民跑進城才怪，發動農民進城一定有人組織，是公安局、人武部、軍分區搞的。廈門就是公安局搞的，公安局要懸崖勒馬。叫農民進城武鬥，不做工，拿工分（代表：封鎖海堤的農民還給錢，給三餐乾飯，讓他們搶劫集美僑校的僑生倉庫。）這是對革命犯罪，對黨犯罪，是反動的活動。

（代表彙報「革聯」到部隊「搶」槍，有的駐軍還喊「堅決支持真正革命左派」、「向真正革命左派學習」的口號）

他們發槍給保守派是一種罪惡的活動，是什麼左派？是保守派，是真正的假「左」派！有人是在玩弄權術，不能玩玩這些權術，這是玩火，玩火必自焚，這是破壞國防，破壞人民解放軍的名譽，發槍給這些保守派是培養一批帶槍的流氓，後患無窮。

什麼是「搶」！名義是奪槍實際是「送」。從福建情況看，從福州、廈門、泉州看是這樣，這對部隊很不利，發槍給農民，實際不是真正的農民，老實的農民不會進城武鬥。我建議韓先楚自己下命令，不要用我陳伯達的名義，要把保守派的槍枝一律收回。槍殺革命群眾是誰幹的？

（代表彙報廈門駐軍劉春山、李平、田軍屠殺革命造反派情況）

韓先楚要下決心收回槍枝，要軍區懸崖勒馬。發槍給保守派，這是對黨、對人民、對解放軍、對祖國罪犯，結果是屠殺造反派，是瓦解人民解放軍。解放軍是我們的長城，有的軍區和保守派是要破壞這個長城。有人以為這樣可以保住自己了，實際上是保不住的，這樣可以保得住，我們就不用革命了，革命就不會勝利了。建議你們搞一個擁軍愛民運動，他們不愛民是錯誤的，旗幟要拿在人民手裡，要重視這個事實。

（我代表說：好！我們照辦！）

發槍給老保還歡送，發給什麼真正的左派，其實是真正的假「左



派」，不能玩火了，玩火必自焚，毛主席常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樣幹，破壞解放軍，破壞國防，告訴韓先楚要軍區懸崖勒馬，不要用陳伯達的名義，我是福建一個老百姓，現在為福建人辦點事。韓先楚打個電報給軍區，由他來處理，並報告中央。現在還來得及，下決心把保守派的槍一律收回，殘殺青年的事情這是什麼行為？怎麼能用槍來殘殺青年？

（代表彙報八月十九日凌晨三時到現在劉、李、田赤膊上陣，在盜廠，「革聯」和駐軍對我「促聯」開槍掃射。其中革聯盜廠「新紅軍」在八·二事件中充當打手，扔出手榴彈，炸傷我「八·二九」公社負責人鄧志國同志等）

誰？說清楚什麼人？

（代表介紹了「八·二九」公社，伯達同志頻頻點頭）

現在有一個問題，要韓先楚下定決心把槍全部收回，還是可以的。

福建這個協定（有關制止農民進城，反對武裝老保）原來我還以為是比較好的，但廈門就這樣幹起來。這是違反群眾的希望，群眾希望他們不要武鬥，他們違反了中央、毛主席的希望、毛主席的政策。有些人，壞人或犯錯誤的人、走錯路的人，就是怕這個協定達成，趕快發槍，破壞協定。玩火者必自焚，以為發了槍可以保住自己。（有人插話：幫了倒忙。）把武器發給農民，自己站不住腳。如果他們站得住腳，我們也不用革命，革命也不會勝利。（代表指出××軍軍長劉春山的部隊所駐地區，不論是廈門、東山、詔安，都同時發生造反派受血腥鎮壓的事件，伯達同志聽了非常的氣憤。）叫劉春山來，李平也要來，把問題談清楚，談通了就好了，走錯了路要猛回頭，走錯了路一直滑下去就是自取滅亡。（代表講劉春山是××軍，李平、田軍已點名叫他們來）叫他們來，告訴他們要商量問題，顧全福建問題；穩定前線問題。不要發槍，發給農民的槍一律收回，一定要韓先楚講。叫他們來，要休息就與韓先楚一起休息，住到醫院去，但叫韓先楚同志不要受他們的影響。（代表插話後）「八·二九」對軍區是好的，他們也不同意，告訴韓先楚，「八·二九」也不同意發槍，也是反對農民進城的。

我對這些青年也沒有成見，我認為這兩派都談得較順。（代表提出：這次「八·二九」總部同革造會談判，要有廈門代表參加）你們可以來嘛，你們見過兩派代表嗎？（代表插話，講部隊開槍及二十日的情况）這是破壞解放軍的榮譽，應堅決制止農民進城，制止海員、漁民上岸。鼓浪嶼不能破壞呀！集美不能破壞呀！集美、鼓浪嶼、廈門都不能破壞呀！現在要馬上開放自來水。（這時革委會和「八·二九」總部代表進來，本團代表插話）

廈門可來三人。保守派也要來人。來了我們可以影響他們。（代表講：老保「革聯」已來了一百多人了）哦！（笑）就是那次來吵架的。（代表講：「革聯」打電報回廈門說陳伯達同志接見「革聯」兩次，並親切地交談。）說我親切接見，親切是親切，就是吵架，那天晚上他們吵得不成樣子，影響開會。臨走時（指門口）我跟他們講了幾句話，我說是廈門人嗎？幹什麼？回去吧！他們說要揪汪大銘，我說揪汪大銘同志幹什麼？他們說，他殺了我們的人，我們回去會死的。我在這裡開了這麼多會，從來沒見過像這樣一個群眾組織，這樣吵鬧，鬧得不成樣子。（代表講：「革聯」造謠說伯達同志對林金銘的死表示沉痛）是說有個林金銘死了，那天我沒有什麼沉痛啊！（哄堂大笑）。我說要他們（指「革聯」）猛回頭，不要走錯路，走得太遠了。他們對祖國對人民犯罪。我叫他們不要爭吵，吵吵鬧鬧我有點害怕。（當代表提出不讓老保「革聯」也派代表來京時）讓他們來受教育嘛，他們是受蒙蔽的，這些人很可憐，你們要做點工作，幫助教育他們。（賈文貴控訴了黨內軍內走資派對他的迫害，並彙報廈門公安局問題，陳伯達同志問他是不是福建人，他說是安徽人，伯達同志說：「我代表福建人謝謝你！」）

現在首先停止武裝進攻，收槍、放人。現在一定要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解決福建問題，是海防前線嘛！

（代表要求把韓先楚叫來，當面談清。伯達同志答應了，並多次叫秘書去打電話，但韓先楚久未前來，伯達同志利用這段時間，同代表們親切地談家鄉風土。）

在接見過程中，當陳伯達同志聽見廈門革命造反派「促聯」正遭屠

殺時，很氣憤，當場指示韓先楚馬上發出命令給福州軍區，立即制止屠殺廈門革命造反派「促聯」。伯達同志多次把命令草稿徵求我「促聯」代表的意見。<sup>37</sup>

## 陳伯達第六次接見福建雙方代表時的指示 (1967.8.22.)

八月二十二日凌晨，陳伯達同志第六次接見了福建雙方代表，作指示如下：

福建的槍大量在保守那裡，是送的。造反派也有，但很少。解放軍要堅決支持造反派，奪槍主要是保守組織送槍給保守組織，送槍給農民。造反派和解放軍團結在一起，保守派就垮了。

壽安支左就搞得很好，對保守組織，你們要會懂得做工作、分化瓦解，對壞頭頭讓他們自己抓，讓其組織自己抓。你如果一抓；壞人就在煽動，一煽動他們就團結了，團結起來對付你們。

要爭取多數群眾，最大限度孤立壞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為什麼要破壞國防，奪艦艇的武器，沒有壞人操縱不會這樣幹的。階級鬥爭是複雜的，前面有蔣介石，美帝國主義，你們要有敵情觀念。內部也有敵情問題，但不要互相猜疑，到處疑神疑鬼就不好了。殺人、放火的就很可疑，開機船追艦艇是很可疑的。

<sup>37</sup> 《廈門前線》，新廈門公社、協會、獨總文攻武衛臨時作戰指揮部，《新廈大公社戰報》《雲水怒》《驚雷》《革命造反報》《新挺進》《百萬雄師》聯合主編，第六期本期四版，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 陳伯達接見廈門無產階級革命派（促聯）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8.22.）

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晚十一時三刻至次日一時四十分（第二次）

十一時二十三分伯達同志親自到會場門口當面叮囑全體代表：「等下韓先楚要來，你們不要亂喊。」

（福州革委會代表，「八·二九」總部代表同時被接見）

十一時三十五分，陳伯達同志身穿軍裝步入會場，全場熱烈鼓掌。

（韓先楚到場）

伯達同志：今天早上找不到韓先楚同志，對不起大家，他想同大家談談話，有意見還可以提的。

韓先楚：我身體不好，正在治療，對家裡的事情不瞭解，請同志們諒解。我們沒有澈底走群眾路線，沒有和地方領導幹部很好商量，所以很多工作做不好，平反工作，制止農民進城，制止奪槍，要下最大決心，用最快的速度去辦。我們前一個階段在支左工作中犯嚴重缺點錯誤，準備向大家作檢查，先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彙報了，中央文革福建組提了意見，修改稿子，過一兩天可送給在京的福建同志徵求群眾意見。我們敢於在群眾面前承認錯誤，修正錯誤，錯了就改。這場文化革命是偉大的深刻的革命，是尖銳的階級鬥爭，我們對錯誤的認識比較慢，改正也較慢，給福建運動帶來損失，對不起中央和廣大群眾，對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們願意改進錯誤，為人民立新功。

我們堅決貫徹中央指示，堅決制止武鬥，制止農民進城，制止保守派殺害革命派，把散發的槍枝收回，挑動農民進城的，送槍給保守派的，一定要嚴加懲處，我們一定能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好。

伯達同志：韓先楚同志的表示是好的，我們歡迎。福建軍區的檢討可以

發給大家討論，大家滿意了就可發表，韓先楚聽了昨天情況，他表示制止軍分區、人武部、公安局違背中央，荒謬的調動農民進城的反動行為。

（此時廈門促聯派拍來請求中央支援急救醫藥的電報）

促聯代表：伯達同志，廈門來電報，我們「促聯」一百多位被槍殺的傷患感染破傷風，缺乏急救藥品，請求中央文革用飛機送到廈門搶救一百多名促聯戰士。

（伯達同志接過電報十分認真嚴肅地看，並立即告訴韓先楚，然後交給伯達同志的秘書，要他立即處理，秘書即刻離開會場。

接著有人告訴伯達同志，外面有福建各地赴京代表要求接見）

伯達同志：不是那回廈門革聯的吧？那些要揪汪大銘的吧？

（有人答：不是）可以派幾名代表，找個地方，韓先楚也見見他們。廈門有沒有消息？有機帆船追趕艦艇要搶武器這是不對的，要擁護解放軍，我昨天說了，要把「擁軍愛民」抓起來，懂了嗎？（廈門促聯代表：一定照辦）

「促聯」代表：我們沒有船，「革聯」才有機帆船，是因為航管局是軍管單位，沒有軍內走資派配合，他們是不能上艦艇搶槍的。

韓先楚：奪槍，實際上是明搶實送。

伯達同志：軍隊不能發槍給保守派，發槍給農民，發給的一定要收回，保守派拿了槍，是明搶暗送。軍區開門讓他們（指保守派）拿，還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你們搞擁軍愛民是對保守派施加壓力，「革聯」既不擁軍也不愛民。「革聯派」就是那次要揪汪大銘的，汪大銘一到北京，他們就追來了，這不是有人在幕後指使嗎？「革聯」根本不講道理，要批評，他們丟福建人的臉，誰要揪汪大銘！他們的擁軍大成問題，不擁軍，又不愛民，解放軍支左，保守派就不擁軍了。軍隊要支持你們，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造反派和解放軍團結在一起，保守派很快就要垮臺了，福建哪幾個地方擁軍愛民較好？（代表們說：惠安部隊、甯德海軍等較好）。

韓先楚：我們要先愛民，民才會擁軍。軍管不是從名詞上去理解，我回去要開各級幹部會議。

「促聯」代表：革聯得到廈門駐軍支持，部隊的「八·五團」是同「9445」（廈大革聯的）配合，所謂「9445」即「絞死蘇吳」的諧音。

伯達同志：絞死什麼？

「促聯」代表：絞死蘇、吳！我們造反派負責人蘇輝明、吳國耀同學。

伯達同志：「9445」這完全是「聯動」的口語，是聯動式的組織。「革聯」是誰叫他們來的？

「促聯」代表：他們有錢，一下子來了一百多人。

伯達同志：革聯都住在那裡？要叫他們回去。告訴他們受蒙蔽了，你們要去做他們的工作，他們在北京沒有帶槍吧？

「促聯」代表：他們和北京的反動組織「五·一六」兵團有關係。伯達同志說：他們和「五·一六」搞在一起那就更糟糕了。他們要揪汪大銘同志，我叫他們回去，他們說汪大銘會殺死他們。我說那麼厲害？我那天用閩南話和他們談，是親切了吧，他們根本不聽。

汪大銘：革聯在西苑貼大字報說，「促聯」從東山動員了農民進城，其實他們是東山造反派突圍出來的一千多人，有犧牲的，有受傷的。（伯達同志立即把這個情況向韓先楚介紹）

「保聯」代表：我們要韓先楚就廈門兩派表態。

韓先楚：起初我原以為都是反對葉飛的老造反派，兩派都是造反派，我偏聽偏信，不瞭解下面情況。現在聽陳伯達同志意見，「革聯」動員農民進城，搞打、砸、搶，不能算造反派。

「保聯」代表：韓先楚，「革聯」什麼時候成立的？成員情況如何？政治綱領是什麼？你知道嗎？他們是二月成立的，是三月黑風的黑打手！

韓先楚：我不瞭解情況。

「促聯」代表：你們連誰是造反派都不知道？怎麼能支左？

伯達同志：最近情況發展已經很清楚了，現在界限分明了。誰是革命派

誰是保守派，陣營很清楚，動員農民進城，搶槍，這是反黨、反黨中央的行為，這是很清楚的。讓韓先楚以後談吧。「促聯」是革命派！「促聯」是革命派！

伯達同志：「革聯」有多少人？

「促聯」代表：在市區大概有三、四萬！

伯達同志：不少嘛，你們要爭取幫助他們，幫助那些群眾過來。

你們八二九、革造會彼此就不會做工作。他們有四萬多人，要爭取過來。廈門是國防前線，死了人很嚴重，是有人在破壞，革聯是在搞破壞的，殺害了很多人，他們，他們的活動對我們革命派，對人民解放軍都有害。你們對廈門「革聯」要做工作，爭取他們過來，革命派不要去抓人，對保守組織要對他們做工作，讓「革聯」內部分化，讓他們把壞人揭發出來，自己抓壞人，革命派如果抓人，他們就會煽動，就不容易瓦解。廈門「促聯」派要會做工作，瓦解「革聯」派。他們多數是勞動人民，要爭取最大多數群眾，才能孤立壞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為什麼會破壞國防呢？

我說促聯是革命派，你們要有敵情觀念，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記美蔣，你們忘掉蔣介石了沒有？

眾答：沒有。

伯達同志：革命派要同人民解放軍很好合作，解放軍中個別壞人不能代表人民解放軍。

伯達同志：好了，去看看他們吧！（指在人民大會堂外面的福建各地代表）你們也一起過去看看他們。（凌晨一時半伯達同志到南大門另一會議廳去接見福建省各地赴京代表幾百人，其中也有幾十名革聯參加，歷時半個多小時）。

伯達同志：都是閩南人（指坐在前面的代表）我也是閩南人。你們是不是沒有來過北京，想來玩的？

眾答：不是，是來反映情況的。

伯達同志：「革聯」來了沒有？廈門人那天來吵，吵得一塌糊塗，他們

要來北京揪汪大銘。汪大銘同志來了沒有？我們不許在北京揪人。

泉州「過得硬」是反動組織，我建議「過得硬」必須解散，就是人武部、軍分區搞起來的嘛。陳文德（華僑大學革命造反派負責人）一定要放。軍分區、人武部調動農民進城，組織像泉州「過得硬」是反動組織必須解散，動員農民進城是反動行動，是不允許的。

今後不准打人，抓人，在福建也是這樣，我們要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辦事。「革聯」有人來沒有？（沒有人回答）。「革聯」要揪汪大銘同志，這個行動是錯誤的，他剛剛到就來揪，這是有人幕後策劃的，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本文根據記錄整理，未經伯達同志審閱）

廈門市無產階級革命派（促聯）

赴京控告團材料組整理初稿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sup>38</sup>

## 陳伯達談福建各派（1967.8.22.）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晨）

韓先楚同志離開福建很久了，聽了昨天的情況，我和他談了很長時間的話。他下了決定制止人武部的整風。軍分區人武部的做法完全違背中央，是荒謬、反動的行為。現在你們擁護解放軍是對保守派施加壓力，他既不擁軍也不愛民，你們兩派擁軍（指「革造會派」和「八·二九」派）反對農民進城，你們的思想比較一致。主要是揪汪大銘（渡口

<sup>38</sup> 《廈門前線》，新廈門公社、協會、獨總文攻武衛臨時作戰指揮部，《新廈大公社戰報》《雲水怒》《驚雷》《革命造反報》《新挺進》《百萬雄師》聯合主編第六期本期四版，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市委書記)的「革聯派」，他們擁軍成大問題，他不擁軍，也不愛民。

軍隊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現在奪槍的主要是保守組織。假使造反派和解放軍團結在一起，就給保守派一個很大壓力，它就垮了。

「革聯」搞破壞，他們對革命派，對解放軍都是有害的。還要爭取這些人，有壞人在那裡操縱。福建福州「八·二九」和「革造會」彼此都不會作工作，光算一些老帳，你們有共同點嘛！你們對「革聯」要會做工作。

廈門「促聯」派要會做工作，爭取「革聯派」多數群眾過來。人武部搞的「過得硬」是反動組織，「過得硬」必須解散。廈門「革聯」抓汪大銘是完全錯誤的，不要上壞人當啊！

## 陳伯達接見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代表時的講話 (1967.8.23.)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陳伯達同志在人大會堂召見北京「政法公社」代表時，說(摘要)：

「你們英雄！你們英雄！你們又一次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去年你們到天津小站去翻案，搞資本主義復辟。現在又去給「天津政法公社」翻案，這是復辟，是逆流。你們是搞專政的，你們是學國民黨六法的，對我們進行專政，把我們打成反革命。」<sup>39</sup>

<sup>39</sup> 北京政法學院革命委員會「政法紅旗」主辦，《紅旗戰報》第四四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

## 周恩來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與外事口各組織負責人的談話（1967.8.23.）

【時間：凌晨三時，地點：人民大會堂接見廳。被接見者：北外紅旗、二外紅衛兵、北外造反團、外交部聯絡站。】

周恩來：你們奪外交部權，要所有副部長向你們報告，出入要你們批准，有外事活動找他們還要我向你們請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講話說……

周恩來：你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裡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你們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都封了，也不給中央打報告，我找誰辦事？部黨委幾個人你們都點了名，說某某是三反分子，你們都有通令，完全目無中央。

造反派：封部黨委的目的是促進新的領導班子的形成。

周恩來：促進部黨委改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們不能封了以後讓我們聽你們的意見。

造反派：我們封了以後聽總理的。

周恩來：你們也沒有打電話給我，也沒有通知我。你們發生了問題要我替你們辦事，那好，請你來做外交部長。

造反派：我當不了。

周恩來：你的做法就是這樣。四天外交大事沒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組織可以管嘛！

周恩來：左派組織中央沒有承認嘛！它只是監督。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中央看了，認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數的。……中央幾次決定不能衝外交部，外交、國防大權不能奪，你們就是不聽。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後也不來商量，你們頭腦發熱了。

我今天首先問你們，我們國家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和

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外交權力，那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

造反派：當然中央來管。王力同志講話以後，我們覺得……

周恩來（氣憤地打斷）：都拿王力同志講話，你們不能拿這個撈稻草。

造反派：我們覺得執行中央的決定要有革命者來執行，姬鵬飛、喬冠華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來：那為什麼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三結合」都要跟中央請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報紙都不能登。……你們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沒有提。你們連傳單都沒有給我們一張。你們十九日進管（外交部）以後沒有任何一封信給我，一個紙條都沒有給我們。外交大權四天在你們手裡，一直到今天把英國代辦處都燒了。我跟你們講了多次，根本不聽。

造反派：因為造反派可以辦好事情，外交沒有中斷嘛！

周恩來：這是什麼話？你們那個聯絡總站給駐外使館拍電報打倒劉、鄧、陳，不符合中央精神。點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著你們辦事。你們自由發報，也不給中央打招呼。這樣的電報就是外交部副部長批的還得拿到我這裡，還得送給中央、毛主席看。已經四天了，控制不住局勢了。如果我們不嚴肅指出來，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我們沒有料到你們來這麼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嚴肅一點說就是目無中央。……

你們兩方面的指揮部無論如何要撤出，你們的指揮部在那裡指揮外交，成為最高權力機構不行。

……

（周恩來叫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彙報火燒英代辦處的情況。在現場的衛戍區警衛師某團的一名同志彙報了火燒英代辦處的具體過程。）

周恩來：今天的行動是誰發起的？

外語學院一造反派：他們自發的。

周恩來：現在在北京說自發的話，我都替你們感到難過，感到臉紅。

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發起的。晚上十點他們必須答覆，否則一切後果由他們負責。

周恩來：採取任何行動要黨中央毛主席下決心。沒有答覆就採取行動，這是自發的嗎？這是無政府主義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社論、廣播都說了不少，連續廣播了幾天反對無政府主義。我們說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傾向，是對內說的，這一下給人家證明瞭，這還不是無政府主義呀？我們是不是向英代辦警告、提抗議，這是毛主席或我們政府所決定的，你們說能不能群眾說了算？當然不能。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嘛，我們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麼就能說是自發的？

造反派：我們以前砸過印尼使館，對帝國主義不能絲毫退弱。

周恩來：你說不能絲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請你回答。採取一個什麼行動中央決定了還得請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們隨便一個什麼戰鬥隊就定了？

外語學院造反派：你這個感情就不對。

周恩來：什麼感情？

外語學院造反派：我們負擔責任嘛！

周恩來：同志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做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後還是要中央負責。

陳伯達：文化大革命幹了一年了，我們搞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是非常嚴肅的階級鬥爭，不是兒戲，不是開玩笑。你們（指北外造反團）是對國家開玩笑，給外國人造成的笑話，你們在外交部的行動純粹是開玩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沒有授權給外交部聯絡站，一個學校授權給外交部聯絡站，這簡直是開玩笑！

你們現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搞嚴肅的階級鬥爭，你們一個學校都沒有團結起來，你們還管一個七億人口國家的外交部？

聽總理的。你們什麼戰鬥隊，我不清楚，統統聽總理的命令……回到學校兩派三派聯合都不容易，還想管理國家外交大權，

真是開玩笑，回到學校去，好好睡一覺，想一想，事後你們會感到很可笑。（謝副總理插話：這是一個夢！）這是一個黃樑美夢！

## 陳伯達在解放軍報社的講話（1967.8.24.）

【時間：凌晨。根據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參考。】

（宣布會議開始，請陳伯達同志講話）（群眾高呼口號）

陳伯達同志：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到《解放軍報》支持新革命造反突擊隊肖力、李志高、金鋒三人簽名的大字報。（群眾呼口號）這是一張很好的大字報。（鼓掌）使《解放軍報》開始揭露了混進我們黨內的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易亞。（鼓掌，呼口號）這個卑鄙的資產階級政客，到處投機取巧，到處投機倒把，招搖撞騙，他的作風是惡劣的，打一派拉一派，主要的是包庇那些很壞的人。他原來的歷史就是很可疑的。他在馬列主義研究院就做了很多罪惡的事。以前我們把他當作一個小政客，沒有去理會他。他在馬列主義研究院對造反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組織一個不能見天日的小集團。這些我是知道的，我沒有及時向黨揭發這件事，我感到很慚愧。現在我們的革命小將看出了他的真面貌，就把他揭露出來了（鼓掌）。我們的革命小將像肖力同志，風格比我要高，他們做了我遲遲沒有做的事，我覺得我應當向他們學習。希望大家緊緊地團結起來，（呼口號）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緊緊地團結起來，辦好我們的《解放軍報》。（呼口號）《解放軍報》是一個很重要的報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一個重要報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崗位。這個報紙辦得好與不好，關係到我們黨的榮譽，關係到解放軍的榮譽。大家都要關心，一定要把報紙辦好。

現在已經十二點過了，因為大家要趕快編報，我就不多講了。

《解放軍報》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要辦得更好更好更好！

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解放軍報》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祝同志們好。明天一定能夠看到一個你們的更好的報紙。你們還要繼續搞大批判，繼續清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易亞的影響，這和辦好報紙是不可分開的。

### 陳伯達同志第二次講話

我完全支持剛才宣布的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解放軍報》新總編輯組。一年多來《解放軍報》有許多變化。推翻胡癡的領導，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現在接著推翻趙易亞的領導，是又一個很大的勝利。就是因為有肖華、胡癡、趙易亞這些人作怪，使我們《解放軍報》受到很多阻力。現在把他們推翻了，還要繼續揭露。關於趙易亞的問題，我希望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同志們揭露趙易亞，到你們這裡貼大字報，使大家曉得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真面貌，通知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同學到你們這裡來貼大字報，充分揭露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真面貌。因為到你們這裡來他還有很多的偽裝，有很多內幕你們不清楚。他到馬列主義研究院一年多，鬥爭相當激烈，時間長一些就暴露多一些。過去沒有以很大注意力來揭露他。現在借這個機會可以讓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同學來大量揭露他。公開揭露他，到你們《解放軍報》貼大量大字報。希望你們緊緊團結在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臨時總編輯組周圍。我再說一遍，這個報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非常關心的，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非常關心的，你們一定要以很大的力量來做工作，不辜負毛主席對《解放軍報》的希望，不辜負林副主席對《解放軍報》的希望！

慶祝你們勝利又勝利！（群眾高呼口號）<sup>40</sup>

<sup>40</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二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二二〇七工廠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第二十期第一版，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 陳伯達接見福建代表的講話（1967.8.25.）

伯達：你們是群眾組織，群眾沒有委任，中央也沒有委任，不能佔領軍管會。你們訂了協定要不要執行？要不要聯合起來？要不要制止武鬥？你們這樣鬧矛盾，敵人會利用你們的矛盾，你們流血多，他們高興。蔣介石在臺灣高興。我們不應做敵人高興的事。

「革造會」：停止奪槍協議簽訂後，「革造會」十五日就停止了奪槍。而「八·二九」仍在福州奪槍。南平「八·二九」奪槍，實際上是送槍。

伯達：韓先楚知道這種情況，是明奪暗送。

伯達：過去「八·二九」還不錯，不是「老保」是「新保」，在福州不全是「老保」嗎？都是年輕人，認識了錯誤就好嗎！做了不一定合適的事可以原諒，「八·二九」毛病多些，「八·二九」有錯誤的話在廈門是好的。你們要到前線去和戰士同甘苦，共患難。才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不要在這裡做買賣，是嚴肅的政治談話，定了協議不幹，難怪我發脾氣，你們在北京一個月了，脫離了生產，脫離了群眾，或者說些空話，應該回去看看，以後有問題再來。韓先楚寫了一個檢查，徵求了福建聯絡組的意見，回去給你們看看。

「革造會」：韓先楚一貫兩面三刀。

伯達：一看二幫，搞「韓再道」，本來是韓先楚嘛。

## 中央首長接見石家莊赴京彙報代表團雙方代表 (1967.8.26.)

【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親切關懷下，石家莊地區赴京彙報代表團雙方，就關於立即堅決、澈底制止武鬥問題於八月二十六日在京達成協議。雙方代表及軍事代表在協議上簽字。八月二十六日零點三十分至四點二十五分首長在人大會堂安徽廳接見雙方代表，二點十分周總理手舉毛主席語錄、精神煥發的與大家親切會見，會見後陳伯達、謝富治同志作了重要講話。摘要如下。】

謝副總理：

石家莊、張、宣、唐、秦地區經過雙方協商和解放軍努力，在陳伯達同志的領導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中央文革的指示，順利達成了制止武鬥的協定，三個協定都很好，我們熱烈地祝賀。（全場熱烈鼓掌）。希望造反派，解放軍同志嚴格地遵守這個協議。武鬥不符合革命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國家的利益，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武鬥只能使敵人鑽空子，只能使走資派地富反壞高興。你們都是領導人，不要把群眾引到邪路上去，武鬥發展下去，就無法控制，就要走向反面。我們在重慶說過這句話，證明是對的。我們在毛主席所在地、在黨中央所在地，達成這個協議要嚴肅地執行。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說過，誰撕毀協議，誰就是蔣介石。我們那裡有觀察員，看哪方執行得好。如果武鬥發展到嚴重地步，那就不可救藥。不要把這個協議當成兒戲，真正的造反派要遵守諾言，在毛主席身邊，首都簽訂的協議是莊嚴的。人民解放軍要特別負起責任來。抓革命、促生產。張、石、唐地區都有煤，煤是工業的糧食，我們造反派最關心革命，也要對生產有最高的責任心。這是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誰破壞工廠，煤礦、醫院就堅決和他們鬥爭。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破壞生產、只有走資派、地、富、反、壞、蔣介石、美國



才高興。咱們下一步搞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協議。搞完這個，兩派有什麼看法，會不會達成一個政治協議，搞一個革命的籌備小組。兩派對解放軍有什麼意見，要提出來，兩派之間互相有什麼看法，能不能搞一個大聯合，「三結合」？對解放軍可以批評。解放軍錯了就檢討。兩派哪一派正確、哪一派有錯誤、都要互相檢查，自我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百分之百的錯誤都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三結合」，大聯合離不開解放軍，但又離不開群眾，張家口把××軍調走，光剩七九三行嗎？兩派彙報時，我能說的講兩小時就不少了，我們每天都很忙麼，河北省現在一個專區、一個專區解決、在會上不要告對方的狀。

陳伯達同志講話：

這個協議是大家努力，兩派協作，能達成協議，這是很大成功，是我們走向勝利的一步。有了協定，不等於實行，不等於就是實施了。要看大家的行動，要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把字面上寫的東西，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這樣，不要計較個人東西……。<sup>41</sup>

## 【版本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零點三十分～四點二十五分人大會堂安徽廳，摘錄）

伯達：石家莊還叫「狂人公社」？改一下名嘛！

「狂人」代表：根據伯達同志指示，我們準備改成「魯迅公社」。

伯達：改成「魯迅公社」，那好。

「狂人」：協議中應該更加不准利用公檢法專政機構來鎮壓革命群眾。

謝副總理：我贊成這一條。我這個人，只要公平，我就贊成。

「聯指」：我們有個告急。

謝副總理：（把手一擺）不要念告急了，一唸就亂了。等下再告。現在雙方馬上制定協議去。軍隊派一個公道人去。我這個人不偏哪一

<sup>41</sup> 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主辦，《北郵東方紅》，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

派，就偏革命。專政機關參加武鬥還算什麼專政機關？這條提得合理。潘志放出來了沒有？潘志是誰呀？

潘志：我能夠被釋放，感謝黨，感謝中央首長。特別感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我提出個問題，他們說抓我是謝總點頭的。

謝副總理：我不知道，不過也不要因為我不知道去整別人，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

潘志：軍區說陳伯達有指示，放我出來不給社會地位，不能當頭頭，交給造反派。

伯達：我從來沒有發過指示，也不可能有指示。我是你們的小學生，說的不準確，聽的人再加油加醋，不管怎麼樣，我說過的也無效，沒說過的更無效。

## 陳伯達對北京外語學院造反團衝外交部一事的電話指示（1967.8.26.）

【二十六日晚，北外紅旗大隊經總理批准在人大會堂鬥批陳毅，此時北外造反團地院等衝擊了外交部。陳伯達同志二十六日晚對北外造反團衝擊外交部一事作了三點指示。】

- 一、衝擊外交部是錯誤的，衝擊今天的批陳是錯誤的。
- 二、今天揪陳毅是錯誤的。
- 三、立即撤出外交部。<sup>42</sup>

<sup>42</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七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 陳伯達和福建雙方代表告別講話（1967.8.27.）

【地點：西苑旅社。摘要】

你們要走了，我今天來看看你們向你們告別，你們要按照協議商量合作。關於擁軍愛民，中央有個號召，你們按照這個號召去宣傳辦事，建議你們好好學習。

福建是前線，擁軍愛民要堅決執行，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按照國家利益辦事，不能按照派別辦事。

（三名代表反映軍分區開槍殺造反派）我很難過，軍隊不能開槍，不應該開槍，要按照擁軍愛民的號召辦事，要愛護造反派，要愛護紅衛兵，都要做自我批評，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我們應該有統一的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政策，統一的路線，不能你幹你的，我幹我的。你們希望不希望祖國強大，喜歡不喜歡社會主義？（眾答：喜歡）希望你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sup>43</sup>

## 陳伯達、李富春在「澈底批判陳毅大會」上的講話（1967.8.27.）

【八月二十七日，外事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委員會召開了澈底批判陳毅大會，陳伯達、李富春在會上講了話。摘要如下。】

陳伯達：

批陳是對的嘛，他有錯誤，應當批判嘛。群眾可以批判，他自己也

<sup>43</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五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應當作自我批判。我贊成批判，也贊成他本人作自我批判。

我今天來想提一點意見。你們今天開這樣一個大會，你們自己批就行了嘛，非要總理參加才行？你們沒有學好主席親自制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群眾自己教育自己。你們自己批好了！為什麼非要總理參加才行呢？總理因為不能來，就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富春來代表總理，這是重視你們的批判。總理叫富春同志來代表黨參加你們的大會，這就夠重視你們的了。

李富春：

昨晚和今晨總理叫我來參加你們的大會，這說明總理是支持你們的大會的。總理親自確定為「澈底批判陳毅大會」，你們批得對，批得好。希望你們今後澈底批深批透。你們提出陳毅必須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提出陳毅不投降，就堅決打倒他，我都贊成。但是你們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陳毅」，我看還不是，你們勒令陳十天交出檢查，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剛才陳伯達特地打電話告訴我，要我說一句：總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現在有的人想挑撥是辦不到的。

八月二十七日「澈底批判陳毅大會」會前，李富春與韓愛晶、譚劍峰、李冬明等談話：

真正制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是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陳毅是推行了這個東西的。你們批判他是對的。真正形成是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胡說什麼「國家困難，是不是對帝國主義就不要那麼凶了，對修正主義就不要那麼凶了，對各國反動派就不要那麼凶了。」等等。<sup>44</sup>

<sup>44</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五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七期，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外事紅旗革命僑報》聯合版，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 陳伯達、謝富治對「揪陶火線」戰士的指示 (1967.8.29.)

【時間：凌晨，地點：中南海西門。】

伯達：

你們這些人是那兒的？這些棚子是你們搭的嗎？誰叫你們這樣幹的？堅決地無條件地撤，……不要上當了，不要被壞人利用，這是中央的地方，不准在這裡損壞了中央的威嚴。無條件撤退這裡，不是明天撤，現在就撤……文化革命醜化了，這多難看，連走路也不方便。批判陶鑄是中央批准的，你們批判陶鑄我們是支持的、但不是這樣做法，這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做法……我們年老時幹革命也沒有這樣幹過。從來沒想出這些花樣，年輕人犯錯誤可以原諒，幼稚。現在就撤，無條件地撤，（鼓掌）歡迎你們這樣做，我們走你們就撤……

謝副總理：

不要上當，小孩也不要上當，中南海四門都封閉了，國際影響很不好。文化大革命醜化了，應該搞大批判。你們這樣做是對中央施加壓力，很壞，給文化革命沒有增加什麼光彩，醜化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sup>45</sup>

## 中央首長首次接見保定兩派赴京彙報代表團的講話 (1967.8.30.)

中央首長首次接見保定兩派赴京彙報代表團的講話和制定停止武鬥協定

<sup>45</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三六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的全部談話紀要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零點二十分至凌晨五點十五分。

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

中央首長和北京軍區首長：陳伯達、謝富治、戚本禹、鄭維山、羅元發、肖文玖。

被接見群眾組織代表：保定工代會（籌）派和農大造反團派赴京彙報代表團雙方代表各二十四名。

同時參加接見的還有北京軍區王秘書長、王部長、河北省軍區司令員馬輝、政委曾美、副政委鄭旭煜，三十八軍代軍長李光軍、副軍長劉海清等。

列席代表：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代表、北航紅旗、北師大井岡山代表等。

當中央和北京軍區首長陳伯達、謝富治、戚本禹和鄭維山、羅元發、肖文玖進場時，全體同志起立，熱烈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陳伯達同志在向大家介紹中央首長之後招呼同志們坐下。然後他說：謝富治同志、鄭維山同志他們都是武人，只有我是文人。你們那裡武鬥厲害吧？（眾答：厲害！）你們都是文人，為什麼搞起武鬥來了？！

「要用文鬥，不用武鬥」這是毛主席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教導我們的。教導一年多了，可是我們有些群眾就忘了，有些群眾在鬥爭中就忘了。現在難道武鬥一下就能解決誰勝誰負的問題嗎？很可笑嘛！文化大革命就這樣解決嗎？你揍我兩下，我揍你兩拳頭，你的拳頭大就贏了。我的拳頭是不行的，你們贏了，我就失敗了？文化革命不是這麼搞的。你們不是一定要武鬥嗎？（眾答：要文鬥！）你們搞了協定了沒有？（工代會派：會前我們起草了，找他們三次他們不搞。）你們有多少派？（眾答：兩派。）兩派要達成停止武鬥協定。你們要造成停止武鬥的氣氛，一定要有個好的氣氛。（工代會派：他們開槍打死我們五個人啦！）你們都是英雄嘍，好漢嘍！現在能不能根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成立一個達成停止武鬥協議。（眾：好！）協定不是建立在文字上的，協定要建立在行動上。但是你們寫在紙上了，簽了字了，就是塗改不掉

了，就是要對群眾負責，就不能破壞協定了。如果我講的道理錯了，你們就駁我嘛！

你們雙方同意，那現在就各派代表達成協議吧！一切問題要停止武鬥後才能談，不然談不成，也不能邊談邊打。

鄭維山同志插話：三十八軍同志、河北省軍區同志都要在制止武鬥的協議上簽字。你們都要負責任，兩派群眾都要負責，軍隊的同志要負制止武鬥的責任。你們同意不同意？（眾答：同意。）謝富治同志問：三十八軍來了沒有？鄭維山同志問：三十八軍的在那裡？這時李光軍、劉海清同志站起來。鄭維山：你們怎麼坐在後面去了，坐在群眾前面來嘛。李光軍：我們就坐在群眾後面吧。陳伯達同志說：那你們雙方各派五名代表好不好。（眾答：好。）

這時農大造反團崔士林說：紅樓派多了四個人，河北軍區原同意雙方各派二十名代表，反復辟做為一派政治力量也派四名代表。

工代會派：反復辟與農大造反團是一碼事，保定只有兩派。

陳伯達：好了，實際上是兩派。其實，不一定非要搞成兩大派的組織分裂，形成組織分裂，對你們不一定有利。比如，北京的大學，有的就沒搞成兩大派的組織分裂。搞成組織分裂，就不講道理了嘛，就派性高於黨性，派性高於無產階級黨性，派性高於我們祖國的偉大利益，派性就拋棄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像北京有的大學搞的比較好的，就是沒有兩大派，但有不同意見，允許不同意見存在，可以辯論，可以保留，這樣就可以複課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學習主席著作嘛！雖然他們也有錯誤，他們有些個別行動是錯誤的，但是很快就承認了，不是這派說他不對，就是那派說你不對，兩派互相吵起來，他們不是互相推卸責任。所以你們還是要搞大聯合，你們現在搞停止武鬥的協議，就是為了搞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創造條件。不是你們兩派打下去，不是一派把另一派吞併掉。（這時兩派有爭論，農大造反團派高聲喧嚷。）你們不要看誰的聲音高就勝利，我聲音就很低，同時

大家又聽不大懂，還得請鄭維山同志翻譯。（鄭：我這翻譯很糟糕。）聲音低一點不一定就不對，聲音高不一定就是對。你們還有沒有喇叭（我工代會說：我們宣傳車、喇叭都讓他們搶去了，早就沒有了。）這時陳伯達叫好說：好！好！給你們記上一功。（農大造反團不語）大喇叭整天喊，這是我們反對的，老百姓不能睡覺，吵的工人也不能睡覺。

工代會派代表發言：出版社的工人睡不好黨，影響毛著印刷。（雙方又發生爭執）

鄭維山：今天是搞武鬥協議，要有好的氣氛！

陳伯達：把派性搞掉些，不要派性那麼強烈。實際上有很多問題是無原則的，但我承認裡面是有原則問題的，但武鬥是無原則的，別動不動這派講話，那派就起來吵，這有什麼原則。你們保定反復辟是否和天津的一樣？（工代會（籌）講：和天津的一樣）我看反復辟三個字應該打個括弧。（崔士林：保定有二月反革命復辟的逆流，把我們左派都壓垮了，有的關了六個月才放。）現在關的人是不是都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關的人不是刑事犯，殺人放火犯，不是什麼強姦，輪奸犯這些罪惡行為被關的人都放。（工代會派高呼：毛主席萬歲！）你們各派都不能自由抓人，只准許辯論，大鳴、大放、大辯論。你們抓人幹什麼？這個自由抓人是違犯國家法律的，要懂得你們大家都要獨立思考。你們不要受天津的影響，也不要受北京那些小娃娃的影響，什麼紅代會代表，有些謝富治同志也不知道。要自己教育自己嘛。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們不要受天津什麼兩大派的影響，甩開他！北京兩大派的影響，甩開它！你們自己獨立思考，搞自己的事情，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做；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律拒絕，不聽。不管是北京來的，天津來的，我們都不聽，就是對的，也還要經自己的獨立思考。不要口頭上堅持文鬥，手和腳堅持武鬥。現在請謝富治同志講話。



謝富治同志說：我首先代表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歡迎大家到北京來。

（眾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我來是當小學生的，向同志們學習的，剛才伯達同志講的我完全贊成，就這樣去做。我是當小學生的，當毛主席的小學生，也是黨中央的小學生。希望你們兩派好好將武鬥問題解決。首都周圍是河北。河北各地搞武鬥，對首都毛主席所在地北京也不安全。唐山、天津、石家莊、張家口、保定都來了。恐怕邯鄲、承德也要來，先要把河北搞好，要把首都搞好，首先要將武鬥停下來。唐山、石家莊、天津都有協定可參考，希望你們保定比他們做得更好。（戚本禹：後來者居上。）你們對解放軍支左還有什麼意見，以後再談。希望你們停止武鬥，河北幾大派，不管你是「工造」、「五代會」、「紅樓」都坐下來談。部隊支左中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將來可以檢討。聽說棉紡廠在軍區住了不少人。棉紡廠來了沒有？（棉紡廠革委會人站起來答：來了。）你們有幾百人住在省軍區。商量一下撤回去。（棉紡廠革委會×××說：二十七號我們回去了，抓革命、促生產，回去被轟出來了。）

（農大造反團崔士林說：我們回去以後，就挑起來武鬥。）

（膠片廠兵團×××說：「棉紡廠回去上班，你們到膠片廠幹什麼去了！」駁得對方啞口無言。）

謝富治：回去要保證人身安全是起碼條件。（謝富治唸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這是毛主席批發的，有兩條你們要注意一下執行。（打開文件讀）有一條人民解放軍和所擁有的各種武器、裝備和物資，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機關，是不容許外部的人進駐的。（我方代表熱烈鼓掌）光你們鼓掌不算教，那邊也鼓掌才算教。駐軍區要退出去，武器不能搶。你們進駐沒有？

工代會派：他們進駐了。

造反團派：我們駐在華二。

工代會派：他們欺騙首長，他們搶了武器。

鄭維山：不管那一派搶武器，我都要收回，駐軍區的要撤出去，更不能搶武器，這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的。北京的周圍不管那一派搶的武器都要收回來，不管那一派開槍，我都要派兵保衛首都。

工代會：他們開槍了，打死我們五個人。

（雙方爭吵）

紅樓劉學蘭：首長，我建議，先搞制止武鬥協議，停止了武鬥，以後什麼都好辦。

戚本禹：殺死人一定要法辦，這是國家的法律。（膠片廠王寶林彙報膠片廠「八·二七」因武鬥事件造成部分停產的情況）你們不需要大批生產了，國務院的命令下達了沒有？你們看了嗎？膠片生產多了用不了，時間長了就浪費。（王講：我們是那樣辦的。〔注：指按國務院命令辦的〕我們的那個試驗還在搞著，「八·二七」膠片廠發生了武鬥，我們的試驗搞不了啦。）（這時造反團派爭起來）

戚本禹：那個（注：指試驗品。）是應當搞的。

鄭維山：現在不是辯論，打仗不會打幾年的，保定的革命派總要團結起來吧，能老分裂嗎？

戚本禹：群眾還是不願打的，我們有調查，是有些勤務員搞的。

陳伯達：我是老百姓，我是不願意打的。（陳伯達叫鄭維山也講講）

鄭維山：伯達同志、戚本禹同志說的很多了，我沒有什麼說的了，我希望你們按伯達同志、戚本禹同意的指示去辦。

陳伯達、戚本禹同志齊說：不是指示是意見。

陳伯達：你們就按老百姓來看待我們，我們代表老百姓的聲音。

戚本禹：我到石景山去，到工人宿舍裡去，他們都不認識我，一個工人說：我們都不願意打的，就是勤務員要打的。不管那個事，是對或不對我們都不願意，有的武鬥，頭頭用汽車把人拉去了，群眾都不知道幹什麼。

陳伯達：勤務員的名字本來是很好的名字，但是你們不要走到反面。

戚本禹：有一個組織去別處打架搞武鬥，到了那，勤務員先跑了，結果群眾被圍了，舉手投降，回來群眾造了他的反，把他拋棄了。

陳伯達：證明這種人不是真正的群眾的領袖，這些人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打著造反的旗號，想撈一把。

鄭維山：你們兩家都要做自我批評。

戚本禹：我們沒有聽到過你們自我批評過，也沒有看到自我批評的傳單，什麼叫反到底？反到底就是反自己，你們沒有錯誤嗎？你們兩派都要各自整風學毛主席著作檢討自己，我根本沒有聽到你們那一派檢查，不能光革別人的命。凡是不肯做自我批評的就是有問題，就不是革命造反派，（陳伯達：學習主席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先回去整風兩天再說。（陳伯達：若不接受群眾的意見，你們就不一定能代表群眾，群眾是不要你們的，把你們兩派都推翻。）一到打架了，真正打死人了就跑了，我看你們兩派都有這樣的人。

陳伯達：你們要小心啊！當心啊！不要上壞人的當！我對天津都講過這話，但還沒有喚醒他，我很慚愧。

戚本禹：你們不要招降納叛、招兵買馬，結果有些壞人鑽進去了，你就控制不住啦！

陳伯達：天津大聯籌混入了一些社會渣滓，吸收很多牛鬼蛇神，他們就控制不住了，那些人打著造反派的旗號，利用你們做壞事，行兇、姦汙婦女等。有一個組織四萬人，砍掉一半剩下兩萬人也夾雜著壞人，我告訴他們要警惕可能混進壞人啊，你們這兩派就那麼乾淨，那麼純嗎？

革命紅樓劉學蘭：首長，我們認為凡是搞打砸搶的，裡面都有壞人搗亂。剛才戚本禹同志對我們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個會上，我們沒有主動檢查自己的錯誤，毛澤東思想紅旗舉的不高，我們向首長同志們承認錯誤。（陳伯達同志站起來帶頭鼓掌）回頭我們給紅縱打電話，說明他們改正錯誤，我們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不挑起武鬥。

陳伯達同志又帶頭鼓掌後說：這兩句話就是一個態度，受群眾歡迎。鄭維山同志：這幾句話就是自我批評。看陳伯達同志帶頭鼓掌。陳

伯達同志接著說：你們（指向農大造反團派）怎麼不說話，有點理虧了吧？！

我們說的是中央的意見，不一定表達的好，這是中央的精神，中央不贊成你們打砸搶啊！難道中央贊成嗎？！打來打去破壞工廠，破壞國家財產。比如天津有一派打砸搶，他們用各種辦法來迫使我們承認，我們能承認嗎？峰峰煤礦要解決，所有的煤礦你們都不要去插手，工人要上工，勸他們上工，幫助他們上工。

戚本禹同志風趣地說：我看去煤礦搞武鬥的，冬天就不發給他煤燒，叫他受凍。

鄭維山：這些大煤礦，峰峰、山西大同、陽泉煤礦停產，都是武鬥造成的。

戚本禹：凡是大规模武鬥都是壞人躲在後面搞的。

陳伯達：有些人以為藏在後面，別人發現不了，我們在毛澤東偉大思想旗幟下，無產階級專政下，任何人做壞事都是逃脫不了人民的眼睛的，我們對你們是好意才這樣說的，搞生產要動手動腳，搞文化革命要動腦子，不是動手動腳的。（造反團頭頭崔士林假惺惺地說：在「六·二三」我們當時有錯誤，我們不應該衝樓，當時由於群眾感情衝動控制不了。就衝了。）（紅樓劉學蘭：他欺騙首長，他是「六·二三」反革命流血事件的總指揮，調動了一萬多人。）

戚本禹：（對崔士林）我看不是你控制不了，你是怕群眾沒那個感情吧！你打過人嗎？（問造反團徐通生，徐通生站起：我「六·二三」參加了打了人，打過一次。）你參加過武鬥嗎？（問省委兵團王寶林，王答：我也參加過。「六·二三」以後，他們（指工代籌派）在我們那的調查組，我們把他們抄了，我們以後改。）

陳伯達：我們歡迎自我批評，歡迎真的，不要假的，首先檢查自己的錯誤，別人的傷疤你去揭人家幹什麼，自己的傷疤還很多嗎？別人的傷疤讓他自己揭吧！

鄭維山：歸結一句話就是自我批評。

陳伯達：搞自我批評，需要實事求是，不要掛牌請罪。掛牌請罪不能解決問題，那是形式主義。

鄭維山：這一點我們部隊是很有體會的，部隊介入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時候八條剛下來，我們軍隊對犯過某些錯誤的革命小將掛牌子請罪，這不好。

陳伯達：天津不是掛牌子請罪了嗎？還不是照樣幹？而且還幹的更凶。主要是真正的觸及靈魂。

鄭維山：伯達同志、戚本禹同志這次接見石家莊、唐山、張家口、天津，都沒這次講話多，這是對保定的特殊照顧。（熱烈鼓掌）

戚本禹：保定問題解決了，河北的問題就好解決了。

鄭維山：保定是省會嘛！總是要聯合的，你保定的兩派打幾十年？要像伯達同志、戚本禹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評很重要。

戚本禹：打死人的兇手等問題解決後，都要追查處理的，別看現在查不清楚，以後都要查清楚的。

鄭維山：下一步要考慮抓革命促生產的協定，協定你們要先搞好等我們，不要我們等你們，協定達成後，你們是不是派點人回去，傳達、布置、宣傳、造聲勢，這樣，讓群眾來監督實現協議，抓革命促生產的協定好搞。不管那派都不能搶武器，在北京附近，在毛主席身邊開槍還行？！新樂縣開槍，我就派了一營部隊把他包圍起來。今後誰開槍，我們就採取措施，繳他的械。（農大造反團崔士林：我們從保定帶來兩門土炮，戚本禹同志有時間是不是看一看？）

戚本禹：我不看，那沒有什麼光彩的，你們兩派像不像敵人，你們說你們兩派都是不是敵人？為什麼不能聯繫在一起？

鄭維山：不僅有大炮還有手榴彈啊，手雷（用手比手雷的樣子）那個廠子造的？（工代會派答：鑄機廠。）（農大造反團派崔士林說：有時間希望戚本禹同志多給我們講一講。）

戚本禹：中央發的文件很多嘛，鄭維山插話：十六條、八條、十條、七條重要社論等文章你們可以學一學，重要的是看行動。

（工代會派把農大造反團派某些組織反解放軍的標語的照片遞給戚本禹同志看。戚本禹拿起照片很生氣地對著造反團派）說：你們這是什麼?!把馬輝同志寫成烏龜，這樣庸俗低級！

（這時有人說：紅樓派也有打倒邢澤的標語。）

戚本禹：打倒馬輝，打倒邢澤都不對，打倒三十八軍也不行，打倒河北軍區也不行，解放軍在支左工作中不能沒有缺點錯誤，缺點錯誤改了就行了。我們要擁護解放軍。（這時工代會派說：保定市街上經常出現畫著領章、帽徽的王八。）（農大造反團派提出河北軍區在支左中的問題。）戚本禹打斷他們的話說：我今天不說別的，就說你們這個，如果這樣醜化解放軍，我們就懷疑裡面有人對解放軍有階級仇恨，你們保定的鬥爭水準要提高。（戚本禹同志拿著照片生氣地）說，這就醜化你們自己，低級的水準，魯迅講過：謾罵絕不等於戰鬥。對解放軍是不是有階級感情，這是檢驗真假造反派的標誌之一。解放軍犯錯誤與地方上走資派的錯誤性質是不一樣的，有本質的區別，地方上他有劉、鄧一整套修正主義的路線有政治路線有組織路線。有工業的，農業的，商業的，文教的。解放軍過去不介入有些情況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很複雜，開始有些不理解的，解放軍犯一些錯誤是不奇怪的，多數是認識問題。解放軍剛介入要弄清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字派，哪有那麼容易。誰要是這個本事就報名（重複兩句），我明天派你們到北京一個工廠去，識別誰是造反派。保定的侯玉印你們弄清楚了嗎？弄不清就要犯錯誤。你們都聯合了些不怎麼樣的組織，按你們說的都打倒嗎？要弄清矛盾的性質，毛選裡第一句話就講分清敵我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你們矛盾性質都弄不清，敵我友都弄不清，怎麼能算是革命造反派？若不在大風大浪裡好好學習，有錯不改怎麼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主席怎麼放心把江山交給你們？為了你們這派的勝利，就不惜一切利益醜化解放軍，不講大局，不考慮無產階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剛才伯達講了我們主張黨性，不主張派性，你們為你們派別利益

不惜把矛盾性質搞錯。他有錯誤，你也有錯誤，對等誰也跑不了，結果搞了個半斤八兩。你擁護解放軍兩軍都要擁護，這才是擁軍。農大造反團派擁護三十八軍就叫擁軍？那一派擁護軍區就算擁軍？都不完全，農大造反團派要擁護河北軍區。你們（指工代會）要擁護三八軍，你擁你的他擁他的，結果矛盾越來越深。三八軍要愛護這一派（指工代會派）軍區也要愛護那一派。（指造反團派）如果有點矛盾就仇人一樣，就落後了五百年。五六百年以前有本《水滸傳》，書中說的是，好漢見好漢不相識就打，如浪裡白條和李逵打了以後就結拜兄弟。解放軍稍微做了一點錯事就仇視解放軍，那比李逵還差勁了，連五百年前農民英雄好漢的氣味也沒有，不是落後五百年嗎？你們兩派都是自己人，兩派要合成一派，我不是和稀泥，當然要堅持原則。有些問題要弄清哪些對的，那些錯的。你們基本上是一家人，除了你們隊伍裡的少數壞人以外，多數人是自己人。

陳伯達：好！我贊成這個意見。（陳伯達同志站起來帶頭鼓掌，我方熱烈鼓掌。）

鄭維山：這個意見很好，你們各派五名代表吧！（工代會馬上出去五人搞協議）

（造反團派送上一傳單，說我方造謠，工代會代表指出造反團故意造謠，破壞談判。）

謝富治：謠言風一吹就算了，不追究。

鄭維山：造謠已經過去就算了嘛！

陳伯達：不論那個人，那一派都不能靠造謠吃飯。（雙方熱烈鼓掌）你們訂協定吧！訂完後，鄭維山、戚本禹同志還要給你們講話。

革命紅樓劉學蘭：首長，他們開槍打死我們幾個人倒不怕，主要的是我們要保護這個工廠，全國就這麼一個膠片廠啊！

陳伯達：對！好！保定的膠片廠是要保護，凡是國家的工廠，凡是國家財產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每一個革命派，每一個公民都要保護工廠，不能破壞工廠。保定的一些廠是很重要的，比如，保定

的膠片廠一定要保護好。我們的國家憲法、我們的國家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方代表鼓掌並呼口號：狠抓革命、猛促生產。）

陳伯達：大家要心平氣和一點，不要火氣那麼大。我再說一點，不要聽天津來的那些人的指揮，不要聽北京來的那些人的指揮，他們包辦代替不得的。我是北京的公民就得罪了他們。北京、天津的學生都請他們回去吧，你們歡送他們回去。（我方代表熱烈鼓掌）

革命紅樓劉學蘭：報告首長，石家莊、張家口、唐山、天津的反軍派都聚集在保定了。

陳伯達：都請他們滾回老家去吧！

（此時首長同志們離開會場去參加雙方擬訂停止武鬥協議）八月三十日夜一時半，兩派各派出五名代表制訂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陳伯達、謝富治、肖文玖同志親臨現場作了許多指示，北京軍區政治部王秘書長親自主持協議的制訂工作。從制定協議開始，鬥爭就是十分激烈的，對方百般挑釁，製造障礙，企圖破壞協定的制訂，但是真理在我們一邊，又有中央首長的正確領導，協議終於以我們的《草案》為基礎，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鬥爭達成了協定。

一、雙方交換《草案》後，分頭研究，這時謝富治同志來了，他首先看了我們的《草案》，認為可以，但是提出「六·二三」事件可以不寫在《草案》上，要向前看，停止今後的武鬥。我們同意首長的意見，立即把這一條劃掉。接著謝富治同志又看了對方的《草案》，對方《草案》矛頭指向了河北軍區，大講河北軍區某些人挑起武鬥，謝富治同志說：「這樣提法是錯誤的，他們那一組在那裡？我去找他們說說。」後來在雙方共同審查草案時，農大造反團派被迫把矛頭指向河北軍區的字樣和提法劃掉，但是他們並不甘心失敗，在大會通過時，又向陳伯達同志提了出來，陳伯達同志擺了擺手沒有讓他們說，他們的陰謀就此破產了。

二、在雙方共同審查草案時，農大造反團派違背陳伯達同志提出雙



方各派五名代表的對等原則，單方增加一名代表進入會場，我方當即提出質問，對方提出增加一名是代表「反復辟」的，我方提出農大造反團和反復辟是一回事，他們說是兩派，雙方發生爭執。這時北京軍區政治部王秘書長請示謝富治同志，謝富治同志指示，堅持對等原則，讓工代會（籌）一派也增加一名代表。農大造反團的陰謀又告失敗。後來在研究監督小組的成員上，他們又向陳伯達同志提出保定有三派，我方立即予以駁斥，嚴正提出保定就有兩大派，農大造反團和反復辟是一派。陳伯達同志說：「可能是。」他們的陰謀又破產了。

- 三、在審查對方《草案》第三條時雙方發生了爭執。農大造反團派堅持「河北軍區必須調回以軍訓為名非法進入農村、工廠、學校，訓練武鬥、刺殺、摔跤的武鬥人員」。我方提出這純屬造謠，陳伯達同志看了他們的《草案》後說：「這樣提法是錯誤的。」農大造反團派被迫劃掉了。
- 四、在審查我方《草案》二條時，「不衝擊軍事機關、軍管單位和專政機關的群眾組織，所有人員以及未經軍管小組批准進駐的外單位人民必須一律撤離」。對方《草案》沒有這一條，也不同意我們這一條，並說「《河北日報》、省軍區、公安廳有錯誤，鎮壓造反派，搞資本主義復辟應該衝」。雙方發生爭執，這時陳伯達同志說：「軍事單位不能衝，軍管單位也不能衝，已占的要退出來，我告訴你們，早退出來比晚退出來好，早退出來主動，晚退出來被動。」接著陳伯達同志轉向我方代表說：「他們現在比較被動，你們不要趁這機會打他們，搞的頭破血流，你們要打他們，我就要保護他們。」我方代表說：「請伯達同志放心，我們保證不搞武鬥。」陳伯達同志說：「『要保證』，既然他們要退出來，後面幾句就不用寫了，有前面幾句就行了。」這幾句是，不開炮，不奪槍，不衝擊軍事機關、軍管單位和一切無產階級專政機關。
- 五、在討論監督小組組成時，對方又提出反復辟應做為一方參加，

我方仍堅持改為雙方，爭執不下。陳伯達同志說：「改為有關方面怎麼樣？監督小組沒有多數少數問題，是為了這個協議能更好地執行，協議當成廢紙不行，『有關方面』沒有什麼稻草可撈的，你要撈，撈出來它就斷了。」我方表示同意陳伯達同志的意見，對方趁機又提出題目雙方二字也改為有關方面，陳伯達同志說：「不改了，就這樣了。」

這時陳伯達同志離開座位，到我方代表桌前親筆將協議最後一條改為：破壞協定者，應根據情節輕重，按照中央「六·六」通令處理。最後協議定稿，我方提出草案條文大部分落實了，他們造反團的協議草案只用了抓革命促生產的一條。

（陳伯達從雙方搞停止武鬥協議的那邊又回到安徽廳）

陳伯達：你們兩派定不好停止武鬥協議，我就不走，還有「反復辟」，我給你們潑點冷水，現在你們「反復辟」反什麼？是不是跟天津的連在一起幹了？（工代會代表答：是！河北省的反復辟都連在一起了。）哎呀！那我就不贊成了！天津是天津的問題，保定是保定的問題。保定的「反復辟」和天津的連在一起我就是不贊成。上次接見我就說過：天津「反復辟」我不贊成。天津有過一次復辟，已經反過了，現在又反什麼復辟，我看是搞復辟。你們又跟天津的聯繫在一起幹什麼？有沒有天津的人在這裡？（答：沒有。）我是天津的公民，我對天津的「反復辟」聯絡站不感興趣，你們搞你們的，為什麼要聯在一起，獨立思考嘛！根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澤東思想，獨立思考嘛！剛才說不要接受天津、北京的影響，天津跟你們有聯繫的，北京跟你們有聯繫的，聽了可能不高興，沒有辦法，我還要講，因為這種聯繫妨礙你們問題的解決。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條，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一個學校的問題，外邊的人不能包辦代替，何況保定這個地方、河北這個地方，誰能包辦代替呢？你們訂協議我們也不能包辦代替。我只當你們的媒婆，不是封建的媒婆，當新式的革命的媒婆，希望你們搞大聯合的媒婆。包辦代替又要回到封建

社會去了，贊成不贊成？（群眾：贊成！）聽懂聽不懂？（群眾：聽懂了！）首先要搞成停止武鬥的協定，由你們雙方自己搞，我們現在也不參加進去，你們有誠意就能達成，沒有理由不能達成。我講的很多了，請戚本禹同志講幾句。

戚本禹，伯達講的很好。我對河北情況不太瞭解，河北的形勢要考慮全國的形勢，前次總理、伯達、江青、康老都有講話，你們看過沒看過，傳達過沒有？（眾答：看過。）所以河北的形勢不看全國就不能弄清楚，要有全域觀點，沒有全域就沒有方向。現在的大方向是大批判是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搞鬥、批、改，不是打內戰，不是群眾鬥群眾，這個大方向要牢牢掌握。也不是炮轟解放軍、衝擊軍區，方向是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否則就要犯錯誤，保定有個李悅農（眾：還有林鐵。）無論那一派，紅樓派，農大造反團派也好，都要搞大方向，否則不搞這，搞武鬥就要被群眾所拋棄，誰是農大造反團的？（崔士林站起來答：我是。）目前階級敵人在活動，主要有兩手：一個武鬥，凡是搞大武鬥的地方，這是都要考慮是否有階級敵人。破壞國家財產，把人打死，第一次這樣搞，可能是幼稚，要是一直這樣搞那個，這個組織就要考慮，我就懷疑它，不是革命組織，我們都要愛護國家財產，你要破壞國家財產、破壞工廠，你是造誰的反？你造無產階級的反，怎麼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呢！你們保定幾個大廠，膠片廠、還有……（紅代會代表說：還有個化纖廠、造紙廠。）

陳伯達：你們不要給保定的革命派臉上抹黑，若破壞這工廠就是抹黑！

戚本禹：你們不要學這種壞榜樣，北京國棉二廠，什麼西單百貨商場、百貨公司，那是壞榜樣，若把保定大工廠破壞，我們要抓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允許的，不抓人軍隊要作檢查。不能搶國家檔案，不能說要查黑材料就搶檔案。是黑材料，中央有規定，不能看，可以燒嘛！（陳伯達：搶國家機密檔案，若碰到我，就不承認是革命行動。）還有人把人打死，不管那派把人打死，這是

沒有階級感情，即使這些人參加造反組織，這種人肯定不是造反派。（陳伯達：也不能互相抓人。）現在有些地方到處抓人，自己私設公堂，抓住不放，你們抓人趕緊放，不放查清後要處理。專業武攻隊要解散，你們這邊（手指農大造反團派）什麼「飛虎隊」、「敢死公社」，膠片廠還有個「骨頭隊」都要解散。你們（指紅樓派）有個「紅縱」是有問題的，你們也搞過打砸搶，以農大造反團為首的一派打砸搶比你們要厲害的多，你們也有，不要在打砸搶方面逞英雄，要在掌握鬥爭大方向上，掌握毛澤東思想方面逞英雄，打砸搶多了，你這組織就要起變化，你光打砸搶就不是革命派。

陳伯達：現在天工「八·二五」很成問題，大聯籌幹了很多事是很不好的事情，很難過的事情，使人不能忍受的事情，你們有認識的可以去奉勸他們，那樣做只能給自己造成自己垮臺，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垮臺，看到他們那些材料，做的那些事情，非常傷心的，他們什麼反復辟？是要搞復辟！你們這個反復辟我不太清楚，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我看天津大聯籌和反復辟很成問題，如果他們不回頭，他們以為這樣搞下去就可以逼得我們非承認你不可，這種估計是完全錯誤了。

戚本禹：生產不能停頓，八小時的工作還是要保證。若是造反派的話就要把生產抓上去，有的工人就不工作，像學生一樣。有的工廠天天不生產，拿國家工資。（紅樓劉學蘭說：首長，他們棉紡廠革委會從八月三號就不上班了，並搶全廠職工一個月的工資三十四萬八千元。）

陳伯達：如果有這樣的事情，請他們馬上退出來，全部退出來。文化革命你們怎麼搞這事情呢？不管那一個人、那一派利用國家資財來製造武器，都是不允許的，利用鋼管製造兇器、殺人武器，一捅人就死了。不信你們將來看！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己不認識自己人。你們不要大打出手，你們考慮考慮，我講的很多了，總的精神希望你們考慮。你們也要造自己的反，要造自己頭腦裡本位主

義、個人主義的反。別光造別人的反。凡是不造自己反的就要栽斤斗，你們要在大風大浪裡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鄭維山：今天伯達同志和戚本禹同志講的很多，你們把伯達同志戚本禹同志講的好好地吃透了，保定問題就可解決。這是最大的擁軍愛民，將來搞好了保定就會成為先進單位。

戚本禹：你們保定要做個模範，搞好了全省去參觀，回去以後（紅縱）的問題你們（指工代會派）要幫助解決。

鄭維山：要搞好，軍隊必須和造反派配合好，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可能走到前面去。一見面不說話，一說話就吹胡瞪眼，那就搞不在一起了。

戚本禹：實踐是檢驗行動的標準，過幾天誰好誰壞就很快解決了。（這時農大造反團派遞了個條子）戚本禹同志看了之後：什麼響噹噹的造反派，什麼「堅定的左派」，那兒有那麼多的「響噹噹」，都是自吹自擂，人家說我「響噹噹」我就感到臉上發紅，什麼「響噹噹」，什麼「堅定的左派」，都是你們自己寫的。我看過許多小報，我在小報上沒看到你們自我批評精神，沒有一派的報紙說自己錯了，做檢討，都是自吹自擂，在今天會上也沒看到，最後看到一點點，你們一定要按黨的精神辦事，沒有這個就不叫革命造反派。沒有這一點就成長不了，我們黨從建黨以來，就是在自我批評中成長的。（陳伯達同志親自幫助雙方搞成了協定，工代會代表提出再增加一條：堅決響應毛主席關於「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不綁架、圍攻、毆打、謾罵解放軍。）

陳伯達：前幾個地區的協定為這一條爭吵了好長時間，他們那搞文化大革命的軍事院校的組織，他們出來打人的時候穿便衣，人家要打他就穿軍裝，說自己是解放軍，你們保定有嗎？（工代會代表：保定有個空字〇一二部隊的黑總部就是這樣。）（緊接著農大造反團又一次提出：要河北省軍區派到各單位的人員一律撤回。）

戚本禹：那你們就別管了，定那麼多，做不到有什麼用，重要的是執行。

陳伯達：我們人民解放軍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他們打

不還手、罵不還口，這樣的解放軍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工代會一方高呼向解放軍學習！）後雙方通過制止武鬥協定，協定雙方按代表姓氏筆劃簽字。（陳伯達同志帶頭鼓掌，在毛主席萬歲的一片歡呼聲中散會）

（保定工代會（籌）等九系統革命派赴京彙報代表團整理）<sup>46</sup>

##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7.9.1.）

【時間：下午。參加會議的首長有：總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江青、楊成武、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參加會議的還有：紅代會核心組、中學紅代會核心組、工代會等代表。】

謝富治：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現在請江青同志講話。

江青：同志們、革命小將們：我們好久不見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見過，有的可能好久不見了，這個會準備得很倉促，我們準備得也很倉促，來的也倉促，我講的不一定對，對的接受，不對的批評，可以貼大字報，可以轟（笑）。我這一時期看了一些材料，對全國形勢，也看過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麼時候談過形勢，和你們不一樣，可能部分不一樣，可能有分歧。現在看來可能還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們不一樣。因此闖的亂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會談形勢很好，可能有人會說江清這個人就是會說形勢大好，形勢確實很好，昨天和總理一塊聽了四川情況，就是形勢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幹部精神面貌變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難道形勢越來越壞嗎？你們怎麼想的？難道我們的文化大革

<sup>46</sup> 河北保定工代會籌委會河北保定市貧代會籌委會省地市宣教系統指揮部聯合主辦，《百萬工農》，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期日第九期。

命搞錯了？我不說你們全體，而是說部分。少數壞人，故意在那裡搞，這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的面貌出現，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極左面貌製造混亂。由於形勢看法不一樣，有人提「先進的南方，落後的北方」，我曾駁過這觀點，武鬥就是先進嗎？我們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聯合是落後嗎？我認為這完全是錯誤的。我認為北京應該帶關搞好鬥批改，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謝：好得很）如果不搞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個年頭呢？你們想過沒有？我們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個學校不是在試點嗎？韓愛晶來了沒有？（來了）身體不好？（沒什麼）北航、師大試點了沒有？要堅持，不要怕人家說你們右傾。全北京市都應該試，要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批倒、批臭，從各條戰線上把他們一系列的政治綱領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單位搞鬥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單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單位要搞鬥批改。要批得比當年蘇聯托洛斯基還臭。這任務艱巨呀！非常光榮的任務，我們不能代替你們，既不能代鬥，也不能代改。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們身上的光榮任務。還有工廠、農村，還要抓革命促生產，要好好安排。當然工農不能因鬥批改而耽誤生產。由於一部分人背離了大方向，壞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動的特點，想到處看看、衝衝，甚至想製造點「先進南方，落後北方」，武鬥就先進嗎？北京打個稀巴爛好不好？（不好！）要堅決反對反動的無政府主義。

又搞起個大串聯不好，現在串聯不好這和去年完全不一樣，去年串連煽了革命之風，點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現在去了，不瞭解情況，去了一頭鑽進去，要犯錯誤，錯了還不知道。你們還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相信！）中央正在一個省一個省解決問題，你們去瞭解什麼問題呢？這樣是做錯誤的，不認錯不行。錯誤地判斷形勢，聽了一些過左的詞句，有的是煽動，結果你們鬥爭鋒芒完全錯了，不是對準劉鄧陶，而是對準所謂「軍內一小撮」，到處抓「軍內一小撮」指向革委會。你

們要相信解放軍，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親手締造、領導的，世界上還有這樣的軍隊嗎？還打還手，罵不還口，自己拿著槍被人奪去也不打。要相信軍隊，固然有少數壞人，廣大指戰員還是好的。這是有陰謀的，把軍隊搞亂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來了怎麼辦？到處去揪，還說你們不去揪，我去揪。全軍幾百萬，陳再道的確是少有的，趙永夫更少。因為要揪軍內一小撮，不管那個軍區，說了點錯話，就要揪一小撮，這是錯誤的。到處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是錯的，打亂了我們的軍隊，這是自毀長城，我講行對不對（對！）你們不明白，即使我們軍隊老幹部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但一旦打起仗來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們到處揪一小撮，搞噴氣式，這是什麼人提倡的？我們是反對的，你們這麼搞，什麼人高興？我這不是說軍內有少數錯誤不能做檢討，我是批評這口號到處揪某大麻子、某老譚，到處套，這是別有用心，想打亂陣營。人民解放軍是人民保衛者，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石，提出這口號到處搞，亂轟轟的，我很氣憤，我要是戰士，要是奪了我的槍，我就開槍，這樣說可能過火，現在大炮也奪了，一天打一萬多發子彈，就是左派也不對（總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敵人！真是敗家子。）是左派也該批。另一個鋒芒是針對革委會，做了錯事就要打倒嗎？這對嗎？這難道不是別有用心嗎？我這個人就時常說錯話，包括你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都是新生事物，有一點錯就打倒？鬥爭鋒芒錯了，不是對準黨內最大一小撮走資派，本單位一小撮走資派，而是對準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對準我們的人民解放軍，這樣做錯了！但他們不一定是壞人，改了就好。總之先進的北京就是搞鬥批改，大聯合、「三結合」，制止武鬥，把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個我上次講過的，不知講清了沒有？沒有準備，大家考慮對不對？我現在重申幾個問題：北京有苗頭，昨天有四、五百人衝中南海，去年在紅衛兵成立時，我說過要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釣魚臺，



另外還有大會堂、外國使館，不准衝，反使館可以在外面嘛，怎麼鑽到裡面去了？這是國際慣例，否則，那人家也可以進我們的大使館，揪我們的人。最近搞了英國代辦處，結果我們十幾個人在那邊就挨了打。黃浦港援越物資也被搶了，這不是左派，是有壞人挑動，要警惕，該不該專政？國防部不能衝，京西賓館不能衝，要開會嘛！今天我們在人大會堂開會，外面有人衝進來，你們看行不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新華社、電臺等不能衝。還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要保衛。我看了材料，《光明日報》昨天被抄了，怎麼能隨便抄？還搶了資料，不知什麼人幹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還搞這一套，這不行，光明日報還要堅持辦下去，（謝：要查誰抄的）（總理：衛戍區馬上去查）這個風要打下去，一個報社一下子就去抄，能這樣隨便，有了「六·六通令」還抄？打砸搶這股歪風一定要剎住，西單商場打得那樣，不管那一派，壞頭頭一定要抓起來。這已是刑事犯了。專政要正常進行嘛，要正常手續辦。以上可能有遺漏，大家說對不對？還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還有賓館。有的破壞國家財產，國家榮譽也不要了，當著外國人打砸。這是壞人利用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挑起來的。還有什麼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這怎麼行。我告訴你們，我永遠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風，作自我批評，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像你們，自我批評像擠牙膏，不許人家批評，不是冷靜考慮問題，情緒一上就幹起來了。現在說一下聶元梓同志，我上次開會批評了她，我批評她的缺點和錯誤，沒有說要打倒她，對她好的就支持，錯的要批評，對同志們也一樣。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兩大功勞，我們不會忘。她是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發了安子文叛黨集團。但是聶元梓背了這兩個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對不對（對！）有了錯誤你們也不給個機會。「紅旗飄」的牛輝林上次的發言不好，也不見得高明。

「紅旗飄」裡有壞人？群眾是好的。（謝：還有一些大字報很庸俗。）牛輝林到處去搶、抄。（康生：楊勳、楊炳章在什麼地方？）（聶：前些時候衛戍區要放，我們不同意）楊勳、楊炳章是特務。（康生點點頭說是特務。）我希望聶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們來記你的功，一個共產黨員做一點好事是本分，完全應該。做錯了要改，要不斷地為人民立新功。聶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還做了許多錯事，最後被揪住了，甚至連她的組織都要垮臺。組織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個助手叫什麼名字？（答：孫蓬一）出了許多壞點子。其他學校的頭頭，有什麼缺點、錯誤、也要小範圍談，要與人為善，懲前毖後，不要一棍子打死。聶元梓同志要丟掉包袱，丟掉錯誤，重新上陣。蒯大富也是這個問題，要丟掉包袱重新上陣。我們不願人家打倒你們，還有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也是這樣。還有幾個人，我們記不清了，不要被一點功壓得喘不過氣來，要天天記住為人民立新功。我講得不對，可以火燒，可以炮轟、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滿懷熱情對同志們講話。

伯達：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認真討論一下，是代表小組的，代表中央說的。我們跟你們開這樣的會，說這樣的話，不是隨便講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的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

江青插話：「五·一六」表面反總理，但實際分多少個方面軍。有的方面軍對我，有的方面軍對伯達同志。這是個重大的事件。他們就是想從「左」的方面，從右的方面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想亂我們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

伯達：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處在一個重要的關頭，黨中央發出這樣一個重要號召，大家不要輕視，你們是不是接受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答：是）如果是就認真討論江青同志的講話。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聽話，代表中央的意見不聽，我們講了話，你們貼大標語說好得很，但你們仍幹自己的，是一小部分

人，這是不允許的，這種不聽中央的話，自己幹自己的，給自己造成垮臺的條件，失敗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違背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就一定會垮臺，不要以為一時人數很多，那是表面現象暫時多數會變少數，暫時少數是會變成多數的，是會得到勝利的。現在有一些同學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無政府主義，不擇手段為自己創造活動方便的謠言，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許的。謝富治看到一個福州來的電報，上面寫的北京來電，內容是說什麼我們受中央文革委託，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軍內一小撮，最後再來人，其餘的隨後就來，口號是打倒韓再道，這是瞎鬧，這是誰幹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謬的，用這樣一個辦法撈稻草是辦不到的。一個革命者不能這樣幹。福建是前線，我們正和福建的兩派談，就接到這麼一個荒謬的來電，完全脫離了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假借各種名義，搞這一套，這難道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行為嗎？革命能這樣搞嗎？這是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我請謝富治同志找紅代會的同志談談。江青同志說，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許多學生到外地煽風點火，做了很大成績，告訴了我們許多不大知道的情況，但你們誇大了，好像沒你們就不行，想包辦代替，到一個地方，就說我是代表紅代會的，什麼響噹噹的左派，我從不欣賞這個詞，過去貨郎擔響噹噹的，是招搖過市。有人還科學些，說是堅定的革命左派，剛幾個月怎麼堅定了呢？堅定左派要在長期大風大浪中考驗。北京下去的學生，有無產階級革命派，也有小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有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有反動派。說響噹噹，像賣膏藥的，你們大概沒見過賣狗皮膏藥的，擺個攤子，敲鑼打鼓，說膏藥多麼好。我說的過分些，多數人是勤勤懇懇的，我是說少數人，有些人上了當，人家拍馬屁就高興。你們不要把自己醜化，不要醜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的講話是內部的，不要貼大字報說「好得很」，怎麼能說好得很呢？現在許多地方受北京少數人的歪風影響，大家要注意，全國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樣子來，有一個人說，你北京就搞出好

榜樣，當然他講這話不全面，但這句話值得我們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樣來。大批判、大聯合、鬥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樣。所有外出串連的統統都要回來。因為他們在那裡變成「響噹噹」，出了不適當的錯誤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謝富治同志派出去幾個人？（謝：只派了幾十個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調查組一律都回來。

第一機床廠過去搞垮捍衛團是對的，是先進的，但現在打內戰從先進變落後了。儀器廠我們去了，石頭都扔下來了。學生搞兩派，工人也搞兩派，搞武鬥是錯誤的，我反對。（謝富治插話：武鬥都有兩派支援，搞宗派是錯誤的）清華有個團派，有個「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來去幫老蒯忙的，蒯慌「忙」裝喇叭，裝機器，「四·一四」穩坐釣魚臺，站在我旁邊，「四·一四」當了主席，還當了我的翻譯。還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幫聶元梓的忙的，從大方向幫忙的。當時我提了三條協議：第一、全國一千多人的動態組撤回來；第二、撤銷航空版不搞了；第三、還有他們那兒有個保衛組，就是二組，我說不要了。但我走了兩個鐘頭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這麼匆匆忙忙嘛。這是派性高於一切，不是無產階級黨性高於一切，毛澤東思想高於一切，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抄家算什麼革命行動？有少數同學，還有工人，有時是他自己的東西，也去抄，搞鬼，過去抄家還要批准，封建時代是皇帝批准，現在是想抄就抄，頭腦亂烘烘，派性高於一切，而不是毛澤東思想高於一切，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不是祖國利益高於一切，而是自己小團體利益高於一切。我再三說過，你們不要上當，不要上壞人的當，沒有壞人挑撥離間，你們不會上當，有黑手，有敵人，你們年輕，在這嚴肅的階級鬥爭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種各樣的人，有從極「左」方面和從極右方南面打亂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同學們，工人們，要注意保護毛主席的戰略部團，像保護自己眼睛一樣。遇到問題，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給新華社題字就

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頭腦亂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為章程，以黨中央的章程為章程，章程就是軌道。

那天外事口一個會上說，十幾年來外交完全脫離了中央，怎麼能這樣說呢？外交具體是聽周總理的，外交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周總理執行的，開國以來都是這樣，陳毅有錯誤是另一回事，怎麼叫我們的外交部是賣國主義外交部。劉鄧路線是賣國的路線，破壞了出賣我國利益的是劉鄧。

康生：三降一滅的外交路線是劉、鄧、王稼祥搞的，陳毅同志有錯誤是另一回事，我國外交路線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這些混雜起來，從對英鬥爭一百二十多年，共產黨領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在我國建了個代辦處，你們去燒英代辦處，也不請示周總理，我們打電話去（那時還沒有燒）幫你們，你們不聽，這裡很可疑有反革命，腦子裡沒有敵人，沒有敵情觀念。

伯達：康生同志說的完全對，這裡有壞人，不聽我們的，嚴重的無政府主義，壞人插手，化工部搶檔案，中央文革打電話不聽，那裡有許多國家機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幹什麼！去年就給你們打了招呼，你們說這樣幹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諒，繼續犯錯誤，是不允許的，不管是左派還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壞國家財產，要有責任感，我們到西單商場裡看過，我們感到痛心、落淚的，是毛主席領導的國家。不要搞武鬥了，我們看夠了。（謝富治：聽說北京還在醞釀大規模的武鬥戚：西商場武鬥挑起者，康老說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錯，我一塊坐牢。）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強大的，不能允許這樣幹的，不要覺得我們是什麼革命行動？（戚：反革命。）（康：強盜。）凡是破壞生產的頭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員會委員）今天到會的大多數是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我向你們致敬，但在座的就有個別搞武鬥的。有一個人做了壞事不認帳，他說陳伯達講話百分之七十都是錯誤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員會委員不稱職，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則撤，通過群眾討論。

謝富治：分兩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對派的委員會委員，我們希望他們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兩大派，北京的學生到上海搞兩大派，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革命委員會。

伯達：北京這種風到處飛，自己地方還未搞好，就到處跑。

（這時康生同志寫了一張條子給張春橋同志，問張春橋同志今年還歡迎北京學生嗎？）

春橋：我來回答康老提出的這個問題。在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上我代表六個省市發了言。在四·二〇講話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學生去年對全國文化大革命的貢獻，充分感謝了北京學生那個講話仍然不變。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聽說北京的同學到上海，我還是給上海的同志說要歡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歡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學生說上海革委會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張某人，姚某人要靠邊站，北京好多同學對上柴「聯司」這個組織支援，說上海鎮壓了「聯司」。上海群眾對「聯司」的行動我是完全贊同的。其實上海革委會並未表示態度，群眾說我們右傾。「聯司」這個組織性質變了，在工程武鬥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資派挑動兩派武鬥，後來把所有反對市革委會的力量集結起來，反對市革委會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組織工總司，到處打人，打死人不交兇手，解放軍由工廠調查被打出來，革委會二十人到工廠勸他們生產被扣起來，這樣群眾就開了十萬人大會，會完了包圍了工廠，要他們交出兇手，他們不但不交反而主動出去，因此群眾氣急了衝進去打了殲滅戰，打了個漂亮仗。群眾到那裡是要「聯司」交兇手，不是砸商場。但北京學生到那裡說我們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無產階級專政還要不要？上海的學生也是一到武漢就反對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贊成北京上海的學生回來，回本地本單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個省一個省的解決，不要打亂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軌道，江西問題不是上了軌道了嗎？再去實在是幫倒忙，我們歡迎幫忙，但不歡迎幫倒忙。對上海革委會打不倒，我是擔心他們被人利用上當，我希望把自己本單位

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範來，不要到處騙人，在上海我還敢頂頂，別的地方不敢頂，不要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北京應該成為全國的模範，在毛主席黨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為模範。我們上海要緊跟上你們，向你們學習。

伯達：我完全贊同張春橋同志的講話，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經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後了，上海張、姚為首的市革委會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眾支持的。北京的學生都回來。（謝：馬上回來）

康生：建議北京市革委會、紅代會搞個文件，正面說明，動員在外地同學回來，報上登出來，做個根據。

伯達：大家再看看十六條，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北京學生應該相信各地群眾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們去包辦代替，去包辦代替就是違背十六條。

謝富治：請康生同志講話。

康生：講的不一定對，粗魯一些，不要生氣。江青、伯達同志提出的問題是很嚴肅的政治問題，傳達了毛主席的戰略意圖，部署大方向的問題，不要當作隨隨便便的談話。毛主席，林副主席經常講，在中國的條件下，出現某些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如武漢出了陳再道是壞事，但當毛主席的路線給群眾宣布，給解放軍宣布了，局面就變了，壞事變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壞事都會變成好事，這裡需要條件，當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動搖了這個條件就很不不利。第二，有毛主席親手締造親自領導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解放軍。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通知上講述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保衛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國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況下不動搖，相信解放軍。一年來事實證明在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領導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解放軍做出了貢獻。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我這裡有很多電報，很多國家，很多馬克思列寧主義黨今年「十一」要來看我們文化大革命成績，北京應成為模範，世界上馬克

思列寧主義者來檢驗北京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國慶快到了，他們要來，我們是有成績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過去你們煽風點火起了好作用，情況變了，我們要堅決擁護毛主席司令部。堅決擁護解放軍，堅決執行中央文革指示，改進前進中的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文化大革命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還有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包括蔣介石，還在到處鑽空子，破壞，他們不來搞破壞嗎？琉璃河水泥廠發生了武鬥，可發調查以下，過去那裡有國民黨支部存在。十一個解放軍都打傷了。

謝富治：革造、紅造兩派打仗，把軍管會主任打了，打死四個人，而參加談判的不是工人，是學生。炮兵師政委被打死了。

楊成武：工人階級沒有利害衝突，為什麼分成兩大派？這裡面是有敵人的，是有階級仇恨的。

康生：一個工廠都是無產階級，少數壞人搗亂，兩派工人為什麼那樣刻骨仇恨，想想，應該是沒有不可調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這是什麼樣的道理？除了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還有一小撮走資派，有少數壞人，地富反壞右，國民黨伸進黑手。無論如何要有敵情觀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敵人要垂死掙紮，美國過去用月牙形包圍圈封鎖我們，印尼反動派殺了印尼多少共產黨員，殺了我們多少華僑，把我們的使館人員打得那樣子，印尼的外交部長馬利克到蘇聯受到熱烈歡迎，緬甸同蘇美勾結反華，印度、泰國怎麼樣？蔣介石也利用這個機會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內地派特務。外地把打砸搶的「成績」拍了照片登了報紙或印了傳單，拿到北京來展覽實際上作了美蔣特務的好情報員，實在痛心。我們一些好青年沒有敵情觀念，國家大事不管，內部吵架，連愛國主義都不管，要警惕起來。「五·一六」兵團出現不是偶然的，「五·一六」兩個目的，從「左」的、右的兩方面來動搖毛主席司令部。同志們你們不要上當，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到處貼標語，打倒周總理。有的人不自覺地上當，結果幫了陰謀家、反動分子或者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是一



小撮，我們應當向同志們講清楚。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起來。專政機關和廣大革命群眾結合起來。

謝富治：逮捕的頭頭是鋼院革造的，他們不交。

康生：鋼院延安公社作得對，師大作得對，首先要感謝他們。交到公安部，還要把問題弄清楚，還要靠大家。毛主席歷來主張專政機關同群眾相結合。

另一個目的，就是要動搖我們的解放軍，要瓦解我們的解放軍，搶我們解放軍的槍，佔領我們解放軍的司令部。

江青同志提出來不要自焚長城，把解放軍搞垮，把槍奪了就是自毀長城。這不行，敵人來了怎麼辦？外交部問題，發現有些組織要犯錯誤，說外交部三降一滅的路線是講劉、鄧、王稼祥、彭真等人。對東南亞人民實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線，毛主席要武裝奪取政權，他們實行和平過渡，因此他們是去撲滅各國人民革命。你們可以研究這些。劉、鄧、王做了很多壞事，但不等於說中國的外交路線就是三降一滅。我們的外交路線是毛主席、黨中央制定的，領導外交。陳毅是有錯誤的，也可以檢查。國家的國防權、外交權不能奪，這個權是屬於中央的，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權是錯誤的，這個問題總理解決了很久，還成立了監督小組，現在發展到發生了什麼情況，群眾組織不經過中央就向國外使館發電報，一個群眾組織怎麼能代替國家發報呢？這是錯誤的，是越權違法的，有一些使館不接受，報務員不發報是對的，還有擅自決定出國人員不跟總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請示總理，我說外事口好好整風，檢查一下自己，不是說輕了，幾個月了，我說你們死了心吧！外交權不能奪，奪了外交權就一定犯錯誤。外交權不能奪。不是說外交不依靠群眾，不是說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貢獻，不是說外交沒有問題，但最後決定權在中央，包括出國。開批判劉、鄧、王，三降一滅的大會可以。冷靜想想，燒英代辦處，最高統帥毛主席說：「至少是無知。」中央文革電話廣播不聽，伯達同志說：到底你們聽誰的？外國通訊社可

以報導了，什麼將近一點鐘伯達、康生、江青來電話都不聽。出我們的醜，也出國家的醜。

我肯定外事口裡面有敵人。我這個話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們提高警惕。我所以要這樣講，是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大局的問題，關係到動搖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關係到動搖我們中央的問題，關係到我們文化大革命的成敗的問題，關係到批判劉、鄧路線的最後勝利的問題。我相信一說群眾就會懂的，他們想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妄想，幾個蒼蠅碰壁，想動搖我們的解放軍，也癡心妄想，白日做夢。青年人不要上當。今天和你們交心，希望你們成為模範，同志們千方百計地把外地的同學找回來。在座的有好幾個省的同志，每晚開會提出這個問題來，春橋同志都不歡迎了嘛，自己還覺實在了不起。中央委託六四〇八部隊到安徽去支左，剛一到，就有一小撮頭頭把矛頭指向六四〇八部隊，企圖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壓力。這是革命的嗎？應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剛到武漢，就有人反對。總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範，但還是模範，要求你們更好嘛。剛才講這些激烈的話，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範第一年點火是模範，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制止武鬥的模範。

總理：同志們，戰友們，時間很長了，江青、伯達、康生講話我同意，稍微歸納集中到幾個問題。

(1) 形勢任務：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形勢的估計，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時候的看法是不對，八月五日在天安門上，有一個紅衛兵問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聯又要開始了？」我聽了很奇怪，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目前形勢是好的，去年八月份，紅衛兵誕生了，革命的大串聯煽風點火，要記上這一功。一年了全國的火點起來了，機關、廠礦、企業也都起來了，當然還不平衡。一年來全國布局已經搞好，現在第二年就是爭取勝利的一年，依靠誰去爭取勝利，依

靠北京的紅衛兵？要相信全國廣大群眾，全國廣大群眾是會爭取勝利的。全國革命群眾都起來，都去取勝利，當然勝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勝利，北京的學生應該回本單位，爭取本單位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把矛頭對準劉、鄧、陶，結合本單位的鬥批改，要抓革命促生產。對形勢作出錯誤的估計就要犯錯誤。現在是勝利的一年，第三年掃尾。等以後隔幾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我們要緊跟毛主席，不要主觀地估計形勢，出了個趙永夫就到處揪趙永夫，出了個陳再道，就到處揪陳再道，當然允許你們犯錯誤，我們老的還會犯錯誤的，但要緊跟毛主席，對毛主席的偉大指示理解的要堅決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這樣才能保證全國的一致嘛。外事口聯絡站捉了兩個英國記者，要同港英交換，提到國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問題蘇修一直搞我們，我們偉大的領袖有偉大的戰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來鬥爭了，有人建議，派一個營去消滅英國侵略者，我們不要受蘇修的挑撥，修正主義罵我們「天天喊反帝，連個澳門也不敢回」。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不能讓一個小小戰場牽制，要打就大打，最後解決帝國主義問題這個部署，現在每一步都作準備。有人拿著槍要衝到香港去幹，要去受鍛鍊，我們說小將要鍛鍊可以，可以編到軍隊中去作後備軍，千萬不要到邊疆去衝。這個問題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經常在腦子裡盤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擾。估計形勢要把中國和全世界革命聯繫起來。

（康老：外事口特別要注意）每個問題都要思考，要請示，否則就要影響全域。

（楊成武：開第一槍，動第一炮，動第一班這是毛主席決策的大事，一旦打起來，動用再多的槍炮，幾十萬人也是小事。到香港去打要總參簽字怎麼能簽？）

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們搞得很好。港英封了三個報館，群眾起來了，大字報、小字報、油印傳單到處都是，千萬人都行動起來了，弄得殖民者沒辦法。不要認為只有我們才行，別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辦，不要想去一些人就去解決××的修正主義問題。我相信只要偉大領袖毛席一聲號召，你們大多數人都可以毅然走上戰場。消滅帝國主義，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們總是坐不下來，總是想走，還乘車遊行，這樣一廢油、二廢車、三那麼多車，易出車禍，應把汽車交出來集中，抓革命，促生產。第二個年頭是勝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擾。

- (2) 擁軍愛民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解放軍這麼好的隊伍真正舉世無雙，解放軍在制止武鬥時，幾十萬人被打傷了都不埋怨，世界上那有這麼好的軍隊，軍隊的將領大多數都是好的，像趙永夫、陳再道是極個別的人，「三支」、「兩軍」任務一擔上，因為多年不做群眾工作了，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這不同於劉、鄧反動路線，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說錯了，他們絕大多數都痛痛快快改了。我曾問了廣州軍區等四個司令員，他們當中是受四六處傷的，都是身經百戰的，即使犯了一點錯誤，怎能到處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廣州、徐州、重慶、瀋陽、昆明等地都很緊張，有點問題就打倒，怎麼談擁軍愛民？一定要寫公開信，要支持解放軍，我們不要自焚長城，讓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會焚，最近廣州武鬥把外國船員都打傷了，我相信具有光榮傳統的廣州廣大革命群眾一定會聽毛主席的話，停止武鬥的。你們不要認為在毛主席身邊，撒了嬌也不批評。
- (3)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衛戍區住滿了外地群眾，你們各紅衛兵宣傳隊動員他們回去。制止武鬥是當一個重要任務。西單商場毀了多少財產啊！（康生：有一些群眾團體，中央一支持立即驕傲起來，高興地過頭了。寧夏我們一支持

他們就印了很大海報，馬上要鬥楊麻子，你們就有人支援他們犯錯誤。）不准搶槍。（謝：所有外地搶槍的一律收回。）（康：但不要彼此打架。）奪了解放軍武器、糧食、被服的要法辦，（解放軍遵守四不，做出了偉大成績。）再做下去就要採取措施，要嚴防壞人鑽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動，在北京要組織宣傳隊去動員住在革委會的人出去。有說反動話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專政機關拘留進行教育。

- (4) 所有外地串聯的馬上回本單位，有些組織中央一支援馬上到外地，如武漢的上海、東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單位。紅代會，市革委會要作出決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現在到處告急，福州、南寧、新疆、哈爾濱、濟南等等，去串聯，號稱首都紅代會，中央批准的那有這麼回事。你們去年串聯煽風點火做模範，今年搞鬥批改也要做模範。在本單位搞鬥批改，搞大聯合、「三結合」、也要做模範。希望北航、師大要堅持下去。搞一個工代會又搞一個，應該聯合嘛。大家都有共同基礎的，為什麼聯合不起來，兩派都要做自我批評，整風是為了做到老學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一九二二年入黨，四六年了，就我的水準不可避免有錯誤，犯了不少錯誤，寫下不少錯文章，做了不少錯事，但是我還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這樣，我歡迎。如果是好意幫助，我感謝，如果拿這個來夾我，我反對，不是總有人想打亂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水搞混。
- (5) 大聯合、「三結合」，在今年每個單位都要把大聯合、「三結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麼算成果。由於前段形勢估計錯了，不是擁軍愛民，到處武鬥奪權，不聯合，不搞大批判，使生產下降了。
- (6) 抓革命、促生產。生產是最後結果，現在鐵路運輸降到最低指標。港口貨物卸不了，天天罰款。如果我們搞得好的，

用不了半年，生產可以恢復。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穫很大很大，損失很小很小。煤礦要抓，礦院的同學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鬥。康生：要有組織，不要總理講完了，就自己走了。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會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產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無政府主義不符合我們偉大的國家的要求。

(7) 六六年畢業生從九月一日起開始按畢業生待遇，已經決定了。正式文件已經批下來了。

康生：大部分是革委，希望你們愛護這個組織，不要拆臺，不要把矛頭對準革委會，有缺點隨時指出，要好好鞏固，不要拆臺，要補台，要愛護，不要糟蹋。

總理：北京市公共汽車不買票，還打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首都，這怎麼能容忍，中學紅代會要組織排軍隊，作說服教育工作，不要武鬥。

謝副總理：開了好幾個鐘頭，通過了一項決議，剛才幾位負責同志講了，沒有多少話講。

一、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透搞徹底。大批判，工農學都要狠抓，不管什麼人都要抓大批判要抓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劉鄧陶彭羅陸楊，從政治、思想、理論各個領域裡的修正主義批深批透，更重要的還要把本單位的鬥批改搞好，對此不感興趣，實際上，只要把本單位的鬥批改大批判搞好了就是對全國最大的支持。清華、北大、師大，搞好本單位就是對外地支援，否則不搞好本單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幹什麼？說個不好聽的，出風頭！江青同志點了，北航、師大，每個學校都應該這樣做，所有紅衛兵小將都要在大批判鬥批改中立新功。發動時期有貢獻，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要在鬥批改中立新功。

二、進一步發展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要高舉大聯合旗幟，反對打內戰，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對，那一派打內戰，做事不符合方向，就反對，那個同

志做的對我們支持，不對，反對。有什麼理由不聯合，人家聯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很氣憤。革命大聯合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主席提出要聯合。要團結共同對付「五·一六」，搞大批判。革命師生要搞好團結。主席話不聽，總理話不聽，中央文革小組話不聽究竟要聽誰的話？北京市兩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別是有個傾向，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個人有什麼毛主席病就想把那派搞垮，這是錯誤的，就是那一個垮了，也不能把那一個組織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說的我同意。北大聶元梓有缺點、有錯誤可以批評，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對，有些大字報很不嚴肅我反對。地質朱成昭是壞人，該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質學院分開。

還有個條子，寫打倒譚厚蘭，這是錯誤的，群眾領袖嘛，不要隨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個招呼，革命群眾樹立起來，怎能隨便打倒。還有打倒徐凱，群眾領袖有錯誤不能隨便打倒，委員有錯誤可以批評，委員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誰有錯誤也不要從中撈稻草，還是要搞大聯合。

為什麼我對兩大派鬥爭不感興趣？兩派鬥爭是否一派要滅另一派？不消滅，那前途是什麼？（聯合）消滅那一派我看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我不能批評，有人說我在派別鬥爭中旗幟不鮮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支一派、整一派，我就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不管那一派，對的我就支持，錯的我反對。我們要在聯合問題做模範，全國都看北京，是否要聯合起來！到處都製造兩大派，上海沒有兩大派，沒兩派的就硬要出去支持一派，當然自然分歧出兩派，沒什麼可怕，但是人為的製造兩派，要到全國去製造，嚴格說，這是犯罪。

我們應強調聯合，不能去製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聯合中北京同學要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了少數派、多數派，我們支持少數人與反動路線決裂是對的。現在不同

於去年了。如果只講小團體主義，不顧大局，不講聯合，搬石頭砸自己腳，是錯的，為什麼壞人可以興風作浪？現在為什麼武鬥？就是壞人一條利用小團體主義、派別鬥爭，另一條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壞右沒改造好的都出來了，我們要有敵情觀念。一小撮走資派、帝、修、反壞沒死亡。我們要提高警惕，不要上當。

三、搞好市革命委會建設各區奪權、就幾個大學有革命委員會，中間一級政權，一個也建立不起來，有幾個區在準備成立籌備小組，西城區、東城區、平谷縣根本不准成立，一成立就馬上要被打倒，根本不讓你有政府，幹部不站出來還可，一站出來就馬上被打倒。要愛護市革委會，儘管有缺點錯誤。我們北京市的同學最近有些倒退，支援的，不是打走資派，見當權派就反，在貴州支持「四·一一」。不能說「四·一一」都是對的，貴州革委會就全錯了。上海支援上柴聯司，在山東支援魯大，我們這個革委會還要不要呢？要愛護市革委會，當然批評也是愛護，學校建立的不能馬上把打倒。區、大學、工廠、企業都要建立權力機構。我們許多單位、地區成立革命委員會還需要大家支援，當然理想的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可以。

四、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北京煤不能解決，要有百分之四十五要停產。在廣州港等打架，不要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連普通的愛國主義都沒有。不要破壞工廠，破壞生產，要有敵情觀念，全域觀念，革命，在一段時期損失一點生產是可以的，但不應該損得那麼多，工代會你們要注意，工人如不搞生產，那就很成問題。我們抓革命、促生產，就是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

五、發動群眾制止武鬥，武鬥上次點了後有點好轉，但這幾天又有發展，這是不能允許的，無論如何在首都發展，要刹著這股風，現在（七機部）九一六、新九一五動員上萬人打。



現在相當多的武鬥根本原因是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煽動，但表面上有兩大派支持，這完全離開毛主席的航線，是非常錯誤的。聽說正在醞釀挑起一場大規模流血武鬥，我堅決反對，那樣搞就是犯罪。搞了一年多了，常見首長，聽毛主席聲音，總應高明一點嘛！西單商場事件，要抓人，不管你是誰，是委員也好，挑起武鬥，就抓。總有一天群眾要覺悟把挑動武鬥者抓出來。要在制止武鬥中立新功。我們不要去幫助武鬥，支持武鬥，所有革命委員會委員，去支持武鬥，煽動武鬥，就辜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總理、中央文革、北京市人民的委託。有人用武鬥顯示力量，武漢百萬雄師力量大，他是紙老虎。制止武鬥要搞好，一搞武鬥壞人都有了市場，有空子可鑽了。派別鬥爭高於國家、人民的利益是非常錯誤的。

六六年畢業生、學校、工人、教職工搞武鬥的工資問題，經單位革委會研究確定，報市革委會批准。

- 六、專政、群眾結合，搞好社會秩序。中學紅代會為什麼不在這方面做出貢獻。壞人、盜竊、強姦犯趁機搗亂。派別利益高於一切是錯誤。派出所解決，壞人就鑽空子。
- 七、「農村包圍城市」，農民進城，毛主席講了，過去是對的，現在就是反動的。把這個路子堵死。
- 八、更大規模地開展擁軍有民運動。北京軍區大方向正確，是支援造反派的，沒有宣布了那個學校、工廠、組織是反動組織。沒有抓那個領袖。「紅旗軍」、「聯動」都是壞的，不能翻案。可是現在有人想把我們的衛戍區搞垮，北京衛戍區保衛著我們首都，搞垮了怎麼行？現在聽說是否景山的工人在衛戍區，大多數是保守勢力搞，這樣做誰高興？有缺點錯誤可以提意見，但採取造反的辦法，我們反對，要愛護解放軍，特別是首都的軍隊。
- 九、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我們搞大聯合也好，大批判也

好，要按毛主席教導去做，頭腦不要發熱，我們北京市造反派總的說還是比較好的，北京要做個好樣子，好的也影響全國的，壞人的也影響全國，北京市革命派責任重大，要做個樣子。

以上有人說是老一套，搞武鬥是新一套呀？只能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只能搞這個老一套。有人認為不對，可以提新的。武鬥內，加一條，「不發工資」是新一套。

（舊文化部機關革命戰鬥組織聯絡站翻印）

## 陳伯達、楊成武接見福建代表時的講話（1967.9.2.）

時間：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二十三時三十分

地點：人大會堂

代表：「八·二九」總司，「八·二九」晉司，廈門促聯派，革聯派，省革造會等

伯達同志說：天氣冷了，老朋友好久不見。你們福建還是很亂，你們雙方都要負責任，特別是革造會要負主要責任。革造會組織大，很雜，人員不純，很難保證沒有壞人操縱你們。

楊成武同志說：衝軍區是錯誤的。對敵鬥爭問題，要向你們講清楚。因此，總理要我在一日六時掛電話給福州軍區。要找皮定鈞，找不到，找到廖海光。因為昨天有二百個人衝到軍區去搶槍。（革造會說沒有這回事，他們是要求皮定鈞接見。但旁邊有個中央聯絡員證明有這回事。）還把韓先楚同志家的東西也搶走了，還拿走二個祕密的軍事文件。中央打電話，主要是要追回兩個文件，不准拍照，不准抄寫。你們要求皮定鈞接見，總理有三點指示：

（一）可以接見。現在皮定鈞是最後一個指揮員，因為韓先楚病

了，在北京。如果你們要揪，就要犯嚴重錯誤。

（二）你們現在喊出「打倒韓先楚」的口號，我們不能接受。韓先楚同志有錯誤，要說明，不能打倒。你們要揪軍隊一小撮，這是錯誤的。

（三）告訴皮定鈞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要中央調查組跟革造會說清楚：他們可能上美蔣的當，也可能上地富反壞右的當。現在所有搶的槍要封存。

伯達同志說：革造會要注意，不要走到反面。我要向革造會再次發出警告。我們的話，你們有時要聽，有時不聽。如果不聽是要自食其果。要互相約束，不受約束，不守信用，開始是造反派，以後就會很危險。楊成武同志的講話是向你們發出嚴重警告。不要去向部隊奪槍，不要搶軍隊的設備，不要拿部隊的文件，不要揪一小撮。你們之間不要互相揪，軍隊更不能揪。世界上那有那麼好的軍隊，他們有槍不能開。

楊成武同志插話：這一點是一個考驗，看是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開槍已經不簡單了，人民解放軍的槍給奪了，有個團長看了大哭。我們告訴他，好人奪了槍，還沒有多大問題。壞人奪槍，問題就大了。不過也不怕，以後再說。

伯達同志說：你們要好好地聽，要提高警惕性。

楊成武同志插話：階級警惕性是很重要的。舉一個例子，有一個司令員，有個地方發生武鬥，這個司令員帶人到這個地方調解一下。司令員被殺害了，造反派混進壞人。我們現在講的，希望你們提高警惕。當然，造反派中，大多數是好同志。

伯達同志接著說：革造會砍掉一半，還有二十萬人，就那麼乾淨嗎？難道敵人不會利用你們嗎？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楊成武同志說：北京昨天開了一個工代會的擴大會。工廠都是工人，都是無產階級，本身沒有階級利益的矛盾。為什麼工廠變成兩派，有的工廠分成三派，打得很厲害，把財產破壞了。這都是人為的。一點是走資派挑動的，一點是地富反壞右挑動的。我們千萬

不要上當。工廠要搞大聯合，抓革命，促生產。你們都是小頭頭（伯達同志插話：你們不要以小頭頭的領袖自居，什麼司令官啦，什麼秘書啦，組織中混進了壞人，這是很危險的。）

「八·二九」代表講：我們完全贊成伯達同志、楊成武同志的意見。我們抱著誠心誠意對革造會提出意見。這是對革造會負責的。革造會裡面混進了壞人，省委書記葉飛的秘書楊國懷是死保葉飛的。他糾集了省委走資派的秘書，組織了追窮寇戰鬥組。八月九日，參加圍攻華僑大廈。這個性質很嚴重。你們要注意，省委裡面有一個張傳棟是省委黨校校長，葉飛的死黨，公開叫嚷：要和革造會戰鬥在一起。這個事情很嚴重的。你們革造會可能不明真相，被那一些走資派利用了。我們也很痛心的。我們在伯達同志面前給革造會提點意見，我們完全是抱著互相幫助，互相愛護的心情。

伯達同志說：這個意見提得很好、很對。不管你們革造會有沒有這回事，這些話對你們都是適用的。要好好地接受，也要好好地聽取人家的意見。你們革造會已經走到了危險的邊沿，你們現在頭腦發脹，你們組織龐大，一控制不住，組織龐大了，什麼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壞、右，還有蔣介石利用你們，他們到處插手，糾集……（聽不清）有的黑手已經鑽進你們裡面了，最後有了靠山，你們就亂來。這樣會走向反面，這對你們都沒有好處。

楊成武同志說：現在全國都有衝軍區，這個問題很值得深思考慮。這裡頭有文章，怕有壞人在裡頭搞鬼。今天我們兩個都是福建人，希望你們好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對其他問題犯一點錯誤沒關係，解放軍也有犯錯誤。韓先楚同志你們要打倒，中央是不同意的。有錯誤是難免的，要幫助他。

伯達同志說：你們一定要擁護解放軍，要擁軍愛民。

楊成武同志說：你們不要認為韓先楚同志不檢討，革命就革不下去了。要韓先楚同志檢查早慢一點都可以，差不多就行了。主席講，犯錯誤要允許人家改正，改了就好。對你們小將，我也沒有多大批評。如果你們再這樣下去，就要走向反面。

伯達同志說：要剎車。

楊成武同志說：你們要按報紙社論、中央文革的指示去做。過去的事情，不要再爭吵了，就拉倒了。（廈門公社派和革聯派在會上簽定了八條協議。協議簽定以後，楊成武同志對廈門兩派說：祝願你們兩派都要執行。以毛澤東思想來執行協議，這是政治上對我們的考驗。）

伯達同志說：看你們有沒有誠意。

楊成武同志說：林副主席在語錄上寫「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你們要認真地領會，你們要按照古田會議精神去辦。你們知道古田會議嗎？那是在一九二九年，龍岩上杭開了古田會議，在一個廟裡開會。那時毛主席親自起草了古田會議決議。按照你們大學生水準，看一下就很容易，但做起來就不簡單，要經過多少鬥爭。你們要反無政府主義，古田會議主要是反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等等。這的確不簡單。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你們很多事情要注意。你們兩派鬥爭為什麼要打死人呢？為什麼要把人家打成殘廢？這是不行的。紅軍還有優待俘虜。我們都是階級兄弟，絕不是美帝國主義者……（聽不清）。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上刀山下火海都敢闖。對主席的思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樣才能大聯合、大批判。我們今天很榮幸參加了你們兩派簽定的協議。我們要等待你們的好消息，希望你們都能做到。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第二個年頭，不是初期，我們要高舉大批判的革命旗幟，要大聯合，搞「三結合」。要批判劉、鄧、陶一小撮走資派，結合本省、本地區、本單位，解放軍鬥彭、羅。你們要有自我批評，如果沒有自我批評，要批評人家，人家是不服的。擁軍愛民的口號要落實到行動，不要光講不做。

（新廈大公社陳志傑六七·九·四凌晨由泉州轉發的北京來電）<sup>47</sup>

<sup>47</sup> 來源：《廈門前線》。新廈門公社、協會、獨總文攻武衛臨時作戰指揮部，《新廈大公社戰報》《雲水怒》《驚雷》《革命造反報》《新挺進》《百萬雄師》聯合主編第七期本期

## 【另一版本】

陳伯達楊成武第八次接見福建代表談話要點

地點：人民大會堂

參加組織：「八·二九」、革造會、廈門促聯、革聯等組織

### 陳伯達同志講話要點

- (1) 現在福建很亂，兩派（「八·二九」、革造會）都有責任，革造會負有最主要的責任，「八·二九」也有一點責任；
- (2) 我和革造會打過交道多次，革造會說有四十萬人，我說砍一半；「八·二九」說有四萬人，我也砍一半，兩萬人就了不起。你們說我受蒙蔽，事實上真理不會因我受蒙蔽而失去真理；
- (3) 我給你們談話、發電報，一定要通過我看後才承認，沒有經過我看的，我都不承認；
- (4) 福州「八·二九」要對廈門作些調查瞭解；
- (5) 革造會不要整天忙於搶武器，到處搶東西、接管什麼地方；
- (6) 廈門要立即停止武鬥，停止向軍隊奪槍，已奪的槍要封存。不停止武鬥，只有美、蔣高興，雙方的事等以後調查，調查團包括「八·二九」、革造會等參加。所有被動員的農民立即回去；
- (7) 不能喊「打倒韓先楚」的口號；
- (8) 對革造會還要發警告，你們有時聽，有時不聽，這幾天又不聽，要自食其果的。不受約束，不受控制，不守信用，這樣是很危險的。給你們發出嚴重警告：不許奪槍，不許破壞軍事設備，不許拿部隊的文件，不准揪，軍隊更不能揪。哪有這樣好的軍隊，手中有槍不叫開？
- (9) 革造會已經墮落到危險的邊緣。搞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把矛頭指向解放軍？要剎車呀！剎車呀！革造會你們現在是走到危險的邊

緣，你們腦子膨脹了，發熱了。全省跨行業的組織，什麼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壞、右、蔣介石利用你們，到處插手，有些黑手混到你們裡面去，放手地幹。別以為後邊有靠山就亂來，就走向反面。現在你們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 (10) 外地去福建串連的，你們都要歡送他們回去，開個歡送會。現在福建的群眾會自己解放自己的，你們這些「野心家」，不要東跑西走，去江西、湖北、武漢，你們自己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清楚就跑到全國去了，你們在短期內，都要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

#### 楊成武同志講話要點：

- (1) 福州軍區是不能衝的，衝福州軍區是錯誤的，對敵鬥爭講清楚，衝性質就要起變化；
- (2) 中央打電話要追回革造會在九月一日搶走的兩個軍事祕密文件；
- (3) 許多北京的學生要求見×××，中央、總理指示可以接見，接見時不要揪×××、×××現在是福建前線最高指揮。因為韓先楚有病，中央同意他在北京養病，如果要揪×××要犯嚴重錯誤，保證不揪他，可以接見。揪他會使親者痛、仇者快；
- (4) 韓先楚同志是不能打倒的，韓先楚同志與陳再道有本質區別，不能無限上綱，「打倒韓先楚」的口號我是不能接受的。韓先楚同志有錯誤缺點要一看二幫，韓先楚你們要打倒，中央是不同意的；
- (5) 九月一日下午我叫調查組去跟革造會說清楚，可能會上美、蔣的當，也可能會上地、富、反、壞、右的當，已奪去的槍要封存上交；
- (6) （關於解放軍槍支被奪的問題）這點是堅決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不生氣，不開槍。解放軍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有的解放軍營長、團長、戰士的槍被搶，都哭了。好人壞人奪槍以後都要追究；
- (7) （關於韓先楚的檢查）檢查要滿意是不可能的，思想轉變不是一日之功，不要認為韓先楚同志不檢查，你們就革命不下去了，早晚一點都可以，差不多就行了。主席講過：犯錯誤是允許的，錯

了就改，改了就好。對你們小將我們也沒有批評，如果再搞下去，就要走向反面；

(8) 不能有這一派要吃掉那一派，革造會就是要把「八·二九」吃掉，「八·二九」是吃不掉的；

(9) 現在全國都衝解放軍，值得深思，這裡大有文章，怕有壞人在裡面搞鬼。<sup>48</sup>

## 陳伯達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解放軍報社的講話 (1967.9.4.)

【時間：凌晨。摘要】

把報紙辦好，寫好社論，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高的。《人民日報》代表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是輿論的支配者，我們要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搞好宣傳工作。

革命的大批判，鬥批改，革命的「三結合」，擁軍愛民，抓革命促生產，防止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破壞，這是宣傳方向。

革命大聯合是毛主席的方針，應很好宣傳，報社要搞好聯合，自己不聯合要別人聯合，這是沒法回答的。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小團體主義，反對絕對極端民主化，要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怎樣來實現大聯合呢？要學好毛主席著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都作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雙方都要作自我批評，雙方感情接近了，然後依照巴黎公社選舉，北航的辦法很好，北航有個統一的組織，統一的組織內也有不同的觀點，意見可以進行討論嘛！

通過革命的大批判，加強革命的大聯合，不要互相保密，不要搞情

<sup>48</sup> 江蘇《全無敵》全國通訊組主辦，《全無敵》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報，在大聯合中，不要算舊賬，不要互相揭瘡疤。

以我為核心是錯誤的，核心是在鬥爭中經過考驗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要看誰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看誰團結群眾，團結了群眾才能是核心。

當前的宣傳要很好地宣傳當前大好形勢，國內外敵人在污蔑誹謗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要大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一年來文化大革命成績的得來，是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有偉大的人民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

社論不要寫得太多，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不一定要每天發一篇社論一個問題，要把毛澤東思想宣傳好，寫社論文章題目要出好，不要一般化，主席很注意題目，題目是一篇文章一篇社論的靈魂。你們要多看看小報，主席很重視小報。凡是把運動推向前進的新問題，新觀點，我們要大力宣傳，這叫做走群眾路線，這就是毛主席依靠群眾的辦報思想，你們不能有大報主義，要轉載小報文章，要謙虛，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自己是無知的，往往是幼稚可笑的。<sup>49</sup>

## 中共中央轉發周總理陳伯達對福建問題的指示 （1967.9.4.）；中發〔67〕287號

福州市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員會並北京紅代會在福州的同學、以及南昌「大聯籌」，武漢「三鋼」，「三新」在福州的人員並抄送福州軍區、省軍管會、中央調查組、「八·二九」總司令部：（以上均請福州軍區轉）

福州軍區是福建前線三軍的最高指揮機關，擔負著很重要的戰備任務。你們隨意進駐其指揮機關，這種行動是極其錯誤的。

<sup>49</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四三期，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我們希望：

- 一、你們進駐福州軍區各領導機關的所有人員一律即行自動退出其營區。你們進駐軍管會的人員，也應當一律自動退出其駐在範圍。
- 二、你們在福州軍區各領導機關和個人住宅所拿到的一切文件、檔案、圖書、資料等，應立即全部清點交還原單位，不准拿走，不准打開，不准照相，不准破壞。
- 三、福州軍區領導機關的所有坑道設施，任何組織，任何人均不得衝擊和破壞。已接近到坑道的人員一律退出其警戒範圍之內。如有人破壞坑道，將受到國家法律的嚴格制裁。
- 四、你們把參加中央赴福建調查組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唐副主任揪去遊街，是很錯誤的。應當馬上放他出來，讓他恢復正常工作。所有革命群眾組織都應當協助中央調查組順利進行工作，並保證他們的安全，不得有任何為難和威脅。任何組織都不得逼調查組表態。調查組只執行中央給予的調查任務，他們也無權表態。
- 五、各群眾組織之間，絕對不得互相抓人扣人，不得抓走軍隊的幹部和戰士。各群眾組織所抓的一切人員，都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抓人員所提供的任何口頭材料，一律無效。
- 六、北京紅代會的學生、南昌「大聯籌」、武漢「三鋼」、「三新」在福州的人員都應當在短期內返回原單位鬧革命，不要干預福建群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他們在福州的言論和行動，無權代表他們的整個組織。
- 七、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應當積極回應和堅決執行中央所發出的「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特別是福建地處海防前線，面對敵人。革命群眾組織更應以國防安全為重，以大局為重，一切行動，都要慎重，都要三思，不可輕舉妄動而做出容易被敵人利用的事。
- 八、福建省軍管會是中央決定成立的，軍管會主要領導人是我們最高統帥毛主席和副統帥林副主席委派的。省軍管會工作中有錯

誤缺點，已經向中央作了檢查報告，並將向群眾作公開檢查。各革命群眾組織應該支援和協助軍管會工作，說明他們糾正錯誤缺點。但是，絕不可衝擊和佔領他們的辦公地點。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凌晨

##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張家口石家莊唐山等地代表講話 (1967.9.5.)

伯達：

革命靠自己。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條，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所有外單位，不要干涉其他單位。外地互相干擾，就擾亂了黨中央、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礦上不能分成兩派，只能有一派，就是毛澤東思想派。搞兩派毫無道理，毫無理由。我們對你們懷著最大的好意，對你們雙方無成見，我們擔心你背後有人搗鬼。一個工人階級不可能設想非要停產武鬥才舒服，一定是有人告訴你們怎麼幹，在你們幕後指揮，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指雙方）可能隔著好幾層，我說你們這幾個地區都要注意，這是肺腑之言。

謝副總理：

應該抓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狠批判。抓革命促生產，在革命、生產上做出成績，你打我，我不打你，應該是這樣的造反派，對你們現在的造反派還要考驗。現在有少數造反組織不純的問題，有地、富、反、壞、右，甚至有殺父之仇的人。現在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起作用，特務、地、富、反、壞、右對我們有仇恨，唯恐天下不亂。煤礦停產，帝國主義、蘇修、蔣介石才高興，你們沒有敵情觀念。

在生產中堅持生產一直表現好的，不管他是哪一派，都要表揚和獎

勵。你們大學生包辦一切，大學生不懂生產的重要性，吃的是農民的飯，住的是工人蓋的房，他什麼都不滿，處處包辦人家的事。現在有相當的造反派，不關心生產，不關心生產的造反派不是好的造反派。不參加生產，把毛主席革命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拋到一邊，只為一小撮的利益。<sup>50</sup>

##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 (1967.9.7.)

周總理：

在這個期間，首先應該好好學習江青同志的講話（指九月五日講話）。現在大好形勢中有些問題值得注意。這個問題應該很好的學習。第二個就是姚文元同志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這是一個中心問題，大批判當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黨中央出現了一個兩面派陶鑄，他實際上是劉鄧的一夥。第三個，值得大家學習的，是《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的社論《無產階級的黨性和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眾組織都值得學習。這三篇東西推薦給大家學習，就是說對時事的認識，怎麼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進行大批判。要進行這個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學習這三篇。

陳伯達同志：

談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這是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觀點，對陶鑄系統批判的一篇。當然以後還有二、三篇。主席號召大批判。現在系統批判的文章還比較少。我們要打倒劉鄧陶，就要從政治、思想、理論上進行系統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進行系統批判的樣板。今後要圍繞一些文章進行報導，要學習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寫得很好。

<sup>50</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四四期，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寫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實實，品質要高，我們要用主席思想來報導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為榜樣。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發表是中央重要的戰鬥步驟。重要的會議你們參加了，中央首長的講話是當前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方針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據中央的方針政策寫出來的，特別是根據江青、康生、伯達、總理、春橋同志的講話寫出來的，特別是江青同志接見安徽的形勢講話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主要是大方向，矛頭指的誰，指對了就不斷勝利。現在根據中央講的，對大方向的干擾有兩方面，就是從「左」和右的方面來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兩方面干擾的典型。陶鑄是從極右到極「左」，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這個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過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覺悟，把人們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紮實，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話：文章寫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篇文章是從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團這個反革命小集團。「五·一六」是陶鑄極「左」的發展。

江青同志：

這篇文章是個重型炮彈，發出去以後，要有各種型號的炮彈，報館電臺要組織各種炮彈。文章出來後，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進大聯合，在批判走資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在批「五·一六」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引導大家端正方向，引導到主席革命路線軌道上來，要批判極「左」，要批判極右。

姚文元同志：

這篇文章能在全國文化革命中起點作用，應歸功於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線，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們的集體勞動，特別是江青同志的幫助。我是一個小學生，作了些事情完全應該，應宣傳主席，不應宣傳我，決定廣播是中央決定的。

報紙要有革命的戰鬥的風格，要敢於用主席思想批判錯誤的東西，

即是向主席學習，而且要見於宣傳。我們都是主席的小學生。<sup>51</sup>

##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天津赴京代表團談話紀要 (1967.9.8.)

【時間：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凌晨零時五十分至五時三十分，地點：人大會堂安徽廳。出席首長：陳伯達、謝富治、江青、戚本禹。陪同接見的有：鄭維山、羅元發、肖文玖。被接見的成員：五代會、大聯籌雙方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解學恭、肖思明、楊銀聲、江楓和北京軍區、天津駐軍工作人員。零時五十分，陳伯達等首長進入會場，大家熱烈鼓掌。】

陳伯達：鼓掌有什麼用啊，我們聽得不少了，年紀大了，耳朵吃不消了。你們是剛從天津來的是不是？（眾：是。伯達同志看到趙健敏後說）啊，老朋友又來啦。叫趙什麼？（鄭維山：趙健敏。）好厲害呀！向我進攻的理論家。告陳伯達的信誰寫的呀？今天談什麼？停止武鬥的協議執行的怎麼樣？只管鼓掌不管執行怎麼行呢！趙健敏，你貼大字報說陳伯達怎麼歌頌你了？（趙：我沒貼。）我是含蓄地批評你，不是歌頌你，是批評你。

談談吧，停止武鬥協議執行的怎麼樣？（白金生：我說點兒。）又是你，光聽你的了，算了吧！換一個吧。（工礦總部趙凡：我談談。）你是哪個組織的？（趙凡：我是工礦企業的，趙凡和工代會林啟予簡單說了執行協定情況。）

戚本禹：同志們，最近天津發生的一些事情，中央文革小組很關心。天津協定達成後，情況並未扭轉，有些地方比過去還嚴重。天津是

<sup>51</sup> 首都新聞批判聯絡站主編，《新聞戰線》，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紅代會北京經濟學院紅旗公社紅旗報編輯部《紅旗》。

北京的門戶，現在處於這種混亂狀態，我們很著急，中央文革小組很擔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要問題是什麼呢？是鬥爭大方向問題，就是鬥爭矛頭指向誰。這也是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關於鬥爭大方向，最近中央首長有很多重要指示。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講了很多話，同志們聽到了吧？他們做了很多分析。江青同志接見安徽代表還有個重要講話，一會還可以放錄音。解決天津問題，首先必須瞭解全國的形勢。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全域在胸。瞭解了全域，才能解決好局部問題，如果對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理解不正確，就無法解決天津問題。最近，中央同志的講話，批判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左」傾盲動主義，從極「左」的方面來干擾文化大革命；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從右的方面來干擾文化大革命。要批評這兩種傾向。中央對形勢的正確分析是正確解決天津問題的指導方針。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特別著重批評了目前干擾大方向的一些錯誤傾向：

一、不是把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指向解放軍。到處抓軍內一小撮，抓什麼「廣老譚」、「湖老譚」，到處抓陳再道。中央認為這是錯誤的，這樣估計我們的軍隊，完全是錯誤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光榮偉大的軍隊，是舉世無雙的。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這個部隊從秋收起義到現在，四十年來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事業建立了偉大功勳。即使是幾次「左」傾機會主義在中央占統治地位時期，廣大幹部戰士也不是跟他們走，而是跟毛主席走的。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確定了毛主席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我們的軍隊始終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艱苦奮戰。

四九年解放後，軍隊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解

放軍，一直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其中有一段，彭德懷篡奪了軍隊的領導權，企圖推翻黨對軍隊的領導。但一直受到抵制，並很快被中央識破了，廬山會議罷了他的官，由林副主席領導我們的軍隊，部隊面貌很快改變了。三年困難時期，軍隊始終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堅定地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反帝反修，特別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搞思想革命化，做出了偉大成績。因此，毛主席發出號召向解放軍學習，如果像有些人所說的，到處是一小撮，那毛主席不是號召錯了嗎？同志們認真考慮一下，究竟是毛主席估計的正確，還是你們少數人估計的正確？為什麼毛主席不號召我們學習西北局、中南局，而是號召我們向解放軍學習呢？就因為我們解放軍確實偉大。有的同志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把矛頭指向解放，煽動群眾，企圖打倒人民解放軍，對軍隊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敵對的態度。這裡有壞人煽風點火，挑撥離間，進行搗亂，我們看得很清楚。軍隊在「三支」「兩軍」中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勳，有很大成績。當然，由於介入倉卒，沒有經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的地方，軍隊支左犯了些缺點錯誤。但這是認識問題，只要中央一指出，就馬上改正，高姿態的改正，這就是軍隊偉大的地方。如山東、湖南就是這樣。像趙永夫、陳再道那樣的，是極個別的。我們的整個軍隊是偉大的。他們有缺點錯誤，就高姿態檢查，勇於負責，很快改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出他們不愧為偉大的軍隊，不愧為毛主席領導的軍隊，不愧為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而某些人想利用軍隊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煽動群眾，把矛頭指向軍隊，企圖把軍隊衝垮、打倒，這是極其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中央負責同志都嚴厲地批評了這個問題，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嚴重注意，否則就要犯錯誤。

二、不是把矛頭指向「走資派」，而是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



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北京、湖南，就出現了反革命陰謀集團。像「五一六」，直接把矛頭指向周總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撥總理和中央文革的關係，企圖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是一小撮陰謀集團。還有的像上海的革命委員會，剛建立，他們就企圖把它搞垮。新建立的革委會並不是說沒有缺點，是有缺點的，有的缺點甚至很大。但這是新生事物嘛，缺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有缺點要說明改，扶植他成長。有些人不是幫助改，而是非打垮不可，唯恐天下不亂。亂是有階級性的，不是什麼亂都好，要看亂誰。一種是無產階級亂資產階級；一種是資產階級亂無產階級。現有人想亂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剛建立一點新權威、新秩序，他們就想搞亂，這是我們所反對的。新的革命委員會有缺點，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也不包庇。但有些人企圖搞亂新建立的權威，搞亂剛建立的社會主義秩序，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三、不是把矛頭指向「走資派」，而是把矛頭指向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嚴重注意的。你們好好想一想，工廠那麼多，每個工廠，都分兩派，工廠和工廠，也是兩派，互相打得頭破血流，這是正常的嗎？工人階級是一個階級，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沒有根本對立的矛盾。輕工業工人和重工業工人沒有根本對立的矛盾，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階級是一家人。鉗工、車工，不管什麼工，利益都是一致的，目的就是一個，就是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不是為資本家，那為什麼這樣呢？就是那些「走資派」、壞人在背後挑動的，就和過去地主挑動農民打農民一樣。伯達同志經常給我講他們那裡封建剝削階級挑動農民鬥農民的故事。家族兩姓互相打，都是地主挑動的。凡有嚴重武鬥的地方，背後一定有壞人，有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特務、野心家。不要看他講得漂亮，很好聽，什麼高舉偉大紅旗呀，堅

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呀，那都是騙人。實際上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打著紅旗反紅旗，在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反復辟呀？這就是最大的復辟！工人階級沒有什麼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就是壞人挑動的。

在天津開始有個野戰兵團，是張淮三操縱的。萬曉塘死了以後，我去天津，看到幾十萬人遊行，我問一個小學教師：這是幹什麼？他說是追悼什麼書記的。我說，馬克思講，凡紀念死人，都是為了活人，那是利用萬曉塘整人的，他們以追悼萬曉塘為名，挑動群眾鬥群眾。現在萬曉塘的陰魂不散。有的本來是一起造反的，現在也分成了兩家，互相打。你們不要以為工人願意打架，沒那麼回事，我們問過許多工人，他們都不願意打。工人說是有些頭頭搞的，是壞人挑動的，或者是野心家幹的。好工人是願意靠四大搞革命的，武鬥是壞人挑起的。

中央對挑動群眾鬥群眾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文匯報》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的黨性與小資產階級的派性》。現在有些人就是要製造派性，搞宗派，達到自己的目的。群眾鬥群眾，壞人混水摸魚。這樣，就背離了鬥爭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大方向。這樣下去，就要背離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就會走到邪路上去。中央負責同志從九月一日開始的重要講話，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現在有的人想讓船兒一會兒向左轉，一會兒向右轉，這是搞破壞。這一點同志們一定要認破。這是首要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從談起。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希望同志們一齊來學習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同志的講話，真正弄明白什麼是大方向，怎樣掌握鬥爭大方向，怎樣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這樣，才能正確解決天津市的問題。

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

- （一）少數頭頭認識有問題。他們對全國形勢，對大方向，對解放軍認識有錯誤。當然，這不一定是壞人，但他們不是用毛澤東思想看問題，而是用小資產階級甚至是資產階級觀點看問題。
- （二）階級敵人破壞。美、蔣、蘇修和日本特務，地富反壞右、社會渣滓、個人野心家，混進來在背後煽風點火，進行破壞。同志們要提高警惕，眼睛裡要敵人。這麼大的運動，難道敵人能不搗亂破壞？如果看不到敵人，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不要認為自己很高明，要吸取教訓，如果不警惕，摔倒就會爬不起來，掉進去就會越陷越深。有的人看起來很左，其實是假的，是裝的，是特務，是敵人。同志們要很好想想這個問題。「五·一六」的口號不是喊得很好嗎？也喊保衛毛主席。那是陰謀，是敵人。有些人很善於偽裝，例如胡風集團，就是窺測方向，投其所好，進行陰謀活動。我們要善於識別，要警惕，別上當。
- （三）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使一些人對問題認識不清，這也幫了敵人的忙。如軍隊支左中產生了一些缺點錯誤，又遲遲未檢查，或改正得慢，被敵人利用了，使群眾發生了錯誤的認識。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無政府主義。沒有政府，沒有無產階級的權威，各地普遍有這種現象，特別是天津更突出。是不是這樣？（五代會：是！）你們（大聯籌）這邊呢？（大聯籌：是！）這是不能容忍的。無政府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列寧曾經很嚴厲地批判了無政府主義是革命的腐蝕劑。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無政府主義就很猖獗。天津現在就是這樣，強盜、土匪、流氓……橫行霸道。在這方面，天津駐軍有缺點錯誤，不敢鎮壓，看到流氓壞人不敢抓，手軟得很。我們收到很多材料，天津一些女同志寫給伯達同志的信，這裡不好唸。還有一封信，真

是觸目驚心！七月三十日，楊柳青代銷店糧食被搶，搶走四十九袋麵；八月十日，一夥人到河北區搶糧、搶棉；八月一日，一夥匪徒到河北區商店，將商店老頭看住，搶煙，然後又到大光明搶汽水、搶西瓜！八月二日，有些匪徒拿著匕首，到保定道商店搶東西，有的兇手拿著刀，搶糧庫；八月十九日，在河北區搶走大批東西；八月十七日，在河北區搶走起士林一個車間的糕點、餅乾；八月十三日，河東區被搶走了糕點、手錶、自行車；許多化工廠藥品被搶；南開區大型砍刀兩千把被搶；××廠七千把大刀被搶；八月九日，大聯籌圍攻政師後，把女學生綁走強姦；七月二十五日，工礦企業、天工八·二五圍攻地毯公司，放火燒樓，把地司一女同志綁走輪奸……。誰是工礦總部的？（工礦程國富、趙凡起立答應。）這些事你們知道不知道？（趙凡：不知道。）什麼？不知道？馬上撤職！你說瞎話！你們自己把一個不重要的人遊街還說不知道？你是幹什麼的？（答：工人。）我建議你明天回去，不要在總部幹什麼工作，回到生產崗位上去，跟群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工礦程國富：那是少數人幹的。）當然是少數，大多數是反對你們的。你們工礦有個孫志民、林造反嗎？（程國富：這兩個同志……）什麼！還稱同志？（程趕快改口說：不，不是同志，是壞人。）林造反在哪裡？抓起來沒有？（程：在我們那裡，我們打算回去就抓。但他們二百多名壞蛋很凶，還有匕首。）你們害怕他們的匕首嗎？我看你們有很多流氓。這些人都是你們的嗎？（程：一個。）就一個？不對！林造反是你們的嗎？（程：是。）孫志民是你們的嗎？（程：是。）……這不就好幾個了嗎？怎麼說只有一個？所有強姦輪奸的都要抓起來，軍管會要依法處理，要槍斃他幾個人！（眾熱烈鼓掌，高呼「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毛主席萬歲！」）這樣的無政府主義是不能允許的。江青、伯達看了這些材料都很生氣，批給鄭維山同志按刑事犯處理。你們軍管會再不抓人，再不殺人，要你們幹什麼？再這樣手軟會被人趕走的。

（這時江青同志在謝富治同志的陪同下進入會場，會場起立，鼓掌歡迎，高呼毛主席萬歲！）

江青：同志們好！謝富治同志要我來看看同志們，我還有別的事。天津市夜裡有人出去搶東西，姦淫婦女，對這種東西要專政！（熱烈鼓掌）我為什麼說是「東西」呢，因為他們是反動的。人民是憤怒極啦！我們有責任。我們的軍隊寬大無邊，對不對？（眾：對！）但你們要支持軍隊，要發動群眾，把壞人孤立起來。強姦婦女的這些人十分可惡，我都不好說出口，這些人要抓起來槍斃！（長時間熱烈鼓掌，高呼：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毛主席萬歲！」）好！我看同志們是贊成的，因為這是廣大人民的利益。要協助軍隊、軍管會辦好這件事。不要把軍管會搞垮，把無產階級的權威搞得威信掃地。軍隊的同志們腰杆要挺起來，不要怕他們。好，我還有事，現在退席了。（大家鼓掌，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江青同志喊：「向同志們學習！」）

戚本禹：中央文革對這些是嚴厲譴責的，是非常不滿的，你們回去後，馬上辦這件事。各個組織都要把壞人抓起來，送軍管會。軍管會要成立個專門班子辦這件事。先把社會秩序穩定了。

無政府主義還有一種表現，就是不上班。不生產不上班，伸手拿工資，長期曠工，遛遛嗒嗒。天津有這種現象沒有？（眾：有。）特別是塘沽港，外國輪船貨卸不下來，看著國家被罰款，就是不管，這算什麼革命造反派？上海市就不是這樣。他們在港口發生堵塞時，不分是那一派，都去幹，很快扭轉了局勢，而天津港至今沒扭轉過來。中央不只一次發出號召：一切工人都要回到工作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產，工人要業餘時間鬧革命。而現在有些人以鬧革命為名，以曠工為實。

伯達：實際上不是鬧革命，把工廠停了產，關了門，在社會上遛遛嗒嗒，搞什麼革命？

戚本禹：天津工人階級的傳統不是這樣，我和伯達同志到天津工廠作過調查。

伯達：我去過鋼廠、三條石。三條石的階級教育展覽館搞起來了沒有？三條石是天津工人階級革命最早的，那裡有一大堆賣身契，悲慘得很。

戚本禹：天津工人階級是有光榮傳統的，你們不要給天津工人階級臉上抹黑。我在那裡搞過廠史，那裡有優良的傳統。

伯達：天津是老工業城市，在舊中國，除了上海就是天津了。

戚本禹：抓革命促生產，是毛主席的號召，現在居然拋在一邊，光拿工資，不上班。什麼是造反派？我看很重要一條，就是看你這個總部脫產的有多少。脫產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產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工人階級的敗類。我和伯達同志到天津做過調查。那還是困難時期，工人在那裡認真勞動。那時也有壞人不上班。你們查查，看那個組織不上班的多。不上班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上班，不生產，成了「油子」。真正造反派的工人，是好好勞動的，優秀的工人是不曠工的，我沒有聽說過到處流浪不上班、不生產的革命造反派。到處遛遛逛逛，當流浪漢，不生產，拿工資，是可恥的剝削行為。不給國家生產，每天吃國家的糧食，拿國家的錢，是剝削工人農民積累的資金。有的人拿工資不上班，成了新的剝削階級，喪失了工人階級的光榮稱號。好的工人，好的造反派，一定要上班，要恢復生產，增加生產。軍代表識別造反派，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看他是否抓革命促生產。不要聽他說得很漂亮，講得漂亮的不一定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要聽其言，觀其行。違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號召的人，就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產，打砸搶的造反派我沒有見過。

天津駐軍支左、軍管會是有缺點的，他們是會檢討的，已經檢討過一些了。但必須維護駐軍的威信。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在天津抓軍內一小撮，我們是不贊成的。五代會有缺點也要檢討，要把沒有參加五代會的造反派吸收進來。要補台，不要拆臺。你們「八·二五」也要去補台，不要去拆臺。你們說五代會不穩固，可以去當支柱嘛！這個方針，上次伯達、江青同志就講了，

你們就是不聽，再不聽就要走到反面去了。我們不包庇五代會的缺點錯誤。五代會有缺點錯誤要檢查。你們（大聯籌）的錯誤要比他們多一些，你們要檢查。（大聯籌紅革會代表：保守組織野戰兵團改頭換面，就參加了五代會。）你怎麼知道是改頭換面？犯過錯誤要允許人家改嘛。廣大群眾是革命的，不要把大多數工人看成是壞的。現在還有多少擁護劉鄧、萬張的？如果把大多數工人看成是壞的，那他自己就是壞人；不要把受蒙蔽的人看得太重，都說成是壞人。伯達、謝富治同志他們是高明的，我是不高明的，我就受過蒙蔽。改了，你還不讓人家革命？魯迅講過假洋鬼子，凡是不准別人革命的人，自己就是假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群眾的大多數永遠是革命的。有些人說人家是「老保」。怎麼老保？也有的說，因為反對過我。反對過你就是老保？我到一個工廠去，有個人說我聯繫的都是壞人。我聽了大吃一驚，我說那你也是壞人了？後來他說他說錯了。不管是誰，不要把別人說得全是錯誤，把自己說得沒有錯誤。你這個同志是工人嗎？（紅革會：學生。）學生？我就懷疑你這個學生。你就那麼瞭解工人？你怎麼知道人家沒有改？野戰兵團有多少人？（答：十幾萬。）十幾萬人你都瞭解嗎？都是保守的？都沒有改？我不信。反對過你們的不一定都是保守的，可能你們有缺點錯誤。（答：頭頭沒有改）你怎麼知道沒改？（答：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你們趕快退出工廠，回校複課鬧革命，搞鬥批改。不管怎麼說，要補台，不能拆臺。要擁護軍管會，維護他們的權威。我們建議你們兩派開門整風，特別是大聯籌要認真整風。你們（大聯籌）有無專門打人的組織？（五代會：有！）要一律解散。什麼「敢死隊」、「飛虎隊」都要解散。「飛虎隊」的名稱是國民黨的名字，名字就不正。我不是形式主義，但一聽「飛虎隊」這個名稱，我就反感。解放前，蔣經國在上海就搞過飛虎隊。壞頭頭要自己抓，自己抓自己的。強姦犯、盜竊犯，你們要抓起來，抓了送公安局軍管會。你們要整風，把壞頭頭清理出來，端正鬥爭大方向。五

代會也要整風，要檢查，你們對群眾的態度有毛病。（五代會：接受首長的批評。我們團結群眾有缺點，要作自我批評。歡迎大聯籌中的造反派和我們聯合起來。）他們（大聯籌）對軍管會、對部隊、對群眾的態度上有問題，要檢查。要抓革命促生產。

鄭維山：下面請伯達同志作指示。

伯達：剛才戚本禹同志講的，請大家注意，要好好學習、研究，反省反省自己，檢查一下自己。五代會、大聯籌都要根據戚本禹同志講的檢查自己。是不是你們都是響噹噹的造反派？我以前說，響噹噹是貨郎擔子。現在又有人說是什麼「名牌」，由貨郎擔，又變成了「名牌」「名牌」就是商標。無產階級革命派變成商標了？原來是貨郎擔子，現在成了商標，很值得想一想。大家都自稱是響噹噹、名牌。我們又不做買賣，我們中央文革跟你們談話，不是做買賣，更不會拿原則跟你們做買賣。所以說，誰向中央施加壓力的話，我們一律退回去。你們現在有些組織，有些派，自己背上了大石頭，可能還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不只一塊，甚至是兩塊，包袱很沉重。這塊大石頭可能是一百斤、二百斤，可是自己還不嫌重，還把它作寶貝，作依靠。在大聯籌這方面，希望你們想一想。上次接見保定的時候我說過，我說你們如有人認識天津「反復辟」的，就請轉告他們，他們不是在反復辟，而是在搞復辟。反復辟的一些人聽了這些話可能很不高興，說什麼陳伯達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可能有些人背了大石頭，自己中了毒。因為自己中了毒，就不以為大石頭是個大負擔，而當成寶貝。現在我勸你們把大石頭丟掉，這樣子就可以輕裝上陣，就有可能成為革命派。不然，自己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其中包括趙健敏。趙健敏，現在大聯籌不買你的帳，說你們簽定了協議出賣了他們。天津是不是有人這樣說？值得想一想啊！停止武鬥的協議是你們自己搞的，我無非是改了幾個字嘛，怎麼能說是出賣呢？（趙健敏：我們不承認是出賣自己。）有的想搞武鬥，不滿意你們搞停止武鬥協議。就有那些背後背大



石頭的人。趙健敏，你是衡水人嗎？解放前很苦吧？（趙：是，解放前很苦，現在好多了。）現在你在北京簽了字，簽定了制止武鬥的協議，大聯籌有人要造你的反。不是革命群眾、工人、革命造反派造你的反，群眾不是這樣看法。你們的協議是在群眾的壓力下，群眾要求你們搞的，包括你們兩派的群眾要求停止武鬥。你們的武鬥、停產，是殘暴的行為，包括殺人、放火、搶劫、輪奸，許多罪惡群眾是痛恨的。

謝富治：我們不願意說出來，講出來是不好聽的。

伯達：大聯籌的特別要想一想。五代會有缺點，沒有做好團結工作，也可能打了人。既然是五代會的，就應該遵守革命紀律。大聯籌有個工礦企業造反總部，組織了十幾個所謂「掃氓隊」，說什麼要掃除流氓「掃氓」是聯動的口號，你們比聯動走得更遠。所謂「掃盲隊」，實際上就是流氓隊！要宣布為不合法的組織。我建議十幾個掃盲隊，全部解散！他們打砸搶，胡作非為，軍管會、公安局有權處理他們，誰也不能干涉！（工礦代表：原來是三十五個復員軍人組織的。後來自動解散了，現在出來的是假的，是五代會冒充的。）假的你們也有責任，你們和勞改犯合在一起就是可悲的了。你是幹什麼的？（工礦代表：開汽車的。）現在為什麼不開汽車了？是不是因為當官了？（答：我是勤務員。）勤務員也是很大的官嘛！勤務員就不開車了？現在我建議一條，所有的大卡車、公產汽車，可能還有一些小汽車，要全部交出來！（眾：鼓掌。大聯籌一代表：我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彙報。）我還沒有講完。（大聯籌代表，我說的事很重要。）我講的比你的更重要。我講的是天津四百萬人民關心的事情。我建議你們把搶來的大卡車、公共汽車、小轎車，要全部交出來！由天津駐軍、公安局軍管會負責接收。軍管會組織個專門班子，負責這件事。你們兩派，派代表和軍管會共同商量處理這件事，並作好檢查。

塘沽港那些妨礙生產、妨礙交通的關卡一律撤掉，不撤掉就是犯罪。還有天津市的全部交通，和平路那些地方，不准堵塞。

贊成不贊成？（眾：贊成！）贊成就搞一個協議。如果有誠意，很快就可以達成協議。不管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這是國家的利益，整個天津人民的利益，一定要這樣做。

謝富治：我完全同意陳伯達、戚本禹同志的講話，最近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講話。今晚講完了話，江青同志的講話錄音可以放一下。

當前非常重大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已進入非常重要的時刻。一年三個月了，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主流，必須肯定。全國是這樣，天津也不例外。主流是好的，但出現一些不好的苗頭和支流，很值得嚴重注意。支流是什麼呢？就是有一些組織，有一些現場，有一些事情，背離開了大方向，背離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沒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辦事，走上了邪路。文化大革命當前的大方向是什麼呢？首要任務是大批判，這是重要標誌之一。天津除批判劉鄧、彭羅陸楊外，就是批判萬張集團。現在批判的怎麼樣？第二，是革命的大聯合、「三結合」，抓革命、促生產，要用文鬥，不用武鬥，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制定的航線。不能離開這個航線。但是當前有些組織，有些革命派就離開了這個航線。首先不是把矛頭指向走資派，而是對準群眾。在去年開始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矛頭指向群眾。現在我們有些組織把鋒芒不是對準走資派，而是對準群眾，這是背離了大方向。我們的大方向是搞大聯合，而你們在那裡搞分裂，分成兩大派，每派內部也再分裂。分裂固然是客觀規律，但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大聯合。聯合有利於對敵，分裂有利於敵人。誰聯合就是革命的，誰分裂就不是革命的。當然，與走資派、與走資派操縱的保守派要分裂。革命派內部是提倡聯合的，無原則的分裂是背離大方向的。第三，搞武鬥是違背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教導，完全違背了大方向。第四，我們要三相信、三依靠。現在有很多人只相信半個，去掉了兩個半，把矛頭指向解放軍。解放

軍是三相信三依靠的骨幹，反對這個，就是反對三依靠。還有的不相信幹部大多數，革命幹部根本站不出來，站到這一派，那一派打倒，站到那一派，這一派打倒，採取了實用主義。相信群眾這一條，還是只相信你那一派，五代會不相信大聯籌，大聯籌不相信五代會。是否你那一派都依靠了，也要打個小問號。同志們，你們在北京，中央同志講了很多話，不是馬馬虎虎說的。你們這樣亂搞，就有利於敵人，有利於美、蔣、蘇、日特、地富反壞右。群眾是很反感的，脫離了群眾。天津治安不好，北京也受到了影響。北京最近準備殺人。把那些殺人犯、強姦犯殺他幾個！（伯達同志帶頭鼓掌，大家鼓掌，高呼「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敵人搗亂，暴露出來好。伯達、戚本禹同志分析的很好。我們要警惕，不要做那樣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天津的生產情況很不好，八月份比七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近三分之一了。

伯達：所有的工人都要在業餘時間搞革命，堅持八小時工作制。

謝富治：剛才伯達同志說到塘沽港的問題。我看了很多材料，一個是廣州港，一個是塘沽港，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很生氣。不是說是革命派，連一點愛國主義也沒有。

伯達：大聯籌要注意，聽說你們把塘沽港支左聯絡站的王克同志抓走了。抓多久了？今天早上就放出來，不放就是犯罪！

謝富治：不管什麼理由，塘沽港要疏通。外國輪船上上下下，來來往往，設關卡，阻攔、搜查，幹那些丟人敗興的事，丟了我們國家的醜。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過，我們要去一下，我們什麼也不怕。你們隨便抓人不行啊！

伯達：現在就馬上打電話，把人放出來。你們把王克抓起來是很大的錯誤。（大聯籌：我們沒有扣他，是要他解決問題。）沒有價錢可講，就是要放，馬上打電話放人。

謝富治：我希望天津的同志們對戚本禹、陳伯達同志講的話，要嚴肅對待，迅速扭轉天津局勢，不能採取兩面態度，這裡談，那裡打，

軍隊也不負責任，這不行。不要以為中央是好欺負的。

伯達：在天津日報，大聯籌要撤出來。以後可以吸收你們的代表參加工作嘛，強佔是不行的。（大聯籌吉新民要彙報報社情況）不要彙報了，天津日報不能強佔，要馬上撤出來。

戚本禹：不管怎麼樣，先撤出來再說嘛，老強佔著還行？（大聯籌：我們和鄭三生會談，他們答應改，但是他們不改，他們把謝副總理回北京的消息登在副刊上，以地方壓中央。）

謝富治：你們大聯籌有沒有報？送給我十份，我挑挑毛病，管保能挑出來。敢不敢給我簽字？我準能找出錯來。（大聯籌代表：我們的錯和他們的錯不一樣！）什麼一樣不一樣，我謝富治回北京的消息登不登都可以，什麼一樣不一樣！

鄭維山：現在三點了，下邊還要聽江青同志的錄音報告，是否就講到這裡？（這時大聯籌代表紛紛要求發言，提出很多具體問題，晚上沒被子蓋；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證；河大八一八有刑訊室、水牢，殺死他們三十多人。）

陳伯達：河大八一八來人了嗎？（答：來了。）你們那裡有水牢嗎？（河大八一八代表：我們那裡根本沒水牢，也沒有刑訊室，更談不上殺死他們三十多人，這完全是造謠。對這件事中央可以派人去調查，如果有的話，我們情願公開檢查，該受什麼處分就受什麼處分。大聯籌：情節嚴重的要槍斃！河大八一八代表：我們如果犯了槍斃的罪，就槍斃。）

戚本禹：水牢、刑訊室我沒見，我倒是看見你們放火燒房了。你們為什麼不檢查？（大聯籌代表：這個問題請中央派人去調查。）放火的事你調查了沒有？（答：沒有。五代會彙報了大聯籌挑起武鬥的事實後，大聯籌代表說：對這些事件我們沒有調查。）你們放火燒政治師範學校，我可調查了。（大聯籌：五代會幹了許多錯事，為什麼不向中央彙報？）我們沒聽到你們作自我檢查，你們的大方向沒錯？（答：沒錯。）你這是什麼態度？

陳伯達：你們（指大聯籌）先做點兒好事，得到群眾諒解。如果五代會

做了壞事，也會暴露出來的。在塘沽港，你們就要先做點兒好事給群眾看看。你們開著好幾百輛卡車到北京來，要砸三零一醫院。你們對疏通塘沽港就不能辦點兒好事嗎？五代會做了什麼壞事也要做自我批評嘛！（大聯籌：我們開車到北京來是為了制止武鬥。）

謝富治：（笑）天津武鬥那麼厲害，你們都管不了，怎麼還到北京來制止武鬥？

大聯籌：伯達同志，我提個口號，「將反復辟進行到底」，可不可以提？

陳伯達：我看這個口號不對頭。

大聯籌代表：我認為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方向有問題，階級鬥爭的蓋子還沒揭開……。

戚本禹：你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你這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對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做了錯誤的估計。（大聯籌：我是說天津市委的蓋子還沒有澈底揭開。）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搞了這麼長時間，階級鬥爭的蓋子還沒有揭開？萬張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揭出來的，還是以後揭出來的？（大聯籌：我承認錯誤。但天津市委九個書記，只揪出了萬、張，其他七個書記都未動。解學恭、閻達開到天津後幹了些什麼？他們怎麼站出來的？解學恭站在李雪峰資產階級立場上，和駐軍的某些決策人支援保守組織，在天津搞資本主義復辟。）你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我不認為李雪峰是資本主義復辟，某一個單位可能。

陳伯達：我同意戚本禹同志的講話，大聯籌應該做點兒好事，讓群眾看看。你們在群眾中有很壞的印象，聽懂了嗎？（大聯籌代表搶著講）不要多說了，只要求你們多做點兒好事。

（大聯籌一人站起來唸語錄：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又有一人站出來向陳伯達同志檢查。陳伯達同志不聽，退席。後天工「八·二五」趙健敏檢查。）

戚本禹：（當趙健敏檢查完後，問：趙）你們說過李頡伯是好書記沒有？（趙：沒有。）你們貼過大字標語沒有？（趙：那是個別人

幹的，不代表總部。「八·一三」楊長俊：你們有一次開大會，指揮部一個人講話，代表總部說李頡伯是好書記，應該給李頡伯平反。趙：「八·一三」就抓住我們這一點，攻擊了我們三個月。但他們在學校要樹李曙森。）你們保過李頡伯吧？（趙：保過。）對李頡伯我瞭解，你們保他有問題。就這一點說你們是保守組織行不行？（趙：我想中央不會這樣說。）那麼你們講這個是保守組織，那個是保守組織，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你有個報告，文字是流利的，也很會講，但很多觀點是錯誤的。你這個人很偏激。拿你的觀點和中央精神對照一下，檢查一下。（趙：我的報告可能有錯誤的地方。）不是可能，是錯誤的。（趙：我講的那些話是從工農那裡學來的，是別人向我介紹的。）你不要把錯誤推給群眾。到底是你的錯誤，還是工農群眾的錯誤？你過去講話腦子很清楚，現在怎麼邏輯亂了？你說的話相互矛盾。你這不等於說從群眾中學來的錯誤嗎？你現在不是在改正錯誤。你給伯達同志寫信，利用伯達同志的話攻擊伯達同志，很狂妄！很錯誤！用他的話批評他，不客氣地說是攻擊他。你太狂妄了！我還不知道天津有這樣一個「狂人」！今天你有了點兒自我批評，但很不夠。我懷疑你們是否想借自我批評轉個彎子，繼續幹自己的。（大聯籌紅革會：敬愛的謝富治、戚本禹同志，……）不要說「敬愛」什麼敬愛的！（大聯籌紅革會：我代表一百三十萬人彙報我們的工作。）不要煽動，你們有一百多萬人嗎？我做過調查，派了兩個人到京津鐵路，見人就問，大部分群眾是不支持你們的，對大聯籌的印象非常不好。你們的名聲很不好。你們說一百多萬人，你們統計過嗎？希望你們聽聽群眾的意見。（大聯籌：這是五代會造的謠，你可看看我們的材料。）你們的材料我看過了，看得很多，的確不像話，有很多火是你們放的。（大聯籌吉新民：我回去後，準備讓五代會把我殺死。）誰殺死你我負責把他槍斃。希望你們不要殺別人。殺人都要處理，都要查清。我希望你們回去聽聽群眾意見。我派人在車站聽意見，群眾對你們印象很壞。（大聯籌：這

都是五代會給造的。）你們那一百三十萬人呢？為什麼不宣傳？（大聯籌：我們這個組織有缺點，但它是在資產階級反動逆流中殺出來的。）什麼逆流？從什麼時候殺出來的？（大聯籌：是今年四月從反動逆流中殺出來的。）誰搞的逆流？（大聯籌：李雪峰搞的。）到現在我並不認為李雪峰在天津搞的是逆流。（趙健敏：五代會殺人放火，失道寡助。）我知道，你就是一個放火的！（趙：不錯，但是五代會的也要追查。）（大聯籌三配件廠董廣發：我看這是大陰謀，沒有突出兩條路線鬥爭。我還要提軍內一小撮的問題，這是毛主席說的。唸語錄。）

謝富治：這種提法是錯誤的。

戚本禹：毛主席說了，提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不許提揪軍內一小撮。（董：毛主席沒有那樣說，我按毛主席說的沒錯。）剛才伯達、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同意不同意？（董：我是同意的。）同意你為什麼還那麼說？（董繼續辯解）你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是反革命的提法，現在反革命分子就利用這個口號，到處抓一小撮。（董：不要拿大帽子壓人。如果認為我是壞人，那把我逮捕起來吧！）我說你還不行呢，怎麼能逮捕呢？你不要逼著我們犯錯誤。（大聯籌一代表：天津所以混亂，都是天津某些決策人挑起的，……）什麼「決策人」？這不像共產黨的提法，不是共產黨的語言。你是否經常看《參考消息》，從外國學來的？再說一遍，抓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是錯誤的。

謝富治：你們這是跟中央唱對臺戲！

戚本禹：我看你思想很混亂，一會同意，一會又不同意，你說了半天，我還不知道你說的什麼。你坐下好好休息。（董：思想混亂的不是我，有人混亂了。）這裡是解決大是大非問題，不要在這裡耍流氓！你坐下。（董：我可以坐下，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見。）你可以保留一萬年。（大聯籌：我們在建一個主席塑像，快建成了，沒有原料，支左不支持我們。）不要搞塑像了，毛主席很反對，對這個問題批評得很厲害。我們要按最高指示辦事，如果沒

有建成就不要搞了。（大聯籌：戚本禹同志，你同意不同意？）不要問我，要聽主席的。問我，到處見到主席像我才願意呢，但主席不同意，要按主席說的辦。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我們都要按最高指示辦事。你們大聯籌現在到底聽誰的話？你們究竟聽你們「決策者」的話，還是聽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話？我希望你們改正自己的錯誤。如果你們大聯籌方面很好地改正錯誤，很可能搞得更好。如果像那個工廠的同志（指董廣發）的態度，還是提揪軍內一小撮，那是錯誤的。再三講，不要提軍內一小撮，因為軍內和地方不一樣，軍隊支左的錯誤，是認識上的錯誤，即使軍內有走資派，也與地方的走資派有所不同。地方走資派有一整套的組織路線、幹部路線。走資派抓一人與解放軍抓三個人，性質也不一樣。野戰軍過去是作保衛工作的。天津支左絕大部分支援是對的，局部的可能有錯誤，但這也是難免的。叫你們支持支持看看。你們什麼時候介入文化大革命？你們不是也支持過林造反嗎？他是個流氓，為什麼支持他？這是什麼性質的錯誤？我也支持錯過，過去我也受過蒙蔽，我向中央文革作過檢查，改正了錯誤。可是你們至今還堅持揪軍內一小撮，說天津階級鬥爭蓋子還沒有揭開，你們把自己都否定了。想搞得很徹底不可能，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妄想。想一次搞完，純又純，那有這樣的事情。中央講了這麼多了，現在你們還說天津市的階級鬥爭蓋子沒有揭開，究竟是認識問題還是故意對抗？我懷疑你們。我們對你們做了很耐心的工作，就是希望你們把方向扭過來。說服你們，你們就是不聽。主席把船擺正了，你們非要扭過去，這不是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嗎？這樣下去，你們會走向反面。我們不說五代會沒有毛病。五代會的態度比你們好些。你們這裡頭就有一个人態度還比較好點，是不是真的我還要看法。你們不是要看我們的行動嗎？我們也要看你們的行動。看行動，首先看你們是否能把壞人抓起來，把槍交了出來，中央很滿意。希望你們考慮中央的意見，不要覺得自己比中央還高明，比毛主席還高明。整個的文



化大革命都是主席部署的。

謝富治：這話很重要，看你們究竟聽誰的話？

鄭維山：伯達同志臨走的時候說，大卡車、公共汽車、小轎車，三天之內交出來。你們要達成一個協定。下邊聽江青同志的講話（錄音）。

##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石家莊天津張家口唐山代表的講話（1967.9.14.）

【時間：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三點十七分至五點四十五分，地點：人民大會堂。】

陳伯達同志：今天是一個革命的大聯合的會議，天津聯合了沒有？（答：沒有。）可惜！你們心能安嗎？就是我們著急，你們不著急?!天津上次那三條你們看到了沒有？你們看一看就知道工人階級利害關係是一致的。沒有任何理由，你們天津工人階級分兩大派打來打去敵人高興，我們不高興。

毛主席告訴我們：「工人階級是一個階級，工人階級內部沒有什麼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什麼理由分成兩大派。」聽懂嗎？（答：聽懂了）明天《人民日報》有篇社論，希望同志們好好讀一讀，裡邊引用了毛主席一段很重要的話，對你們兩大派、三大派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你們好好讀一讀好不好呀！（答：好！）你們石家莊已經簽訂了協議，我們工人階級就是一個派，就是無產階級的黨性，一個階級不是什麼派別，我們講的都是工人階級，一個階級麼！沒有講什麼派別麼！

天津附近天津的各派不管那派，也不管那個學校，如果到農村裡邊製造派別，製造武鬥，搶收莊家，那是罪過，絕對不允許

的。（嚴肅）郊區的農業生產，按照往年一樣，哪個生產隊生產的，哪個生產隊收購，一定要割好、收好、捆好、分得好，不能搶公家莊稼，如果哪一派有動員農民搶割，那是很大的罪過，歷史是不能寬恕你們的，大聯籌要特別注意。

告訴你們，今年收成是空前的好，農民希望豐產、豐收，豐產要不豐收可能由你們下去的人挑動起來的。現在大家不去幹了，要把腳停下來，要把手停下來，要把口停下來，農民要按生產隊去收割，收割好，保存好，分配好，你們不要去干涉，這對你們是一個勸告，也是一個警告，我看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會懂這個意思的，贊成不贊成？（答：贊成）

鄭維山：我建議天津、石家莊、張家口、唐（山）、秦（皇島），馬上打電話把這個指示傳達下去，同意不同意？（答：同意）

謝富治：下一步搞政治協定，根據江青講話抓大方向，抓大批判，要搞大聯合。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很關心革命派的大聯合，革命派都是工廠的工人，都是工人階級，為什麼不能聯合起來呢？一個學校的學生為什麼不能聯合呢？聯合起來對抓革命促生產有利，對國家對人民有利，只有對一小撮走資派沒有利，對英國、美國、蘇修、印度反動派都不利，對革命都有利。我們有聯合的基礎，你們都是工人階級，應該聯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及全體人員都要聯合，不能打內戰。下一步最關鍵的關鍵是革命的大聯合，搞籌備小組，到革命委員會。

## 中央首長對天津石家莊等地區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 （1967.9.14.）

【陳伯達、謝富治、鄭維山同志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二時十分至五時四十五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接見了天津市、石家莊、唐山、

張家口等地區群眾組織代表，並作了重要講話。接見時在場的還有羅元發、肖文玖、黃振棠同志，以及天津市和河北省駐軍部分領導同志。】

當陳伯達、謝富治、鄭維山同志走入會場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

陳伯達同志在群眾的熱烈掌聲中說：在毛主席的宣導下，大聯合萬歲！群眾跟著呼喊：在毛主席的宣導下，大聯合萬歲！接著陳伯達同志又說：今天就是一個大聯合的會議，祝同志們大聯合成功！

陳伯達同志講話：今天算是個大聯合會議吧？怎麼樣，天津已經聯合了沒有？（眾答：沒有）還沒有聯合？很可惜呀！你們心安嗎？就是我們著急，你們就不著急嗎？！天津工人階級三條石展覽你們應該去看一看，你們看一看就曉得你們工人階級利害是一致的，沒有什麼衝突的理由。你們天津工人階級現在分成了兩大派，打來打去，實在是給敵人高興，我們不高興。毛主席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嘛，是一個階級，工人階級內部沒有什麼根本利害衝突，沒有什麼理由要分成兩大派。聽懂嗎？（眾答：聽懂了）今天《人民日報》要發表一篇社論，希望同志們讀一讀，裡面引了毛主席很重要的一段話，對你們什麼兩大派、三大派都有很大教育意義。好好讀一讀，想一想，好不好？（眾：好）今天算是大聯合，不要再吵架好不好？（眾：好）你們石家莊已經達成了協定，（指抓革命，促生產的協定）可不可以再達成大聯合的協定？（答：可以。）

我們工人階級就是一個派，毛澤東思想派；就是一個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是一個階級，不是什麼派別。我們總是講工人階級嘛，沒有講工人派別嘛！你們現在搞了兩大派，勢不兩立，我同一個地方的兩大派講過，你們都抱住一塊大石頭，把這塊石頭當作寶貝不放。抱著這塊大石頭就走不動路，怕丟掉了這塊大石頭，就低著頭走，就迷失方向，這怎麼走呢？就是被人牽著鼻子走。可是有些人還得意得很，把這塊大石頭當寶貝，被人牽

著鼻子走覺得很高興，可以不要看路，可以閉著眼睛。我看，你們同樣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我對天津「大聯籌」是大批特批，大批評，特批評。你們生我的氣也罷，不生我的氣也罷（眾：不生），你們生我的氣沒有關係。我的話是真理，你們生我的氣沒有關係；我的話不是真理，你們不生我的氣就不對了。你們總有一天會明白。有一個地方寫了一個標語，說陳伯達不得好死。我說這個標語寫得很對，他們的代表說，這是反動標語，我說對，是反動標語，不過他說的對。那一個人是好死的，一個是病死，一個是被槍打死、炮彈炸死，或者自殺，都不是好死。凡是死都不是好死。經過我的分析，他們哈哈大笑。所以我說這個標語是對的。我不怕別人轟我，你們天津「大聯籌」說我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不要緊，我把你們看成小孩子，或者被蒙蔽，或者不被蒙蔽，總歸有一天會清楚，水落石出，紙包不住火。聽不懂吧？我第一次到天津，有人說，你這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說中國話。我到現在還是不會說中國話，不過知道一點中國的事情就是了。我加入了你們天津籍，加入了你們河北籍。福建人總是說我是福建人，我說我不是福建人，他們說不對，是福建人。我說我是天津人，河北人，北京人。他們要跟我爭這個東西。我實際上大量的時間在北方工作的。不過我沒有做什麼工作，不像你們這樣英雄好漢，今天打這個，明天打那個，今天砸這個，明天砸那個，又要抄這個家，又要抄那個家。老實說，我還沒有幹過這個事情。打砸搶，謝富治同志沒有幹過，鄭維山同志沒有幹過，我看我們這幾個人都沒有幹過。（謝富治同志說：我們打蔣介石打的多了）那是打仗，我講的是打架，不是打仗。謝富治同志、鄭維山同志和在坐的幾位同志都是身經百戰的，我倒是沒有打過仗，連你們這個打砸搶都沒有搞過，很慚愧。所以我不配做工作，你們不服氣，連打砸搶都沒有搞過，還做什麼工作。

現在我們可以講一點和吧！就是搞協議嘛！天津的協議現在怎麼樣？你看，我首先關心天津，我主要是天津人，就是不會說

天津話就是了。可是我在天津抓的人最多，不是我自己抓的，是江楓同志幫我抓的。一天晚上，我說抓，江楓同志就抓。一天晚上抓了好幾個。是不是江楓同志？（江楓同志答：對）抓得很順利，我稱讚了他，我也害得他一晚上沒有睡覺。你們搞打砸搶，江楓同志他倒是有抓人的本事，你們要注意。我現在怕到天津去，就是怕他抓我。雖然他再三希望我到天津走一走，我怕他抓我，我就沒有去。

我說這些話，是有點意思的，就是你們打砸搶搞的太沒味道了。太沒有意思了。你們幹得津津有味，也害了你們，害得你們不能好好學習毛主席思想，害得你們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害得你們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聽懂聽不懂？（眾：聽的懂）我的廢話說得太多，我希望「大聯籌」批判我。前幾天我不是告訴保定的代表，要他們轉告「大聯籌」，「大聯籌」說陳伯達中毒太深，受蒙蔽太深，現在你可以啟發我，我準備和你們辯，大辯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現在大辯論一番，我輸了就認輸，採取這種方法。這是文化大革命必須採取的。當然，你們要打我，我也不反對，但文化大革命不提倡這個。你們不要以為我怕死，沒有什麼，不得好死沒有關係。請謝富治同志講一講，他是我們北京軍區的政治委員。（謝富治同志在看文件）他要看東西，「大聯籌」的同志，出來辯論。（這時「大聯籌」的一個代表站起來說：中央首長接見了我們七次）太少了。（我們不是說陳伯達同志中毒太深，而是說中央首長對我們的批評指示是對我們最大的關懷。）不是，是一般的關係，不是對你們特別關懷，對別人就不關懷。拿著大石頭當成寶貝。（「大聯籌」代表說：大石頭已經丟掉了。）不要說的太快了，還沒有完全丟掉。你們要不放下那一塊大石頭，或者兩塊、三塊大石頭，你們就不能夠領會毛主席思想。（「大聯籌」代表說：我們一定按照中央首長指示，儘快把石頭卸掉。）要你們丟掉石頭，這倒是真正保護你們，愛護你們的，使你們身子可

以直起來，眼睛可以向前看。聽懂嗎？（答：聽懂了，「大聯籌」一代表說：首長……）不是首長，是老百姓，是不得好死的老百姓。（「大聯籌」代表說：我們沒有這樣說過。）不要緊，不是說你們說的，是別人說的。（「大聯籌」代表說：我們按照您上次的指示，做了一些好事。）你們做一點好事給群眾看一看，這是我們上次說過的。（「大聯籌」代表說：我們彙報一下，我們已經抓了我們自己的十一個壞頭頭，共抓了二十八個，公安局軍管會只收了十一個。謝富總理說：這個決心大。並帶頭鼓掌「大聯籌」又彙報了他們現在搞大批判，在大街小巷搞批判專欄的問題。）你們抓了十一個，這可能是小石頭，還不是大石頭，大石頭你們可能還不知道。（「大聯籌」代表說：我們按照首長指示去做，還要抓。）不要到處亂抓一通，這不好。要調查研究。（「大聯籌」代表說：行行行，我們一定照辦。）和平路現在疏通了沒有？（「大聯籌」代表說：現在暢通無阻。）高興！高興！（伯達同志鼓掌，全場熱烈鼓掌）塘沽港怎麼樣？塘沽港抓了一個支左聯絡站的王克同志，放了沒有？（「大聯籌」答：放了）好！這是革命行動。（伯達同志再次鼓掌，全場鼓掌。）

這時「大聯籌」代表要求解放軍進駐塘沽港。陳伯達同志說：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鄭維山同志說：軍隊已經下了命令，今天就到。我要問「職聯總」，搶的槍是否都收了？（答：已全部收了）

陳伯達同志說：要全部收回。天津市的各派，不管哪一個學校，或者不是學校的，如果到農村去製造派別，挑起武鬥，在那裡搶收莊稼，那是一個罪過、罪惡。絕對不能允許的。郊區農村的生產，還是要按照往年一樣，那個生產隊生產的由那個生產隊收割。一定要割好，收好，存好，分好。不能搶，不能搶割莊稼。如果你們哪一派有人搞搶割莊稼，動員農民互相搶割，那是很大的罪過，那是歷史不能寬恕的。注意啊！「大聯籌」要特別注意。還有「八·一三」那些學校，要特別注意。你們這個野心太大了，

不但在天津亂搞，農村還要去搗亂。你們這個想法是什麼想法？不是正常人的想法。要把腿停下來，把手停下來，把口停下來，就是不能允許你們出去鼓動。這個問題，昨天我專門給鄭維山打了一個電話（鄭維山同志說：昨天接見完了，四點多鐘，伯達同志給我一個指示，他看到一個材料，我也看到了這個材料，有的學校學生，分到郊區，去挑起武鬥。現在三秋到了，迎接三秋，伯達同志告訴我，要用武裝保衛秋收。這時全場熱烈鼓掌）一顆莊稼都不能丟，一顆莊稼都不能搶，誰敢犯這個罪過，誰就會受到人民的懲罰。你們現在這麼快活，能夠吃飽飯、開會，甚至吵架、打架，還不是因為農民種了糧食。要是你們吃不飽飯，你們就沒有力氣了。不吃飯說話也沒有氣力，何況打架。想一想嘛！（「職聯總」提出要解放軍進港）。部隊現在已經進去了。我給你們說，今年農業生產是空前沒有好的好（大家熱烈鼓掌）農民是希望豐產又豐收。豐產又不豐收，這個錯誤可能就是由於你們進去的人挑動起來的。現在大家不要去幹這個，把腿停下來，把手停下來，把口停下來，農民還是按照那個生產隊的莊稼由那個生產隊去收割，收割好、保存好、分配好。你們不要去干涉，這對你們是一個勸告，也是一個警告。我看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會懂得這個意思。贊成不贊成？（眾：贊成。鄭維山同志說：我希望張家口、天津、唐山、石家莊，你們馬上打個電話，把伯達同志對你們的要求傳達回去。同意不同意？群眾齊聲答：同意。）這裡一方面不要動員農民進城，另一方面，你們也不要下鄉。聽懂嗎？（眾：聽懂了）這兩方面都要把住。（「大聯籌」代表說：要把車輛交還）那件事馬上就可以辦到，明天下午六點以前全部交完。（「大聯籌」代表說：我們堅決執行命令。）我們有件事情很難過，你們調了幾百輛汽車到北京來想砸一個醫院，名義上說要制止武鬥，北京的事情要你們管？！（大聯籌一人說：是參加制止武鬥大會）我作為北京的公民，不感謝你們的活動。謝謝你們，不要再來了。

（「大聯籌」代表繼續彙報，說他們最近開展擁軍愛民周，準備收繳武鬥兇器。國慶日快到了，準備做工作採取措施，不讓群眾隨便到北京來。）好！歡迎！（伯達同志帶頭鼓掌，全場熱烈鼓掌。）今天，你講的話很誠懇。（「大聯籌」代表說：感謝首長，請首長再給我們批評、指示。）按照你們的協定，按照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去做就行了。

謝副總理說：你們協議上都寫的很清楚。昨天塘沽新港「巴黎公社」和「職聯總」簽定的協議八條唸給大家聽聽。（謝富總理唸塘沽新港的八條協議）陳伯達同志說：這是我們謝富治同志親自起草的。（當唸到誰破壞協議搞武鬥，軍隊有權抓人時，陳伯達同志鼓掌，全場鼓掌。）

陳伯達同志說：我作為一個公民，在抓人這個問題上，完全擁護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公安部長謝富治同志的意見（謝副總理說：這是群眾的意見），不過我過去和他有一點小小不同的意見，就是他抓人太少了。所以你們不要看我，我這個人是喜歡抓人的。你們不要看我同你們這樣好地說話，我抓人也是不客氣的，但我抓人也是謹慎的，不是亂抓。江楓同志可以證明嘛！我在你們天津抓人也是抓的不少，但很謹慎，是不是？江楓同志。（江楓同志答：是，抓得很準。）我是要抓就抓，毫不客氣。但我不贊成亂抓。我還殺過人，我自己沒有殺，是旁人替我殺的。在土地改革的時候，在晉西北，跑到一個鄉村，看到一個惡霸，他還假冒我們的許多名義，長的個子很高，房子裡邊放著一個盆子，泡著八個雞蛋（鄭維山同志問泡八個雞蛋是什麼意思），每天吃八個雞蛋。這個雞蛋是我親自看到的。所有這個鄉村的人沒有不害怕他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怕他。我說抓就把他抓了。抓他可不容易，他個子大，力氣大，要很多人去抓，還要帶槍。抓了以後，有人說明天就殺，我說為什麼那麼快，老百姓不曉得，他那個村子老百姓曉得，別的村子老百姓不曉得。後來一直關著，兩手用鐵鍊鎖著，兩腳也用鐵鍊鎖著。搞了兩三個月的土



改，這個地方的土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就想到這個人要殺了。但是怎麼殺？工作組殺人不好，群眾自己亂殺也不好。所以開殺戒我是很謹慎的。後來讓那個鄉村老百姓把他的罪狀列一個單子，看夠不夠殺的條件，叫老百姓討論，他那個鄉村討論以後，再交給周圍鄉村討論。四周鄉村一聽，老百姓說，這樣的人還不殺？這樣，我就有殺的根據了，但我們工作組裡就有不同意見，說是不要殺了（後來證明這個人是不好的人），他和我爭論的很厲害，我說一定要殺，問題是怎樣殺的問題。最後有一天準備要殺了，他這個傢伙又跑來和我談，他說不要殺吧，或者送到別處去殺，不要在我們這個村子殺。可是老百姓的心情就怕這個人跑掉，這個人力氣很大，大力士，個子很大，棒得很。這個鄉村最怕抓了他又不殺，或者在半路跑掉了。他們說，要是他跑了，全村老百姓都活不了，他一個人跑到村子亂殺一陣，受不了。所以我說非殺不可，罪狀夠殺的條件。但既然工作組有人反對我的意見，我就跟一個解放軍同志在後邊山坡上散步談這個問題，怎麼殺好？這個解放軍同志給了我很大啟發，他說我們這裡有行政公署的人，又有縣長，又有區長，為什麼不可以殺？我才恍然大悟。真糊塗，就是忘了這點。我就這樣搞個三堂會審，就是行政公署代表、縣長、區縣結合群眾代表組織審判大會，全體群眾參加。這樣就決定了，大家沒有話說了，反對我的人也就沒有話說了。所以開始反對，說你們殺不好，可是我慎重，用三堂會審和群眾相結合的方式，他就沒有話說了。這樣就決定第二天殺了。殺的時候，大家去看，我也看了，他那個手上的鐵鍊快磨斷了，差兩天不殺就跑掉了，那才是罪過呀！

給你們說這個故事的意思，就是說殺人也要讓群眾知道，要群眾作主，讓群眾懂得為什麼要殺，我是主張你們天津殺幾個的。（熱烈鼓掌）在這一點上，我是強硬派，可殺可不殺的，不殺就算了。聽說你們天津秩序很亂，水上公園糟蹋的一塌糊塗，流氓壞蛋，其中有反革命，有特務，為什麼不殺幾個，要殺！罪

狀公開到全市群眾，讓群眾討論該殺不該殺。群眾要說殺就殺，群眾說不要殺，就慢一點殺，看一看。你們贊成不贊成殺幾個？（眾：贊成）我看到你們天津一大批材料，很難過，看到那些壞蛋作壞事，睡不著覺。給你們說實在的，我主張專政，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群眾熱烈鼓掌，高呼：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無產階級專政當然有多種多樣，有的是抓，有的監督勞動，有的要殺掉。多種多樣，不僅是殺了就算了。我們的謝富治同志殺人、抓人興趣少些，他是監督勞動的多（笑）（謝副總理說：不要說笑話了），也可能不對，啊！（笑）我們可以大辯論，我們經常辯論。公安機關的人，要慎重是對的。謝富治同志慎重的態度是對的，我是擁護他的，贊成他的慎重態度。但需要殺他還是主張殺的。前天北京殺了四個，北京做了個好樣子。（謝富治同志說：殺的品質相當高）你們天津要殺的品質也不低，你（指鄭維山）殺的太慢，在群眾中廣泛討論沒有？要在群眾中廣泛討論，把罪狀公開，要家家戶戶討論，目的是讓後來的人不敢這樣做了。不是為殺人而殺人，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了教育大家，教育群眾。同意不同意這個意見？（眾：同意）我不是公安機關的人，講了一套公安機關的事情（笑）。這時「大聯籌」代表說他們捉了二十八個壞人，陳伯達同志帶頭鼓掌，並說你們做了一件好事，謝副總理說：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壞人，合乎毛主席思想。你「五代會」抓了沒有？「五代會」的同志彙報了通過整風，交換了意見。

陳伯達同志說：有人告你們「五代會」，「五代會」也要注意，有壞人也要扭送。參加「五代會」的單位要注意，如果有違犯國家法律、胡作非為的，同樣都要受到制裁的。（天津雙方代表因為抓人問題發生爭論），在這裡不要辯論了，你們回去由天津軍隊的同志、公安局的同志，還有籌備小組的同志進行調查。不管你哪一派，犯了罪，一樣要制裁的，「大聯籌」有壞人要制裁，「五代會」混進壞人也要按照法律制裁（熱烈鼓掌）。

（「五代會」彙報了一下整風情況，並檢查了一些缺點錯誤「大聯籌」一代表說：「五代會」言行不一，他們不抓內部的壞人）

（石家莊「魯迅公園」彙報九·六事件情況，雙方發生激烈爭執。會場氣氛緊張。謝副總理一一向「魯迅公社」、「聯指」和軍管會的同志查問了情況。在軍管會同志發言後，謝副總理很生氣地說：你這個軍管會偏，難怪人家反對你，人家不相信你，你不公平，我也不信任。事情很清楚嗎，你「聯指」）奪了槍，開了槍，打死了三個人。狂人是有毛病的，但這個事情你們是沒有理的。你們（指「魯迅公社」）過去可能作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這個事情，他們恐怕是錯的。軍管會，沒有講公道話，要檢查，搶槍以後，開槍的人要受處分，要軍隊執行（「魯迅公社」和在場其他地區群眾組織代表熱烈鼓掌，「魯迅公社」高呼毛主席萬歲！）你二十六日簽定協議，九月六日架起機關槍，（「魯迅公社」說還抓了二十六個人沒有放）要堅決放。（熱烈鼓掌）

鄭維山同志說：槍，不管哪一派，搶的槍要全部收回；六十三軍今天下午六點鐘以前全部收回。（「魯迅公社」代表說：要嚴懲兇手。）謝副總理說：你們狂人過去作了許多錯事，但你們這件事情是有理的。

鄭維山同志說：馬上打電話放人。我建議，今天這個會不開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一下。第一，今天收槍，武鬥問題按雙方協定解決，雙方捉的人，今天全部釋放。

陳伯達同志說：還有車輛要全部上交。

鄭維山同志說：現在請謝副總理講話。

謝副總理說：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完全贊成，我就沒有什麼話可講了。最近總理、中央文革小組同志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講了很多話。特別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見安徽省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大家聽了沒有？（眾：聽了）那是代表我們毛主席司令部講的話，對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有很重要的指

導意義。所以大家要好好學習這個講話。

你們來了將近二十天，達成了很多協定。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毛澤東思想、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關懷，和同志們的努力，情況是向好的方面發展。不管天津也好，張家口也好，石家莊也好，唐山也好，都有進步，我們要向前看。這是代表們的努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天津簽訂了抓革命、促生產協定，我看天津進步最大。天津兩派都有進步，你們這些小地方有進步，還沒有天津進步快。天津一派自己抓自己的壞人，這是最偉大的，是合乎毛主席思想的。（陳伯達同志說：這是值得學習的，是做得對的，剛才的態度是誠懇的）「大聯籌」過去有毛病缺點，現在堅決糾正錯誤，很值得各地學習。有些地方遵守協議不夠。石家莊，不管你們兩派怎麼樣，你們是做得不夠，簽字以後，開機關槍，把人打死這件事要追查，起碼石家莊軍隊制止武鬥不力。打死三個人很可惜，是階級弟兄。我聽了這件事情很不高興，都是階級弟兄，在和平時期，把人打死了。這件事情要檢查，不追個水落石出是不行的。如果別的地方還有這樣事情，要追查。各地都有解放軍，你們不聽話，都要抓，解放軍制止武鬥要堅決。天津有一個人寫了一個條子，說天大「八·一三」、南大衛東有點驕傲，有點唯我獨左，希望下次聽到這兩個革命派有點自我批評。總之，我們要向前看，有些進步，有些進步很大，有些進步不大。剛才伯達同志講了很多話，我完全同意。

下一步，簽訂的協定要堅決執行，誰違背協定，解放軍有權處理，重則抓人、輕則警告。我們還要向前看，下一步要搞政治協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和江青同志的講話，要抓大方向，抓大批判，抓大批判這是我們當前最主要的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就要搞革命大聯合。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很關心革命派大聯合。各派都是一個廠的工人，都是工人階級，為什麼不能聯合？分幾派！一個學校的學生為什麼不能聯

合？就不能一塊革命？聯合對革命有利，對抓革命促生產有利，對學習毛主席著作有利，對大批判有利，對停止武鬥有利，對我們各個方面都有利，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只有對什麼人沒有利呢？只有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利，對地富反壞不利，對美帝、蘇修特務、印度反動派不利。對革命人民都有利。而且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關心的事情。我們有聯合的基礎，都是工人階級，都是革命的，所以我們應該聯合，可以聯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所有革命人民，都歡迎我們聯合。如果誰不這樣，而要打內戰，那些頭頭就會被廣大群眾拋棄，群眾要造反。所以下一步最大的關鍵是聯合，革命的大聯合，工人組織聯合，學生組織聯合，其他組織聯合，一直到一個市、一個省的聯合。這件事情，天津要走在前頭，天津已經落在北京的后頭了。今年二月份，總理說，天津可能走在北京的前頭，但北京四月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至今已五個月了，而天津籌備小組還不鞏固，「五代會」也不太鞏固，這次希望你們自己把這個問題解決。如果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你們代表就作了新貢獻。希望下一步由你們自己解決大聯合問題，由駐軍負責。石家莊由石家莊的軍隊負責，張家口由張家口的軍隊負責，唐山由唐山的軍隊負責，天津由籌備小組負責，不要把這件事情都推到中央同志身上來，你們搞的差不多，就拿到這裡來簽字。你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搞，我們不行，特別伯達同志最忙，你們先搞好，然後拿到這裡來，好不好？（眾：好）（「魯迅公社」要求中央派人到石家莊去調查九·六武鬥情況）你們「狂人」是有毛病的，甚至有很多毛病。但這件事情，他們毛病比你們多，軍隊也沒有講公道話，但要改正錯誤，我是信任軍隊的，但這件事情你沒有很好調查，希望你們要追查，不要再這樣幹了。今天到會的有天津市、石家莊、張家口、有唐山，希望你們比賽，儘快達成協議，過國慶日。（伯達同志插話：誰走在前頭誰就受群眾歡迎）我看天津最有希望，但不要驕傲，要繼續進步，繼續做好事。別的地區的兩派都要向

天津學習。希望你們在下一個問題上要立功。（伯達同志插話：今天的社論請大家好好學習）還有江青同志的講話，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匯報的社論，其中反映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思想。你們都說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要我們大聯合。你們聯合不聯合？（眾：聯合）

鄭維山：今天就休會。

伯達、謝富治等同志走出會場，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歡送。<sup>52</sup>

##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 (1967.9.17.)

【時間：晚九點半至十二點，地點：人民大會堂。出席的首長：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葉群、戚本禹、姚文元、吳法憲。】

江青同志：開會了。同學們，帶語錄了沒有，我們學幾段語錄好不好！現在請總理講話。

總理：同志們，戰友們，今天還要重複昨天講的，昨天講了一次，今天再講一次，可能講不好了，因為提綱沒有帶來。

我想，最近一個時期，七八兩個月，整個形勢，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更向前進了。江青同志的講話錄音聽了吧！形勢大好，這是黨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一致的看法。大好形勢不是隨便講的，是確確實實大好，是大大進步了。因為我們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奪黨內走資派的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加強黨的領導。所以我們在奪權鬥爭中，我們要向深度，

<sup>52</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一五〇期，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

廣度發展。特別是七八兩個月形勢更好，解決問題快起來了。從一月份奪權鬥爭到七、八月，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七個（指省的），大家知道的，山東、山西、青海……，除了這七個以外，我們還爭取了過渡的辦法。一種是成立軍管會，由軍管會過渡到「三結合」，促進大聯合，「三結合」。另外還有成立革委會籌備小組，由這個過渡到革委會。長江以南正向這個方向前進。

到七八月份我們已經解決了河南、湖北、浙江、江西……的問題，現在正在解決安徽、廣東、廣西、遼寧、江蘇等省問題，估計在今年年底全國二十九個省可以解決二十個至二十四個。今年，第二個年頭，速度會加快一些，有了一年的深入的發動，經驗多起來了。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點燃發動的，是自下而上發動的，史無前例的，舉世無雙的。在這麼大規模群眾運動中，我們偉大的領袖，讓我們加緊工作，我們在這裡召開了好多次會，但是出現另一方面的干擾，這個干擾來自北京，特別是來自大專院校紅代會兩方面的干擾。

本來紅代會是應當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立場上，促進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但是，北京紅代會，大專院校提出了一些跟我們相反的看法，說什麼現在是第三次大串聯的時期，在八·五大會上，我碰到大專院校一些認識的同學，有蒯大富、韓愛晶等。他們有這麼一個認識，說什麼「現在是第三次大串聯時期」。我和謝富治一致講：「肯定沒有這回事，不是大串聯，而是要回來，現在形勢有利鬥批改，應該在本單位，本學校搞鬥批改，不是出去。接著八月十一日我們又講了話，結果你們還是走了很多，清華走了五千人，北航也有，師大想派一個聯絡組到西藏去，我說了之後他們沒去。總之，各校都有這種現象。

後來和武漢造反派接觸，才知道，他們和我們對形勢估計不同，他們對形勢估計是悲觀的，他們認為全國處在資本主義復辟的

前夜。好像比二月逆流更凶，因此得出結論：「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我們一聽，這怎麼像話。奪誰的權，全國軍事大權在毛主席手裡，毛澤東思想掛帥，怎麼能武裝奪取政權。

有些人受了蒙蔽，保守派奪了解放軍的武裝，但是毛主席一聲令下，派解放軍去，問題就解決了。武漢問題怎麼樣？陳再道暴露了。

像陳再道、鐘漢華這樣的是極少數，絕大數解放軍官兵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武漢問題還不是解放軍解決的?!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全國人民、解放軍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武漢的幾小時亂子很快解決了。

怎麼能說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呢？把這些權都奪過來，就是奪無產階級的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就是內戰，這完全是悲觀的。

甚至有人說：毛主席在中央也是少數，我們要跟毛主席上山打遊擊。好像是很好，永遠跟著毛主席，但是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狂熱，一轉，轉為悲觀。這種估計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列主義。不僅如此，這種想法背後有黑手的，有壞人的。有人故意散佈這種論調。正像姚文元同志文章所說的，有人從極「左」，或右的方面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不僅是走資派的問題，更有壞人、敵特在破壞，他們暗藏在群眾中散佈，有些群眾一時受了影響。九月一日我們曾經召集了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九月五日在接見安徽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會上，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等又講了。這一次再講一下，這種對形勢的估計不是堅定性，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無產階級思想，不是對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勝的決心。

大家唱「下定決心……」但是你們的想法和做法不對頭，這有走資派從「左」的或右的方面動搖我們，這裡有黑手，你們要警惕。走資派從右的方面動搖，也是不允許的。

九月一日江青同志給你們提出三個任務：第一，鞏固和加強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我們不能動搖這個司令部。姚文元的文章中講了，有一種形式，是以極「左」的形式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五·一六」兵團就是這樣，這個兵團是祕密的陰謀的反革命的組織。它就是要挑撥離間，整這個，整那個，矛頭首先是對準我了。這不是對個人，而是通過對毛主席司令部一個領導成員，一個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工作人員，從而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然對我的批評是可以的，我有缺點錯誤，在座的可以批評，但他們是把我做一個毛主席林副統帥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其中一員來整，他們搞陰謀，他們把我和中央文革分開，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陰謀分裂中央。（江青：起到了敵人所起不了的作用。）

我們是靠中央書記處起作用，我們整天在一起辦公。在這一點上，一定要頭腦清醒，不要受壞人挑撥利用。「五·一六」兵團搞出來了，我們很高興。但搞「五·一六」兵團有幾個原則：第一，不要把「五·一六」兵團擴大化。沒什麼了不起，就那麼幾個頭頭（江青：這是很少的幾個。）說有八個方面軍，什麼地方方面軍，後來查清了，只是一個長沙一中的一個人（另一稿為「幾個」）。它沒有群眾，只能搞祕密活動，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動，一公開就完蛋了。有些群眾受蒙蔽，這種人是利用青年的思想不穩定性，講什麼「這個人犯了錯誤」。就是犯了嘛，也不能拿一句話一件事來決定一個人。不要擴大化，就那麼幾個頭頭。

第二，自己受蒙蔽，不知是壞人。我們主張你們自己把壞頭頭揪出來。秦化龍是個叛徒。七八月份我就提醒了，鬥譚震林讓秦上主席臺，我說，他上主席臺我就不參加了，他們就接受了我這個意見。農大調查出秦是一個叛徒，他們沒有背包袱。外面大字報說是衛戍區逮捕的，不符合事實嘛！

第三，不能因為批了極「左」的思想，就讓老保翻天，說什麼反擊二月逆流也錯了。你們批譚、批陳還是對的，我們支持。

第四，揭發「五·一六」兵團是為了推動大家共同站在毛主席的

革命路線上，矛頭對準劉鄧陶，進行大批判，這是我們的大方向。

這四點是我們的方針，這是孤立最少數，教育大多數。如揪出了張建旗，這是一個小頭目。不是責備你們，而是教育你們。

這說明不管以右的或極「左」的動搖這個領導核心，都是妄想，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全都被揭發出來了。這樣做有利於我們的大聯合。

如果你們還在領導核心裡觀察這個人的聲色，那個人的表情，一言一行，把講話掐頭去尾，來分析這個那個，就完全陷於資產階級政客的泥坑裡去了。我們不能搞資產階級的東西，這麼搞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家。無產階級不是爭名奪利。

過去的確有那麼幾個人，我們搞清楚了，將來要宣布。你們要相信毛主席、黨中央。

現在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很幸福。我們年輕的時候不能跟你們比。（我們犯了很多錯誤）你們現在應好好學習，不要受壞的影響。你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林副統帥、中央文革小組的講話，你們又靠近主席，你們在北京，應好好學習。另外還要向群眾學習，上海批評我們，北京學生多了，太受寵了。另外發動工農不夠。

你們表現好的很多，我們不稱讚了，現在有的不好，是受教授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受機會主義領導的影響。你們的資產階級思想惡性發作了，這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機會主義現在垮了，但是，現在面臨的任務是教育你們。你們要上求教於毛主席，下求教於工農兵。在革命的實踐和勞動實踐中提高覺悟。

你們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錯誤思想呢？是受了影響，壞人的黑手是到處伸的。受了影響，承認了，接受了這個教訓，則會增強免疫力。直接受影響的免疫力可能更大些，但是今天在座的不一定都比昨天的免疫力強，因為這是不平衡的。

第二個任務：要愛護解放軍。江青同志講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長城，要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我們經常講的。

在奪權鬥爭後，我們提出了八條，主要是講擁軍問題，後來四月又提出十條，主要講愛民，我們的解放軍在三支兩軍中錯了就改。這樣就全面了，兩個方面都有了，不能用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這時我們沒有好好宣傳，後來出了六、六通令，七·二〇事件宣傳上出了錯誤，提出抓軍內一小撮。並不是說軍內沒壞人，像趙永夫、陳再道……，但是以此亂套，到處抓一小撮，抓趙永夫，抓譚氏人物，抓陳再道，從廣州揪到福州。我們的文件糾正了，但是你們還是按錯誤的估計，以錯誤的做法，到處設聯絡站，揪軍內一小撮，整個八月，情況是嚴重的。但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九·五發布了正式命令，不准衝軍區，九·一講話中江青就講了，在北京（什麼什麼地方……）不能衝。

（江青：昨天拂曉有三十多人像強盜一樣衝進《紅旗》雜誌社，我們要破獲，要逮捕。）

昨天我們接見那一派，甘肅的十幾個人衝進了中南海，衝到毛主席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心區懷仁堂附近，你們說應不應逮捕（答：應該）我們抓起來了。

江青同志提出這樣做是自毀長城，是對的，但是有的小報不同意。解放軍支左是有錯誤的，但這個錯誤是不同於去年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只要主席一聲令下，解放軍幹部都會響應，我們這些老紅軍都會奔赴戰場打敵人。像西藏兩派在鬥爭，但對入侵的印軍馬上還擊，這就證明瞭。不管敵人從東海、南海來也是一樣，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

總之，不能光看宣言就行了，兩面派是不能持久的。你們在座的我就不能保證沒有兩面派，當然大多數是好的。上次講的，定的紀律不要把我們的話捅出來，結果還是捅出去了。你們有小報，我們用大報一個一個通報你們。你們欺負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頭上。昨天說了話，今天在清華禮堂門前貼了一張陳伯達同志大字報，說陳伯達同志是挑撥群眾運動的野心家，叫周泉纓（清華四一四總部委員），叫這麼一個鬼名字，是小丑，

欺負老實人。中央的事你們不要管，我們是遵守黨的紀律的。你們不應知道的，我們不能告訴你們。我們已經解決了，你們還在那裡胡鬧。今天抓了一個人，不能告訴你們名字，狡兔有三窟，他不曉得幾個窟，我們抓到了。

我和你們的大多數是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究竟怎麼做，就是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馬列主義。第二條就是要向工農學，因為你們從小學到大學學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學的是資本主義那一套，從制度內容，現在是惡性發作，顯出惡果來了，我們心裡感到很沉痛，所以要堅決搞鬥批改。現在號召你們批判資產階級教育制度，搞鬥批改。

封建社會有幾千年了，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了，而社會主義從巴黎公社算起才一百多年。還是一個新生事物，生命力是蓬蓬勃勃的，歷史車輪是不會倒轉的，走曲折的路走彎路是可能的。如果你們把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和內容改革好，那你們的貢獻有多大啊！想想那在全世界影響有多大啊！你們想了嗎？想的不多，你們跑一跑，遛一遛，坐不住。現在要坐下來，這是一件大事，很艱巨。我們要在戰略上藐視，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搞了幾百年不過是這麼個東西嘛！

我們搞了一百年，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很多，但讀的很少，我也少，臨時抱佛腳。要多學，路是人走出來的，要敢於披荊斬棘，要有英雄氣概，我說的是要有無產階級英雄氣概。要敢於這樣做，我們要督促你們這樣做，你們的心跑野了，不要像猴子一個跟鬥十萬八千里。在你們當中氾濫著一個二月逆流，陶鑄的「懷疑一切」，懷疑總理、伯達甚至康老，也許有我，你們如果想整我的黑材料，你們吃飽了沒事幹，愛整我的材料就整吧！

昨天剛講了，今天就貼伯達大字報，其實工人農民士兵根本不理睬你們那一套（康老：還自以為不得了）為什麼主席在這時讓我們提醒你們「現在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呢？好好想

一想。

這個懷疑一切，懷疑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懷疑軍隊，懷疑革命委員會，想幹什麼好事，很容易走到對立面。去年的革命者可能走到對立面，希望你們不要滑過去，我們和你們共過患難，是戰友。如果硬要滑過去，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沒辦法。

對小將，我們是十個指頭個個連心，咬那個都疼，如果一個要壞一定要分裂出去，那活該。不要把個人小集團估計得過高。

無產階級革命派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從大局考慮，我希望你們豪邁的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不是右傾！

陳伯達同志：擁護剛才總理的話。

昨天講了一些，在所謂「天派」會上講了話，沒想到一天之內，從天上掉到了地下。歡迎大家批判，經過了半夜，從天上掉到地下這也有可能，為什麼分天地派，這要作階級分析。為什麼有天地派，這值得深思，好好想想，要作階級分析。

把我們從天上掉到地下，沒有惡意，這引起我深思。天地沒有絕對界線，毛主席說，我們就是在天上，地球是宇宙中的一個球。

從天上到地上沒有什麼壞處，免得粉身碎骨，從地裡爬出來免得悶死。所謂北京兩大派已經鬧了很長時間了，所謂兩大派沒有理由不搞大聯合，都是在一個天上，都是在一個地上，有什麼理由不搞大聯合，除非是敵人不能搞大聯合。毛主席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為什麼不能搞大聯合呢？除了刻骨的階級仇恨，除了敵我矛盾，為什麼不能搞大聯合呢？為什麼一定要分成兩大派呢？沒有道理的嘛！並且把兩大派強加到工人中去，我同意總理講話。要在大聯合大批判中，高高興興迎接偉大國慶十八周年！（口號略）

江青同志：剛才總理、伯達同志講話，我同意，我沒有更多的東西講了。這些時講話講多了些，講多了沒有人聽。

我真誠的希望同志們多做自我批評。天地兩派現在已經半年了，時間長了，有各種錯誤，犯了不少錯誤，應該自我批評，這些問題這些錯誤我是有責任的。好長時間好幾個月，很少聽你們的意見，八月初接見你們時，聽你們的發言，我大吃一驚，發現你們的思想水準不是提高了，相反是落後了，近兩三個月沒有見，當然客觀原因同志們會諒解，確實比較忙。主觀上我們重視不夠，多傾聽你們的意見及時幫助你們這一點做得不夠。不過犯錯誤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認識了改正了重新上陣比那些不犯錯誤還好一些。

此外，我還接受外地同志的批評，對北京學生太寵了，太溺愛了，不批評，批評少了，最近才批評了。過去總說你們的好，什麼功大呀，好啊！固然文化大革命以來，革命小將、紅衛兵小將，建立了豐功偉績，但你們也不要背上這個包袱，壓得透不過氣來。功勞要別人講，不要自己講，不要自己記。有人講要立第三大功了，碰鬼，我們在和陶鑄作鬥爭時你還不知道幹什麼哩！

總之，你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太少，截取字句教條式的學習，不聯繫實際，不聯繫思想活學活用，正因為這樣你們不能科學地分析形勢，不能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歷史的全面的分析形勢，而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我還是建議你們認真地學習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你們學的太少了，領會不深。

另外，我建議你們，如果還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派毛澤東思想派毛主席的好學生，那就要自我批評。作自我批評沒有壞處，還會增加你們的威信。要有勇氣作自我批評，勇敢地向對立面作自我批評，勇敢地向天派作自我批評，能不能？（答：能！）我也要求天派向你們作自我批評，都作自我批評，是否會好一些，如果都做到了那就了不起了。難的很啊！

我們在延安整風三年都是做自我批評，我永世難忘，哪批評別人？我們否定自己，又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還不定有多少次呢？

你們個人主義了不得了，膨脹太厲害了，還有沒有一點縫，要有個縫就擴大一點，裝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另外我們還有個缺點，在北京工農工作做得不夠，運動落在你們這些知識份子手裡了。你們受資產階級教育對不對？（答：對！）你們受資產階級教育，到處打聽，風吹草動搖擺不定，搞什麼動態、作戰、竊聽器，都要取消。互相勾心鬥角，這是主席向來反對的。這哪裡是毛澤東思想！

你們說江青同志批評，原來是批評我們的。就是這樣。這是愛護你們。總理講了，我要重複一下，要立新功。你們的錯誤就是二派，都背離了大方向，不是在這個問題上，就是在那個問題上。

你們立新功就是要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配合社會上的大批判，你們就是怕鬥批改，尤其是怕批改，要動腦筋，要掌握大量的材料，這是動腦筋的事，不出頭露面，搞了本單位的鬥批改不就是每個人都有事了嗎？要不然就是少數人忙，多數人逍遙著。限一個月回來，不管什麼事，包括回家在內，不回來不分配，不參加鬥批改不畢業。鬥批改我們不能代替你們，要你們自己完成，這個光榮任務在你們肩上，不在我們肩上。必須你們完成，今年還剩三個月了，開個頭也是好的。搞好大聯合、「三結合」，搞本單位鬥批改，配合大批判。不要到處亂竄亂衝，去年點革命之火，今年闖了很多亂子。（姚文元同志：主席講是幫倒忙）

主席說「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回去好好想想，不要以為你們大學就主宰一切，不要以為把你們貶低了。就是要貶低，不然要上天了，天派上天了，你們也入地了。（笑）我們依靠軍隊，主席一聲令下軍隊是跟毛主席走的。我說的是真話，正確的。

此外，我建議你們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壞人，你們有些錯誤，是壞人引誘你們犯的。

有些壞人以左的面目出現，搞兩面派，我們也有個認識過程，

何況你們，所以不能責怪你們。但你們要提高警惕，善於識別。

第二五一頁「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同志們你們想想，你們與廣大工農結合了嗎？這是標準！好好想想。

第二五二頁「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檢查你們的思想是空虛，還是踏實？「……他們的行動是動搖的」，你們是動搖的還是堅定的？你們起先鋒作用，但同志們想想你們能不能革命到底？讀語錄，可以看到主席偉大的預見。朱成昭就是一例，開始參加文化大革命，後來成為革命的敵人。你們對這本語錄理解不夠，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講解了列寧的「『左派』幼稚病」第四章）

同志們應該覺悟了，自己就那麼革命？比中央都高明？唯我獨革。

鬥批改深入不下去，坐不下來，就是沒有把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例如北師大，陸定一、劉少奇放了不少毒，你們批判了多少。他說實現他的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就實現了共產主義，胡說八道。蘇修的，你們批判了多少，改了多少。例如地質學院×××，×××都在你們學校，何長工，薄一波，陶魯筭文化大革命中都插了手，這個工作很大。鬥批改要用頭腦，而現在有人用手用腳，用口罵人。要提高警惕，要有敵情，你們學校沒有少許壞人，我不相信。外語學院，外事口蘇修、日本、美蔣特務，東北有人伸手。甚至敵人一起坐到主席臺上。（江青：奴隸主義，洋人什麼都好）洋人什麼都好，放屁也是香的，月亮也是圓的。外交系統不能這樣下去！今天不經過總理向巴基斯坦提抗議這是向中央奪權，這是錯誤的，要向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地院九·七小報犯了錯誤（昨天清華小報也犯了錯誤），你們刊了楊尚昆兒子的文章「揭發楊尚昆」，他是揭發楊尚昆嗎？他把楊錯誤歸到國家推行了高薪制。時刻注意老保翻天。



康生同志：我完全同意總理、伯達、江青同志講話。

特別是江青同志講，要好好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很重要。在今天江青同志領大家讀語錄，為什麼選這幾段主席語錄，要深思一下。頭一條「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瞭解不瞭解中國共產黨，你們現在如何理解，怎麼認識中國共產黨？不管天派、地派，什麼派，現在都應想想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沒想，但有的人錯誤地認識了這個問題。我們的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我們在文化革命中打擊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這是否損害我們的光榮？不損害。江青同志提議你們讀一讀第二二四頁第二段，「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我們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務、變節分子、走資派，這不更使我們黨更加純潔了嘛！如果動搖了對我們黨的正確認識，那是錯誤的，這就是讀的第三頁第二段「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同志們，你們想想你們隊伍中有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懷疑，有沒有？有勇氣應該說有，你們當中有些人懷疑毛主席領導的中央。認為我們的領導，中央文革、軍隊是一群資產階級政客，勾心鬥角，有人說我們是誰的後臺，說我是你們的後臺（地派），這是對我的侮辱！（生氣）（江青：忘了一點：應該懷疑美蔣特務，蘇修、日本特務），但你們顛倒過來了。懷疑我們。我們對小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做長期的鬥爭。在第十七頁「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這一點應引起深思。講到青年「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光讀這兩句就不夠。

你們要衝擊解放軍，中央三令五申都無效，要撤回聯絡站，你們口頭答應，但就不撤。還冒充紅代會的，甚至說中央文革批

准的，代替人家包辦一切。所以我們向你們提議：撤回聯絡站，搞本單位鬥批改。你們認為是大毒草，這樣講法是錯誤的，基本上是錯誤的。搞本單位要靠自己啊！限期一月，回家的，到別處去的統統回來，不回來就開除學籍；畢業生不讓畢業，（江青同志插話說：不分配工作）不給工資，有政治掛帥，也有物質基礎嘛（江青同志插話：他們認為黨和國家是可以欺侮的）。

有些半工半讀，月初領補助費到處串聯，到處搞亂子，大慶就有些人去搞了亂子。回本單位搞鬥批改，在外面到處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

我們認為軍隊和地方都是回本單位，發揚四大，搞好本單位鬥批改，（江青同志插話：軍隊只能支左不能搞派系鬥爭）軍管軍訓也好，都要朝著一個方向努力，支左不支派，要黨性高於一切。你們到各地設聯絡站，外地也到北京來。不是根據中央指示，而是根據小道消息。我們規定外地的除中央找來的代表以外，不准用普通電話，越用亂子越多，拿些謠言打電話回去。外地有人搶了槍還帶到北京來。（江青同志插話：帶槍到北京來了）有些北京學生回來也帶了槍，說是勝利品。你們從那裡得來的，從美國鬼子手裡嗎？從印度反動軍隊手裡嗎？不是，是搶來的。（江青同志插話：從解放軍那裡搶的）統統交到衛戍區，行不行？（眾：行。江青：我看你們回答的勁不大，是有意包庇這些人。凡是槍支、匕首都要交到衛戍區，這樣才是一個革命左派。）不僅如此，還把北京的派性帶到外地去，影響外地。必須改正對解放軍的錯誤態度，去年紅衛兵誕生時，就說是解放軍的後備力量，今天也帶紅衛兵臂章來的，要向解放軍學習。對於解放軍的缺點，要同志式的提出批評，相信解放軍一定會改的，這是一年來證明瞭的嘛，那有這樣好的解放軍，搶槍時還在讀主席語錄，多麼動人的場面！

第三，我們要鞏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不管是學校、工廠、地方的都要這樣做。革命委員會是新生事物，像初生嬰

兒，雖然有缺點，不會說，不會走，毛手毛腳，但是不像我們衰老的人，他有無限的生命力。我們要扶植他，不要有點缺點就挑三挑四的。這次對北師大革命委員會就是持這個態度。這並不是說北師大革命委員會沒錯誤，譚厚蘭同志來了，你自己知道。我們嚴厲的批評了韓愛晶、蒯大富，據說他兩人親臨指揮開會，據說後面還有誰。天派掉下來、地派鑽出來，成一派，毛澤東思想革命派。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通知（指關於北師大的），毛主席親自批准，支持一個新生事物，要不制止，會引起連鎖反應，全國都要受到衝擊。對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要支持，不要分裂革命委員會。

從這三個問題看，北京的各學校或多或少犯錯誤，要對你們進行教育。主席要我們在你們犯錯誤時說明你們，愛護你們。你們一些錯誤看法，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些是過去舊教育的毒化作用，在你們身上發作了。大方向掌不准忽左忽右，稍有風吹草動，就疑神疑鬼。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我們青年時，沒有這樣的領導，我有錯誤，你們告訴我，這歡迎。第一是要幹到老，第二是要學到老，第三是要錯了就改，堅決改，改到老，第四就是跟到老，跟毛主席，跟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同志。

有人說你有這錯那錯，對，有錯，可有的人養幾年病了，一搞文化革命出來了，伸手了，有這樣的啊！你們才有多少經歷，共才一年，包袱不多，我們包袱多也不能驕傲，你們就更要努力，吃老本不行。有些老同志吃老本。犯了錯誤也要挨批判。批陳、批譚，我們是支持的。聶元梓立了兩功，第一張大字報別人幫了他，把名簽在第一個，立了一功；揭露了反黨集團，不能吃老本，不進則退。小資產階級狂熱——消極，從極左到打撲克逍遙，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

這裡呼籲外交院校不要到外交部去，那裡國家外交大權，一不小心就犯錯誤，那裡有機密，是啊，有高度機密的東西，因為

和帝修反鬥爭啊！八月份辦了三件錯事，很被動。

國慶日前把沒軍訓過的搞搞訓練，增強組織性紀律性，不聯合的學校不給他派解放軍訓練，不參加國慶。

你們在城裡，與工農結合機會少，過了十·一，讓你們去支援郊區縣搞三秋，是個與貧下中農結合的好機會。

謝富治：同志們，剛才總理、江青同志、康老都講了話，他們做了重要的講話，要好好學習，開門整風。我們要搞革命的大聯合，要搞鬥批改，要搞革命的「三結合」。鬥批改要配合全國的大批判，尤其是要搞好鬥批改。江青同志的講話，這是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代表黨中央的，不能當成耳旁風，要好好學習。如果同志們搞了鬥批改，大聯合，「三結合」，大批判那就是掌握了鬥爭的大方向，尤其是大聯合，只有大聯合，才能鬥批改「三結合」。從此以後取消兩派，天派、地派都不要，只有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革命派。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不容動搖的，這不僅是我國革命司令部，也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對於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表示極大的憤慨！

（中國醫科大學紅旗公社稿）

## 陳伯達關於科研工作的指示（1967.9.18.）

我以前講過技術革命問題，不僅要技術革新，而且要技術革命，裝備應小，靈活輕便，這是一個辯證法。一九六五年，我到過三線，當時主要抓大慶問題。我就說過要採用電子技術，搞得小一些，體積就小了，主要矛盾是電子化。要用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指導我們的科學。現在大慶油田搞得非常大。煉油廠搞小的，多快好省。

我已經有二、三年沒抓這方面的事情了。技術革命總的說來要少而精，應產量多，體現總路線精神，多快好省，這是大前提。

一九六四年我到瀋陽，鄧小平、薄一波去了，李富春同志也去了。看大工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完全是蘇聯那一套。可以分成幾個廠，小一點。搞技術革命，就是要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現在我們的企業是很笨重的。

自己有工業不造輪船，去買人家的輪船圖便宜。

一九六五年，我到成都××廠看了××。我這個人對國家機密是不願意看的，後來不知是誰讓我看的。××天線大得要命，車子也很大，偏僻地方走不動，目標太大。作戰時給敵人暴露了目標（看照片），我上車看了一下，好大啊！搞成半導體的，體積就小了，機動線也好，天線也小了。在技術上品質高，很靈敏。這樣當敵人飛機還沒來時，我們就發現了。要採用新的半導體，搞得很小，目標敵人不容易發現，完全可以進行改造。他們當時說可以。

我自己想，是否搞小一點，精一些，多用新技術。工廠的人說我們的意見對，但是一直沒搞起來。

我對自然科學是不懂的，軍事工業可以幫助國民經濟發展。電子，軍事工業部門一改造，其他東西就會連鎖反應。煤油、電廠都會跟我們的。元件的生產很重要，天津廠要搞我們自己的材料。東德的技術不行，日本也要提出獨立思考，把電子化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現在搞工業的思想不通。天津元件廠，一九六三年看過，他講過幾句話，我說有道理，我說你給我寫成文字。

我們要搞技術革命，有兩個很好條件。一是我們工廠還不多，改起來快；二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我們完全可能搞好。我們最是先進的，不要聽外國人吹，他辦不到，他爭權奪利。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統一計畫。支援改造要××開始，要抓電子技術。

電子管就是不行，那麼大。電腦是電子做的，大的不得了，我們要搞得很精，很有效，品質高，耐久。

天津廠寫的文章到蘇聯發表，說中國不能發表，蘇聯就是巴爾金同

意發表。聽說澳大利亞先頭要把氧氣頂吹煉鋼的資料賣給日本了，後來又不賣給我們了。鄧小平、薄一波這些人真蠢！不懂裝懂，搞蘇聯的，奴才主義。

軍事工業的改造，必須要引起連鎖反應，電子技術要帶一個頭。最近打下的敵人飛機，上面有不少新東西，要搞回來研究。人家照相為什麼照得那麼清楚？就是靠電子技術。我們要下決心搞，不搞便罷，一搞便是頂呱呱的。我們中國人民有力量，有智慧，完全可以辦到。

半導體不搞是不行的。飛機將來要快，要保險，要一切電子化，肯定會引起連鎖反應。船也是一樣要快，我們煤多了，煤油也多了，但要考慮核動力的問題。

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的大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要從我們中國開始，蘇修是不行了。我們要樹立雄心壯志，要集中全世界的新水準，在中國實現工業革命。不僅是電子，它會引起連鎖反應，應幫助別的部門搞技術革命。

樹雄心立壯志，不僅是國防工業，而且使整個國民經濟都調動起來了，軍事工業在歷史上就是幫助整個國民經濟的。我老早就有這個意見，但是劉、鄧、陶極力反對。他說我什麼也不懂。我就經常當著他們的面說，我沒有畢業。當時他們很××，我到長春去，他們就跟我後面去；我到瀋陽，他們也到瀋陽；我到三線去，彭真也到三線去，他們去看大的廠，我就看小的廠，我不去，他們哪也不去，我一去，他們就也去。他們是去作「消毒」工作的。（伯達同志笑了。）

不是迷信專家，專家只懂一行。有些專家，今天這麼說，明天又那麼說。今天說得好好的，明天聽了鄧小平一說又不同意了，所以說不要全信他們的。國防科委技術任務很重，你們也可以一個個地突破，要有一個進取心。不要像鄧小平一樣，一點進取心也沒有。我們有先進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一定能夠搞先進的東西。先突破一個工廠、一個行業。毛主席講的就是要超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準。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趕超世界先進水準，必須著眼於超。

## 中央首長在六七年國慶日籌備工作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1967.9.20.)

【時間：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三點三十分至五點五十分，地點：人民大會堂。】

周總理：

同志們！戰友們！為了迎接我們偉大的國慶，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召集各有關方面的人員、各革命組織的代表，召開這次會議，來推動和迎接這次國慶，緊跟毛主席偉大的戰略部署，迎接國慶。我希望北京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實現大聯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為了迎接偉大的國慶而奮鬥！

九月是不平凡的九月，你們聽了江青同志九月五日對安徽的講話錄音，這個錄音在各機關、工廠、學校、公社都放了。你們也知道我們在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由江青、伯達、康生和我四個人講了話，特別是前兩天，我們召集了北京市大專院校代表分別談了話，本來應該在一起談，但因北京的大學人為的分成兩派，所謂天派、地派，實際都是紅代會的。我們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派性。我們號召他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作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因為參加了紅代會，紅代會是中央、中央文革都出席了，同樣出席了工代會、農代會，他們已經聯合了。我們號召從小資產階級派性回到黨性，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這個號召起了作用，這兩天許多工廠、機關、學校紛紛表示要大批判，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上星期六，一百六十多個中學實現了大聯合，許多工廠機關也都實行了大批判、大聯合，兩派的頭頭在講條件談判，他們的群眾等不及了，自己敲鑼打鼓聯合起來了，他們逼著代表取消談判條件。群眾說：「我們保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搞大聯合有什麼條件好講。」證明瞭毛主席的戰鬥號召，江青同志的「九·五」講話完全符

合群眾的要求。工人說：「現在擺開學生的干擾自己聯合起來」，這就給我們紅代會的代表一個善意的教育和深刻的批評。

我們不否認去年的現在，學生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北京到全國，點起革命之火這個豐功偉績，可是火已經點起來了，就應該依靠各地的工廠、機關、農村，自己進行革命，革命靠自己嘛！解放自己。自己起來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澈底的批判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今年一月的上海，工人學生聯合起來對一小撮走資派進行了奪權鬥爭，主席親自批准廣播全國，席捲全國，形成了全國的一月風暴。當然，革命發展的高漲，不甘心失敗的分子進行種種阻礙，走資派掀起了二月逆流，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領導的努力，擊退了這股逆流。在這過程中，成立了七個省的革命委員會，這就是上海、山東、貴州、黑龍江、山西、北京、青海。最近八個省、市、自治區解決了問題，即甘肅、四川、河南、內蒙、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在六、七、八月，初步解決了奪權鬥爭，或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或揪出了一小撮破壞分子（如內蒙的王逸倫、武漢的陳再道）。有些省在領導上改了組。現在正在繼續解決十個省、市（區）的問題（廣西、廣東、福建、江蘇、安徽、天津、河北、遼寧、寧夏、陝西），這樣剩下的也不多了，如新疆、西藏、昆明、吉林。這就證明我們今年奪權後，在繼續鞏固兩條路線鬥爭的基礎上，又深入了一步，在鬥爭的廣度和深度上大大地前進了，這是偉大的勝利。是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一個省、一個省的解決問題。毛主席說：六、七、八月形勢很好，工作大大前進。並督促我們在九月份把工作做的更好，特別是北京的守衛工作和北京周圍的省市。為什麼呢？在七、八月份北京的大專院校紅代會對形勢估計出現了悲觀論調，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估計相反，毛主席說六、七、八月形勢很好，工作大大前進。而他們說什麼「全國處於資本主義反革命逆流復辟前夕」，「更大的逆流要出現」。北京的許多學校認為要用「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種提法是錯誤的。可能受到當時宣傳「揪軍內一小撮」的影響。不是說軍內沒有壞人，如解放後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黃克誠，現在有羅瑞卿，這次文化大革命顯



著的有青海的趙永夫，內蒙的王逸倫，武漢的陳再道、鐘漢華，這種情況是極個別的。從整體上說，解放軍是舉世無雙的，是毛主席親自組織培育出來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強大的革命軍隊，這樣的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很長時期的考驗，在考驗中做出了成績。為了保護群眾，他們挺身而出，做到了四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氣、不打槍。極少數壞人開了槍，絕大多數是勸阻群眾不要打砸搶抄，挨了罵也不怒，甚至在最近一個時期，奪解放軍的槍，在海防、邊疆他們因為沒有中央的命令，槍被搶了以後，回來痛哭，也沒有向群眾進行打罵或開槍。這樣的解放軍是真正經受了考驗，是真正的勞動人民的隊伍。我們的解放軍稱得起是毛主席教養出來的戰無不勝的武裝的隊伍。不僅在戰備、支援越南方面，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三支兩軍工作中做出了偉大的成績。所以要相信和依靠這支隊伍。這樣一支軍隊，即使在運動初期，即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轉安徽軍區支持左派，開會提出三支兩軍後，特別是大軍區野戰軍在支左工作中，由於他們很久沒有進行群眾工作了，免不了輕率的表態而犯了一些錯誤，但這和劉鄧陶和某些領導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不同。劉鄧陶不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而是長期的反動路線，長期以來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壓制群眾、打擊群眾，性質是嚴重的。而我們的軍隊由於認識不夠，經驗不足，不認真，不得力，犯了一些錯誤，但一來到北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提出來以後，絕大多數都聽話，痛痛快地承認了錯誤，改的也很快。方向性路線性錯誤雖然很類似，但性質是不同的，責任不一樣。我們對解放軍有充分信心，他們不會違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命令，相反會迅速改正，一旦需要對帝修反鬥爭，這些領導同志絕大多數一定和我們一道奮勇殺敵。所以我們說「武裝奪取政權」是錯誤的，是極端錯誤的，你奪誰的權呢？我們已經解決或正在解決的地方還要奪權嗎？那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批准的。難道還要脫離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另搞一套嗎？!這是受壞人利用或認識錯誤「戰爭解決問題」就是打內戰，當然從這種形勢估計就發生兩件事，一是奪槍。七、八月份很嚴重，奪野戰軍邊防戰士的槍，搶戰備物資，搶倉庫，搶軍

車運輸隊，甚至搶軍衣，撕戰士領章、帽徽等，侮辱我們人民解放軍，更嚴重的是把援外物資都奪走了，切斷鐵路線，這種行為我們要堅決制止，發布了九五命令，這件事在九月份一系列講話，特別是江青同志的講話錄音在全國廣播，把毛主席的聲音傳達到各組織中去以後，引起了很好的反映，紛紛地交出了武器，大多數地方積極回應，不管那一派都簽了協議，停止了武鬥，勸阻農民進城武鬥，積極恢復鐵路交通，在工廠裡歡迎另一派回廠抓革命促生產。這證明群眾大多數是要革命的，是要跟毛主席黨中央走的，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廣大群眾立刻回應，這就教育了大專院校組織中少數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只要把毛主席的聲音宣傳到群眾中去，群眾就會跟上來，這又證明毛主席提出的相信群眾的真理。

還有一件事，在錯誤估計中，為了實現「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北京某些學校提出第三次大串聯。他們沒有完全聽我們的話，到處設聯絡站。現在有的聽了，有的沒聽。到現在全國各地經常訴苦，說北京的學生假借中央文革聯絡站的名義，干涉人家的革命。我剛才說了，去年大串聯的作用，可是今年全國紅衛兵都有組織了，保守勢力多數都垮了，現在起來的都是要批判走資派，今年再串聯就不對了。毛主席說，雖然主觀願望是好的，客觀上是幫倒忙，要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撤回了不少，但還沒有全撤，要撤回來嘛！在外邊做了很多錯事，這是用小資產階級派性支持一派打擊一派，使那些地方大批判，大聯合很難進行。現在正式宣布：限一個月以內，大專院校、中學、半工半讀學校在外地串聯或回家去的都回本地、本單位，一個月還不回去就開除他們的校籍，即使是畢業了，滿期不回也不承認，也不分配他們的工作。特別是號召北京大專院校和中學紅代會的領導同志們回去打電話，發緊急通知，北京要做出模範來，國慶日前都回來，我們相信兩個紅代會代表，你們在毛主席身邊，經常見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會逐步學會毛澤東思想，跟的更緊，相信一聲令下就回來，這是檢驗你是不是聽毛主席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如果由於運輸困難可通知市革委會成立專門機構，有困難可以轉告我的值班室，馬上解決你們的困難。我

們和你們是有感情的。今天江青同志身體不好，很累，她來看看你們。你們去年是急先鋒，不要辜負這一光榮稱號。過去對形勢估計錯了，你們改過來就證明緊跟主席戰略部署。

第二件事對上訪人員，名義叫上訪，但現在在北京正式接待的還有三、四萬人，在我們正式接待的以外的還有不少，有的在學校裡，「戰鬥的友誼」不好勸回去，無產階級的戰鬥友誼嘛，應該勸他們回去戰鬥。這些人不回去，不會接受他們上天安門檢閱的。你們好好勸他們回到本單位去，進行革命的大批判，搞本單位的鬥批改、大聯合。除中央留下的解決問題的以外，都應勸他們回去。你們那地方就成了他們躲風的地方，他們說那地方給他們趕出來的不敢回去。現在我們正在解決嘛，如安徽，江青同志講話後，合肥兩派並肩遊行，互相學習，別的如廣東、廣西、福建、天津、河北、遼寧、陝西、寧夏紛紛在北京達成了協定，要制止武鬥，封存槍支，互相放人，勸農民不進城，訂立擁軍愛民公約，歡迎離廠、離礦的人員回去抓革命促生產，軍事院校、文體單位、醫院、軍工不跟軍隊以外的組織串聯，在本單位搞革命，進行鬥批改、恢復正常交通運輸這些大的問題。在北京已有十來個省都訂了協議，江蘇也來到北京也簽定了，都是響應我們偉大領袖的戰鬥號召。因此不能回去是沒有理由的。如紅成，我們叫他們來一百多個代表，他們來了一千八百多人，我們有意不見他們，他們不承認四川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省革籌搞對立，也要抓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李井泉，廖志高、楊超等一小撮都揪出來送去鬥了嗎？為什麼不回去。只要他們一兩天內一千多人同意動身，我們就同意馬上接見他們。（對謝）謝副總理，我們說的話要兌現的，沒有理由不回去。全國各省市今年的國慶比去年要搞的更好的。

第三件事：也是北京傳出的壞風氣，首先是打人，從去年八月份王任重沒經中央批准組織十萬人大會公審所謂流氓分子（青年）搞彎腰、下跪踏上一隻腳。青年錯了就要教育，給群眾造成很壞的影響，更遠的有反革命分子王光美在桃園就用過「燕飛式」（就是現在的「噴氣式」）。這樣的事對我們的小將影響很不好。去年這時候我說服了兩個

十萬人的鬥爭大會（一個鬥殺人犯的老婆，一個是鬥犯錯誤的同學）。綁架也出現在北京，葉向真帶著人突然綁架彭真，當然彭真由專政機關來管，二分鐘就無影無蹤了，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了，後來還是自己管不了嘛，送到衛戍區。綁架成風，抄家、抓人、私設公堂、搶檔案……一直到現在這個風還沒有煞住，由反革命分子帶頭做的，這不能說「創造性地發展」。還有的搞竊聽、偷看筆記、偷看信、私設祕密電臺、搞密碼、報告雙方的波長、呼號，可以被國外聽見，這完會是違反國法的，嚴格說這是反革命行為，但硬是有人這樣做，希望你們自己注意，提高警惕，自己發現。還有一件事，一些組織搞動態組，就是情報組，比中央文革大多少倍，伯達領導的中央文革加上工作人員只有幾十人。有的非常大，一個學校可以搞一兩千人，收集全國情報、互相傳抄、不正確的消息，好的當然也有了，大字報還未看見，甚至海外都聽見了，只有國家才有權搞情報。還有作戰組，打內戰嘛，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該健康地發展革命組織，搞動態組作戰組我們在「五四」運動還沒有搞過，那時到新華門請願和反動員警打架，今天換了人間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嘛，學校有、機關也有、工廠也有吧？軍隊也有，勸你們取消這兩個組織好不好？要有敵情觀念，國外、國內都有敵人，地、富、反、壞、右、屢教不改的走資派，還有叛徒、反革命三反分子，最近打下了美機，沿海有敵人，印度進攻，外蒙徵兵，為什麼不提高警惕呀！不要搞這些。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公安六條、軍委八條十條，江青同志四月二十日講話都講了，把擁軍愛民的精神結合起來，九月份我們的講話都結合起來，把這些東西都取消，認真學習貫徹十六條，進行真正的大批判、本單位的鬥批改，大聯合，這些作風不利於大聯合、鬥批改，不僅自己不做，還要勸別人不做，在首都都要做出模範來。

第四件事：迎接偉大的國慶做好準備工作。機關、工廠、學校、郊區農民、居民、重要單位都參加檢閱，派軍隊，說明組織操練，不聽話的不參加操練，沒權參加，編組訓練中要搞聯合，無論那一派除了「五·一六」祕密組織和個別靠邊的以外，一般群眾都要聯合起來。機

關、工廠、學校、居民都要聯合起來。不聯合的，一派來的不批准。就在這個問題上開始，接受偉大領袖大聯合的指示。

第五件事：要表現我們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保證國慶安全。去年很安全，那時我們沒有經驗，敵人也沒有經驗。經過一年四個月我們和敵人都有了經驗，壞分子、敵特、地、富、反、壞、右和在居民中的一小撮壞分子，他們專門刺探的我們的消息，大街上的大字報我們沒時間看，他們可有時間看。現在大字報不嚴格審查就會洩露機密，國慶上街的大批判專欄要擊中要害，要表現出我們的政治水準。現在北京未發現有奪槍的現象，但也有兩種槍，一種是外邊人帶進來的，希望各工廠、機關、學校、居民，很好的檢查，送交衛戍區司令部，違法的要收回，另外一種是北京外出串聯的學生帶回來的「勝利品」，我們聽了很難過，把對方和解放軍的槍搶來叫做「勝利品」，把人民內部矛盾敵我化了，希望各革命組織清理一下，凡是不合法的武器都交出，可以不可以？希望對此做出模範！要做擁軍愛民的模範。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在我們迎接偉大的國慶的時候要抽出時間來，好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只有十天了，要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學的更好，要表現首都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偉大的戰鬥隊伍，以大聯合成績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獻禮！

陳伯達同志：

我完全同意總理剛才的講話。不管你是什麼派什麼人，都要把那些妨礙人民群眾前進的包袱丟掉，把小資產階級的派性看成一堆臭狗屎。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北京的工人同志不要被那些具有派性的學生所迷惑，弄錯了大方向。北京的工人階級必須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成為革命大聯合的模範，成為抓革命大聯合的骨幹。剛才總理說過，我們北京工人階級沒有很好組織起來，學生插手搞派性、搞武鬥，北京的一切革命派必須成為擁軍愛民的模範。北京到外地的學生必須回到北京來，下面還有一些不好聽的話還是要講，要堅持節約鬧革命，各學校單位的財政開支要公開，各學校的革命小將應該說革命小兵，一說「小將」就飄飄然。其實是小小兵，還沒有學會一、二、三、四走步，不要

出去坐小汽車，這要走到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我們不需要，要坐大汽車和老百姓一樣，說這些可能不高興，如果必要的時候，例如革命委員會召集開會派車接，你們學校不要自己搞小汽車，小汽車的汽油那裡來，還帶個秘書，這就會飄飄然，成了小官僚，才一年多啊！要堅持三八作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這個靈活的戰略戰術，就是緊緊地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緊跟毛主席的戰備部署，高高興興地迎接國慶。大家要用高度無產階級的紀律、秩序，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聲中接受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檢閱。（口號略）

康生同志：

我完全同意總理、伯達同志的講話，沒有很多要講的了。今天的大會是個動員大會，準備大會，動員、準備什麼呢？準備紀念我們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周年，在這個偉大節日中，大家要團結一致，要高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要歡呼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十八年來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更重要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十八年了，我們要團結一致，表示我們無產階級共和國鞏固和發展。因此要好好地動員，好好地準備，我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整整五個月了，我們新穎的紅色政權雛形已經誕生五個月了，這是第一次檢閱我們的力量。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過第一年，使我很高興。回想一下，形勢是大好，還是不好呢？去年沒有革命委員會的，今年有了。北京的形勢大好，全國也是如此。北京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的全國模範，事先舉行了四代會，使革命委員會準備更加完備，把廣大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應該是全國的模範。去年沒有四代會嘛，今年都有了，你們都有很大功勞。你們要慶祝自己的第一年國慶。但是也有人對革委會不大重視，他們不是時時刻刻地保護紅色政權，像愛護眼珠一樣，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還要打倒謝富治。不是說革命委員會沒有缺點，但是，要愛護它，要保護政權鞏固和發展，要在慶祝中把革委會的威信提高。

我們偉大領袖非常重視你們的政權，你們要很好地保護它，為了使

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為了使國慶日過得更好，周總理提出了很多問題，散了會要見諸實行，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下促進革命大聯合，這是檢驗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條。最近的氣氛使我非常高興，江青同志九·五講話以後，更是出現了新的大好形勢，這正是林副主席所說，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要出現新的更高的團結的大好形勢。現在北京已有這個苗頭。各革命群眾組織，經過批評、鬥爭，甚至打架，將要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要促進、鞏固、發展這個團結，北京市應成為模範。安徽比北京武鬥厲害得多，但「九·五」以後，合肥兩派舉行二十萬人並肩遊行。今天淮南又舉行了二萬人遊行，北京大專院校九月二十五日也準備開這樣的會，我很高興。

北京市的工人同志們要起帶頭作用，要起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兩派受大專院校兩大派的影響。我們要下定決心，無產階級要領導他們，不是他們領導我們，當然不是要同學去打架，他們有好的東西我們要學習，宗派、小團體，不要學習。毛主席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都是階級弟兄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毛主席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誰舉得出分裂的例子和理由可寫出來貼到天安門上去。我希望北京市工人同志起帶頭作用，由你們的大聯合推動學生的大聯合，今後在革命的大批判和大聯合中將會成為模範，希望同志們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高舉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大批判的旗幟，把黨內最大一小撮走資派批倒批臭，把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單位的鬥批改結合起來。（口號略）

謝副總理：今天這個動員大會開的很好。總理、伯達、康生同志講了非常重要的話。現在離國慶還有十天了，希望北京所有無產階級革命派動員起來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搞好革命派大聯合，響應各位中央負責人的號召，響應江青同志前幾天的號召，堅決實現革命派的大聯合，搞好大批判，搞好鬥批改，迎接國慶。最關鍵是革命的大聯合，聯合起來歡歡喜喜過國慶，聯合起來把今年國慶搞的比去年更好。

最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一系列講話，北京市的工人、學

生，都在響應這一號召。現在出現了好的氣氛，已經形成聯合高潮。北京革命受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教導，要做全國的模範，趁熱打鐵，不管工廠、機關、學校，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領導下，堅決走大聯合的道路。只要聯合起來，什麼問題都好解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看到了這個問題。堅決走大聯合的道路，過好國慶日。加快聯合速度，加快國慶日十天準備工作，在聯合問題上，在國慶問題上立新功，作出新的貢獻！

（本文根據記錄整理，僅供參考）

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總部翻印<sup>53</sup>

## 陳伯達、姚文元接見《解放軍報》編輯小組時的講話 (1967.9.23.)

伯達：大聯合報導中舊話不提，舊賬不要算，責任不再追，共同向前看，這種提法是錯誤的。舊話不要說，如果是敵我矛盾也不要說了嗎？就是革命群眾內部，也要做自我批評，這樣說不全面，辦報的人頭腦要清醒，反左的時候，注意防右，反右的時候要注意防左，不要只顧那一面，不然就要犯錯誤啊！有些話在口頭上講可以，譬如舊話不要說，寫在文字上，要考慮周全，當前要考慮革命的大聯合，但不要以為聯合起來就行了，在革命的高潮中，最容易犯錯誤，最容易頭腦發熱，我們一方面要推動大聯合前進，一方面頭腦要冷靜，要用毛澤東思想辦報。

軍報歸納四個問題：

一、革命大聯合的基礎是毛澤東思想，他的組織也是毛澤東思想的

<sup>53</sup>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編輯部，《東方紅報》第七七期，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四機械工業部，《紅旗漫捲》，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



哩！革命大聯合是建立在毛澤東思想上的，大聯合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大聯合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不是所謂無原則的聯合，是有原則的，原則就是毛澤東思想。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思想是綱領，現在大聯合，也是毛澤東思想為綱領，要牢牢掌握這一點，有了這一點才能有革命的大聯合。姚文元要以此為題，在《人民日報》寫社論「毛澤東思想是大聯合綱領」。

二、大聯合不是和平共處，而是在鬥爭中取得的，大聯合的本身就是一個鬥爭，通過鬥爭取得的，經過嚴重的鬥爭取得的。通過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潮取得的。能有這個大聯合的局面有兩條：一條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一是鬥私，就是批修鬥私，就是要破私立公，用毛澤東思想和派性作鬥爭，把各種錯誤思想揭露了，把敵人揭露了，才能實現大聯合，大聯合是在鬥爭中產生的，聯合中有鬥爭，這樣大聯合才能鞏固。

三、大聯合自然有階級鬥爭，自然是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不要陶醉，認為天下天平了，馬克思在寫共產黨宣言中，寫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是一百多年了，還沒有聯合起來，要看到這是階級鬥爭，要防止矛盾調和論，防止階級鬥爭熄滅論，防止認為任務完成了，就萬事大吉了，有種錯誤認識，什麼矛盾都是可以調和的，只有用正確克服錯誤，矛盾本身就是不可調和的。再說革命的大聯合，也會有壞人、敵人鑽進來，要注意反「左」時防右，反右時防「左」。

四、大聯合並不是目的，實現大聯合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向前看，不要滿足現狀，要搞好「三結合」，有力的搞好大批判，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引導大家向前看。

（文元：總社轉發的二十一日社論，我和伯達同志作了針對性修改，加了很多地方，標題上加上了「革命」，文中加了「要做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艱苦的思想鬥爭」，加了「政治」兩個字還加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種世界觀鬥爭還沒有結束」。後面還加了「三結合」，「大膽使用幹部」。）

不要憑預測，不要打聽小道消息，列寧從來不憑回憶來寫文章，而是把材料拿到手，分析材料，沒有把握的事不要隨便講，寫社論要少而精，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要高，要集中一點，要點，一條一個命題，要注意標題的政治性，社論不一定每天一個，要周密的分析。

## 陳伯達研究文獻

1. 庫庫舍金，介紹陳伯達「關於十年內戰」[J]歷史教學，1954，（8）。
2. 楊友吾，哲學工作者的理論研究方向問題——對陳伯達同志「厚今薄古，邊幹邊學」講話的點滴體會[J]理論與實踐，1958，（Z1）。
3. 丁文，批陳伯達的「錄譯詩」[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4，（3）。
4. 鄭思沅，大野心家的「漂亮話」——在江青與陳伯達比「小」的後面[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5. 斥陳伯達的「起家」說[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6. 王若水，陳伯達的「理性主義」是什麼貨色？[J]社會科學戰線，1978，（1）。
7. 王若水，「國防哲學」就是投降哲學——評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J]社會科學戰線，1978，（1）。
8. 劉雪明，美國學者評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0，（8）。
9. 肖林，張貞與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4）。
10. 肖林，張貞與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5）。
11. 黃坤勝，羅明鬥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10）。
12. 傅光明，由陳伯達的決竅想到的[J]黨史天地，1995，（5）。
13. 吉木，在領袖之間玩權術的陳伯達[J]秘書之友，1996，（6）。
14. 穆欣，陳伯達和康生的明爭暗鬥[J]紅岩春秋，1996，（3）。
15. 葉永烈，陳伯達從刑滿到去世[J]四川黨史，1998，（3）。
16. 于光遠，初識陳伯達[J]讀書，1998，（6）。
17. 何虎生，關入秦城監獄後的陳伯達[J]領導文萃，1998，（10）。
18. 于光遠，再說陳伯達[J]天涯，1998，（5）。
19. 陳伯達的晚年歲月[J]山西老年，1998，（12）。
20. 鄒烈山，哀陳伯達[J]領導文萃，1999，（2）。

21. 建國後陳伯達首次回閩之行[J]福建黨史月刊，1999，（3）。
22. 李國成，被陳伯達槍斃的民兵英雄郝園臉[J]黨史文匯，1999，（7）。
23. 劉晉峰，陳伯達與小站「四清」[J]炎黃春秋，2000，（1）。
24. 陳芬，郭沫若與陳伯達「厚今薄古」之辯[J]福建黨史月刊，2001，（2）。
25. 張容生，陳伯達和他的前妻[J]文史春秋，2001，（3）。
26. 聞超，陳伯達從被捕到保外救醫[J]肉品衛生，2001，（7）。
27. 違反價值法則要碰得頭破血流——毛澤東主席批判陳伯達[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1，（12）。
28. 辛可哥，陳伯達緣何一夜成名[J]黨史縱橫，2002，（7）。
29. 師哲，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文史精華，2002，（8）。
30.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J]中共黨史研究，2003，（2）。
31. 王輝，陳伯達炮製天津「小站經驗」[J]世紀，2003，（4）。
32. 王保春、王文耀，下了廬山的陳伯達[J]百年潮，2003，（8）。
33. 曾文友，劉新起陳伯達與冀東大冤案[J]黨史博采，2004，（1）。
34. 甘惜分，我見到的陳伯達[J]炎黃春秋，2004，（3）。
35. 天磨，九屆二中全會後的陳伯達[J]黨史博采，2004，（3）。
36.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一）[J]黨史縱橫，2004，（3）。
37.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二）[J]黨史縱橫，2004，（4）。
38. 天磨，陳伯達的晚年[J]黨史縱覽，2004，（4）。
39.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三）[J]黨史縱橫，2004，（5）。
40. 天磨，晚年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2004，（6）。
41. 王文耀、王保春，陳伯達假釋以後[J]百年潮，2004，（12）。
42. 王凡，于光遠眼中的田家英與陳伯達[J]文史博覽，2005，（11）。
43. 陳曉農，我父親陳伯達的最後八年[J]領導文萃，2005，（9）。

44. 霞飛，陳伯達為什麼投靠林彪[J]世紀橋，2005，（9）。
45.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在「文革」初期[J]世紀橋，2005，（10）。
46. 滌生，「文革」中陳伯達為什麼選擇投靠林彪[J]黨史縱橫，2005，（11）。
47. 霞飛，陳伯達晚年的生活與自省[J]文史博覽，2005，（21）。
48. 沈國凡，陳伯達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的回憶[J]文史精華，2005，（11）。
49. 霞飛，陳伯達廬山「翻船」記[J]世紀橋，2005，（12）。
50. 王保春、王文耀，陳伯達錯捕王廣宇[J]百年潮，2005，（12）。
51.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上）[J]黨史縱覽，2006，（1）。
52. 王廣宇，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黨史博覽，2006，（2）。
53.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下）[J]黨史縱覽，2006，（2）。
54. 王保春、王文耀，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J]黨史博覽，2006，（5）。
55. 余煥椿，陳伯達是怎樣在人民日報奪權的[J]炎黃春秋，2006，（6）。
56. 王保春、王文耀，周揚與陳伯達晚年的交往[J]世紀，2006，（5）。
57. 曾彥修，對延安時期陳伯達「洞中間話」的片斷回憶[J]縱橫，2006，（11）。
58. 許東亮，陳伯達製造冀東大冤案的來龍去脈[J]檔案天地，2006，（6）。
59. 雷蒙德·懷利、林育川，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J]現代哲學，2006，（6）。
60. 陳烈，田家英讓陳伯達「碰釘子」[J]報刊薈萃，2007，（4）。
61. 馬克昌，陳伯達認罪始末[J]書摘，2007，（6）。
62. 陳傑，毛澤東十大秘書之七「小小老百姓」陳伯達[J]晚霞，2007，（11）。
63. 唐灝，陳伯達喧賓奪主[J]領導文萃，2007，（7）。
64. 葉永烈，《陳伯達傳》幕後秘事[J]書摘，2008，（2）。
65. 李家驥、楊慶旺，毛澤東訓哭陳伯達[J]半月選讀，2008，（6）。

66. 錢伯城，陳伯達之命運[J]同舟共進，2008，（8）。
67. 王文耀、王保春，劉叔晏與陳伯達[J]世紀，2008，（6）。
68. 王文耀、王保春，江青與陳伯達的恩怨[J]百年潮，2008，（12）。
69. 葉永烈，「陳伯達現象」的再思考[J]同舟共進，2009，（2）。
70. 陳曉農，陳伯達之子憶中南海日常生活[J]民主與法制，2009，（5）。
71. 葉永烈，陳伯達如何喪失自己的靈魂[J]共產黨員，2009，（6）。
72. 陳伯達是怎樣成為毛澤東秘書的？[J]黨史縱橫，2009，（4）。
73. 錢江，陳伯達對人民日報社的一次荒唐視察[J]黨史博覽，2009，（8）。
74. 王文耀、王保春，陳伯達後事處理始末[J]世紀，2009，（5）。
75. 任皓，當年公審陳伯達[J]晚霞，2009，（21）。
76. 李家驥、楊慶旺，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百年潮，2009，（12）。
77. 懷倩，陳伯達是怎樣當上毛澤東秘書的？[J]黨建，2010，（1）。
78. 丁東，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流產記[J]文史參考，2010，（2）。
79. 王保春、王文耀，衝擊釣魚臺事件中的陳伯達[J]世紀，2010，（5）。
80. 楊波，我所瞭解的陳伯達[J]百年潮，2010，（11）。
81. 繆俊勝、李宇鋒，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報刊薈萃，2011，（12）。
82. 曾彥修、李晉西，陳伯達的為官與為學[J]炎黃春秋，2012，（1）。
83.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上）[J]黨史博采（紀實），2012，（2）。
84. 錢江，奪權使陳伯達利令智昏[J]黨史博覽，2012，（3）。
85.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下）[J]黨史博采（紀實），2012，（3）。
86. 李芊，論陳伯達早年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J]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3，（1）。
87. 樊洪業，陳伯達「被書記」始末，中國科學院初期院黨組史實辨正[J]科學文化評論，2013，（1）。
88. 張希賢，陳伯達的三段婚姻家事[J]讀書文摘，2013，（3）。
89. 曾彥修，陳伯達一生，一場大喜劇[J]領導文萃，2013，（6）。

90. 王保春、王文耀，閻長貴，李宇鋒，陳伯達和江青的矛盾[J]炎黃春秋，2013，（5）.
91. 繆俊勝、李宇鋒，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讀書文摘，2013，（8）.
92. 王保春、王文耀、閻長貴、李宇鋒，我們所知道的陳伯達與江青[J]炎黃春秋，2013，（8）.
93. 錢江，陳伯達人民日報奪權頭三天[J]中國報業，2013，（15）.
94. 宋平明，陳伯達對於惠施及其他辯者哲學思想的研究[J]才智，2013，（26）.
95. 華夏紅，毛澤東對陳伯達網開一面[J]晚報文萃，2013，（19）.
96. 繆俊勝，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報刊薈萃，2013，（11）.
97. 宋平明，關於陳伯達與新啟蒙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 48.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 49.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 50.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 51.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 52.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3.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54.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 55.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 56.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 57.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9.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0.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61.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2.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80. 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1. 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2. 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83. 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4. 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5. 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86.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87.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88.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89. 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90. [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1. 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2. 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93. 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94. 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5.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6. 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

- 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 112.Ross, Jatnes R. (James Rodtn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 11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14.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 115.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 116.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7.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18.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9.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20.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21.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122.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 123.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 124.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125.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 1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7.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 128.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 129.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 13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14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42. 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143. 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144.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145. 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146. 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147. 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148. 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9.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50. 《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151.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152.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3.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1.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62.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3.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164. 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5. 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166. 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167. 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17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5. 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176.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7. 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

- 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0.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1.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19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3.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

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0. 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212.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213. 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4. 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5. 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6. 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217. 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218.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219. 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0. 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221. 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22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223. 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224. 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225. 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226.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27.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28.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

-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權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

- 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81.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 282.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3.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 284.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5.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6.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 287.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 288.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289.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290.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 291.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5.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

- 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

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sup>54</sup>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sup>55</sup>他

<sup>54</sup>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sup>55</sup>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sup>56</sup>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sup>56</sup>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我是小小老百姓：陳伯達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6.06  
冊；公分。-- (文革風雲叢書；17-20)  
BOD版  
ISBN 978-986-92955-6-7(第1冊：平裝)。--  
ISBN 978-986-92955-7-4(第2冊：平裝)。--  
ISBN 978-986-92955-8-1(第3冊：平裝)。--  
ISBN 978-986-92955-9-8(第4冊：平裝)

1. 陳伯達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07241

文革風雲叢書19 PC0609

## 我是小小老百姓： 陳伯達與「文革」（Ⅲ）

---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6月 BOD一版  
定價：46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2955-8-1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我國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我們還完全不能低估地主資產階級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同志反復指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

陳伯達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 5. 23.，節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共分為四冊，詳細收錄陳伯達在1966至1969年間的現場講話、大會發言、座談會講話、政治報告，這些談話紀錄多達七十餘萬字。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陳伯達作為「筆桿子」、「理論家」在文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讀者由此可以獲得更深刻的理解。